

貌的妙着

一个关于亚马孙、足球和吊床的故事

Leonardo Poggi

Miki Fossati

Laura Molina

由 DeepSeek（深度求索）与 Claude（Anthropic）从意大利语译出

原书名：**La mossa del tapiro**

意大利首版：2014 年 11 月

意大利版 ISBN：978-88-909172-6-4

封面照片：Paul B. Jones（加拿大渥太华），<https://www.flickr.com/photos/paulbjones/>

Copyright © 2014, Leonardo Poggi, Varazze; Miki Fossati, Whitstable; Laura Maria Bosi, Calco

本书纯属虚构。书中的人名、人物、地点和事件均出自作者的想象，或以虚构方式使用。如与真实的事件、地点，或与在世、已故的真实人物有雷同之处，纯属巧合。

献给所有未与外界接触的人

zero

这个故事不会有好结局，我知道。

还说什么大自然，还说什么人与宇宙的和谐，还说什么找回原始的节奏，我就要死在这片该死的森林里了，死在这里，谁也不会知道我最后去了哪儿，还说什么大自然，我要在这里饿死渴死，死要多久啊，人先渴死，这谁都知道，可我还剩两指深的水，可是蜘蛛，想着大自然的时候我根本没想过蜘蛛，要是美洲豹就好了——天哪，这里会有美洲豹吧——美洲豹也行，可别是蜘蛛，我不想被蜘蛛吃掉，那还不如蛇，就像奶奶跟我讲过的那种，你连耶稣基督的名字都来不及念完就死了，那也比蜘蛛强。

他环顾四周，看茂密的草丛里是不是已经有蛇埋伏着。他的思绪越来越不连贯，饥饿，疲惫，干渴。他双手抱头，胳膊肘撑在膝盖上，也许还不如就在这里等死，说到底，他又能为什么呢。

第1章

1.0

一切都看情况。

“这是个.....的问题.....下判断之前，得先考虑.....造成的误差.....”安东尼奥说。

“视角。”助理教练爱德华多接了一句。

“对，就是这个。从我们的视角看，我们的人墙看上去排得真是糟透了。但重要的是门将的视角。”

“你这么认为？我倒是觉得这人墙是真的排得很差。”

可安东尼奥已经不再听他说了。中锋的贴地射门从人墙旁边擦过，连正眼都没瞧它一下，似乎直奔门将左手边的下角。但那名门将虽然不擅长排人墙，却是个身手敏捷的扑救好手，他飞身扑出，时机恰到好处。在那一瞬间——安东尼奥在脑海里把它定格成了一张照片——从他的视角看，门将似乎能用指尖把球拨出去。中锋正急不可耐地蹦跳着，强忍着庆祝的冲动，从他的视角看，这球大概是要进了。而从看台上的视角看，这脚射门也许会直接打在门柱上，或者偏出去。

一切都看情况。

然后到了某一刻，球要么偏出去，要么打中门柱，要么碰到门将的指尖，要么钻进网窝，也就不必再看情况了。

1.1 广播

“嘿，安东尼奥！”电台的门卫若昂向他打招呼，“比赛打得怎么样？”

“看情况。”安东尼奥·卡洛斯·罗沙·德·阿尔梅达回答。大家都只管他叫安东尼奥。他丝毫没有察觉，这个再容易预料不过的回答，立刻让若昂露出了笑容。

“如果你问的是比分，你在电台工作，比分你比我更清楚。所以你问的不是比分。那我就告诉你：比赛打得不错，战术奏效了。你真该看看孩子们的表情，当他们看到攻击性章鱼一次又一次奏效的时候。不过防守战术还需要下很多功夫。总之，看情况，看你从哪一面看。”

像往常一样，安东尼奥一进电台——总是比开播提前二十五分钟——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像往常一样，电脑是关着的。而且它很慢。从按下电源键到真正能开始使用，隔着整整一个世纪。像往常一样，安东尼奥用这段漫长的等待来思考：关着的电脑，是你们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的完美隐喻。这是一个很短的想法，安东尼奥已经想过几百遍了。然而，从开机到电脑可用的那段漫长时间里，他别的什么都不想。不是执念式的，不像《闪灵》里那句“只工作不玩耍，聪明孩子也变傻”。也不是每次换一种迂回的说法。不，他按下电源键，盯着屏幕，一口气、无比缓慢地把这句话想完：关着的电脑，是你们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的完美隐喻。

唯一变化的，是陪伴这段等待的音乐。安东尼奥只是心不在焉地、有一耳朵没一耳朵地听着。每次的音乐都不同，因为在他之前主持节目的伊莎贝尔跟自己打了个赌：同一首歌绝不放第二遍。绝不。

“要是你喜欢呢？为什么不重听一遍？”安东尼奥有一次问她。

“我用记忆把它找回来，用心之耳去听。”她回答说。

然后电脑启动了，安东尼奥可以拨号上网了。上网也要等，但调制解调器的呱呱声让等待变得愉快：那是世界迎面而来的嘶鸣，带着它所有的信息。安东尼奥开始他惯常的环球之旅：《国民报》、《公众报》、CNN、BBC、西班牙《世界报》、《共和国报》、法国《世界报》。他在语言上有天赋：英语和西班牙语是上学时学的，而只要你会英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读法语和意大利语也不难。不过他遗憾的是，从没学过阿拉伯语或中文这样异国风情的语言，因为他明白，这样一来，无论他的世界观多么宽广，终究还是有限的。电脑加载页面很慢，但安东尼奥不在乎：随着新闻一条条出现在屏幕上，他开始阅读，并在笔记本上做笔记。

那天也一如既往，二十分钟后，伊莎贝尔把手搭在他肩上，对他说“该你了”，留下他一个人对着麦克风，空气中回荡着伊莎贝尔这辈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播放的那首歌。

看着她离开，安东尼奥想，这种每次都放不同歌曲的做法，准是强烈的求知欲的症状（不过她的灵感到底从哪里来呢：电脑总是关着的）。而且从某种角度来说，永远在变本身也是一种固定的战术，而安东尼奥喜欢战术。

他坐上那把橄榄绿的小扶手椅，调好麦克风，最后扫了一眼笔记，等桑塔纳和罗伯·托马斯的《Smooth》的余音淡去，然后开始了他那档“全球-本地”新闻播报。

“大家下午好。今天，1999年11月3日，我们的新闻综述从一条消息开始，古尔让将军大道上“英格兰女王”酒吧的朋友们一定会感兴趣：再过几天，澳大利亚人就要举行公投，决定是继续留在伊丽莎白二世的治下，还是不留。乍一看我觉得这太疯狂了，你们说呢？明摆着他们会把她一脚踢开，英格兰女王跟澳大利亚有什么关系？可后来我又想，这个世界需要规则和确定性，有时候哪怕最荒谬的一条规则，也比没有确定性更能给人安慰。于是我又想，也许，谁知道呢，澳大利亚人会选择留下女王。你们怎么看？”

他的声音温暖而迷人，从小就是这样；青春期最初为这副嗓音害臊过之后，他一直为它深感自豪。而在电台工作的这三年里，他又打磨了音色和风格，如今这些在低音区上的震颤，能立刻给所有听众注入一种愉悦的感觉。

“而挪威街的居民们会很高兴得知，这几天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领导人举行了会晤，由美国总统克林顿担任主持。克林顿随后还会见了俄罗斯新任总理，一个叫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人。你们说，这次会成真吗？人人共享和平与爱？我不知道。我看着巴拉克和阿拉法特握手的照片，唯一能想到的只有一件事：这张照片，这三位先生中的两位几年前就已经拍过了，而什么都没有改变。不过挪威街的人想事情都往好处想，这我知道，所以我们继续怀抱希望。”

他停顿了一下，笑了。他从不敢完全确定自己的幽默感，但这一句他觉得是个好包袱，干得漂亮，安东尼奥。鼠标咔哒一响，一个网页慢吞吞地加载着……

“现在，很不幸，有一条消息深深触动了机场街区的居民，也触动了我们所有人：昨天在马萨诸塞州楠塔基特岛附近遭遇惨重空难的埃及航空990航班，已经停止了对可能幸存者的搜救。空难总是沉重地打击着我们的想象力，打击着我们通过科学成为自然主宰者的自我认知。而对于我们这样一座城市——在陆路上几乎完全孤立、如此依赖飞机与国家其他地区相连的城市——打击就更加沉重。我们的思念与遇难者的亲人同在。”

接下来的沉默，这一回，是他刚刚说完的话的自然收束，而不是那种古怪的间隙——通常，那意味着安东尼奥正在自己的脑袋里继续某段独白。

“不过，”安东尼奥重新开口。他的嗓音降了一个八度，显得更加迷人，“人生有高有低。有时候低到了底，有时候，把我们重新托起来的，是美好的音乐。而当音乐美好的时候，连着听两遍也无妨，亲爱的伊莎贝尔，说不定这样它能更好地留在记忆里。这首歌献给你，也献给邻近的桑塔纳市的所有居民：《Smooth》。”

《Smooth》的余音散去，安东尼奥开始接听众来电。准确地说：接那一通来电。因为在他的人生里，有些战术并不是他自己排的：有些似乎有普遍的意义，另一些则让你忍不住问“这是为什么？”。而节目接通的第一个电话，永远是特蕾莎打来的。

“安东尼奥，多美的话啊。那么悲伤，却又那么动人。还有音乐选得太完美了，请允许我说一句。”

“其实这首歌是伊莎……”

“这个选择太准了，你知道吗，我差点哭出来。总之，我打电话不是为悲伤，是为喜悦。你知道的，我什么都不懂，世界上的事都是你用你那美妙的嗓音教给我的，可我还是想说，挪威和巴勒斯坦终于讲和了，这是多好的消息，给了我们那么多安慰和希望，谢谢你讲给我们听。至于澳大利亚女王那件事，我倒没太听懂，我不明白一个民族怎么能对一位国王说‘我们不再要你了’，不过我还是觉得这是件好事。再见，安东尼奥，祝你今晚愉快。”

才不是呢，安东尼奥心想。

“谢谢你，特蕾莎，也祝你今晚愉快。”

1.2 学校

在马卡帕，凡事都有对应的酒吧。有口渴时去的酒吧，有感到孤独时去的酒吧，有想动手打架时去的酒吧。有努力装得优雅的酒吧，也有声名狼藉的酒吧。然后就是安东尼奥家楼下的那家酒吧，角落里有一台电视机，永远播着某场体育赛事，不管是直播还是录播。

安东尼奥常去那里，不是因为他爱喝酒，也不是因为他特别喜欢酒保路易斯，一个汗津津的大块头，有个恼人的习惯：把抽到一半的薄荷香烟搁在柜台坑坑洼洼的棱角上，任它慢慢烧完，散出一缕缕淡蓝色的烟。路易斯调制的凯匹林纳鸡尾酒也不让安东尼奥多心动，他总是加足冰块和糖，好在卡莎萨酒和青柠上省钱。他常去，只是因为他喜欢有人陪着看比赛，顺便向顾客们宣讲他的理论。那天晚上，一家本地电视台正在重播一场排球赛。而且是一场什么样的比赛啊！几个月前世界联赛意大利对古巴的决赛。安东尼奥在柜台前坐下，点了一杯啤酒，至少啤酒是不掺水的。

“瞧见没有。您看到刚才那个队员和另一个队员交叉跑位的动作了吗？”安东尼奥对他右边的陌生人说，但其实更是对自己说，“您以为那是随机的吗？排球里没有什么随机的。您会问：他们怎么在一毫秒之内就决定好了一切？我回答您：他们什么都没决定，就像一个人听到枪响时不需要决定趴下一样。砰！趴下。那是本能。”

排球一直是安东尼奥的挚爱，尤其是意大利国家队。他比一般人高，又有运动天赋，年轻时一半时间守排球网前，一半时间守足球门。可排球是一项残酷的运动：你得真的很高，比安东尼奥高得多；而且想打球还得有很多朋友，得有好天气，还得找到一块空场地。踢足球就容易多了，像安东尼奥这样的人天然占优，只要一个朋友就能开一场比赛，哪怕下着雨。

“可是，躲枪子是一回事，在3号位打出一记分毫不差的半快球是另一回事，那怎么可能是本能呢，您会问我。”安东尼奥又对他右边的男人说，丝毫没有察觉先前那位已经悄悄起身走了，而他正对着讲排球的这个陌生人的背影，已经换了一个人。

“我回答您：它会变成本能。你去试，试了又试，把所有可能的战术和所有不可能的战术都试个遍，直到它们变成本能，直到你的身体懂得它们，就像它知道呼吸这个战术的规定是先吸气、再呼气，然后再吸气、再呼气，循着节奏一样；可如果突然之间，毫无预兆地，来了一个异物：阿嚏！这就是排球：在对的时刻，打一个本能的喷嚏。”

那个陌生人（还是原来那个？还是又一个？谁能说得清呢，要说清就得稍微留神看看他们）困惑地看了他一眼，摇摇头，继续小口啜饮他的卡莎萨酒。

“我还告诉你们，”第二天在学校里，安东尼奥在学生们边打球边努力应用他的战术时对他们说，前一天晚上的思绪之流还没有中断，“尽管你们听了会觉得惊讶，巴西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而没有什么比称霸排球更能清楚地展示我们的崛起——阿尔瓦罗！我跟你说过一千遍了，防1号位要右脚在前！——所有人都以为我们只会跳桑巴、踢足球，夸我们的足球好看、有想象力。可是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了世界是怎么运转的，明白了支配它本质的是哪些战术，我们将在所有运动中最讲战术的那一项里称雄——恩里克，双臂拦网别动！——不要再有这么多第四名了。多年来，想象力把我们带进半决赛，但总有那么一刻，想象力不再够用，这时就需要战术。而我看得出，我们已经明白了。你们也明白了。我看电视转播时看得出来。我去体育馆看马卡帕队比赛时看得出来。我看着你们的时候看得出来——好样的，乔治，就是这样，完美——唯一还没明白的，是联合会那些人，唉，他们居然放走了贝贝托，

多大的损失！可等他们明白了，等他们选了一位呼吸着战术的教练，比如说贝尔纳迪尼奥这样的人，哼，到那时，世界上其他国家就只能为第二名苦苦挣扎了。”

“那足球呢？你们会问我。”安东尼奥话锋一转，抱着足球走进场内，而他的学生们还在继续打排球。已经没有人再对他感到惊讶了，连开学第一天的新生也不例外，他们早就得到了充分的通报：有这么一位疯疯癫癫的体育老师，学生们踢足球时他会讲起水球的战术，他会让大家用橄榄球打排球，诸如此类。

“足球是同一回事，但又不止于此。它是最精确的……”

“隐喻吗，老师？”他最优秀的学生乔治打断了他。

“对，没错，是最精确的隐喻，隐喻着生活应该有的样子：为一个目标共同奋斗，每个人尽自己所能贡献力量，为他人牺牲，却又懂得做个人主义者；懂得承受超越身体似乎强加给你的极限；一起为胜利欢呼，并且学会，永远一起，不为失败而绝望。但是，请注意，我说的是：应该。在生活中，我知道，我不喜欢但我知道，自私自利大有空间。而在足球里已经不行了，幸好。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一点，不，如果你们不明白，那世界杯你们就甭想了，等到2100年吧。”

“那老师，我们到底玩什么？排球还是足球？”乔治大着胆子问。

可安东尼奥望着窗外，陷入了自己的思绪，连问题都没听见。他看见排球的战术嵌入足球场地，听见胡里奥·贝拉斯科，那位带领意大利取得最初辉煌的传奇教练，他的话在脑中轰鸣：“借口，我们的队员最擅长给自己找借口。”他想象着一支球队，在那里，橄榄球和水球那种吃苦的劲头是每个队员的引擎，在那里，战术的锋利精准能与他那个民族的想象力交融，在那里……

“老师？”乔治在安东尼奥眼前挥了挥手，神情隐约有些担忧，把他猛地拉回了地面。

“嗯？”安东尼奥有点窘迫地回答。

“我们打排球还是踢足球？”

“看情况。”

1.3 球场

离开学校，又像每个星期四一样在母亲家吃过午饭，母亲总不忘再塞给他一包点心“当下午茶”，安东尼奥骑着自行车，沿着隔开泽朗球场两个停车场的大道前行，去上下午的训练课。

画在地上的一条黄线和一条绿线标出了车道的中点；更重要的是，正如马卡帕人人都知道的，它们标示着赤道这条强大而看不见的假想线的存在。这条赤道在任何东西面前都不停步：它毫无畏惧地飞越亚马孙河，飞速奔向大陆，刺穿那座立在球场入口前、以它的名义建造的丑陋纪念碑，灵巧地跳过那堵老围墙，墙上原本的蓝色早已被雨水、酷暑和留下各种字迹的几十双手剥蚀，接着把1990年建成、此后一直人迹稀少的看台一劈为二；而最重要的是，它要感谢设计球场的人，让中线恰好从两个半球之间穿过，使泽朗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地方。

安东尼奥一直偏爱南半球，一直觉得自己更属于南方，也许因为“南美洲”里有个“南”字。球场的南侧一直是他偏爱的那一边，尽管那里最晒：主队替补席就安排在南边；每当球队踢那一侧时，他就觉得他的队伍不只是在防守一块区域或一座球门，而是每一次，整个南半球都押在了场上，被对手的长传威胁着，被来自北方的任意球置于险境。就连他慢悠悠地骑着车、沉浸在思绪里的时候，也本能地在左侧车道逆行，走在南侧，正是南侧。

通往泽朗球场的路，是他生活的减压舱。他拐进这条路，躲着蜥蜴和一丛丛杂草，从环绕球场的贫民区那些褪成黄色和橙色的墙壁之间穿过；走在路上时，他还沉浸在学校的功课里，沉浸在永远太贵的账单里，沉浸在那些难以捉摸、总是太快就厌倦了他和他那些没完没了的话的女人身上，沉浸在一个金钱太值钱、人情一文不值的世界里。

可随后，球场那堵蓝色的墙映入眼帘，让他平静下来。在把他和铁门隔开的那几百米里，他的日常被滤净了所有负面念头，足球的种种理想价值渐渐走进了他的心里。他汗流浹背地从自行车上下来、钥匙已握在手里的那一刻，是他觉得自己的存在最完整的时刻：瞧，安东尼奥，堂堂马卡帕足球俱乐部的主教练，在他心里，那是这个星球上最重要的足球队。

连生锈的老铰链发出的不祥声响也是幸福的理由：那是球场用沙哑的嗓音迎接他，对他说“你好”。墙的另一边，世界变了，颜色变了，气味也变了。更衣室那种特有的气味和自由外溢的男性荷尔蒙的气味，与几十只皮球皮革的气味、与在这个街区如此稀罕的青草的气味混在一起，青草那股辛烈的气味盖过了其他一切。安东尼奥喜欢早早来到训练场，喜欢在更衣室里转一圈，常常捡到别队孩子落下的东西；喜欢慢慢地把皮球抱进场内——当然是南侧——然后从入场门那里眺望看台：建在球场西侧的一整块梯形看台。

“空荡荡的看台自有其能量”，这也许是他的助理教练爱德华多听他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每次训练前，同一个场景总是一模一样地重演：爱德华多走进更衣室，看见安东尼奥正忙着什么杂事，便问：“你已经来了？”

“我喜欢早到，”安东尼奥一成不变地回答，“空荡荡的看台自有其能量。”

“那是什么能量？”爱德华多在斗嘴兴致上来时就会反问，仗着多年前半途而废的物理系学业，“势能？动能？”

对这个问题，安东尼奥常常报以耸肩，有时则再来一篇爱德华多所称的“长篇大论”：“你不要死守着学校里教的那种狭隘的能量概念。当你爱上一个漂亮姑娘的时候，你心里面感觉到

的是什么？那不是能量吗？当一切顺风顺水、我们的球队踢得好的时候，我知道这不常发生，但偶尔也有，是什么在推动他们？你看过他们的眼睛吗？你想否认那也是能量吗？一切都是能量！一切！我向你保证，这座孤零零地立在世界最荒诞国度顶端的球场，它的看台即使空着，也自有其能量。要是你肯放下对一切问题都抱着的那种科学态度，我肯定你也能感觉得到！”

到了这一步，爱德华多的耸肩几乎成了规定动作，随后几乎总跟着一个微笑、一记拍肩和一句：“我能帮你做些什么，安东尼奥？”

1.4 马卡帕

马卡帕的下午可以分成两种：懒散的，或者非常懒散的。

这里没有寂静：鸟叫声总是此起彼伏，孩子们下午两点也照样毫无顾忌地玩耍嬉闹。而且无论远近，总有收音机或小收音机在放音乐，永远在放。在公交车上，在小酒馆里，在机场，在市场，在街上敞开的窗户边，音乐无处不在。那些最有钱、最走运的人，可惜往往也是最无耻的那帮家伙，把自己关在大排量汽车里，把音乐和空调开到最大，开始在城市里慢悠悠地转圈，为了巡视自己的地盘，或者仅仅是为了逃避自己。

马卡帕位于阿马帕地区，而在图皮人，也就是那支曾经居住在沿海、如今已经灭绝的古老原住民的语言里，“阿马帕”的意思是“雨水之地”。如果你从八月到十二月之间来到这里，也就是当地人所说的“尘土季”，你也许会纳闷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天气很热，非常热，下午懒洋洋的。雨下得不多，偶尔来一阵雨点，人们倒很高兴，因为炎热能暂时松开它的手。但如果你在马卡帕待到年底，你就会明白它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在“泥巴季”，雨下得很多，特别多。下雨的时候，下午就变得非常懒散。那是漫长的下午，被咖啡或瓜拉纳饮料不时打断，伴随着雨点敲打铁皮屋顶的声音，还有那条大河独一无二的气味。开着空调的汽车不得不停在原地，因为街道常常变得无法通行，刺眼阳光的荒漠被泥泞的荒漠取代。不过这是一个不完美的荒漠，因为即使在下雨的时候，除非是真正的暴雨，孩子们还是可以踢足球。

中央区的孩子们在雨中踢球，甚至穿着鞋踢，甚至有时在草地上踢。拉吉尼奥区的孩子们也在雨中踢球，在那个地方，臭名昭著的普雷蒂尼奥，一个奴隶的儿子，在不很久远的过去，从中午到下午六点带着武器游荡，如果在街上碰到你，就把你扔进一口井里。特雷姆区的孩子们全都在雨中踢球，那里是伊皮兰加俱乐部的所在地；而在拜沙达斯贫民区的高脚屋栈道上，大人和小孩不顾雨水和泥泞也在踢球，那是城里最贫穷的地带，除了足球和桑巴，能带来快乐的东西少之又少（但幸运的是，足球能带来很多快乐）。相反，在贝罗尔区，没有人在街上踢球，那里的人都太严肃了，道路平整，不会积水，没有足球的位置。

唯一一个在中午到下午六点之间、无论什么天气、并且已经六十年如一日地到处走动的人，是门东萨。在帕科巴区，所有人都认识他，在某种程度上也敬重他。帕科巴的意思是“香蕉”，只要给他一根香蕉，门东萨就会给你讲第一架飞机抵达马卡帕的故事。他说他亲身记得这件事，但这当然不是真的，这只是一个后现代的口头传统，是他的某个亲戚，也许是他父亲，传给他的。

“那是一九二二年三月十八日，圣若泽升天节的前一天，”门东萨用他洪亮的声音讲道，“一架飞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水上飞机紧急迫降了。来，跟我来……”他拐进帕拉大道，尽管名字叫大道，其实不过是一条泥泞的小径，一直走到高处。他用手指向东边，大河在地平线上勉强可见：“那里，就在那里。”

他的眼睛望向远方，那是一个刻意练习过的动作，他假装在回忆一个他记得清清楚楚、大概已经讲过十万遍的故事。

“当时是早上七点，渔民们正照常返回各自的码头。突然，清晨的寂静被打破了，而且是从天上被打破的。我的眼睛抬向天空，听见有个渔民在喊‘飞机！’。我以前听人说起过飞机，”门东萨撒谎撒得真好，“但从来没有亲眼见过。”

老人继续讲：“一个上了年纪的黑白混血女人开始大喊‘世界末日来了！世界末日来了！’，所有人都跪下来，开始为自己的罪过请求宽恕。”

他笑了，也许是想到全城人跪在那只金属大鸟面前的样子，至今仍让他觉得好笑。

“老马塞洛，大家都以为他瘫痪了，却开始绕着圈跑，嘴里喊着圣母经；国民卫队的指挥官放声大哭，向妻子坦白自己背叛了她；妻子在围观者的欢腾中当众原谅了他；圣若泽教堂的钟敲起了丧钟。带领那群勇敢者划独木舟的是西里洛·若泽·西蒙斯，他第一个靠近飞机，发现两个德国飞行员正为那一大群人的到来而担心，飞机可承受不住那么多人的重量。”

每到故事的这个节点，门东萨总要停下来，剥开香蕉，慢慢地吃，一边不停地对这份礼物表示感谢。帕科巴香蕉是最甜的，但不是所有人都懂得分辨。

“飞机被运到堡垒附近，第二天下午组织了一场真正的游行去参观它。所有有头有脸的家庭、当局和各个社会阶层都来了。圣玛丽亚学校的修女们带着她们的学生去看那个钢铁奇迹，孩子们不停地问问题。当时的市长亚历山大·瓦斯·塔瓦雷斯下令放假两天庆祝，正因如此，我们至今还记得这件事。”

而如果有人碰巧问他那架飞机后来怎么样了，他会不耐烦地三言两语打发掉：

“十天。它在这里待了十天，然后燃料到了，它就在一场暴风雨中飞走了。”

从门东萨那里，你不会再打听到更多了。

1.5 伊莎贝尔

下雨了。十一月，在尘土季里，几乎从不下雨，可偏偏下雨了。

在这样的日子里，酒吧大可以心安理得地至少关到中午，因为下这样的雨时，谁都不想喝点什么。店主人安娜·玛丽亚可不这么看，对她来说，开一家酒吧简直是一项神圣的使命：“耶稣基督是怎么说的？给口渴的人水喝！他可没说过待在家里等太阳出来，对吧？给口渴的人水喝！”

那天早上的雨是温热的，灰蒙蒙的，噼啪作响，带来大河的气息，压低了街上的声响，偶尔一辆汽车驶过，偶尔一个行人跑过，一边跑一边把对老天爷的咒骂咽在喉咙里：“十一月不该下这么大的雨。”

玛丽亚·伊莎贝尔·巴尔博萨，安东尼奥在电台的同事，正站在酒吧门后，望着街道，自言自语，她的呼吸在玻璃上凝成一个完美的圆。她那双蓝得几乎发白的眼睛好奇地看着：城市的尘土变成泥浆，泥浆变成激流，一路流向那条河，流向城里人都简简单单地称作“大河”的亚马孙河。

别动，伊莎贝尔，一动也别动。

尽管身上只穿一件薄薄的绿松石色背心权当裙子，伊莎贝尔还是觉得热。她的颈根处沁出汗珠，懒洋洋地沿着她橄榄色的脊背往下滚，最后被她那长长的鸦青色马尾辫截住。

别动，别呼吸。

她光着脚，人字拖落在了收银台后面。她把赤裸的双脚微微分开，寻找凉一点的地砖，深深吸了一口气，闭上眼睛。

别动。

雨点的敲打声很快在她脑中化作一段桑巴的节奏，越来越分明，直到她的身体自己动了起来，而她浑然不觉。当节奏进入你体内，会有一股热流从脊柱的底端升起，什么也挡不住你舞动：双腿变成了节奏，胯部变成了节奏，然后上半身也再也按捺不住，开始舞动。脊柱变成了一台发动机，一座发电站；热力越是雄劲地泵送、流遍全身，舞蹈就越只是“发生”，不再是有意识的举动。

离狂欢节还有多久？还有四个月！太久了！太久了！

伊莎贝尔合着雨的节奏起舞，舞着舞着，她忘记了泥浆和烂水果的气味，忘记了那么多街区的贫穷和悲伤，忘记了马卡帕那些太多时候都挤得太满的房子，忘记了整个巴西，忘记了一切。她绕着四张半锈的铁桌起舞，掠过坏了三个星期、至今没人来修的冰淇淋冷柜。尽管身材算不上苗条，她却以惊人的轻盈沿着那布满大小凹坑的钢吧台旋转，画出一道长长的弧线，回到门前。跳舞是一种旅行的方式，因为旅行一直是她的梦想；她为读书、为念完大学所做出的所有牺牲，心里始终只装着一个词：旅行。可是她连马卡帕都从未离开过。还没有，她想。

眼睛仍闭着，她急促的呼吸把越来越大的一片玻璃蒙上了雾。汗水流遍她的全身，她感到背心已经贴在了皮肤上，感到自己的身体被一阵一阵的愉悦穿过。小腹里的那团火还没有熄

灭，重新跳起来的诱惑强烈至极。她毫不在乎炎热，就像马卡帕、也许整个巴西的所有人一样，她只在乎感觉自己活着。

我们说好了不动的，伊莎贝尔，说好了不动的。

骨盆已经重新起动，这时雨的节奏被另一种更规律的敲击声盖过，仿佛有人正往门上弹橡胶小球，不，仿佛有人在敲门！

伊莎贝尔睁开眼睛，门外，一位上了年纪的先生正用手搭着凉棚往里看。

“奥利维拉先生，您进来呀！”伊莎贝尔猛地拉开门喊道，把奥利维拉先生吓了一跳，差点直挺挺地摔倒在白瓷砖上。

“对不起，伊莎贝尔，我从外面看见里面有动静，还以为你在拖地呢。”

“拖地？”伊莎贝尔笑了，“不完全是。”

“因为我身上湿了，不想弄脏……”

“别担心，奥利维拉先生，我给您来点什么？”

“来点？不用，你看，今天我带钱了，不多，但也有点……”

奥利维拉先生的话戛然而止，他看着姑娘的身体，那件被汗水浸透的背心已经什么也遮不住了，而她正绕过吧台，去拿椰子甜酒，他的最爱。好丰满的臀，好摇曳的臀瓣，奥利维拉大叔的好闺女啊。

“您别多想，”伊莎贝尔忍着笑、若无其事地说，“您知道安娜·玛丽亚太太总说什么吧？给口渴的人水喝！您渴吗？”

“呃……渴。”奥利维拉回答，有点窘，为自己没能管住眼睛。

“那我请客！”伊莎贝尔笑着下了结论。而当奥利维拉先生拖着步子走向最靠橱窗的小桌时，他没法不让自己的眼睛回到姑娘身上：她正把乳白色的液体斟满到杯沿，脸上挂着明媚的微笑，快步把酒端到桌边。

什么都没有，目瞪口呆的奥利维拉先生想，那件背心真是什么都遮不住。

1.6 迷你赛

安东尼奥是个自成一格的足球教练。

他二十一岁那年，爷爷去里约热内卢拜访一位朋友，决定把孙子也带上。那是安东尼奥第一次离开马卡帕，而且机会非常难得：当时正在举行世界排球锦标赛，巴西队主场作战，是最大热门，爷爷的朋友不知怎么弄到了三张半决赛门票，对手是胡里奥·贝拉斯科执教的意大利队。安东尼奥之前只听说过这位教练，但从那天起，这位教练成了他的偶像。

那天是1990年10月27日，安东尼奥永远不会忘记。马拉卡纳齐纽体育馆的官方容量是一万七千人，但没人怀疑现场至少有两万两千人。比赛原定下午四点开始，但一点钟时，炽热的看台上已经挤满了人，托尔西达（球迷组织）开始用音乐和舞蹈为现场预热。

那支巴西队太出色了：有天才毛里西奥·利马，还有坦德、马塞洛·内格朗和乔瓦内·加维奥，不可能输。然而，那六个穿着蓝色球衣、看上去几乎有些不起眼的年轻人，在那个阿根廷小个子教练的带领下，向世界证明了一丝不苟地执行战术能走多远：哪怕第一局输得很惨，哪怕有两万两千人在为对手呐喊，他们也始终没有放弃对战术的信心。

整段经历中，最让安东尼奥印象深刻的是卢凯塔最后一次扣杀后体育馆内陷入的寂静，尤其是他脑海里的寂静，仿佛他的大脑被那场令人震惊的失利重置了，需要几分钟的空白才能接受那不可能的结果。

贝拉斯科。造成这个不可能的人正是贝拉斯科。

少年时代，安东尼奥曾差点成为职业足球运动员：他是个边前卫，脚法好，腿也长。但去甲级联赛踢球就意味着要离开家人、离开马卡帕，也许还要投身于一种他并不真正想要的生活。他放弃了，但仍然继续踢到二十五岁，直到在阿马帕州联赛半决赛中遭遇了一次严重冲撞（其实也许没那么严重），被迫挂靴。后来他的球队马卡帕足球俱乐部在决赛中失利，有人含沙射影地说，正是因为他的缺席。

第二年他已经开始执教：他早就经常去市里另一座体育场格利塞里奥·马克斯，常常坐在第一排，整场比赛对一切人和事毫不吝啬地发表评论，有时还非常夸张。很快，马卡帕FC的对手之一皇家阿马帕的一位主管注意到了他，聘请他去执教青年队。

安东尼奥以极大的责任感接受了这份工作。在他的足球生涯中，他总是与遇到的每一位教练的方法和论调格格不入，包括那些在电视上接受采访、常常让他胃里冒酸水的国家队教练。他感到这是他彻底革新世界训练方法、让足球在智力殿堂中占据应有地位的绝佳机会。

安东尼奥下了很多功夫，不仅研究足球，还广泛涉猎多种运动：排球、水球、篮球、手球。他发现训练的方式可能千差万别，创新并不总能带来成绩。他逐渐形成了一种想法：教练的任务，是让队员们意识到教练是无用的。必须训练他们独自应对一切比赛局面，而其中许多局面需要纯粹的想象力，因为它们无法在训练中复现。他的榜样，自然成了胡里奥·贝拉斯科。

从第二年，也就是1996年起，所有这些思考让他创造出一套他认为是全新的方法：他亲自将其命名为“迷你赛”训练法。

球队被分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都要在场内一块限定的区域里，与另一个小组进行一场微型比赛。可能性是无穷的：二对四，在一块从球门到球门的狭长矩形里；六对六，在一块边长五米的小方块场地上；二对二，在一块L形场地上，覆盖一条边路和单个禁区；八对七，只在禁区里进行；还有几十种几十种其他的组合。每场比赛的结果汇成一份队员排行榜，用于联赛比赛的征召名单。

对皇家阿马帕的孩子们来说，那一年开局惨淡。以那种方式训练，他们很快失去了踢全场的习惯，曾经拥有的那点比赛视野仿佛突然蒸发了：批评从四面八方向安东尼奥涌来。

尽管如此，这个方法至少立刻显示出一个积极面：孩子们很乐意去训练，因为实际上他们从头到尾都在比赛，省掉了所有那些谁也不喜欢的枯燥技术环节。

而且，由于始终在形状任意的场地分区上推演，安东尼奥开始给许多比赛局面起名字：“这是一块稠密的L。”他对那些轮流充当按摩师、队医、器材管理员等等角色来帮他的家长们说。“扁平三角”“大对角线”“倒置活塞”“假圆”“撕裂的梯形”，以及许许多多其他定义，家长们听得一头雾水，常常假装没听见。

但安东尼奥并不气馁，很快，这套黑话也开始进入与队员们的沟通：“安德烈，我们先来个倾覆的杯子，看看能不能展开大对角线。注意，他们经常打短外套，不让我们做稀薄的弹球机，尤其是在左路。”

这些话可没法博得管理层的好感。

然而，艰难的几个月之后，一股不同的风开始在皇家阿马帕青年队里吹起，这也多亏了迷你赛方法让孩子们很快就习惯了比赛，踢得多，学得多，远远超过其他队伍的同龄人。

那一年，皇家阿马帕没有赢得青年联赛冠军，开局实在太惨了，但安东尼奥也引起了其他球队的注意：他的足球也许不是最好看、最有创意的，但肯定是最有效的。

孩子们，也多亏了他们十五岁的朝气，已经习惯了自己辨认各种比赛局面，并且变得极其擅长把对手引入那些练过又练、让他们如鱼得水的局面。安东尼奥巩固的迷你赛体系越宽广，这些陷阱在比赛中触发得越频繁，胜利就越轰动。

“你们真怪，可你们能赢。”这是安东尼奥能听到最美的夸奖。

1.7 特蕾莎

特蕾莎太没条理了，成不了那种按部就班的人。比如有一家小店她喜欢去买东西，可在回家的路上才发现忘了买鸡蛋，或者木薯粉，或者咖啡，于是就随便撞进第一家店补齐。她上班常换路线，倒不是什么怪癖，而是总有什么东西吸引她的注意，或者总要跟什么人打招呼，害她绕路，有时绕得还挺远。

不过最近，她的日常有了一个固定的点：安东尼奥的电台节目。她说不清为什么那么喜欢，其实也从来没问过自己：喜欢，仅此而已。不管六点钟在做什么，她都会打开收音机，拿起电话，随时准备拨进去。是啊，因为如果说上帝送到世上的每个人都有一份天赋，特蕾莎的天赋就是永远能打进热线。有几个刻薄的女伴酸溜溜地暗示，那是因为那个电台除了她根本没人打电话，可特蕾莎知道不是这样：她这是一门真本事，她早就知道自己有这门本事，也用了好多年。有一回，那条毒蛇路易莎把她惹得格外火大，她回到家，为了考验自己，竟然拨通了“你好，克里斯蒂娜！”，下午档最火的节目。接通时的满足感太强烈了，她没有问候克里斯蒂娜，反而用嘴放了个响屁。然后你去解释吧，那个响屁不是给克里斯蒂娜的，是给她朋友路易莎的。还朋友呢。哼，这样的朋友，丢了比交了强。总之，克里斯蒂娜和她的团队似乎对特蕾莎与路易莎之间由来已久的恩怨不太感兴趣，那个超级响屁惹出了不小的乱子，但尽管如此，特蕾莎仍把它视为自己电话生涯的高光时刻。

家里的床边有一把红色塑料小椅，磨花了不少，但铺着一只绿棕两色的仿锦缎靠垫，很有生气。椅子上陪着她睡觉的，是一本封面印着一只穿靴子的滑稽小猪的笔记本，还有布偶乔尼，它也是一只小猪，曾属于她母亲，说不定再早前还属于她外婆。封面上画着小猪这件事跟乔尼毫无关系：特蕾莎总在吊床边放一本笔记本，记下要打进去的节目的电话号码，再写几条备忘，免得忘了自己想说什么。封面有小猪的那本，是有人落在她给人洗了二十年头的那家美发店里的，一直没人来认领。她的房间几个月前还是一家修车铺：一扇卷帘门，一扇装着铁栅栏的窗，地上到处是机油。机油如今几乎清理干净了，卷帘门由朋友们画了画：里面是一轮初升的大太阳，外面是一片海滩和一只海鸥，胖得看上去更像一只企鹅。铁栅栏倒是留下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除了窗下那张摇摇晃晃的旧桌子和同样旧的煤气灶，房间里没多少别的东西，除了两件最珍贵的：一台旧电视机，它的天线她费了老大劲才固定在卷帘门外，和一台带内置卡座、可以编程的大收音机，特蕾莎用它把自己作为热线听众参与的所有电台节目全都录了下来。她把磁带堆在墙角一个大纸箱里；偶尔翻出来重听，但其实只要看着它们，她就能陷入回忆。这盒磁带是她打给安东尼奥聊委内瑞拉那次，这盒呢，是聊奥斯卡的那次。

她看了看表，发现安东尼奥的节目快开始了，笑了笑，走过去打开收音机。不知道今天会聊什么。已是黄昏时分，一天里这个时辰总让她有点发怵；也正因为这样，她喜欢安东尼奥那温暖的声音，它能驱散悲伤，驱散一天中这个时候自然而然袭来的那种恐惧。

恐惧突然具体化了：她听见卷帘门外的街道上有奔跑的脚步声。她的手指僵在离电灯开关几毫米的地方，那盏灯是天花板上孤零零的一只灯泡，全靠电线吊着，她的本能驱使着她，尽管不情愿，还是关掉了收音机。很快，街道两侧传来的喊声开始向她家门前汇拢，而那个刚在卷帘门外停下的男人被堵住了。特蕾莎悄无声息地挪到房间最远的角落，蹲在地上，缩成小小的一团。打架在她这一带并不稀罕，但大多数时候，结局不过是许多咒骂外加几记拳头或推搡。刀子也不罕见，但这一带既不富裕，也不会有外人路过，所以刀片通常更像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而不是真正的武器。

扭打没持续多久。许多喊叫和咒骂，卷帘门上两三记重重的撞击，然后是脚步声，消散在迅速变黑的夜色里。还有一个被捂住似的声音：“救命！”“谁来救救我！”一直不停，“看在耶稣基督的份上救救我！”而且越来越弱：“救救我，救救我.....”

特蕾莎不是特别勇敢的女人，但她善良，也非常好奇。看不见、不知道几米之外那扇紧闭的卷帘门后正在发生什么，这简直无法接受。她等了仿佛无限长的时间，直到觉得只听见微弱的呼吸声。她仿佛听见了母亲的声音，可怜的女人：离麻烦远一点，特蕾莎，离打架远一点。母亲当然是对的，但这次不一样，这次就发生在她家门口。她把小开衫的扣子系好，把卷帘门抬起一条缝，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一个很壮的男人仰面躺在路面上，血流得很凶，每呼吸一次都发出喃喃的喘声。

特蕾莎抓起一条毛巾——家里既没有绷带也没有药，那条小毛巾是唯一看上去有点用处的东西——用它开始小心翼翼地按压男人的伤口。

“电话.....”躺在地上的男人低声说。

特蕾莎扭头朝屋里看去，盯着那台电话：很近，却又不够近，一停手按压伤口就够不着。

“对不起，先生.....先生。我在想，也许我可以给医院打电话，可我一松手，您说.....”她笨拙地向伤者解释，伤者却打断了她，声音细若游丝：“在口袋里！在口袋里！我的电话！”

一部手机。特蕾莎一直以为，在马卡帕，手机一只手就数得过来。她唯一近距离见过的那部，是她打工的美发店老板娘的——她一直怀疑老板娘除了美容之外还有别的营生，才负担得起这么昂贵的玩意儿——而且为了那部手机，老板娘跟巴西TIM公司进行了一场漫长而痛苦的交涉，人家拖了快一年才交货。

“号码.....找伊纳西奥。”

“我不会用，我不会用.....”特蕾莎结结巴巴地说，在男人的口袋里翻找，手和裙子都沾上了他的血。结果她发现，其实很简单。胡乱按几个键，哪怕用她这样一只发抖的手，屏幕上也会出现解锁键盘的提示；按那个画着听筒的绿色按钮，就会进入一个名单；按向下的箭头就能滚动名单，第三个名字正是“INÁCIO”，全是大写字母；她试着再按一次绿听筒键，电话果然活了过来。

“古斯塔沃，什么事？你知道我不想让你这时候打给我.....”另一头传来一个低沉沙哑的声音。

“喂？喂？”特蕾莎不知道该说什么，“是这样，古斯塔沃先生被人打了，也许还挨了刀.....”

“您是谁？”

“我.....”特蕾莎迟疑了一下，“事情发生在我家门口，皮奥伊大道，他躺在地上，情况不好，你们快点来！”

那辆没有牌照的黑色皮卡车，在特蕾莎此生最长的五分钟之后赶到。车斗上，四个蒙面人把步枪夹在两腿之间；从他们瘦小的肩膀看得出，他们不过是些孩子。开车的是个剃着光头的大个子，他跳下车，摔上车门。他内行地扫了一眼古斯塔沃的身体，毫不费力地把他提起来，没怎么客气就把他扔上了车斗。然后他转过身，直视着一直僵在那里的特蕾莎的眼睛。

“您。您叫什么名字？”

“特蕾莎.....”她回答，声音几乎出不了嘴。

大个子跑回皮卡，轮胎尖叫着开走了。就在那一刻，手里还攥着那条血毛巾、抖得像一片叶子的特蕾莎想：好厉害！有那样一部手机，谁也别想再拦住我。

1.8 伊纳西奥

伊纳西奥·阿方索·因佩里奥·德·奥利维拉，大家称他伊纳西奥先生，像许多同乡一样，几乎从没离开过马卡帕。和所有人一样，他把这归因于这座城市几乎完全与外界隔绝的公路交通：船太臭，飞机我又不放心。但实际上，这种隔绝正合他意，因为对外面的世界他压根儿不怎么关心：对，我可以开车到卡尔索埃内，但那排成一排的两块石头你想看几次？对，开辆吉普我可以去法属圭亚那，可法属圭亚那关我什么事？

伊纳西奥先生不相信厄运，他相信自己的生活被天上某个人仔细观察和监视着，而且正如巴西常见的那样，他认为自己的神始终与构成他日常生活的无数仪式和征兆交织在一起。当事情顺利时，他的肮脏交易比平时更有利可图，对手的打手们离他的人远远的，那肯定是圣母玛利亚的功劳，他一直敬拜着她的圣像，或者是耶稣，或者更经常是某位圣人的功劳。当事情出了岔子，比如那年来了个半印第安人的新警察，开始插手他的事务，那总是他自己的错：他去教堂不够勤，圣母玛利亚的像太经常被那些妖艳得多的画像取代，或者更简单地说，他忽视了上帝不断发给他的信息。那回警察的事儿，雨不间断地下了一个多月，连一分钟都没停过：那是个信号，他本该明白的，本应去做补赎。但他没有做，最后不得不让人杀了那个警察。

古斯塔沃出事是个征兆，他确信这一点。上帝不断通过这类征兆对他说话，让他明白自己是否走在正道上，也让他明白是否做错了。然而，当他做错时，上帝并不特别清楚地指出他行为中到底哪里错了。他用（暴力）一种严厉但公正的权威控制着半个城市，有一个受人尊敬的家庭，有四个（肥胖的）像他一样壮实的儿子，他在当地一支足球队里摆平他的税务问题，他的钱（非常肮脏）从各种渠道流入，然后神奇地变干净。上帝有时真该对他更明确些：我到底错在哪里？

与他的老板不同，古斯塔沃对外面的世界感兴趣，他一直梦想着去旅行。也正是因为这种怪癖，这个年轻的得力助手令伊纳西奥着迷。有时他甚至怀疑古斯塔沃可能是他的儿子：多年前那个如此大胆地要求为他工作的男孩，眼睛里有着让他想起自己那个年纪的东西。他一旦离开情妇的床，就不太关心她们的后续，因此这完全不是不可能。无论如何，古斯塔沃多次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和忠诚，以至于他是伊纳西奥先生唯一肯把性命托付的人。谁伤害了他，谁就是个死人，这一点谁都不该怀疑。而救了他的人理应得到报答。

古斯塔沃为什么跑出自己的地盘那么远，还不完全清楚，医院里给他用了镇静剂，但伊纳西奥先生毫不怀疑他是去找女人了。其实，那些袭击他的人，那些日后会下场很惨的人，很可能就是那女孩的亲戚，父亲和兄弟。当然，他绝不是去探望这个婆娘的，伊纳西奥暗笑着想，一边打量着面前这个女人蓬松的发型和并不怎么优雅的身材。

“您是特蕾莎·阿尔维斯·米格涅斯吗？”

“是的，先生。”

伊纳西奥读着一张皱巴巴的手写纸，特蕾莎站在那儿等着他示意，好坐到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但示意始终没有到来。

“您住在皮奥伊大道，在萨穆埃拉女士的美发厅工作？”

“是的，先生。请问，您是某种警察吗？”

在特蕾莎看来，警察和亡命之徒几乎是一回事，只是这个地方看起来不像警察局。也许是个私家侦探？像电影里那样？

“警察？不，不。我是个诚实的公民，想报答一位好心的女士，因为她做了件勇敢的事。您救了古斯塔沃的命，您知道吗？没有您他早就死了。我欠您一个人情，夫人，您可以向我提任何要求。”

“什么叫提任何要求？”

亡命之徒，她下了定论：一个这样行事的人，只可能是亡命之徒。

“古斯塔沃对我就像儿子一样，我是个非常慷慨的人，您想要什么就请说吧。”

特蕾莎愣住了。思绪飞向那天早晨和路易莎的谈话，路易莎骂她是个不知轻重的疯子，冒了天大的危险，却什么好处也没捞着。然后她不寒而栗地回想起前一天晚上的事故，那个浑身是血、受了伤的男人，以及她是怎么帮助他的。

“一部电话。”她几乎是在自言自语。

“您想打个电话？”伊纳西奥误解了她的话，问道。

“不，不。您说过我想要什么您都能给我。我想要一部电话，就像古斯塔沃先生的那种。”

“一部像古斯塔沃先生那样的电话。我明白了，”伊纳西奥打开一个抽屉，示意她走近，“选您最喜欢的吧。我还能为您做些什么吗？”

特蕾莎往抽屉里瞅了一眼，看见里面至少有十来部手机，各种形状和颜色。当她看到一部黑色香蕉形的手机时，脸色亮了起来，那部手机和她几个月前看的一部精彩科幻电影里用的那部非常相似。她用眼神询问是否可以拿，然后答道：“不了，我这样就很好。人应该知足。”

1.9 提问

安东尼奥的课从来都不是普通的体育课。

“今天我们提问。”

安东尼奥戴上手套，站到球门中央。第一个走上点球点的是若昂。

“默里菲尔德球场在哪里？”

“呃.....在苏格兰？”

“正确。”

若昂踢出了他一贯软绵绵的点球，安东尼奥毫不费力地扑了出来。也许正因如此，他才总是不自觉地给若昂出简单题。

“卢卡斯：告诉我一种没有裁判的运动。”

“飞盘！”

“差不多。不过这项运动叫极限飞盘，抱歉，没有点球了。”

乔治举起手：“老师！”

“怎么了？”

“其实有些联合会管它叫‘极限飞盘’，还有几个就叫‘飞盘’。既然您没有限定国家，我觉得卢卡斯的回答是对的。”

安东尼奥不得不承认他说得对，于是卢卡斯得以主罚点球，骗过了他，在记分册上给自己挣下了一个“加号”。

“告诉我一种不能用手碰球的运动，劳尔。”

劳尔是个皮肤黝黑、细得像根芦苇的高个男孩，他的射门同样不难扑：“足球。”

劳尔身后，大部分同学开始窃笑。乔治双手抱头。亚历山大嘟囔了一句“白痴”，声音大到所有人都听得见。

“足球，劳尔？真的吗？守门员难道不是足球的一部分？”

“对不起老师，我没想到.....”劳尔羞愧地回答。他没有点球可罚了。

亚历山大是全班射门最猛的孩子。一次次提问下来，他踢得越来越狠，想试探老师的底线在哪里。等他明白根本没有底线，什么都行，就跟甲级联赛一样，他就开始踢出震得人手腕发麻的重炮。因此安东尼奥常常拿冰壶规则、澳大利亚的球场名字之类的刁钻问题来考他。但

那天安东尼奥感觉自己状态正佳，他挺想扑出一个漂亮的点球，况且给亚历山大一点教训也值得一试。

“你来告诉我，亚历山大，一种比赛中不能用手碰球的运动。”

“网球！”亚历山大信心十足地喊道，人已经准备助跑了。

“那发球时他们把球抛起来，是用脚？还是用嘴？”

大家都窃笑起来。

“可是老师，您特别强调了‘比赛中’这几个字，我以为……”

“发球也是比赛的一部分，亚历山大。抱歉，今天你没有点球可罚了。”

乔治嘀咕道：“白痴。”

劳尔忍不住笑出了声。亚历山大转过身，朝他投去一道恶狠狠的目光，劳尔立刻低下了头，但他并不在乎，老师和乔治已经替他出了这口气。

乔治是安东尼奥最优秀的学生。他的射门通常并不吓人，不是因为他没有踢出一记漂亮重炮的力气，而是因为他心里总是恶作剧占了上风。勺子点球、插花脚、脚后跟：有一次他甚至躺在地上，用头把点球顶进了门。不管怎样，乔治配得上一些有挑战性的问题。但此刻安东尼奥注意到了他脸上的坏笑，实在压不住想知道答案的好奇心。

“那么乔治，你来告诉我们，哪项运动里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能用手碰球？”

“冰球。”

他没等安东尼奥批准，就朝左侧踢出一记贴地导弹，安东尼奥看到球时，球已经进了网。

等所有人都有过机会之后，安东尼奥把学生们召集到面前，围成半圈，来讲“寓言的寓意”。

“今天乔治给我们好好上了一课，讲的是跳出战术思考的重要性。”

“可是老师，”阿尔瓦罗打断他，“您不是总说战术非常重要吗？”

“当然。但战术是你们球技的地基，其余的一切都建在这上面。然后呢，就像我说的，还有其余的一切。你们以为毕加索一开始就那么画吗？毕加索先把古典技法练到炉火纯青，然后才允许自己去颠覆它。你们也应该这样：把战术吃透，直到彻底掌握，然后在恰当的时机——唰！——把它颠覆掉，让那些等着看《蒙娜丽莎》的对手目瞪口呆，却发现自己置身于《格尔尼卡》之中。”

乔治本想说，对手凭什么要等着看《蒙娜丽莎》呢，那又不是毕加索画的，但这一次他觉得不该卖弄聪明，便忍住了。

“最重要的是，”安东尼奥总结道，“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什么时候该遵循战术，什么时候该跳出战术思考。在你们踢球的时候，在被提问的时候，在将来某一天成为著名运动员的时

候。记住《格尔尼卡》。记住，选择把同一首歌放两遍，还是永远不再重复它，这个决定权在你们自己手里。”

得，歌曲跟这到底有什么关系，我实在没想明白，乔治心想。

1.10 千年虫

每周一次，安东尼奥利用他的电台直播时间，给听众上互联网课。他从来没学过计算机，家里没有电脑（不过他想着很快买一台），来电台工作之前，这辈子也从来没用过一台。但好在有好奇心傍身，开播前那半小时的上机时间，日积月累，对他来说绰绰有余，足以让他成为“电台里的电脑专家”（所谓专家，指的是唯一会开机的人），以及熟人圈里最会捣鼓电脑的人，当然，维托尔除外。维托尔才是真正的电脑迷，出了问题就来帮他，更重要的是给他指点那些最有意思的网站和程序，那些几个月后就会流行起来的东西，于是安东尼奥不仅是个科普主播，还显得颇有先见之明（当然，是在收听他节目那一小圈人眼里）。

“今天这期可是重头戏，我先提醒你们。把记事本准备好，因为我向你们保证，你们绝不想忘记我要讲的内容。先从一个惊人的新东西说起：一个可以随时免费下载任何你想听的歌的程序。它叫Napster，用法是这样的：把它装进你的电脑，然后告诉它你的音乐放在哪个文件夹里。所有其他用户也这么做，Napster就能让你在他们的文件夹里搜索，在全世界的电脑文件夹里搜索！找到你感兴趣的歌之后，点一下，大约二十分钟后，它就会出现在你的电脑里。我知道这听起来难以置信，但为了证明这是真的，我们来做个试验。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可以随便选一首歌，我来搜，看看在节目结束前，我们能不能一起听到它。”

“喂？”

“安东尼奥？”

“你好，特蕾莎。”

“安东尼奥，我买了个特别漂亮的新电话，你该看看。我就是用它给你打的，听得清吗？你听出区别了吗？”

特蕾莎从没用过电脑，充其量远远地瞧见过一眼，她曾坦率地跟他说过，而且似乎也不打算开始用。不过，她已经在直播里解释过好几次，弄得安东尼奥很是尴尬：安东尼奥的声音太好听了，哪怕听他讲这些无聊透顶的话题，也依然是种享受。

“那么，你想让我搜哪首歌？”

“呃.....我也说不好。我很喜欢卡埃塔诺·维洛索，不过也许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不认识他。你真的能在全世界的电脑里搜吗？”

“是的，特蕾莎，看来是的。”

“牙买加也行吗？”

“行。”

“天哪，太激动了。那.....就找一首欢快的好歌吧。《Could you be loved》怎么样？我没弄明白你要怎么跟鲍勃·马利先生的电脑连上，毕竟他都去世很久了。也许是他的家人？不管怎样，替我向他们问好，也向你问好，亲爱的安东尼奥。”

“好。我们先把《Could you be loved》放进下载列表，同时来看第二条消息，可惜它就没那么好了，倒不如说非常令人担忧。我此前跟你们提过几次千年虫：那是电脑程序里的一个

问题，据说等到新年开始的时候，程序会把2000年跟1900年搞混。你们会问，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的邻居巴斯托斯先生喝醉了回家，把星期五跟星期六搞混，对我没什么影响。不过我读了不少文章，专家们一致认为，很多依赖信息技术的设施可能会报错，甚至瘫痪。如果我的电脑瘫痪，那就算了。可要是银行的电脑瘫痪，把你们账户里的钱转到我账上呢？或者飞机上的电脑瘫痪了，会怎么样？我今天读到的一篇文章里，有位专家对印度和巴基斯坦这类拥有核武库的国家可能发生的事非常担忧，他说他庆祝巴基斯坦的新年，会胜过庆祝里约热内卢的新年，因为我们能否活着庆祝后者，全取决于前者。我说：我们究竟建了个什么样的世界，居然要担心电脑里的一个错误会引发核打击？总而言之，专家们说，他们正在寻找解决方案。”

安东尼奥停下来，插播了一段音乐。为了应景，他放了平克·弗洛伊德的《Two Suns In The Sunset》和斯汀的《Russians》。

“说到寻找，我们回到美好的话题，聊聊人类一旦用心起来，多么富有创造力。你们不是常在街上拦住我，问我这些信息都是从哪儿找来的吗？”其实他来电台工作以来，这种事只发生过两次，不过“两次”也足以让他用上复数了。“嗯，我当然用的是所谓搜索引擎。直到几天前，我还跟大家一样用Altavista或者Yahoo，但现在我发现了一个新的。它的名字怪极了：古戈尔，拼写是G O O G L E，我向你们保证，这东西厉害得很。你输入一个词，它给出的十个结果里，至少七八个都跟你要搜的内容相关。而且速度还快。当然，互联网发展太快，明年说不定会有更好的，但在它出现之前，记下这个名字，开始用它，你们不会后悔的。”

他看了眼电脑，微笑着看到自己的试验成功了。

“今天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不过走之前：还有个试验正在进行，看看效果怎么样。”

安东尼奥关掉麦克风，播放《Could you be loved》，跟调音师帕科道了别，又跟若昂道了别，心满意足地走了。

1.11 马卡帕足球俱乐部

在糟糕的开局之后，安东尼奥带领皇家阿马帕青年队打出的两年好成绩，为他打开了重回马卡帕足球俱乐部的大门，这次是以一线队主教练的身份。然而在一线队，事情很快就变得棘手起来。安东尼奥好不容易在十五岁少年们身上建立起来的威望，在成年人面前瞬间蒸发殆尽，尤其这些人还是他昔日的队友。迷你赛教学法在各级都备受冷眼，安东尼奥的黑话对谁都不起作用，连爱德华多也不例外。爱德华多是个务实、痴迷数字的人，他从统计数据里读出的走势，安东尼奥既看不懂，也不想看懂。

第一个赛季就这样不温不火地结束了。球员们在场上自行其是，不听安东尼奥的建议，勉强应付着迷你赛，却始终没有酿成真正的反抗。说到底，踢球是为了开心，钱是一分没有的，既然在这么个教练手底下还能赢下几场球，那说明球员们自己还是有点本事的。

“方法是有效的，”心灰意冷的安东尼奥对爱德华多说，“是你们不愿意看到我眼里再明显不过的事实：它有效。你的统计数据告诉你什么？它告诉我们我们在进步，对吧？”

“统计数据告诉我，孩子们尽管有这套训练方法，还是照样踢得更好。”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任务就是训练球员们做到不依赖我，我一直说这才是我的目标，不是吗？而他们学得很好，仅此而已。”

两位教练之间的信任关系迟迟没有建立起来，球员和安东尼奥之间则压根谈不上关系，爱德华多独自扛着整支球队的重担：球队在赛季末只排到了第五名，称得上半个灾难。

但这只是第一年发生的事。尽管摩擦不断、心存芥蒂，管理层还是决定再留安东尼奥一年，事情也慢慢有了转机。从来没有人公开承认安东尼奥的方法带来了什么好处，但第二年球队确实踢得比往常好，先是在第一个淘汰小组里拿了第一，又在第二个小组里拿了第二，直到一路赢下所有淘汰赛，杀进了半决赛。渐渐地，爱德华多开始欣赏安东尼奥性格中的某些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欣赏他的专业功底，尤其是他那股不断求知、查资料、钻研的劲头。

对安东尼奥来说，把自己为训练准备的内容讲给爱德华多听，从来都不是件容易事。他会列出一份清单，写上在他看来球队能让对手陷入困境的各种局面，或者对手会设法让马卡帕陷入困境的局面，然后交给爱德华多做初步把关。

“今天我们得练断裂的铁轨，肯定要来点章鱼，右边来几条划桨小船，而且万一我们早早取得领先，就一定要试试堡垒，也许再配上几个疯狂的弓箭手。”

“断裂的铁轨？”爱德华多对安东尼奥的黑话并不十分自在，一方面是因为新名词每周都在冒出来，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从来就没真正下功夫去背那些定义。

“对，断裂的铁轨，就是门将的大脚长传，全体中场和前锋一齐前插。”

安东尼奥也许正专注于如何划分各个迷你球场，没有注意到爱德华多脸上困惑的表情。

“大脚长传？你在开玩笑吧？”爱德华多的语气变得异常严肃，但安东尼奥似乎没察觉。

“是……不，不是。而且现在一想，还得来点食人鱼。”

“等等，安东尼奥。周日就是半决赛了，对吧？我不知道你跟半决赛有什么过节，但马卡帕已经六年没进过半决赛了。你却想用练大脚长传来浪费我们的时间？”

“爱德华多，你不明白，是因为你不想明白。但这不光是你一个人的问题，是所有人的问题，连政客也一样。你们拒绝拿出勇气，拒绝尝试突破自己习惯的东西，全都死守着自己的立场，你们不是真心想取得成绩。活下去，这就是你们想做的，仅仅活下去。而这样做，你们否定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性，否定了人那股天然的进化冲动：我们生来就是为了进化，为了不断寻找新东西，为了变得更好。你们没有活在这个时代，你们活在过去。”

“等等，你说的‘你们’是谁？谁活在过去？”

“我就是打个比方。今年伊皮兰加在大脚长传上丢了三个球，我们为什么不在训练里练练？为什么不想办法去利用对手那个显而易见的弱点？要是，比如说，二战期间美国人拒绝利用对手的弱点，会是什么结果？你乐意看到世界上有个纳粹政府吗？”

“什么弱点？纳粹？你在说什么？”

“而且问题在于，你们根本不懂得识别和珍视别人的长处，总觉得自己有资格批评，哪怕凭的是一些站不住脚的理由，或者客观上更差劲的专业功底……”

听到“客观上”三个字，爱德华多就不再听安东尼奥说话了，他瞥了一眼自己的笔记，看了看表，东摸摸西整整，试图让自己忙起来，最后等安东尼奥的声音不再在钢筋混凝土的横梁间回荡时，他说：“今天你跟他们说吧。你来跟孩子们谈。”

“今天是十一月十二日。你们信吗？已经是十一月十二日了。1999年联赛开赛？仿佛就在昨天。你们不也有同感吗？我们一起经历过士气高涨的时刻，也经历过不温不火的时刻，我们踢得好过，也踢得没那么好过，但我们现在站在这里。”

丹特和迭戈看着他，各自把肩膀靠在更衣室大门的一根门框上。和每次训练或比赛前一样，他们正在抽烟，不时飞快地交换一个心领神会的眼神，交流着又得听安东尼奥训一通话的厌倦，他们做了他多年的队友，对他再熟悉不过了。达尼和里卡多慢吞吞地系着鞋带，默默点头。毛里西奥顶着他那标志性的金发，假装在包里找东西，拿起除臭剂罐子又放回其中一个口袋，检查新沐浴露的盖子是否盖严，又仔细地把所有拉链都检查了一遍。

“我们打进了半决赛。周日我们要为整个赛季而战，就像上周日那样，就像上上周日那样。只不过后天，我们要对阵伊皮兰加。”

“伊皮兰加那帮混蛋！”队长达尼洛·若泽插嘴道，引来一阵哄笑，安东尼奥听得很不耐烦。

“尊重，孩子们，尊重。面对伊皮兰加这样一支强队，我们不能不带着敬意上场。体育首先是人生的课堂，我们不能总以为自己做什么都是最棒的。”

“可是教练，”还是达尼洛·若泽的声音，“我们就是最棒的！”

“走着瞧吧，达尼洛，走着瞧。”

安东尼奥一边说着，一边用彩色粉笔在大块黑板上一笔一画，黑板上预先印着四个足球场，用线隔出了迷你赛的场地。

轮到他画出“断裂的铁轨”的战术时，球员中间响起一阵窃窃私语。还是达尼洛·若泽替球队开口：“教练！这个战术我们没见过，它叫什么？煮烂的书？用断的手纸？”

更衣室里又是一阵哄笑。

“不重要。到了这个时候，名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们去演练这种比赛局面。伊皮兰加今年在这种局面上丢了三个球，我要你们去练。对对手要心存敬意，也要了解他们的弱点，这两件事并不矛盾。只有学会思考别人的弱点，我们才能认清并改进自己的弱点。”

“哪种局面，教练？”

“门将大脚长传，前场压上。”

小伙子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点认命，又有点好笑，有几个甚至不太确定自己有没有听懂。更衣室里的沉默越来越浓，直到几乎没人敢再喘气。打破僵局的是达尼洛·若泽，他猛地站起身，走出更衣室，嘴里嘟囔着：“我去跟爱德华多谈谈。”他的几个小头目恩里克和卢卡斯紧随其后，接着其他人也一个接一个慢慢走了出去。

只有蒂亚戈，队里最年轻的一个，还坐着等指示。他戴着牙套，头上缠着发带，活像个八十年代的网球手，脸上挂着一个让安东尼奥怀疑他根本没搞清状况的笑容。没过多久，阿毛里穿着他那身机修工连体服闯进更衣室：“抱歉，抱歉，我的小摩托坏了，抱歉……”

话说到一半就停住了，他这才发现更衣室里空无一人，意识到孩子们已经全都跑到外面的球场上了。

“出什么事了？”他怯生生地问。

“没什么，”安东尼奥回答，“没什么。快换衣服，我们还有事要做。”他说完便走出了门。

1.12 半决赛

1999年11月14日清晨，圣若泽教堂门口上演了一幕罕见的来来往往。倒不是说这座教堂周日通常门可罗雀，恰恰相反，但那天，许多从未踏进过这个教区的人纷纷出现在门前，满心好奇。

马卡帕足球俱乐部的整支球队列队在祭坛前，跪在地上，神父在主席伊纳西奥·因佩里奥先生和助理教练爱德华多的注视下，逐一给每个人赐福。

“他在哪儿？”伊纳西奥气呼呼地问。

“我不知道，”爱德华多回答，“我给他打过电话，他说他会来，但老实说，听上去不太情愿，您是知道安东尼奥这个人的。”

“不，我不知道。”

“嗯，他是个很难说服的人。”

“不管怎样，最好还是让他露面，我们可不想让什么灾祸降临到我们头上，对吧？”

“不，不，当然不……”爱德华多嘟囔着，自己也没多少底气。

伊纳西奥先生所担心的灾祸，天亮后不久就以一场骇人的水龙卷的样子现了身，水龙卷在马卡帕的小码头外几百米处升腾而起，气势汹汹地在那儿盘旋了将近一个小时，恐慌则迅速在全城蔓延开来。“这是不祥之兆！”是最普遍的说法，但有人说“我们全都要死了”，或者，带着几分夸张，“这是世界末日”。

水龙卷在马卡帕并不算罕见，赶上倒霉的年份，一年能看到两三回。让这场水龙卷与众不同的是它的持久：通常几分钟后，水龙卷就会消散，向大海方向移去。但十一月那天的这场水龙卷却赖着不走：它就在原地打转，搅起一个个骇人的漩涡，时而逼近海岸，时而又稍稍后退，仿佛存心要戏弄那些吓坏了的市民。

“要是它砸到我们房子上，那才叫灾祸！”

“就算不砸房子，它现在也已经是个灾祸了：那是厄运在用上帝的眼睛盯着我们！”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安东尼奥度过了难熬的一夜。他花了整整一个晚上，翻来覆去地琢磨战术，最后穿着衣服倒在客厅那张不舒服的沙发上昏睡过去。天亮时，他发现自己蜷缩成一个别扭的姿势，手里还紧紧攥着笔记，醒来时背疼得厉害，脑子里一阵发紧，连一杯咖啡加一个澡都没能驱散。他是从收音机里听说水龙卷的消息的，他开收音机是为了收拾前一晚的稿纸时有个伴，但也许是因为满脑子都想着半决赛，这个消息没在他心里留下任何痕迹，至少直到爱德华多的电话打来为止。

“喂，安东尼奥？”

“爱德华多！出什么事了？”

“你没听说那个消息？”爱德华多的声音异乎寻常地急促。

“消息？什么消息？”

“水龙卷，港口外头就是一场水龙卷，已经在那儿快一个小时了，就是不肯走！”

“可是需要担心吗？当局怎么说？不是像往常一样，过一会儿就朝东北方向移走了吗？”

“它已经在那儿快一个小时了，你明白吗？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水龙卷！”

“那它是什么？”

“这里所有人都说，这是世界末日，是厄运的征兆。”

“你信这个？爱德华多，你这个讲科学的人，突然变得迷信了？”

“迷信的不是我，是那场不肯走的水龙卷！总之，伊纳西奥先生把我们都召到总部去了。”

“总部？我赶过去得半小时，他把我们召去干什么？”

“为了厄运。就是说，为了对抗厄运。”

“那他打算怎么对抗，请问？”

“听着，安东尼奥，伊纳西奥先生让我告诉你过来，问题你留着自己去问他，行吗？”

事后回想，没人能确切记起是谁说出了“我们去让人赐福吧”这句话，但可以肯定的是，伊纳西奥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而且根本不需要说第二遍。爱德华多心里清楚得很，说这话的就是他自己，他也清楚自己这么做，是为了解开一个越来越紧绷的局面：主席为那不祥的预兆绝望，球员们拿不定主意该不该当真，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紧张却化解不了，安东尼奥又迟迟不露面。

从马卡帕在法布大道的总部到圣若泽教堂，不过几百米的路，但这支奇怪的队伍显然没法不引人注目。对圣丽塔街区的居民来说，这个十一月十四日是个古怪的星期天：一场不祥的水龙卷之后，又跟着一支成年男人的队伍，穿着绿色短裤和绿橙相间的T恤，脸色阴沉，有的甚至眼含泪水，朝市中心一座小教堂走去。

安东尼奥拿不定主意该怎么办。他不想缺席主席的召集，但他确信那个理由不值一提，而且骑自行车从家到马卡帕总部要半小时，赶过去势必会打乱他赛前的全部准备。最后，在他脑海深处，还亮着一个由火红的字母组成的警报信号：“半决赛”。

安东尼奥是个适合打联赛的教练，擅长研究对手，善于利用漫长的赛季来调整和进步。可淘汰赛，他不行。一到淘汰赛，他所有的不安都会具象化，变成实实在在的东西，越是接近决赛，他的腿就抖得越厉害。

八分之一决赛：初现疑虑；四分之一决赛：批判性的自省；半决赛：彻底瘫痪。每一次，他的大脑都会重演世界排球锦标赛那场半决赛时经历过的死机时刻，那场巴西绝不能输的半决赛，可偏偏。

就连他作为足球运动员的最后一年，最后一场比赛也是场半决赛：他宁可做任何事来逃避自己，甚至像当时那样，假装脚踝那点轻微的不适是严重得多的伤病。

显然，安东尼奥跟半决赛有点什么过节。

如果说1999年联赛的四分之一决赛太过轻松，不足以动摇他的信念，那么十一月十四日这场半决赛，对手则是伊皮兰加，一支强大而充满斗志的球队。

始终没人知道，罪魁祸首究竟该算在圣饼头上，那是神父匆匆忙忙从圣器室的一个柜子里翻出来的，实在谈不上新鲜，还是该算在已经变成醋的葡萄酒头上。总之，马卡帕的小伙子们从赐福仪式出来时，简直像换了个人：有的捂着肚子，有的头晕目眩，有的视线模糊。有人会觉得，与其说这是天罚的威力，不如说更像闻到了阴谋的味道。

还有伊纳西奥先生那团压抑的怒火，传染给了所有人，连一向理性的爱德华多也开始自问，安东尼奥的缺席，会不会是那个长久以来一直横在路上的命运的又一个征兆。

“为什么主，”伊纳西奥哀嚎着，“非要跟我们过不去？伊皮兰加那些人是从贫民窟里出来的，个个都是穷光蛋？就凭这个，他们就该成为主的宠儿？圣丽塔的孩子也没富得流油啊，哼！就没有更公平点的方式来安排这场对决吗？我们的主上帝，有时候我是真搞不懂他！”

命运决定的事，人很难改变。马卡帕的第一批球员赶到球场时，伊皮兰加全队已经热身到一半了；他们的眼睛里、肠子里，都翻涌着一股突如其来、无法抵挡的不适。队长达尼洛·若泽，队友们常开玩笑说他射门“精准得可怕”，已经瘫倒在地。据说他刚来得及赶回家冲进厕所，整个比赛期间都疼得直不起腰来，窝在里面。

伊纳西奥差点当场就把这时才赶到的安东尼奥解雇，全靠爱德华多出面，才把一场对不可饶恕的失礼来说都显得过于轻描淡写的处置，暂且拦了下来。而安东尼奥自己，随着开场哨越来越近，神经也绷得越来越脆，整场比赛，他脑子里恐怕只剩一个词：半决赛，半决赛，半决赛。

比赛呢？1999年阿马帕州联赛的那场半决赛，在那个酷热的十一月十四日下午举行，强大而士气高昂的伊皮兰加队，把看上去如同鬼魂般的马卡帕队彻底击溃。一场干脆的4比0，没有给任何翻盘的余地。

“是‘舞步足球’终于获胜，战胜了那些把战术而非灵魂视为这项世界最美运动之精髓的人”，次日清晨，《体育公报》（副标题“真相之报”）将这样写道。

“这是一场诅咒。”其他人会这样评论。

1.13 停播

刚爬上楼梯，安东尼奥就察觉出不对劲：门开着，从楼梯口就能看见一片狼藉，纸张散落，电缆缠结，伊莎贝尔的笔筒翻倒在地上。帕科坐在被拖到房间中央的调音台小扶手椅上，双手抱头，好像根本没听见他进来。

“帕科，到底……到底出什么鬼了？”

“小偷，”他头也不抬地回答，“肯定是从卫生间的小窗户钻进来的，也许在楼下车库的顶上搭了梯子，谁知道。管他娘的是怎么进来的。他们把什么都搬走了。”

帕科抬起眼睛，因为愤怒和惊愕而闪着泪光：“全拿走了，但凡值一点钱的东西：调音台、电脑、麦克风、耳机、功放，全拿走了。连储物间里放了多年的那盒旧CD都没放过。”

安东尼奥呆住了。他环视这些简直被剥光的房间：只剩下桌椅和敞开的柜子、墙上的海报，以及小偷丢在地板上的几根电缆。

若昂从另一个房间走过来，低垂着眼睛，一只手拿着一个插线板，另一只手拿着一袋糖果，空的：“真是场灾难，安东尼奥，真是场灾难。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重新站起来。”

“要说‘能不能’站起来，这还难说呢。干脆直说吧：不会有那一天了，电台完了，结束了，咱别他娘的抱幻想了。”

“别这样，帕科，别这么说……总会有办法的，我们可以找赞助……”

帕科根本没理他，只做了个恼火的手势，摇摇头，又把头埋回双手里。那台调音台，那个他爱惜地用绝缘胶带和捡来的电线捆在一起的老旧大盒子，对他来说就像儿子、女友、狗。他是个有天赋的音响师，时不时说要去美国或欧洲闯一番事业，可到头来总是留在这里，像抱着布娃娃一样搂着他的电台。

安东尼奥正不抱希望地搜寻一句安慰的话，这时伊莎贝尔进来了，星期三她在他之后上节目。其实，她根本没进来：她僵在门槛上，眼睛瞪得溜圆。

“小……小偷……？”她喃喃道，包掉在了地上。

若昂拿着插头在屋里晃荡，显然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他朝她摊开双臂，一脸沮丧。

“可你们该通知我啊，报警啊，或者做点什么啊！”

“我一小时前到的，看到的就是这个样子，伊莎贝尔：我还没来得及弄清出了什么事，帕科就到了……”他压低声音，朝音响师那边扬了扬头，“你不知道，小伊莎贝尔，你真该看看他明白过来时发疯的样子，我从没见过那样。我还怕他从窗户跳下去呢，哪还顾得上打电话。”

就在那时，电话响了，铃声在搬空的房间里回荡，把他们吓了一跳。

“喂？”

“特蕾莎？”

“安东尼奥！出什么事了？我打开收音机都二十分钟了，你们的台就是收不到。我先是吓了一跳，以为是我的收音机坏了，可后来我调到别的台试了试，我的老天爷啊，别的台做的都是些什么节目，根本没法比，你知道吗？我总跟路易莎说，你们是马卡帕最好的电台，可她偏要听另一个节目，一个装成美国演员的家伙主持的，我真不知道她怎么听得下去。”

“特蕾莎，对不起，我不……”

“哎，我跑题了。我是说：出什么事了？你们怎么没上节目？”

“特蕾莎，恐怕你得习惯去听路易莎的节目了。”

“什么意思？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电台没有了。什么都被偷走了。”

伊莎贝尔说她需要一支烟，而安东尼奥——他一年大概只抽一两回——震惊之下决定陪她。他们坐在人行道上，伊莎贝尔不停地摇头，眼里含着泪，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是气愤更多还是伤心更多：“太可惜了，太可惜了……我们做得那么好……做得真的挺好的，对吧，安东尼奥？我们刚开始有了点像样的听众，现在，现在出了这事。”

“别这样，你说话都像帕科了，别这样，你不是这么悲观的人。我们会有办法的，会找到赞助的，你看着吧。”

“当然，赞助。说得好像赞助是蚊子似的，多得你得往外赶。可就算我们真有这么走运，从找它，到找到它，再到让一切重新运转，也得几个月。五六个月之后，听众里谁还记得我们？”

“呃，可是……”

“没什么可是。要说这座破城里有一件好东西，一件我真心喜欢的东西，就一件，那就是我们这个傻乎乎的小电台。也许在它的小小天地里，它陪伴过什么人；也许有片刻，它把什么人从烦恼里托起来过；也许它有过一个小小的、对这座城市重要的灵魂。现在呢，谁知道，什么都没剩下了。”

安东尼奥不知道说什么好。伊莎贝尔没说错，可看到她这么苦涩，他心里难受。突然间，完全不自知地，他听见自己说：“好吧，坐在这儿自怨自艾也没多大用。我们去喝点什么，找个地方吃晚饭：反正要哭自己的命，至少也对着一杯啤酒哭。”

他还在为自己说出这样的话感到惊讶——他对女孩子向来没这么直接，恰恰相反——更让他吃惊的是，完全出乎意料地，伊莎贝尔站起身，掸了掸短裤，说：“好呀，行。有人约我去一个地方，我推了，因为我以为要上节目：现在去那个是迟了，可我不想一个人熬过这个晚上胡思乱想。走吧。你心里已经有地方了？”

安东尼奥脑子里一片空白：他几乎每晚都在外面吃，可一个馆子都想不起来。伊莎贝尔疑惑地看着他，他拼命在记忆里翻找，最后总算挖出了阿尔曼迪娜的小饭馆：算不上什么雅致的去处，但至少吃得不错，而且反正那是他唯一能想到的地方。

于是他们上路了。一颗昏昏欲睡的木瓜色太阳正在落下，余晖洒在人行道的尘土上，洒在伊莎贝尔的卷发上，洒在独自留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抚摸着仅剩的那根电缆伤心抽泣的可怜的帕科身上，也洒在那个晚餐邀约的念头，安东尼奥已经开始怀疑这主意是不是那么好了。

他们走了很久——我记得那家饭馆没这么远啊——安东尼奥趁机向伊莎贝尔详细阐述他的一套理论，就是他此刻刚刚琢磨出来的理论：电台节目和某些体育活动，尤其是足球，之间有相通之处；比如说，划桨小船这个战术，当然，移植一下，就能用到六点档新闻的编排上。

伊莎贝尔若有所思地走着，安东尼奥非常满意：她听得这么专注，这么有兴趣，多聪明的姑娘，不像爱德华多那头老水豚，只因自己听不懂，就摆出一副不以为然的神气。

一次偶然的胯部相碰，让他心里冒起一个关于晚饭后的转瞬即逝的念头。要不要进来坐一会儿？嗯，好呀，说不定我们再一起喝一小杯，就一小会儿。不好意思屋里乱，床还没铺……得了吧，你会把她送回家，像好朋友一样聊着电台道别，然后就到此为止，想也是白想。话说回来，也许他忘了跟她讲清楚“拥有一套战术”和“被战术束缚”之间的区别，最好给她说明白——也许拿冰球打比方——不然这个话题对她来说就不完整。

一路上她有多沉默，终于到了地方、在桌边坐下之后，伊莎贝尔就有多健谈。她似乎完全没注意到饭馆的局促，没注意到发黄的墙壁上装饰着奥里沙神祇的画像、酱汁的溅痕和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演员照片，而安东尼奥——来了那么多次——却是头一回注意到这些，隐隐有些不自在。这是什么地方啊，竟带姑娘来这儿吃晚饭，你真是白痴，他想。他不动声色地用餐巾纸擦着桌子的防火板台面，想抹掉一圈说不清是什么的油渍；他暗自希望她别注意到杯子那可疑的透明度；他盼着她听不见邻桌食客粗鲁的脏话，邻桌是三个男人，三瓶卡莎萨酒。

菜一如既往的好，尽管伊莎贝尔似乎连菜也没在意，她像连珠炮似的说着话，仿佛在播音：政治、电台、她的朋友们、她每晚写的日记——哎，说到那儿他也许有点走神——旅行，尤其是旅行。

“因为你看，安东尼奥，我从来没旅行过，可这一直是、一直是我的梦想。学会各种语言，去看世界，去认识不一样的人。然后亲眼看到大自然的、建筑的种种奇观，那些你只在书上见过的东西，哎，为了那个，我真不知道我愿意付出什么。”

她又喝了一口凯匹林纳，没等安东尼奥插话，又兴奋地继续：“你知道吗，也许发生的事终究有它的道理。来的路上我想了一路，一路都在想这个：也许电台的事是一个信号，说明有什么——哎，别往玄学上想，你知道我不是那种人——我是说，有什么让我感觉到，是时候改变了，该做不一样的事了，我也不知道。”

“嗯，你说得真好……我想起我一个开帆船的朋友说过的话：‘风变了，你也得变航线，不然就会撞上礁石。’哎，这句话我一直忘不了，因为……”

“对！就是这样，这句话把我想说的表达得太准了。你看，我身无分文，连电台也没了，可也许正因如此，你看，我心里有什么东西开花了，一种热情，一种对未来的信心，说不清。我确信，转折的时刻到了，新生活的时候到了，你懂吗？”

安东尼奥被这场感情的爆发、被这股活力、被她被辛辣食物烧红的双颊击中了，一个念头闪过他的脑海：也许，那个关于晚饭后的微小念头，到这会儿也不是不能想一想。啤酒已经喝了不止一瓶，第二杯凯匹林纳也上了，她浑身发热，用火一样的眼神看着他：“你懂吗，安东尼奥？”

“当然懂，小伊莎贝尔，我太懂了。而且你知道吗，我在想，我家就在后面不远：我们可以去那儿，舒舒服服坐着，再喝一小杯啤酒……还有些新战术可以聊，还有……”

伊莎贝尔把一只手搭在他手上，拦住了他：“安东尼奥。听我说，安东尼奥：还是别吧。”

“呃，我只是想……”

伊莎贝尔收回手，她在微笑，可眼神清澈而坚定：“还是别吧，我说过了。我们认识这么久，我觉得你人不错，也挺在乎你，可是哎，你完全不在我的计划里。你是个好小伙，我把你当好朋友，但总之，到此为止。我们别把事搞复杂。”

安东尼奥觉得像有人把一桶大河里的水浇在了他身上，他分明感到冰凉的水流顺着脊背淌下。他一直对这个姑娘有一份好感，而且，虽然从没完全有意识地想过，他一直以为她对他也有意思。不知怎么，他总觉得，总有一天，将来，他们之间肯定会有点什么，一点什么。也许他只是挑错了时机，他有点语无伦次地想给自己留条路：“不，对不起，当然，今晚不合适，电台的事什么的，这一天过得有点乱。也许过几天我们再一起出去，看个电影，从容地聊聊一切，聊聊我们……”

这回伊莎贝尔真的笑了起来：“啊哈哈，安东尼奥，别这样，你想哪儿去了……除了朋友，我脑子里从没闪过别的‘我们’：你看，我真的很抱歉，要是我不知怎么的，我也说不清，让你以为——不过我觉得没有，我发誓——要是我让你往别处想了。我真的抱歉，我祝你好运，天大的好运，可我真的不适合你，我想离开这里，我有别的计划……对不起，我真的不是那个对的人。”

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她起身离开时，安东尼奥什么也没说，她的手在他肩上轻轻抚过。

那晚剩下的时光，在他记忆里一直是模糊的一团：一个又湿又热的夜晚，一张蓝色防火板小桌，他和他的三位酒友，以及他们那几瓶平加酒，这时候已经变成了四瓶。

1.14 终局

在尘土季里，就算最不留神的观察者，也不会错过城里孩子们另一项（除了足球之外）大受欢迎的消遣。只要沿着河滨大道散步，就能看见下面的小沙滩上冒起几十上百只五颜六色的风筝，大多是他们自己用吸管和彩色塑料袋做的。贝拉里奥街，也就是河滨路，有几个月被鞭打似的暴雨打得昏死过去，被大河的褐色淹没，有时是真淹；可在另一些时候，它能一连几小时变成这个星球上最欢快、最斑斓的地方之一。

这里的盛行风是东风，一种温热、一阵一阵的风，渔民的朋友，风筝的敌人：沿着河滨走，你没法不注意到电线上挂满了被撕碎的旧风筝，不知卡在那里多久了。在某些地方，它们像艺术装置：几乎认不出铁塔或电线杆了，那么多残骸皱巴巴地糊在上面，那么多的颜色想要对抗无处不在的褐色。

电线斩获最多的地方之一，是靠近永援区北界的一小段河滨。从前，女人们到河里洗衣服，在河滨的棕榈树下洗澡，远离一切目光；若有哪道目光变得放肆，迎面就会撞上一杆猎枪的枪口，那杆枪由她们轮流端着，保卫群体的贞洁。在那里，沿着道路的狭窄沙滩突然变宽，街区的小女孩和少女们就约在那儿放风筝，有人会说是去“挂”风筝。

在这片沙滩背后，离路不远，格格不入地淹没在茂密的蓝花楹树丛中，矗立着一栋灰扑扑的砖砌矮楼，朝着大河开着几扇不太干净的大玻璃窗。二楼，也就是顶楼，是伊纳西奥先生的办公室。

约的是十一月十七日上午十一点，可安东尼奥早早就出了门。那天天气很好，他打算骑自行车沿着河滨一路向北，希望让忧愁的念头在太阳底下化开。每个街区的风筝一律是本街区的颜色：安东尼奥住的圣伊内斯区是黄和绿；特雷姆区是蓝和黑，与伊皮兰加队同色，也与国际米兰同色，那是伊皮兰加队的创建者维托里奥·加利亚尼神父心爱的球队；中央区是红、黄、绿，马卡帕正式市旗的颜色；永援区是红和黄。当新城区的第一批红绿风筝已经映入眼帘时，安东尼奥停下车，下来找一个还算安全的地方存车。

他发现自己对伊纳西奥先生一无所知：既不知道他真正的工作是什么，也不知道他足球之外的生活。对他、对所有人来说，他从来都只是伊纳西奥先生，主席。连约谈地点都安排在他个人的办公室而不是俱乐部总部，这让安东尼奥心里不踏实。跟管理层的会议从来没有在总部之外开过，安东尼奥自己也从来不知道，河边那里伊纳西奥先生还有一间办公室。

提前了一小时。天上的风筝太多了：安东尼奥看得出神，他那只顾着踢球的童年，没让他好好享受过这份奇妙。大大小小的男孩女孩都有，有几个放飞的技术真不赖。相比之下成年人寥寥无几，仔细看，也许只有他一个。他坐在一堵矮墙上，闻着河水温热的气息，看一只绿色的大蜥蜴追苍蝇，随便抓住什么由头，只为不去想前一天那场输得如此丢脸的半决赛。远处，一个小伙子的身影迈着松松垮垮的步子走近。他留着长发和胡子，走路的节奏感很强，像在跳舞。安东尼奥认出了他：是道格拉斯，好几个月没见了。

“道格拉斯？是你吗？”

“安东尼奥？嗨！是我！见到你真高兴！”

他们拥抱，互相打量了很久，笑了。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瘦了，晒黑了，你……”安东尼奥迟疑了一下，掂量这话会不会冒犯，“……你变帅了！”

“你是说，跟你认识的那个又胖又没血色的男孩比？”

“呃，对，也许算不上胖，不过你看看你自己！你简直不是原来那个你了！”

“没什么，安东尼奥，我能说什么呢：我沿着大河走了走，在森林里待了几个星期，和两个朋友一起旅行……”安东尼奥不记得见过道格拉斯这么快乐，“它就在我们身边，两步远，可我们根本没意识到这笔财富。你想过多少次要溯河而上？可我们就是不明白它真正意味着什么。”

“无数次。我无数次想过溯河而上，好好探索它，后来不知怎么，一直没去成。”

提前的那一小时在道格拉斯的讲述中飞快过去。他嘴里最常说的词是“美”，他的眼睛亮亮的，迷失在回忆里：与那些他称为“更真实”的人的相遇，和一种迷人的、突然变得太大太复杂而无法完全理解的自然。一小时，一小时零五分，一小时零十分……

“对不起，道格拉斯，我真的得走了。我们哪天晚上见一面好不好，你接着给我讲？我想知道一切，细枝末节都要：你走的什么路线，谁陪的你，我全都要知道。”

伊纳西奥先生坐在一张大木桌后面等他，嘴里叼着一支没点的雪茄，粉色亚麻衬衫被汗贴在身上，尽管风从那扇朝大河敞开的大窗灌进来。桌上摊着本地报纸的体育版，版面上用红记号笔画的大圆圈，圈着谈论前一天比赛的文章。一台巨大的电脑显示器——安东尼奥没想过还有这么大的显示器——发出的光，映在主席油亮发白的皮肤上。主席开门见山地说了起来，带着一点安东尼奥从未察觉的口吃。

安东尼奥始终没能正视他的脸，出于一种突如其来的厌恶；他的眼睛所看的，只有那些在窗外近处盘旋的五彩风筝。

“安东尼奥，我叫你来，是因为已经决定不跟你续约了。”

这个消息当然没让安东尼奥吃惊：他看着风筝，一块肌肉也没动。

“我不否认你在某些方面干得不错，但不够。孩子们不满意，爱德华多也不满意，我还没跟他谈，但我知道他不满意。”

爱德华多？安东尼奥知道爱德华多也许算不上热情，可他们之间一向坦诚，如果有问题，他会跟他说的。不过很明显，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于是他什么也没说。

“我不希望你以为这是钱的问题，绝对不是。相反，我想向你保证，你十一月的工资会照常付给你。”

这也不是钱的问题，还因为那份被伊纳西奥先生称作“工资”的东西少得可怜，连重新买个自行车打气筒都不够。

“可是总之，不行啊，安东尼奥。你的训练方法不正统，没取得预期的成效，我们不满意。”

有一只风筝飞的轨迹格外迷人，它好像随时要栽下来，却总能稳住，飞快地走一个“8”字形，然后重新爬升。那只风筝有一种内在的绷紧，一种能量。这个想法让安东尼奥笑了，主席把这个动作完全理解错了。

“看得出来你觉得好笑，挺好。我们今天下午训练前会宣布。如果你想跟你的孩子们告别，可以来：训练由爱德华多带，他暂时担任主教练，直到我们找到接替的人。对了，还要请你交出全部装备：包、球衣和运动服，谢谢。”

风筝又走了一个“8”字，又在最后一刻拉了起来。

“喂，安东尼奥？你没什么要说的吗？”

“哦，伊纳西奥先生，我要说的话多着呢。我可以讲讲我的孩子们，讲讲他们今年踢得有多灾难，一群菜得不能再菜的球员，全靠我的战术体系撑着。我可以讲讲一个鼠目寸光的管理层，它最大胆的一步棋，是把队员带去教堂，害他们在半决赛前中了毒。我可以讲讲我心里的难过：我们的看台永远空着，而同样的看台，伊皮兰加比赛时永远满座。可我不是这种人。你们想赶我走？我理解，我们输了半决赛，责任我一个人扛。不过也许有一句话我想说。你们赢不了。你们永远赢不了了。只要这家俱乐部的主席还是您，伊纳西奥先生，你们哪怕请来，比如说，帕尔梅拉斯的教练，再加上卡图或者罗兰多这样的人，也一样永远赢不了。”

“安东尼奥，安东尼奥，多大的怨气。你要想当一个成功的教练，就得学会把个人恩怨放一边，知道吗？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只说给你一个人听：明年联赛不办了。钱没了，泽朗关门，大家再见。你看你多鼠目寸光？你看你眼里只有马卡帕，可我们正身处一场比你比我大得多的危机里，看见了吗？”

“可是主席，您确定您说的吗？泽朗关门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看台建成还不到十年就在塌了，没有钱修；意思是马卡帕的五支球队将没有训练的球场；意思是我们也许还能踢踢巴西北部的一些杯赛，仅此而已。”

“会有人修好的。泽朗对这座城市太重要了，他们会想出办法的。”

“你还是喜欢活在梦里，是吧？”

安东尼奥猛地站起来，摘下别在T恤上的马卡帕足球俱乐部徽章，让它当啷一声掉在桌上；他迈着克制的步子走出办公室，又用一种夸张的缓慢一级一级走下台阶，直到走上街道。正午太阳的强光几乎把他照瞎了。

天空中，他几分钟前还在目送的那只风筝突然下坠，缠在了伊纳西奥先生窗下的电线上，去陪伴那些同色的、从前遭遇过同样命运的风筝了。

1.15 大河

安东尼奥站在堡垒的扶壁上，想着自杀。时不时地，他会琢磨这件事，把它当作一种与现实完全无关的理论可能。比如：要是来了个医生，拿着长生不老血清，非要给你注射，你怎么办？我会抄起一根铁棍把他打个半死，我就会这么办。可要是打不过呢，那我就自杀，一秒钟都不犹豫。长生不老，开什么玩笑。

还有些时候，他把自杀想成解决麻烦的可能方案。电费账单拖欠了？哎，要是我自杀了，这就不是问题喽。有个电话非打不可，可我实在不想打？同理。不过每一次，他都清清楚楚——从一开始，从那个“要是”开始——他并不是真的在考虑这条路。而每一次，接下来的念头都是：有没有什么理由，能让我真的认真想一想？然后，一阵隐隐约约的羞愧涌上来，因为他竟然把自杀的念头跟这么无聊的想法扯在了一起，通常这时他的思绪就开始漫游，开始琢磨有创意的自杀方式，五分钟后，他已经在想完全不同的事了。

那一回他也不是真的想自杀。他想的是自己的孤独，也许还有伊莎贝尔；他想电台，想那些被虫蛀了的电脑，也许还想世界末日；他想那场半决赛和另一场半决赛，想他心爱的球场那堵蓝色的墙。然后他的思绪落到了埃及航空那个航班的飞行员身上。你得多难受才会想自杀，得难受到极点才会真的去做，又得难受到无法想象的地步，才会做了还拉上一百来个人陪你。怎么会这样？人他娘的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再想想，假如那个飞行员从前也想过自杀，独自在他的房间里，而他的某个亲人成功劝住了他，救了他。想想这该死的讽刺。也许，第一次冒出这个念头时就自杀，反倒更好。

然后，慢慢地，那一回他的思绪也开始岔开了。他回到自杀的实际问题上，跟往常一样想：要是真做，他会选大河。而正是大河让他分了心，用它那奇妙的颜色，一条配得上“河”这个名字的河唯一可能的颜色：褐色。

他的记忆回到了童年，回到在学校里第一次被领到一张地图前的情景：“老师！这些蓝色的道道是什么？”

“那是河流。画在这里的这条，是亚马孙河。”

“河流？一看就知道画这个的人一辈子没见过一条河！”

哄堂大笑。老师耐心地解释：这条大河的颜色很特别，源自那些让它在世界上近乎独一无二的特质；不过一般来说，别的河流确实是蓝色或天蓝色的，跟大海差不多：“还有一首歌，唱的是欧洲一条美丽的河：《蓝色多瑙河》，哪天我放给你们听。”

然后一个跳跃，跳到安东尼奥刚成年的日子，他第一次坐在一台联了网的电脑前。朋友们都在搜帕梅拉·安德森，而他搜的是“多瑙河照片”。先是难以置信，然后放声大笑：原来蓝色的多瑙河也是褐色的。泰晤士河照片，一点：褐色。尼罗河：褐色。密西西比河：褐色。哈哈，该死的地图绘制员，我竟然信了你们这么多年，信你们，信老师。可是再点下去，出现了蓝色河流的照片，在有些照片里，连多瑙河、尼罗河它们自己也显得是蓝的。也许要看怎么拍，看拍的是河的哪一段？于是瞪大眼睛，一个直觉，快速搜索，然后证实：竟然有亚马孙河的照片（而且那么多！）显示它是蓝的，一种深得不得了的蓝。想想也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它一直就在他眼前，二十五年多，他竟一次也没停下来想过：大河远比他以为的要多变，藏着许许多多的惊喜。

很久以前的那一回，他依依不舍地关掉电脑，跟自己约定很快就去寻找那些惊喜；可几个月过去了，然后是几年，学校、酷暑、电台、雨、足球.....大河一直朝他流来，却从来没有一次得到过他的回应。

1.16 离别

伊莎贝尔家境相对宽裕，父母本很乐意为她付大学学费，可出于自尊，她选择了自己挣学费，在安娜·玛丽亚的酒吧打工。至于电台，她在那里花时间纯粹是出于热爱。可如今学业已经结束，连电台这个借口也没有了，那电台也许已经永远死了：该决定“长大以后”做什么了。而也许，长大的一部分，就是学会把自尊放到一边。

“爸爸，我想好了：我决定接受您慷慨的提议，资助我去纽约的国际口译学校念书。”

“我很高兴，亲爱的小伊莎贝尔。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后天，如果您方便的话。我想赶上下个学期开学。”

“看得出你在自尊上下了功夫，我很高兴。回头咱们也许再在冲动这毛病上下点功夫，嗯？不过我很为你高兴。”

伊莎贝尔来到布鲁克林第六十街1630号门前时，太阳早已落下。七级台阶通向一座浅色砖墙的小房子，浸在街灯的黄光里；她那只带轮子的巨大行李箱，没人帮忙根本抬不上去。门铃卡住了，她累得连敲磨砂玻璃的力气都没有。她连续旅行了二十四小时：从马卡帕到纽约，得先深入巴西的南方腹地，先到巴西利亚，再到圣保罗，直到那时，一架全美航空的大飞机才终于把她载到了目的地。

那二十四小时在她记忆里模糊一片：首先是那些排得荒唐的长队，纽约机场里“Aliens”那个词，飞机上吃的难以下咽的东西，印在机票上的“8000美元”，耳朵里听着却听不懂的英语（我好歹是语言系毕业的，该死！），人，那么多人挤在一起，多得让她透不过气；第一次起飞的恐惧，立刻被好奇和飞翔、升空、冲破云层的新鲜快感盖过；抵达纽约时邻座的微笑；先从飞机舷窗、后从出租车窗看到的令人屏息的城市景色，尤其是那对巨大的双子塔，从城市的每个角落都能看见。

这是她第一次真正的旅行。在圣保罗到大苹果的十个半小时航程里，她终于有机会写下真正的旅行日记，笔下像决了堤的河水一样滔滔不绝：在巴西利亚机场专门为这趟旅行买的一整本笔记本，被密密麻麻的字迹和笨拙的速写填满。她决定得太快，爸爸也答应得太快（他是想甩掉我吧？她笑着想），根本没来得及体会什么情绪：只够通知酒吧老板娘安娜·玛丽亚，给电台打个电话告诉某个人，然后收拾行李。学校接受插班，条件是赶上11月19日“期中假”结束后开学。她羞愧地想起打给教务处的那通近乎滑稽的电话，电话里她听不懂，也没法让人听懂她，还谈什么口译笔译。

寒冷，她身上只穿了一件太薄的风衣，给了她敲门的勇气，或者说力气。房子里住着她父亲的一位远房表亲，几十年前随家人移居此地，生了数不清的孩子，后来失去了丈夫，如今靠着那份也不算太微薄的养老金安度晚年，把这座小房子的楼上出租，小房子孤零零地立在大都市的南部，在那里，韩国人、中国人、意大利人、巴西人、波兰人和正统犹太教徒相当和平地瓜分着每一厘米可建可居的土地。

开门的是一位黑衣妇人，长着一个硕大的鹰钩鼻，为她的脸添了几分神采，让她像一只鹰，或者不如说，像一只乌鸦。她跟伊莎贝尔说起了在她自己看来是葡萄牙语的话，这门语言她至少三十年没碰过了，伊莎贝尔很体贴地装作听得懂。老太太领她走上通往楼上公寓的陡峭楼梯，从上面飘来一阵音乐和一股香味，是什么好东西，伊莎贝尔分辨不出来。

上帝偏把核桃给没牙的人，特蕾莎想，手里攥着她的新手机。前几天她一半时间认认真真的研究说明书，另一半时间拿去跟路易莎炫耀。可是，到了往常给安东尼奥打电话的时刻，一阵惆怅总会袭来。难道我真的要习惯给那只掉毛鹦鹉的节目打电话吗？

她又掂了掂手机，啪地翻开又合上翻盖，觉得自己是那部电影的女主角之一，然后深吸一口气，拨了号码。

“喂？”

“呃，伊纳西奥先生？我是特蕾莎，您还记得我吗？我是电话那位女士。”

“电话哪位女……”

“就是帮了古斯塔沃的那个。顺便问一句，他怎么样了？”

“好些了，谢谢。恢复得不错，已经开始做康复……”

“我真高兴，”特蕾莎打断他，她不能太久不说话，否则她奇迹般攒下的全部决心就会一口气散掉，“抱歉打扰您，我又想起我们见面时您说的话。您记得吗？”

“嗯，记得……”

“是这样，您送了我这部漂亮的手机，我永远感激您，可您说过这不算什么，说我想要什么都可以开口。这不，我又想到一样想要的东西。”

“说说，说说。”伊纳西奥鼓励她，被这份厚脸皮逗乐了，甚至有点佩服。

“是这样，您知道新友谊电台吗？前几天遭了贼，什么都被偷走了，现在电台关了。是这样，您知道吗，我希望它能重新开起来。”

“哈哈，您胃口不小啊，特蕾莎女士，”伊纳西奥笑了，这时他已经想起了那次见面，“我记得您跟我说过，人应该知足。”

“我还是这么想的，伊纳西奥先生，”特蕾莎说，调动起她勇气和厚脸皮储备里的最后几滴，“可有时候也得敢闯一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几乎在城市的另一头，安东尼奥躺在自己的床铺上，盯着天花板，心里结成了一个坚实的念头。出发。我得出发。道格拉斯讲的他在亚马孙森林里游荡的故事在他脑中回响，而赛季那样收场、电台遭贼带来的苦涩，只是把那些故事放大，拉近，几乎触手可及。但还有别的。前一天他到电台去盘点情况、商量怎么继续，伊莎贝尔不在。

“她走了。”若昂说，垂头丧气。

“走了？去哪儿？怎么走的？”安东尼奥完全没想到。

“她去纽约了，别的我知道的不多，昨天走的。”

“纽约？若昂，别跟我开玩笑，这不可能……”

“安东尼奥，我没跟你开玩笑：我告诉你，她走了。她说改变的时机到了，说她做了一个快但对的决定，为了去读书。别的我就知道了。”

他慢慢地骑着车回家，潮湿的空气里大河的气息浓烈极了，几乎像水果甜美的腐烂味。房子的立面仿佛被落日的光浸透，灰的、泛黄的、粉的，像一幅蹩脚的水彩。安东尼奥耳朵里还响着那种沉默，那意味着大脑又一次被彻底重置。伊莎贝尔走了。最近一段时间她一直是个恒定的存在，已经成为他内心风景的一部分；她的缺席，比他愿意对自己承认的更沉重。我需要休假：明天我给学校打电话，请两个星期假，反正学年已经结束了，我从来没休过假，他们还能不批吗？

他的天花板布满了色彩、面孔、味道、声音。他拿起电话，拨了道格拉斯留给他的号码。

“喂，道格拉斯？”

“安东尼奥？”

“嗨，是我。我决定了，我要去亚马孙转一圈，想问问你能不能给我些建议，好好跟我讲讲你走的路线，怎么去的。”

“我们什么时候见？”

“你想的话，现在就行。”

第2章

2.1 水

蒙特杜拉多，帕拉州。那个镇子，如果能叫镇子的话，不过是围着一个光秃秃的小广场聚拢的几间破屋，广场上立着一座不起眼的殖民时期建筑，建筑背后，森林已经压了过来，楼里有一间小得可怜的邮局，木卷帘半拉着，还有一家昏昏欲睡的波萨达旅馆，百叶窗半开半合。

围着耻辱柱，五六个小孩和狗在玩耍；除此之外，那辆喘着粗气把安东尼奥载到这里的大巴一重新上路，和他一起下车的两三个人一消失在小巷里，镇子就仿佛空无一人。经历了那段仿佛没完没了的旅途之后，这份宁静真是一种解脱：他被挤在女人、行李、吵吵嚷嚷的孩子和没完没了嚼舌根的老妇人中间，司机的收音机开到最大音量，一首接一首地尖声放着小曲。

尤其是经历了之前几天之后，这更是解脱：他想暂时逃离惯常生活的渴望，被人群、被噪音、被沿河城镇里挤得满满的人和游客挫败了。

那些组织好的观光，去看食蚁兽，去尝雅卡雷（短吻鳄），船上挤满了美国人和欧洲人，他们把每只鸮鹉都当成世界上最后一只来拍照，身边围着想卖给他们冰棍和黏糊糊水果的孩子，这些都不是他期待中的亚马孙。那些小铺子，下午暑热里喝着卡莎萨酒的老头们守着的小桌，汽车，小收音机，市场菜叶残渣上无聊的秃鹫，眼神阴沉、打量着游客手表的小伙子，趿着人字拖、笑作一团的姑娘们滚圆的屁股，全都和他自己城市里的一模一样。

他照例尽职地去看了圣塔伦和马瑙斯，可他觉得只是换了个街区，仅此而已。这不是他无数次想象中的那个亚马孙，他当然不可能在这里沉浸于大自然，重新理顺自己思绪和生活的线头；也不是这样一次旅行，能让他满怀热情、焕然一新、满载而归地回到家。

在令人失望的归途上，他在阿尔梅林停了下来，拿不定主意：是就此作罢，回到他那套二楼的两居室小公寓，还是再信一回又一本小册子，许诺带人去发现大河之美的奇妙游览：珍稀的粉红河豚！危险至极的森蚺！两条大河的交汇处，绵延数公里互不相溶的河水！

他满心疑惑地在小镇炎热的街道上散步，一场狂暴的骤雨让他跑进了汽车站避雨。等雨停的时候，他晃来晃去，喝着小咖啡，漫不经心地扫着墙壁，墙上层层叠叠贴满了海报和传单，推销着冰淇淋、演出、特价洗衣粉、桑巴舞校和许下许多承诺的美容师，最后目光落在了时刻表上。看样子，从这里出发的都是些次要的线路，班次不多，连接着内地的一些地方，那些地名他一个也没听说过。一个想法开始在他脑中成形，他走到售票窗口，一个穿短裤拖鞋的小个子男人正在看体育报，一边把手指伸在鼻孔里。

“哎，我说，我看到有一班车去蒙特杜拉多，括号里写着‘雅里河’：意思是说镇子在河边，对吧？”

“既然这么写着，那就是这样喽，不是吗？”

“嘿嘿嘿，对，当然，当然。不过哎，您说，到了那儿之后，有可能找到一条船吗，我是说租一条，溯雅里河往上游走一段？”

小个子把手指从鼻孔里拔出来，好好打量了他一番，然后满意地耸耸肩，咧嘴一笑，说：“哎，河就在那儿，船总会有一条的，不然码头造它干什么？”

“也对，您说得没错。那好，给我一张票。班车明天早上九点开，对吧？”

“上面这么写着，周三和周五九点，所以既然明天是周三，那就是这样喽，不是吗？再说，九点，九点半，有时候货装得多，就拖到十点、十一点，谁知道。不过您九点来，放一百个心，还能坐前排，风大。三十雷亚尔。”

那是个一时冲动的决定：安东尼奥突然感到浑身兴奋，出发以来从没这么高兴过。不再跟着组织好的路线走，不再走为游客预设的路线，不再要驯化森林里的假冒险，现在我要自己走，在蒙特杜拉多找一间漂亮的小房间，找一个小伙子带我沿河往内地去，不再要小册子，打破战术的时刻到了，这是我的旅行，从现在起我自己安排。

在构成昏昏欲睡的蒙特杜拉多的那几座房子后面，他没费劲就找到了码头：不过是一个木板栈桥，往发绿的河面上伸出不到三米。岸边拖着六七条浴缸大小的木头小船，是渔民的玩意儿；系在栈桥边的只有两条机动船，大不了多少，但配了一个勉强算是船舱的舱位和一张拉来遮甲板的塑料布。其中一条旧极了，明显向一侧倾斜；另一条上，一个顶着一大蓬铁灰色头发的男人正在摆弄发动机。

“嘿！哎，我说，跟您说话呢！这条船，您出租吗？”

男人在短裤上擦了擦手，挠了挠光胸膛上的毛，打量了一下安东尼奥的T恤和他的阿迪达斯鞋，点上一支烟：“当然，当然。带船老大出租，价钱公道，美妙之旅。船老大就是我。您想去哪儿？”

“呃，我想在河上转转，往上游走一段，看看森林……也许在外面待两三天，不知道，要是地方睡的话……”

“当然有，睡在船上，装备齐全，舒服得很，您跟老爷似的。一去两三天，好多森林，美妙之旅。好价钱，包吃，包厨师，厨师就是我。”

“啊，好，太好了。我们明天就能出发，还是您得先把船收拾好？”

“船好得很，跑起来跟宝贝似的。”

他砰地关上发动机的盖子，把烟头扔进水里：“明天早上出发。您先睡那边波萨达旅馆，好地方，干净，晚饭棒极了。好价钱。旅馆是我姐姐热西塔开的。”

晚饭果然棒极了：一锅莫凯卡炖河虾，好吃得舔盘子，还有一瓶几乎全冰的啤酒。账单却贵得有点离谱，实在配不上“好价钱”这个说法，何况床又窄又凹凸不平，房间高高的天花板上密密麻麻全是壁虎。一两只壁虎他并不在意，可那些少说也有五千只；尽管多娜·热西塔对他的疑虑报以一个心满意足的大笑容，因为这样“您房间里一只蚊子也不会有”，安东尼奥还是睡得有点不安稳。

甘博内——名字嘛，我本来叫保罗，不过叫甘博内也行，大家都叫我甘博内，来来来，上船，小心那块板子，没事，这狗乖得很，它叫苏普利齐奥：不咬人，只会放屁，哈哈哈哈哈！您看这天儿，您看这船，美妙之旅——还没让他上那条破船，就先敲了他一笔，这笔钱他同样一点也不觉得是什么好价钱，可他人已经到了那儿，看样子那是唯一可用的船，而他这个河上环游，想得要命。

旅程的开始真的令人心满意足：航行几个小时后，他们远远望见一座巨大的瀑布，它骤然打断了水流的昏昏欲睡，沸腾起泡沫、鸟群的飞影和水雾的彩虹。

甘博内自豪地尽地主之谊，骄傲得仿佛那瀑布是他当天早上亲手造出来的：“这是圣安东尼奥瀑布，漂亮极了。大瀑布，阿马帕州最大的，漂亮极了，对吧？漂亮极了。您能看到它，运气真好。这趟旅行值了，哪怕只为这瀑布，也值了，美妙之旅。”

安东尼奥虽然被这森林深处的大瀑布的气势深深震撼，还是有点扫兴：“那我们现在就往回走了？河上之旅这就结束了？”

“哎，您以为呢，是吧？”甘博内回过头看他，一脸狡黠，眼睛被嘴上叼着的香烟的烟熏得半眯着，“旅行还长着呢，更美的还在后头。您运气真好，因为我对这条河了如指掌。老骗子雅里河，爱捉弄人的老家伙，不认识它的人没有好下场，危险的黄色老骗子。”

他掉头返航，驶入下游一条次要的、几乎藏在树枝间的支流，一边自我夸耀：“这条混账河的窍门我全知道，您跟我来运气真好。这条黄色老家伙比一个欲求不满的女人胳膊还多，一千条胳膊，今天一个样，明天一个样。只有我知道它的骗局，我知道它怎么绕来绕去，我带您去您想去的地方，往河上游去。城里来的人在这河上迷过路，好多人。来了就迷路，那些大教授，写书的人，迷在它的河汊中间，再也分不清是在往下游走还是往上游走。您跟我来运气真好，漂亮的船，我这条。”

换了安东尼奥自己，在那些绿得彼此难辨的水道不停的分岔里，确实早就迷路了。两个来小时后，他们重新钻出来，回到了宽阔、浑黄、成群鸚鵡掠过的主航道上，瀑布已经无影无踪，被远远抛在了身后，这时他不得不承认，他这位船夫的自吹自擂大体上是有根据的。

剩下的旅程却比预想的无聊得多：船突突地响着、摇晃着，往浑浊发黄的河面上喷着废气；两岸的森林是一堵绿色的墙，缠结不断，那单调而压顶的庞然大物，只有成群起落、尖声啼鸣着无穷音阶的鸟儿，和时不时一闪而过、躁动不安的飞窜小猴，才能让它稍显生气。

甘博内一只手掌舵，另一只手不间断地点烟；一天有那么一两回，他把船系上，来上一场催人欲睡的垂钓，安东尼奥不太有兴致参加，这些垂钓给船上单调的伙食——除此之外，这伙食从头到尾就是在浓稠的棕榈油里炸了很久的馅饼——添了些细长的鱼，吃起来有股烂泥味，苏普利齐奥倒似乎吃得很欢。

安东尼奥对着那堵由枝干、树叶、藤蔓和兰花组成的高墙拍完了整整四卷胶卷，然后放弃了侥幸拍到什么的希望：一只捕猎的美洲豹，至少一场獠之间的搏斗，一对交配的水豚，或者一种日后会被证明是新物种、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鸚鵡。看得出，那片枝叶的汪洋里生机涌动，可那是一种极难捉摸的生命，除了无处不在的飞鸟和猴子，表面上是看不见的。他懒洋洋地记着笔记，午后暴雨时蜷缩在塑料布下、挨着苏普利齐奥，听甘博内第无数次讲述他跟混血双胞胎迪亚米拉和阿尔方西娜的那场非凡壮举，他那个意味深长的绰号就是这么来的。森林仿佛触手可及，可他却觉得无法真正看见它、听见它、触摸它。

尽管有这点隐约的失望，他感觉很好。当然，休息得很好：那些安静的航行日里唯一的激动就是与蚊子无休止的战斗，让过去几个月的压力沉淀下来。安东尼奥开始遐想：给自己买一条船和一条香蕉黄的狗，在蒙特杜拉多的一间小屋里安顿下来，也许带一个姑娘（伊莎贝尔，也许？），开一座只播爵士乐和印第安音乐的小电台，也许写一本讲足球的小说，就在这时，河上之旅突然到了终点。

前一刻他们还在绝对安宁中航行，享受着微风和柴油味，突然间甘博内减了速，靠向岸边，那里有一小块夯实的空地朝着河。他搭上跳板，下了船，把船系在一棵小树上，然后不慌不忙地拎起安东尼奥的背包，卸到了岸上。

“下船喽！”他喜气洋洋地宣布。

安东尼奥有点纳闷：他不知道还有一站，而且这里看上去什么都没有，停得毫无道理。但他还是跟着苏普利齐奥下了船，小狗早已摇着尾巴高高兴兴地上了岸。甘博内给安东尼奥递来一罐啤酒，请他在一截倒下的树干上坐定，等小家伙在一棵丝兰脚下办了两三桩小事，然后回到船上，撤了跳板，吹声口哨叫回狗；狗优雅地跳上船，发动机已经噼啪作响，驶离了河岸。

“美妙之旅，美妙。河上之旅结束了，你在这儿等，我表弟开吉普来接你。漂亮的吉普，回程舒服得很。好价钱。”

安东尼奥目瞪口呆：“什么？你什么意思？你疯了吗，你不能把我丢在这儿！我付的是往返！马上回来！你不能把我丢在这儿！！！”

“放心，我表弟马上到。船是单程价，好价钱，美妙之旅，漂亮的船。我表弟马上就到，放心。放心，是个好小伙子，漂亮的吉普。”

甘博内的声音已经远去，那条依稀可辨、通向空地的小径一眼望不到头地空着，森林嗡嗡作响。苏普利齐奥叫着，像是在跟他道别。

2.2 喧嚣

吉普车颠簸着、吱嘎作响，在地面隆起的土包上腾起又落下，像浪涛间的一艘船。又或者，是连续在船上度过的三天，让安东尼奥觉得自己还在水上。浸透空气的气味还是老样子，浓重而滞浊：他原以为那是河的气味，那条浑浊缓慢的河像一条发黄的蛇，在两堵树叶墙之间盘绕，可他意识到，那其实是森林的气味；而森林的喧嚣也是，从他离开蒙特杜拉多起，就不停地包裹着他。

他一直以为马卡帕是一座吵闹的城市，甚至把在电台里戴上耳机到节目开始之间的那短短一刻，当作每次送给自己的一份小小礼物：两三秒完美的寂静。那是唯一的寂静：早上他一睁眼，楼下女邻居的收音机已经尖声嘶叫；玛丽贝尔扫着院子，用花腔哼着那个她永远当不成的歌剧女歌手的全套曲目；隔壁窗边，老贝尼托的电视一天到晚开着，嗡嗡地播着连续不断、不知所云的背景音：说话声、呻吟声和枪声。

可跟这里一比，马卡帕那才叫寂静，在这不间断的轰鸣里，他几乎开始怀念那份寂静了。你看，人从来不会想到这些事：你想象森林想象了多年，看照片，可你就是没法真正看见它是什么样子——那完全不可能——就算你走得离这满眼的绿、这树荫、那些藤蔓和那些浸透湿气的史前花朵足够近，你也永远想不到声音：照片里看不见喧闹，连这气味也闻不到，这像一头浑身大汗、覆满苔藓的巨兽的气味。

一开始那段为了多敲他几个钱的小把戏并没有让他意外，这还用说，这些事他打从娘胎里就习惯了，虽然还是会让他有点恼火。反倒让他几乎惊讶的是，吉普在甘博内消失后一小时多一点就到了：一个人迟到两小时、更经常是三小时，才是常态；只晚一小时一刻钟，是意想不到的例外。

一开始让他觉得好笑的是，佩佩——他是这样自我介绍的——座位旁放着一瓶平加酒，时不时大大方方地灌上一大口；还有他这副牛皮哄哄的做派，那顶破帽子，那撇神气的大胡子，都让他觉得挺可爱：“走吧，老板，出发，进森林去！”

那辆遍体鳞伤、草草刷成一种匪夷所思的红色的吉普，年纪老得看不出来，他也不以为意；司机开车的双脚疙疙瘩瘩，半跛在人字拖里，他也不以为意：几乎人人都那样开车，虽然安东尼奥从来不喜欢。

让他着迷的是佩佩大模大样拐上的那条小径，其实只是一道痕迹，一个勉强清掉大树的豁口，吉普仍得在灌木丛里挣扎，在杂草、灌木和被连根掀翻的树丛间开路。他兴奋地想，终于进森林了，终于真正活在森林里了，看啊，进到密林深处了，虽然只是一小段，终于，我在这里面了，在森林里，一个人（有佩佩，但他不算数），没有游客，终于，我可以近距离地看、近距离地享受这些树、这整片大自然、这些气味、这些鸟、这些声音。

频繁的障碍并没有让他措手不及：得下车用砍刀开路，绕开倒下的树干或挡住去路的缠结灌木。他也不曾惊讶——他不是游客，他就出生在附近——当他们来到那片此前肯定不存在的沼泽前：你知道的，一下雨，河水就涨，漫出来，造出支流和泥沼；雨一停，它们就消失，或者有时候，反倒在那里一留就是好几年。

当佩佩向左拐了一个极大的弯去绕沼泽时，他很平静：森林里这些都是常事。

可是几小时后，他们还在沿着那片泥水模糊的边沿前行，他开始有点担心了。出发时是早晨，太阳从前面照着他们，在鹦鹉和巨嘴鸟的啼鸣之上，一点点从雾气里升起。后来他们拐

了弯去绕那片沼泽，太阳到了右边；太阳慢慢爬到中天，又开始下落：要是他们沿最初的方向走，这时候太阳该在他们背后，可它却在左边，而且已经很久了。安东尼奥琢磨了好一阵，他不擅长这种事，他的方向感一直在糟糕和极差之间。可是，夹在两堵几乎分辨不出的绿墙之间，除了在那两个可怕的、疙疙瘩瘩的座椅上颠簸，他无事可做，那座椅把他的屁股颠得生疼，比挨了顿棍棒还厉害，他有的是时间四处张望，时间一长你总会注意到。于是他鼓起勇气，试探着问佩佩：“呃……这个弯绕得真长啊，是因为沼泽，对吧？”

“对，很长。这片沼泽很大，很长，对，很长。”

可佩佩说话时没看他：佩佩每时每刻都变得更加沉默，喝平加酒的频率则吓人地上升。把酒当水喝对很多人来说是常事，可它毕竟不是水；就算你习惯了，它也绝不会让你更专注、反应更快。

又一小时在吱嘎和颠簸中过去，太阳还是在左边，而且继续往下落。有过几次短促而突然的变向（试探？尝试？），一撞上那密不透风的枝叶堡垒就立刻作罢，然后又继续，沿着那浑浊淤泥的边沿，越来越摇摇晃晃。佩佩弓在方向盘上，眼睛通红，瓶子几乎空了。安东尼奥开始真的担心了：“这弯绕得实在太长了……当然，雨水，河汉……不过总之，总会到公路的，对吧，叫什么来着，210号，我们只是绕了个大圈子，一会儿就到了，对吧，能到公路吧？”

“当然，绕个大圈子。沼泽太大。能到，对……当然，放心。这条路佩佩认识，我跑过无数回了，跑过。别担心，老板，沼泽的事：这条路我熟得很，放心，你看，你看，我熟。”

佩佩的手越来越没准头；空瓶子在车厢底板上叮叮当当地滚来滚去；太阳越来越低；没有任何路的痕迹，只有沼泽的边沿，和那一整套叫声、啼鸣的回荡，天哪，我这是把自己弄到什么鬼地方来了，这家伙喝得烂醉，我敢肯定他已经迷路了，我真是个笨蛋，因为没人知道我在哪儿，待会儿这蠢货就要一头栽在方向盘上睡着了，他只想要我的钱，可他根本不认得路，他迷路了，太阳越落，喧闹声越响，这个我也不知道，森林从不休息。

安东尼奥再心慌，也不敢再跟佩佩说话了；佩佩此刻仿佛全神贯注于双手、换挡和方向盘，全神贯注，却已经魂不守舍。太阳越来越偏左，越来越不对劲，也许最好停下来，我现在就跟他提，看看，他醉了，而且肯定带着刀，算了，我照样跟他提，这片沼泽完全没道理。突然，啪的一声脆响，一下撞击，也许是一根没看见的树干，或一个坑，一个急转，一声可怕的闷响，一声巨响。然后，一切静止：滴滴答答的水声，和森林的喧嚣。

2.3 森林

尽管安东尼奥拼命回想，却怎么也记不清自己究竟是在哪个时刻离开了那辆翻倒的吉普车：他肯定受了惊吓，也许还撞到了头。他记得自己被甩飞出去，狼狈地摔进灌木丛里，然后浑身淤青、失魂落魄地站了起来。他记得那辆吉普，记得还在缓缓转动的车轮，记得自己奇怪地、迟钝地意识到，佩佩只可能已经死了，被压在下面。但他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决定步行去那条210公路的，也不记得是凭什么选择了前行的方向。

他的背包大概是和他一起被甩了出去，而他也一定找到了它、捡了起来，因为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半个小时？两个小时？），当他的思绪勉强恢复了些许条理时，他发现自己背着背包，走在一片他从未想象过的、最浓密不过的丛林里，头顶是倾盆大雨，心里只想着要走到那条该死的公路。

他模糊地记得自己在车旁转来转去，莫名其妙地想找回他的帽子，但直到已经走出几米才想起那把砍刀。他折返回去，却立刻明白根本没可能拿到它，它和佩佩、还有佩佩的平加酒一起，被埋在了吉普车的残骸下面。几个小时后，他更清醒地回想此事，才意识到自己至少该试一试：在这片森林里开路简直是场噩梦，而现在夜幕降临，一想到自己唯一的防身之物不过是那把露营小刀，他就觉得心里很不踏实。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离开吉普车时他坚信，最多一两个小时，自己就能走到那条公路；可此刻他开始明白，也许要花上多得多、多得多的功夫。

他谢天谢地，自己还留着两块油乎乎的肉馅饼，那是那个不可靠的甘博内在整整三天的航行里塞给他当午饭和晚饭的。这两块馅饼、半瓶水，还有他最爱的樱桃糖，就是他全部的口粮。他一边模糊地想着也许该停下来过夜——雨总会停的，当然，可我肯定睡不着，天知道有多少野兽，你听那些猴子叫得多凶，美洲豹会不会趁着黑夜出来捕猎？——一边想起了阿曼迪尼亚做的费若阿达（黑豆炖肉），那黑乎乎、冒着热气的浓汁，炖得酥烂的肉块，还有用来点缀的橙子片；可就连那两张缺了角的塑料小桌、那些干净与否可疑的杯子、胖得离谱的阿曼迪尼亚身上那股汗味和洋葱味，甚至她的胡子，此刻在他眼里都成了天堂般的景象。等我回去，等我找到210公路、搭上车、然后回家，等我回去，我就去把自己塞满费若阿达，喝平加酒喝个烂醉，连可怜的佩佩都比不上，那个醉醺醺的混蛋，连路都不认得，愿他安息，可怜的人，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家人，我得快点走到公路，派人去把他埋了。

2.4 相遇

他走了一整天，肚子里只有一块已经干瘪的馅饼、两包樱桃味软糖，还有两颗椰子，那是他在见过的所有果实里，唯一没让他怀疑有毒的。他又饿又渴，累得要命，但最要命的是，他开始真正感到害怕了。他一遍又一遍地盘算，可如今不得不承认：如果他从事地点出发时走对了方向，那么这会儿早就该看到些文明的痕迹了。他无论如何都不肯对自己说，他迷路了——迷路在亚马孙森林里，老天爷啊，在亚马孙森林里，有谁在这儿迷了路还能活下来，耶稣基督啊，为什么偏偏是我，为什么是我——可在这方面，他也实在没法再自欺欺人了。

他几个钟头来一直跟着的那条，可能是一条小径、一条小路、一道足迹，也可能根本不是。它完全可能是些植被稍稀的地段、野兽踩出的路、以及不知为何长得格外低矮的草丛，全无规律地连缀在一起。

再说他也没有别的选择，就算他决定折返，也绝不可能把这一天半走过的路再倒着走一遍。湿热沉闷的空气把衬衫牢牢地粘在他身上，可脱下它、把更多的裸露皮肤暴露给蚊虫，又是不可想象的：他以前绝不相信世上竟会有这么多蚊子。

他意识到过不了多久天就要黑了，而他无法忍受再过一个像昨晚那样的夜晚：坐在背包上，背靠着树干，沉入一片他从不曾料到会存在的、彻底而绝对的黑暗，双眼圆睁，盯着每一声响动和窸窣——而这响动、窸窣、叫声和叽喳声无穷无尽：黑夜里，森林似乎比白天更生机勃勃。

而不停地闪亮手电筒（电池还能撑多久？最好省着点用）毫无用处：那一小片光刃照来照去，永远只照见树干和一蓬乱糟糟的枝叶。

我得给自己搭个棚子，他想，用树枝搭：当然挡不住什么，可说不定我能安心些，说不定还能睡上一觉。我可以给自己搭个枝叶顶，然后喝一口水，吃掉最后一颗软糖。水我瓶底还剩两指深，一次最多只能喝一小口（直到我找到别的看起来能喝的水，直到我走到什么地方，直到下雨），不过等太阳落山了，我就痛痛快快地喝上一口，在那之前不喝，还是别喝的好，尽管我嘴巴干得像沥青，背包也一秒比一秒更沉。

他觉得脖子和肩膀之间有什么东西，心不在焉地伸手去摘一片叶子或一根小枝，手指却碰到一个巨大、冰冷、活着的东西。他发出一声惊恐的尖叫，把一只大如他手掌的蜘蛛甩飞出去，然后几乎吓得魂飞魄散，慌乱地拔腿就跑。他只跑出几米，背包在背上沉重地乱晃，心狂跳不止。他停下脚步，扔下背包，一屁股坐在上面，浑身因疲惫、恐惧和恶心而发抖。

这个故事不会有好结局，我知道。还说什么大自然，还说什么人与宇宙的和谐，还说什么找回原始的节奏，我就要死在这片该死的森林里了，死在这里，谁也不会知道我最后去了哪儿，还说什么大自然，我要在这里饿死渴死，死要多久啊，人先渴死，这谁都知道，可我还剩两指深的水，可是蜘蛛，想着大自然的时候我根本没想过蜘蛛，要是美洲豹就好了——天哪，这里会有美洲豹吧——美洲豹也行，可别是蜘蛛，我不想被蜘蛛吃掉，那还不如蛇，就像奶奶跟我讲过的那种，你连耶稣基督的名字都来不及念完就死了，那也比蜘蛛强。他环顾四周，看茂密的草丛里是不是已经有蛇埋伏着。他的思绪越来越不连贯，酷热，饥饿，疲惫，干渴。他双手抱头，胳膊肘撑在膝盖上，也许还不如就在这里等死，说到底，他又能为什么呢。

一长列大蚂蚁像小溪一样从他脚边不远处流过，他看得出神，其实什么也没看清。它们来来去去，搬运着种子和树叶，安东尼奥看着它们川流、奔跑，随着心跳平息、呼吸渐渐恢复正常，他模糊地想着，也许这东西能吃，他在一部纪录片里见过——天哪，饿死了，渴死了——也许可以把它们串在一根小棍上，再用打火机烤来吃，现在我去找一根又长又细的小棍，加油安东尼奥，总比坐在这儿等死强，让我去找根小棍。他抬起头，在离他半米的地方看见了那个巫婆。

他一动不动，惊得目瞪口呆：他压根没听见她走近，没听见任何动静、任何声响。有一瞬间他以为那是幻觉，可不，她是真的，实实在在的：一个皱纹深重、干瘪不堪的老妇人，赤身裸体，只有两片叶子挂在胯间，一头灰白的乱发里编着小树枝、浆果和小骨头。她一只胳膊上挎着个像是篮子的东西，装满了草药和树皮，一动不动地望着他，神情安详，那双乌黑油亮的小眼睛里只闪着一丝好玩的、好奇的光。他第一个念头是逃，可那太蠢了，这一点他很容易就明白过来。他待在原地，望着那个巫婆，而别的念头（她不是森林里的精灵，不是，因为精灵根本不存在，她是个人）艰难地挤进他的意识，而既然她确实是个女人——水、食物、躲避蜘蛛的栖身之所——他意识到这是自己唯一、最后的机会。

巫婆平静地望着他，打量着他乱蓬蓬的头发、歪斜的墨镜、浸透他的汗水，以及他身上散发出的那股绝望和迷惘的气味，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

过了一会儿，老妇人动了：她转过身，快步朝某个目的地走去。安东尼奥还在犹豫，心里残留着一点任由自己死掉的念头，拽着他不肯动，可那女人走了几步又回过头，直直地盯着他的眼睛，那双亮晶晶的眼睛里有一点点在笑话他。接着她又迈步向前，而他背起背包，跟了上去。

他们走了大概一个小时，也许更久，他彻底失去了时间的概念，只是机械地一步接一步，跟着那对枯瘦却敏捷得出人意外的屁股。她再也没有回头，也没有这个必要：他的动静大得多，巫婆不用看也知道他在跟着。

森林似乎混沌一片、无边无际，却毫无预兆地豁然开朗：一片空地凭空出现，茅屋、炊烟，还有一大群孩子到处乱跑，像小鸟一样叽叽喳喳。他刚来得及看个大概，就有个东西正正地砸在他胸口上，一记闷棍似的，连人带背包把他撂了个屁股墩儿。

孩子们看着这个笨拙的男人被一只藤蔓编成的球砸倒在地，笑得前仰后合；可等笑声渐渐平息，好奇心又占了上风：那个白白净净、苍白又滑稽、稀奇古怪的东西，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药婆又是在哪儿找到他的？

他们又好奇又戒备地围了上来，一个满嘴泥巴和果浆的小娃娃怯生生又大胆地上前，摸了摸他胳膊上的皮肤。

巫婆尖声下了两道命令，孩子们便给他让开了路：她朝他打了个手势，安东尼奥从夯实的土地上爬起来，跟着她朝那片圆形空地另一头一座茅屋的阴影走去。

2.5 接触

那座树枝和泥巴搭成的茅屋非常昏暗，过了好一会儿，等眼睛适应了黑暗，他才看出它比刚才感觉的要宽敞得多，屋里坐着至少二三十个人，身上用白色和深色的图案、还有鹦鹉羽毛做了各式各样的装饰。在他们中间——唯一一个戴着一条长长的、他瞧着像是牙齿做成的项链的人——坐着一个极其年迈的老妇人，满脸皱纹、干瘪得让那个找到他的老妇人都显得像个妙龄少女。带他来的那个老妇人这时正在做一段像是在介绍他的简短讲话，全是呱呱声和颤音，安东尼奥心想，也许自己该说点什么，说不定以前就有人路过这里，比如传教士，说不定这些土著听得懂他的语言：“呃，我非常高兴来到你们这个美丽的村庄，也很感谢你们的热情款待，此外我还要感谢这位好心的女士把我一直带到这里，而且……而且我相信我们一定会相处得非常融洽，一定会结下美好的友谊。”

最好还是谨慎些，他们看起来并无敌意，可他注意到后面倚放着好些长矛和弓箭，而且所有的男人腰间都别着那种石头和骨头做的大刀：他心想，自己刚才那么强调友谊，真是个绝妙的主意。

不过他立刻发现，自己的话根本没人注意到：在场的人没有一个眨一下眼，也没有任何听懂迹象，只是聚精会神地打量着他。

接着，那老婆婆呱呱地说了句什么，一个男人起身，猛地拽了拽他的背包，一下，两下。他明白了，他们是想让他把背包脱下来；等他褪下背包，那男人接过去，放在了那个他猜是女王般的人物的面前。她伸出一只干瘦的小手，用那鸟爪似的小指头在搭扣上摆弄起来。安东尼奥殷勤地凑上前——表现得殷勤恭敬些，这是你头一回碰上女王，可众所周知，惹恼她们绝非上策，不知道要不要欠身行个礼，也不知道这儿兴不兴这一套——解开了搭扣、小扣环和拉链。先前那个男人这时一把抓起背包，干脆把它倒了个底朝天，然后一件一件地拿起里面的东西，递给那老妇人，她仔细端详一番，再传给身旁的人。

每一件东西，鞋子、内裤、剃刀、袜子，都被人们传来传去，摸一摸，摇一摇，翻个面，再仔细闻一闻。安东尼奥很为他的照相机揪心，可那东西却让大家颇为无动于衷，很快就被丢到一边。围观的人们反倒觉得他的胶卷筒有趣极了：他们打开小盖子，抽出那些颜色鲜亮、印着柯达克罗姆和富士字样的小圆筒，评头论足了好半天，笑成一团。

现在背包里的东西都在所有人手里过了一遍，也都被仔仔细细地验过，安东尼奥开始觉得自己傻乎乎地站在那儿看，可他已经认定自己面对的是位君王，生怕没经允许就坐下会失礼。就在这时，她发出一声急促而威严的颤音，他感到有人相当粗鲁地拽了拽他的衬衫下摆。那个男人，相当年轻、肌肉发达（是个侍从？显贵？卫队长？还是——说不定——王储？）拽了又拽，安东尼奥终于明白自己得把衬衫脱下来。那当然，给你给你。怎么，裤子也要脱？行，别拽，我脱，等等，让我先脱了鞋和袜子，就一会儿，好了……不对，内裤……天哪你要干什么，再扯就撕破了……行，行，对不起大人，别生气，我这就脱好了，这下满意了吧？

果然，等他现在光溜溜的，跟他妈刚生他出来时一样，气氛明显松弛了下来。再说他们自己也光着，除了那几片叶子和树皮：大概在他们眼里，一个穿着衣服的人总显得有点变态。他想，他们这么搜身，也是想确认我没有藏什么武器，说到底人家也没错。事实上，一旦确认了他大体上人畜无害，他们似乎就把他彻底忘到了脑后，彼此传看着小锅、胶卷筒和T恤，再没有人朝他瞧上一眼。

可他这样光着站在那里，光溜溜像条虫子，觉得自己未免太无害了，说白了就是手无寸铁。他小心翼翼地，一边斜眼留意那位女皇是否觉得他此举不妥，一边在角落里坐下，抱住了自己的膝盖。

当老人们一边和和气气地聊着天，一边把他的鞋带和圆珠笔编进头发里时，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从外面他仿佛闻到了一股烤肉的味道。他觉得肚子咕咕直叫，嘴里口水直流。他们总会给我点吃的吧，是吧？我们现在可是朋友了，我们一起清空了背包，一起对着胶卷筒笑过，这会儿全都光着身子待在这儿，简直快成一家人了，他们会给我点吃的，你瞧着吧。不过我也不知道会是什么，这些人吃什么呢，獾、蛇、犰狳？哪怕是只连皮带毛的食蚁兽，我也会二话不说吃下去，我饿得实在受不了了。而且我还白白担惊受怕了一场，真傻，他们要我脱衣服那会儿，我脑子里闪过漫画里的画面：一口大锅里煮着一个白人，你说我傻不傻，尽想些什么啊，如今食人族只出现在连环画里了，也许吧，也许，顶多是在某个与世隔绝、不为人知的部落里，在亚马孙森……算了，还是接着想獾吧，不知道它的肉嫩不嫩，不知道他们怎么个做法。

他注意到身旁的女人心不在焉地把他的裤子搁在膝头，一边和旁边的老婆婆聊得热火朝天；那老婆婆把他的一把一次性剃刀插进了自己那团白发里，还不时娇俏地摆弄两下。她们似乎聊得正起劲，把他忘得一干二净，于是他壮着胆子伸手想去把裤子拿回来。手指还没碰到，一个壮实的老人就像蛇一样飞快地蹿起来，一把拦住他的手，把一截三十厘米长、油光锃亮又锋利的石刃在他鼻子底下晃来晃去。安东尼奥缩回手，举起双手，忙不迭地澄清：“当然！当然都是你们的！当然是我送给你们的！而且我非常乐意，我发誓，所有的衣服、鞋子、香皂、圆珠笔，全是你们的，能把这些作为礼物送给你们，以此缔结这份美好、美好的友谊，是我的荣幸和快乐！”

他缩回自己的角落，又抱住了膝盖，认了命。东西我全送你们，瞧，只要你们给我哪怕一只老鼠爪子啃啃。

2.6 村庄

那并不是老鼠爪子，虽然他始终没能弄明白，几分钟后三四个男孩女孩用树叶和枝条编成的托盘端进茅屋来的那种黑乎乎、油腻腻的肉，到底是哪种动物的。

安东尼奥几乎要淹死在自己的口水里，他等所有人都取用了，然后又等，再等：他可绝不想再凑近见识那把大刀。终于，剃刀太太注意到了他，朝他打了个手势，指了指肉；他环顾四周，看见在座还有几个人也示意他去取用，女王陛下也在其中。

他感激地扑向托盘：那肉甜丝丝的，又硬又韧，像麻绳一样，他却觉得这辈子从没吃过比这更美味的东西。这当儿，孩子们又端来好些半个椰子壳，有的盛满了水——最好别去想他们是从哪条浑浊、满是淤泥、绿汪汪、鳄鱼蟾蜍毒蛇成群的水流里打来的，管他呢，我渴成这样，根本不会去想——另一些则盛满了一种糖浆似的混合物，跟他一起吃饭的人似乎都很喜欢。当那东西传到他手里时，他带着几分戒备尝了尝，却意外地喜欢上了：香气扑鼻，甜得厉害，他也没去追问那究竟是哪种植物发酵出来的，甜的东西他向来无法抗拒，于是咕咚咕咚喝了好几大口。

等太阳想必已经升得老高、照在茅屋外头时，他才昏昏沉沉地醒来，屋里空无一人。不管那玩意儿是什么，都得悠着点，他一边摇摇晃晃地试着站起来，一边下了结论，因为在喝了不少之后，他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他环顾四周：他的东西，连同背包，全都不见了，只有那本记事本还在，显然它没引起任何人的兴趣，被扔在了夯土地面上。他捡起本子，脑袋还在咚咚作响、昏昏沉沉，走到门口向外张望：女人们和姑娘们在茅屋间进进出出，一大群各个年龄的孩子在一种热闹非凡的游戏里发疯似的跑来跑去。一小撮老人，包括太后和剃刀太太，坐在空地那头，正摆弄着树枝和树皮，大概是在做什么东西。他一个男人也没看见：他们大概打猎去了，或者捕鱼，或者去忙别的森林男人的营生。

孩子们一看见他，就停下游戏，好奇地围拢过来；一个皮肤黝黑、瘦瘦的男孩脖子上系着他两只配不成对的袜子，一个小女娃头上顶着他的天蓝色内裤。当然，没人在意他的赤身裸体，可安东尼奥这样光着身子实在别扭，于是他很有礼貌地把内裤从小女娃头上取下来，那孩子发出一声极尖利的尖叫，扯开嗓门嚎了起来。

哭声把两个满脸凶相的母亲招到了茅屋门口，安东尼奥吓得不轻，却打定主意不肯松手，他飞快地从小本子上撕下一页，几秒钟就折成一只纸船，递给了那小女孩。小姑娘有点困惑地看了看，幸好嚎哭声戛然而止，两位太太也放下心来，回去忙各自的事了。

一穿上内裤，安东尼奥就感觉好多了，明显自在多了，可他注意到那小女孩把纸船在手里翻来覆去，看得入神：看来她很喜欢，却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茅屋旁边有一大滩水洼，而他——心想自己要是试着把礼物从她手里拿回来，这小丫头准会重新拉响警报——又撕下一页，折了另一只纸船，放在水面上。

没过几秒，那一小群一直全神贯注盯着他的孩子就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他们笑着、颤着声，显然对这些白色的小独木舟兴奋极了。双袜子立刻凑上前来，伸出一只脏兮兮的小手。半个小时后，他记事本里一半的页码都没了，每个孩子都有了自己的纸船，而安东尼奥作为答谢，收到了一根去了皮的小棍、一把浆果、一只青绿色的青蛙，还有两只蟑螂。

他也由此赢得了全族儿童无条件的认可。

2.7 探索

丢下孩子们在水洼里自创赛舟会后，安东尼奥心想，既然内裤都找回来了，那不妨去弄清楚他其余行李的下落。于是他开始在空地上踱步，朝那些几乎环绕着整片夯土空地的大茅屋的阴影里东张西望。他走得颇为小心，还不确定自己的身份究竟是客人还是囚犯，也不想用最糟糕的方式去搞明白这件事。

他最先发现的是背包：它塞满了柴火，几乎把那个背着它的矮小女人整个儿遮住了。紧接着是他最心爱的那件T恤：它被两头打了个结，像一张小吊床似的挂了起来，黄澄澄地晃悠着，摇着一个婴儿。他其余的衣物则毫无踪迹，天知道他们拿去做什么了，当靠垫？包头巾？擦灰的抹布？装谷物的口袋？鬼知道。不过他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了被丢在一旁的香皂：上面深深印着一个牙印，显然那股古龙水的味道并不讨人喜欢。

空地尽头，他最终还看见了自己的手表：它挂在一个皮肤黝黑的姑娘手腕上，闪闪发亮，那姑娘正在给一个刚出生几个钟头的婴儿喂奶。他心想，大概是老人们把这件异国来的首饰赏给了她，庆贺新生儿的降生，他怎么好意思去把它要回来？

算了，我什么也不要回来，反正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让他们留着吧，只要别惹他们生气就行：过几天会有人来找我，等我回了家再说，说不定我至少想把照相机弄回来，到时候再看。

对村庄的这第一番勘察毫无收获地结束了——事实上，这村庄除了那六座公用茅屋和它们环绕的空地，也没别的什么了——安东尼奥不知该干什么好。他决定沿着一条在他看来又宽又踩踏得结实的小路往森林深处走，孩子们和少年们一整天都在那条路上来来往往：既然孩子们都走，那它总不至于太危险吧？不过安东尼奥和孩子们之间确有一个差别：他在小路上走，动静震天响，而那些小家伙早就习惯了悄无声息地移动。要是猛兽在附近，我这一路闹出的动静，它准得用爪子堵住耳朵……可他们是怎么做到的？这满地都是枯枝，我怎么可能不踩到？他们光着脚又怎么会不受伤，我还是趁早掉头回去算了，免得踩上一根刺（一条藏在落叶里的蛇、一只蜈蚣）。

安东尼奥突然听到一阵颤声和吆喝，那很可能就是成年男子的嗓音：说不定我闯进了他们的狩猎区，但愿没捅什么娄子。有那么几分钟，他拿不定主意，生怕和那些男人的碰面会演变成一场阿尔法雄性之间的较量，可他总不能在这森林中间杵一辈子，于是壮起胆子，走到了明处。

他发现自己来到了一片宽阔的人造空地，大致呈长方形，两边围着一道类似村庄茅屋所用的栅栏，栅栏边上有几个女人和许多孩子，全都神情专注地望着同一个方向。安东尼奥顺着他们的目光看去，一下子掉进了纯粹的恐惧之中。他看见一个男人发出惊慌的叫喊，而在空地尽头，十几个男人正朝四面八方奔逃。安东尼奥觉得仿佛有一针肾上腺素直接打进了脑子，三秒钟之内，脑子就飞快地过了一遍所有可能的——还有些不可能的——会让大家这样四散奔逃的原因。美洲豹入侵，敌对部落来袭，一场大混战（对呀，为什么不能是混战？他们虽是土著，可土著里头总也有爱惹是生非的傻瓜吧？），军队以为他被绑架了、赶来救他，对了说不定就是军队，天哪，他们正因为我而被屠杀，瞧瞧那个印第安人球踢得多好，咱们要是有个能那样传中的就好了。

咦？他问自己。

随着心跳骤然放缓、身体的僵滞开始消退，安东尼奥注意到了几件事：逃跑的只有成年男性，孩子们则专注地看着，女人们激动地叽叽喳喳，却一点也不惊慌。那个叫喊的男人用某种方式踢中了一个球状的东西，那动作极像一记长传中。球被两三个男人追抢着，其中一个似乎抢到了它。这最后一个人也喊了起来，其余人又满空地乱跑起来。这个新的叫喊者又踢中了球（在安东尼奥看来，不如第一个人踢得好），于是又爆发了一场争抢。

哪有什么紧急情况。他们在玩呢。老天爷啊，他们在玩球。

2.8 族语

在村里转悠时，安东尼奥曾怯生生地朝一座大茅屋里张望：在一张藤蔓编成的吊床里，一位老人家正在打盹；另一张吊床里，两个几个月大的娃娃缠在一起睡着；还有些吊床空荡荡地挂着，许多则卷起来放在地上。他注意到这座茅屋确实很大，估摸着能舒舒服服睡下八十来人，所以肯定不是按家庭划分的。他琢磨着，去某座茅屋而不是另一座睡觉，是不是有什么讲究，还是说一到晚上，随便挑一座，把吊床往随便哪根梁上一挂，就地睡下。如果是这样，那可不对我的胃口，在我弄明白之前，我每晚都睡在同一个地方，安东尼奥打定了主意。再说我连张吊床都没有，又得睡地上了，不知道是不是该设法跟人借一张，也不知道光靠比划能不能说清楚。

不过这个问题自己就解决了：几个小时后，天色将晚，两个女人朝他走来，把一张卷好的吊床塞进他手里，然后抓住他的胳膊，想把他往一座茅屋里推。他不懂自己为什么不能在外头再待一会儿——那是个美好的夜晚，月光下无数虫儿在唧唧鸣叫——便不肯就范，试图解释说谢谢你们的吊床，你们太好了，可我本想晚点再歇息的，可那两个女人似乎并不打算松手，反而越来越起劲地推他。他窘迫极了，偏偏身上只穿着一条内裤，这更让他难堪，他试图提出抗议，那两个女人却回以一声尖叫，“玛啊啊啊啊啊啊啊！”同时比了个手势，手指从握紧的拳头里飞快地张开，像要摆出数字五的样子：“玛啊啊啊啊啊啊啊！”

安东尼奥不知道那声音和手势是什么意思，但很快就认了输，一方面是因为他的抗拒引来了村里越来越多的人，他们纷纷加入“玛啊啊啊啊啊啊啊！”的合唱，手指也猛地张开，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态度正从略带好笑，转为严肃，直至忧心忡忡：“玛啊啊啊啊啊啊啊！”

进了茅屋，他发现这个寝室是按同心圆排布的：最外圈睡的是最年长的人，最中间睡的是孩子们，每人一张小吊床，很快就有胳膊腿从里面伸出来，睡熟的小身子一个嵌着一个，缠成一团难解难分的乱麻。这两圈之间睡的是成年人，似乎毫无规矩，也极其混杂。我一秒钟也合不上眼，这是安东尼奥睡着前的最后一个念头，随后他便像块石头一样昏睡过去。

“妈妈，那个奇怪的男人是坏人吗？”

“不，他不是坏人，他只是奇怪。而且他没有武器，浑身软乎乎的、白白的，能有什么危险？老人们说，很久以前还来过另一个这样的黄皮肤男人：我爷爷跟我讲过，我想药婆小时候也见过他。他不是坏人，可他很快就病了，没多少日子就死了。”

“他送了我们东西。”

“什么东西？”

“小独木舟，小小的，是他用一片白色的叶子做的。你看。”

“真可爱。你看，他多和善，不是坏人。”

“我们能把他留在这里吗？”

“要由老人们决定，不过是啊，我想我们会把他留下。可你别太喜欢他：我跟你说了，他们很娇气，说死就死。到时候你会伤心的。”

过了些日子，局面总算以某种方式安定了下来，尽管这安定透着几分荒诞。老人们，以及大体上所有的成年人，总是各忙各的；他们倒也绝非有意冷落他，反而总是带着好玩的兴趣打量他，只是彼此语言完全不通，而且在他们看来，安东尼奥什么事也不会做，这常常令他们的好意无从施展。

他自以为有些语言天赋，可他能听懂的只有笑声，前提还得是他们确实在笑。

他从头几个早晨、醒来那一刻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当周围的男男女女一个接一个起身时，他却久久躺着，闭着眼睛，竖起耳朵聆听周遭的世界。虽然村里人口众多，可他的耳朵听到的却不是一个群体的喧闹声，那声音几乎不像是人发出的。他们交谈时发出口哨、尖鸣，弹着舌头，天知道还有别的什么，那效果惊人地贴近自然。从茅屋里听去，他脑子里能拼凑出来的只有鸟鸣、蛙叫，也许还有猴子、一道小瀑布、一阵类似啄木鸟的更干涩急促的声响、被风吹起的树叶，以及几十种别的声音，尽管他的耳朵简直不敢相信，这些声音就构成了那群人的族语。

起初他以为那是森林的声音，而独自留在茅屋里时，一股深沉的孤独攫住了他：他们都走了，把我一个人丢在这儿了。随后他鼓起勇气也走了出来，这才发现自己并不孤单：女人们已经在忙着编藤、磨面和雕刻，孩子们从溪边回来，浑身湿透，像知更鸟一样叽叽喳喳，几个男人则停下来，用低沉的弹舌声和呱呱声交头接耳，然后离开村庄，朝不知什么地方去了。

安东尼奥无事可做，又无法交流，大部分时间便在村里游荡，被村民们小心翼翼地看护着，他们很快就像大人对小孩那样，事事替他操心。单是钻进林下灌木、离村走出几米，对他来说就几乎是不可能的；头几天里，他们得方方面面地照看他：喂他吃喝，还常常要保护他免遭虫子和毒蛇的伤害，直到老人们商量出了对策。安东尼奥就像个孩子，那就该跟孩子们待在一起。

而最先让他熟悉起来的，正是那些总是围着他的孩子们的笑声：他们像麻雀一样多而喧闹，而且动不动就笑。每当他走近那群正追着一只用枝叶做的球跑的孩子，他们就会好奇地停下来，直到其中一个走上前，用指尖碰碰他，然后转过身，用那尖细的嗓音对大家说了句什么，引得一片止不住的笑声。从那以后，安东尼奥就总是被他们那些听不懂的叽喳声包围着。

他开始寸步不离地跟着孩子们：多亏了一个孩子，他发现了那条平静的支流，人们都去那儿打水喝；也多亏了同一个孩子，一个跑得飞快、眼睛机灵的小家伙，他很快就学会用某种叶子喝到稍干净些的水；多亏了两个小姑娘，他学会辨认至少十来种能吃的果子和浆果，而她们——做出毫不含糊的又怕又恶心的鬼脸——让他知道哪些绝对碰不得。他和孩子们一起去植物上扯下那种用来做球的叶子，又因为他跟在两个大一点的男孩后面时，被他们拿石头准确地砸了几下，他才弄明白了在哪里、以怎样的方式解手才算妥当。

森林里的夜晚说来就来。太阳朝一个永远看不见的地平线沉下去，一分钟前，一片片光斑组成的群岛还在照亮林下灌木，一分钟后，只要太阳的角度稍稍偏转几度，四下就几乎全黑了。安东尼奥从河边回来时，就被这骤然而至的暗影打了个措手不及，他本是去河边凉快凉快的，后来又耽搁了一会儿，看两只巨大的蝴蝶在水面上互相追逐。刚才还显得宽阔易行的小路，几秒钟内就变成了一座幽暗洞穴的入口。眼睛得适应一下，用不了多久，他一边停下脚步一边对自己说，正好就在这时，他听到一声刺耳的尖叫，接着看见一个肌肉结实的姑娘凭空冒了出来，抡起一根长棍，狠狠砸向他正要漫不经心地把手按上去的那根树干。棍子发出的声响却不是木头碰木头，倒更像一只鸡蛋破裂、汁液四溅的声音。肾上腺素骤然涌入血

液，目光也变得格外锐利，安东尼奥看见棍子底下，一只比他手掌略大的彩色蜘蛛的轮廓，正被拍扁在树皮上。不偏不倚，正是他手要按下去的地方。另外三四只蜘蛛，其中一只硕大无比，正沿着树干飞快地往下爬。安东尼奥僵住了，转过头看向那姑娘，她用冒火的眼睛望着他，抓起他的手，一把将他拽走。

转眼间，他们又回到了村庄的空地上，那里透过浓密树冠的豁口，还有大片光线透下来。巫婆正焦急地等着他们，看见他们从小路上冒出来，脸色才舒展开来。

安东尼奥想问点什么，却没法组织起任何问题。火眼姑娘慢慢地松开他的手——她刚才握得太紧，他的手都发麻了——又久久地望着他，神情难以形容。

“玛啊啊啊呀啊啊啊！”她终于开口道，又做了那个手指骤然张开的手势：“玛啊啊啊呀啊啊啊！”

“玛啊啊啊呀啊啊啊！”他学着她的手势，试着重复，“玛啊啊啊呀啊啊啊！是那些蜘蛛，我懂了，我懂了：晚上我们退回茅屋，是为了躲开它们，现在我懂了……玛啊啊啊呀啊啊啊！”他又用更微弱的声音重复了一遍，双腿直打颤。

火眼姑娘又望了他一小会儿，然后转向巫婆，巫婆对她说了句什么，她似乎满意了，随即从视线中消失了。

2.9 尝试

头几天，安东尼奥是作为一个单纯的旁观者度过的：他给自己定的首要目标，就是别被美洲豹吃掉，别被森蚺缠死，别中毒身亡，还有一千个别的“别”，同时等着某人（他的父母？学校？伊纳西奥先生？）肯定已经组织好的救援队。在等着人来接他的这段时间里，他好奇地在村里转悠，利用这千载难逢的机会，近距离了解这群与他如此不同的人的风俗习惯。

可他也给自己出了个伦理难题：考虑到自己不久就要离开，他想尽可能少地影响他们的生活。比如他曾琢磨，等救援队来了，会发生什么。从他们接待他的方式来看，安东尼奥没法判断自己是不是他们见过的第一个白人，但可以肯定，他们没怎么见过白人，而且也不是最近的事：他们生活方式里没有任何东西暗示他们接触过现代世界的技术。

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他开始觉得，说到底，来救他也许没那么简单。也许要过几周甚至几个月，他们才能找到他：于是他又开始琢磨，自己该教这些主人点什么，作为他们收留他的报答（也许算不上特别热情，他似乎可以这么说，但至少并无敌意）。

可这一点也不容易。他最先想到的事情之一，是洗手的重要性。可你去跟一个连你语言里一个词都不会说、而且在某些方面还活在史前时代的人解释，为什么这有好处。你去跟他们解释细菌的存在试试。取水似乎不成问题，但安东尼奥心想，在他们眼里，洗手说不定是一种毫无道理的浪费，于是决定作罢。

还有多得多的东西，几乎所有点缀着他在马卡帕生活的东西，都不在考虑之列：倒不是因为她们不懂用途，而是因为他自己也不会造。我什么都不会做，那段日子里安东尼奥一遍又一遍地想，有时为此发笑，更多时候带着一丝苦涩。

他本可以在食物烹制方法上提出些革新，可谁知道呢，说不定他们体内没有合适的酶。那些土著会给你起个什么名字？“让全村拉肚子的那个人”。再说，说到底我对做鬣蜥又懂什么？他本可以在附近那条河里修一道小水坝，可万一它成了美洲豹的饮水处呢？翻检着自己青春期留下的记忆，他也许可以传授些关于绳结的知识，可那些茅屋似乎自己就已经够结实了，而且他还没等把这个念头想清楚，他那个潜在的印第安新名字就已经浮上心头：“让一切坍塌的那个人”。

一个日晷。一个日晷总不至于造成什么损害吧。可他们要一个日晷做什么？也许可以用它来给他们的球赛计时？对，就是。我可以给他们的运动带来些革新。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妥。

于是有一天，正当他琢磨该引进哪种革新时，一个孩子踢来的、用树叶藤蔓和泥巴（他希望那是泥巴）做成的球滚到了他脚边，他明白了自己想送给这些如此好客的土著什么礼物。

对于古代人如何制作皮球，他多少有点概念，这多亏了几个月前他为学生准备的一堂相关课程。不过从说到做，中间还隔着一头水豚、一只獾，或者别的什么大小合适的动物，他得上它的内脏。然后还有怎么去捕捉它、杀死它、开膛破肚、清洗干净的问题。假如存心做个美梦，这些步骤在他看来都还可行。可最后那关键的一步，不行：哪怕拿出全世界的乐观，他也无法想象自己有勇气往一只獾的内脏里吹气。

安东尼奥从这些无果的幻想中回过神来，注意到那个踢球的孩子小圆脸就站在离他几步远的地方，正等着他把球还回去，好继续玩耍。安东尼奥带着凄然的微笑把球递给他，发现自己眼里噙着泪水。他微微转过头，看见一个小女娃正把一个果子递给他。这是安慰之果吗？如

果不是，也应该是，安东尼奥一边品尝着第一口的滋味，一边想，已经觉得好受些了，可同时又无法完全驱散那种无力和无用之感。

咬第二口时，他一边把那口果肉比平常多含了一会儿，细细品味，一边注意到了那些种子，于是心生一计。他抓了一把在手里，仔细地把果肉弄干净，然后把摊开的手掌给那小女孩看。看仔细了，小丫头。看好了，记住了。当那小女孩的眼神从“我看到了”变成“然后呢？”（至少在他看来是这样）时，安东尼奥在地上挖了个小洞，把种子埋了进去。他又去寻她的目光，等着那个“好”的眼神。然后他指了指高处那透过树冠枝叶洒下来的太阳，接着做了一连串手势，希望它们能被理解成“会过去许多天”。他最后又看了一眼那堆埋着种子的小土丘，做了个“会长出一株植物”的手势（一个痴迷恐怖片的影迷，没准会轻易把它理解成“一只僵尸的手会从土里冒出来，动动手指”）。

他想起了很久以前看过的一部意大利电影，片子里两个穿越回过去的人，连对达·芬奇都解释不清任何东西。谁知道呢，亲爱的小姑娘，说不定我比他们解释得好，而你比达·芬奇还聪明，如果你能记住，如果你能看懂我演示给你的东西，说不定你会成为你族人的第一个农妇。

小女孩朝他笑了，而他觉得，巫婆也笑了，她正在几米外望着他，一边和一个男人说着话。

“你看见了吗？他和善着呢。”

“也许是吧，可他也傻乎乎的。他正在教阿拉西播种。好像我们自己不会似的。”

“可也许他不知道呢，也许像他这样的怪人，是最近才学会的。也许他只是想弄明白，怎么才能派上用场。”

2.10 蚂蚁-美洲豹

亚曼德正在评估形势。不，亚曼德正在大张旗鼓地评估形势。也不对，亚曼德正在大张旗鼓地装出一副研究形势的样子，可实际上根本没什么好评估的，形势永远是那副老样子：每回没有大孩子们加入、玩蚂蚁-美洲豹的时候，最后总会落到这般田地：他和皮亚塔在动物王国的等级里往上升得最快，等他们升到猴子，其他人还停在蝴蝶、乌龟，顶多犰狳，很明显，这回的胜利，又将是他们俩之间的事。

说真的，最近倒是有两个变化：一个是莫阿西尔也开始崭露头角，尤其靠他的胆量和那几记古怪的扑抢。他还没到他们那个水平，但亚曼德正在琢磨些从策略上利用他、给皮亚塔添乱使绊的法子。第二个变化是，他们多了个观众：那个怪人，他的众多怪癖之一，就是常常来看他们玩。别的孩子有几个有点发怵，他们不习惯在大人的眼皮底下玩，可那怪人只是身体上像个大人（除了他那荒唐的颜色之外）。除此之外，他完完全全是小孩，比考埃还小，考埃硬要跟他们一起玩，却一直停在蚂蚁，因为他的腿还没长够力气，够不着那棵变形树。怪人之所以像个小小孩，是因为他不会说话，也不会做任何对村庄生活有用的事。他怎么能活这么久、长这么高，始终是个谜，也许和他的颜色有关。

他跟孩子们还有一处相似，就是好奇：他唯一的营生似乎就是看。每回你碰见他，他都在看点什么：看某人织布，看另一个人做饭，有时你去钓鱼或者去河边打水，他就跟着你。可他花时间最多的，还是看他们玩。亚曼德暗自纳闷，除了什么都不会做，那怪人是不是连玩也不会玩。

不知道他懂不懂我们这游戏的规则。也许懂，规则很简单。所有人都从蚂蚁开始。然后你得踢球，设法击中那棵变形树。谁击中了，就变成更高级的动物：如果你是毛虫，就变蝴蝶，然后是乌龟、犰狳、獾、水豚、猴子、凯门鳄，最后是美洲豹。然后你得跑去把自己的球捡回来，跑回“家”。这时候看守可以用他的球打你，要是打中了，你就退回低一级的动物，并且变成新的看守。谁先变成美洲豹，谁就赢了。

亚曼德发觉自己正在心里把这游戏讲给那怪人听，于是回过神来，把注意力转回到正在进行的这一局上，不过在那之前，他还是想了一句：可惜他不懂族语，要是我跟他讲讲怎么玩，说不定他也能玩，那样他也能乐呵乐呵了！

这一轮当看守的皮亚塔看着亚曼德，暗自偷笑。瞧他，装出一副动脑筋的样子，好像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似的。

莫阿西尔已经击中了那棵树，于是变成了猴子，追上了他们俩。不过现在轮到亚曼德踢了，这一轮的最后一个。除非发生不可思议的意外，亚曼德会击中那棵树，变成凯门鳄。他唯一要决定的是，把球踢到哪一侧落地，好方便自己随后去捡。最稳妥的办法是让它落在别人的球附近。皮亚塔的射门是整群人里最有力的，所以总会引得大家四散奔逃：在那片混乱里，很难瞄准某个特定的球员，更何况对方还像亚曼德这样身手敏捷。可那儿附近还躺着考埃的球，皮亚塔心里很清楚，亚曼德不愿冒这个险：万一皮亚塔的球没打中他，偏偏砸中那个小家伙。

你想多久就想多久吧，我亲爱的朋友，反正咱俩心里都明白你会往哪儿踢。

亚曼德心里十分清楚，要是让球落在考埃的球旁边，皮亚塔就会去瞄别人，以免砸中小家伙。可这在他看来是不公平的招数，于是他照例不肯用。他瞄准，一记干脆利落的射门，把

球踢得撞在变形树右侧，球也随之落得离其他孩子的球远远的。他一边跑去捡球、一边准备躲避皮亚塔的射门，同时用眼角余光朝那怪人瞥了一眼，觉得似乎看见他在微笑。

2.11 时间

他一辈子都住在赤道上，却从没真正意识到这一点：白天永远一样长，黑暗永远在同一时刻降临，没有任何办法觉察季节的流转。

在城里可不一样，那里有时钟和期限，日历和记事本，工作节奏、联赛、节庆和纪念日，把时间切割成一段段界限分明的片段。可在森林里，日子一个接一个毫无区别地流淌，一周又一周，一月又一月。当然，日子和日子之间也有差别，有些日常的小事——那个暴雨如注的夜晚，第三座茅屋那个姑娘生了孩子，被蛇咬伤、由其他猎人抬回村里时已经咽气的那个男人，那只经过一场漫长追捕才抓到的美洲豹——可在记忆里，你可以把它们排成随便什么顺序，它们在时间上没有任何确切的位置。

而这，安东尼奥带着一种听天由命的沮丧发现，让人根本无法真正觉察日子的流逝，事实上，不到六个月，他就放弃了在茅屋的一根梁上刻道道来计数的做法。差不多也正是在那段日子里，他觉得自己快要疯了。

到了那时，在把那个念头压抑了许久之后，他不得不正视一个事实：没有人会来找他。如今他们肯定已经当他死了；他曾一连多少天、多少周地眺望天空，盼着传来直升机的轰鸣，竖起耳朵去听人声、扩音器、警笛，听任何一支救援队可能用来让人听见的响动，可如今他不得不认输：不会有人来了。也许在那些来来往往的船只和吉普车中，他们早已弄丢了踪迹，甚至不知道该从哪儿找起；也许他们压根就没试过，因为在亚马孙森林里找一个迷路的人，就像在所有草垛之王里找一根针；也许他们认定，他不是饿死渴死在几天之内，就是被蛇、美洲豹（蜘蛛）咬死。

他倒不是没想过动身去找那辆吉普车：从那里，假如，假如他能选对方向（可又怎么知道哪个方向才对呢？），假如，假如他能不再迷路、不再原地打转、不再碰上美洲豹或毒蛇，那么走上两三天，也许有望抵达210公路，在那里或许能求得救援。

可他意识到，就连走到吉普车那儿都是一桩近乎不可能的事。从最初环顾村庄所在的这片空地起，他就明白自己对该往哪个方向走毫无头绪：跟着巫婆走过的那段路，他完全不记得了，即便他大致记得他们是从哪儿钻出森林、进入空地的，也无法断定那老妇人走的是直线，事实上他几乎可以确定她没有。而这才只是最后一段路：要花两天时间倒着穿过森林，还要——在没有半点指引的情况下——重新找到那辆吉普车，他深知这基本上是不可想象的。

再说，在这儿过得也不算差，土著们亲切和善，当初好心收留了他，而且打从好久以前，男人们就允许他跟着去打猎了（尽管还不让他碰长矛和弓箭），女人们也让他帮忙捡柴火、采浆果，孩子们更是喜欢他喜欢得不得了：继纸船之后是纸飞机，这东西的概念当然没法解释，可他们却学会了把纸飞机放飞得炉火纯青，再后来，记事本的纸也用完了（他那些能用纸做出来的东西，自然也随之告罄）。

甚至还有两三个姑娘，个子有点矮，可长得一点也不、一点也不差：胸脯好看，屁股老是露着，瞧着就赏心悦目。

可让他抓狂的，是没法跟任何人说话，没法交换一个念头、一个想法、一个看法，哪怕一个笑话也好啊，老天爷。他们那套鸟语，尽是颤音、尖鸣和呱呱声，哪怕过了这么多月，对他来说仍完全无法破解。他多少学会了几个人名，虽然很少有机会用：你如果没什么话要跟

一个人说，又怎么会念到他的名字呢？他——自以为——听懂了那个略带卷舌音的叽喳声是“肉”，可说真的，它完全可以表示“晚饭”或者“饭饭”或者“费尔南达做的犊豕可真是一绝”。

而那个中间带个下滑音的尖鸣是“水”，可就他所知，它既指雨水，也指河水，指椰壳里喝的水，说不定还包括眼泪和尿，谁知道呢。

另一方面，他们学他的语言，也同样没什么进展：他们学会了他的名字，念出来大概像是“恩特尼伊伊伊伊伊伊伊伊-霍”，孩子们能近乎清晰地念出“小船”，可也就到此为止了。他们似乎毫无学习的兴趣，再说他们也没有任何必要，彼此之间想聊多少、想怎么聊都行。

安东尼奥心想，没有话说，自己准会憋死，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没法跟任何人说话，比哑巴还惨，比聋子还惨，比独自迷失在森林里还惨（好吧，这个也许不至于），我靠说话活着，却连“你好，你好吗”都说不出口，我撑不住了，我要疯了，我要跳进河里，让粉红色的海豚把我吃掉。

村里的生活其实没什么不好，一旦习惯了在吉贝树和棕榈树之间解手，习惯了赤身裸体、喝河水，习惯了每分钟被成百万只虫子叮咬，习惯了把猴肉嚼烂了再咽。可安东尼奥却觉得这日子相当乏味。打猎本来也许挺有意思，但且不说他对蜘蛛的恐惧在他穿行森林时从不让他完全安心，那些追踪他所知甚少的动物、伏击、流血，带给他的焦虑远多于别的。也许正因为他们不让他碰武器，才让他觉得别扭，觉得自己比实际处境更危险。钓鱼把他无聊得要死；而捡柴火、编篮子、和那些大婶们一起采浆果、找水果和树皮、给箭磨尖，也都算不上多么激动人心的营生。

而且白天那么漫长，没有书可读，没有音乐可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上两句话。于是安东尼奥越来越频繁地去看孩子们玩，观察他们那些奇怪的球类游戏，有的十分简单，有的则满是极其复杂的规则。看多了，他觉得自己把它们全都、或几乎全都看懂了。唯一还让他费解的，是决定比赛何时结束的究竟是什么。他们没有任何测量短时间的办法；得分多少似乎并不重要；甚至也没有哪一个单独的事件，比如击中某一棵特定的树，可以被赋予“比赛结束”的含义。然而每一回，毫无预兆地，比赛显然就结束了，孩子们心满意足，友好地互相拍着肩膀，跑去就着木瓜吃点心去了。

不过他注意到，这些孩子，哪怕是最小的，都有着惊人的速度和灵巧，其中两个——双袜子和一个面色严肃、体格壮实的小男孩——射门确实又准又有力。

于是，有一天下午，安东尼奥厌倦了光坐着看那些看不懂的花样，又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去跳河，索性埋头用三根笔直的树枝绑在一起，把这粗笨的倒C字插在空地边沿的地上。

然后他走近孩子们，用手势请他们把球借给他。他把球放在地上，一脚既不太重也不太轻地把它踢进了球门。他转过身，对着正专注地看着他的孩子们说：“Goal。”

没有任何反应。他走过去捡起球，重新摆到脚前，又朝球门踢去。然后再次看着孩子们，重复道：“Goal。”

“Goh-iih-hal?”

“不对。Goal。”

他们似乎都一头雾水。那严肃的孩子耸了耸肩，把球拿回去，大家又吵吵嚷嚷地重新玩起了他们那晦涩难懂的比赛。

安东尼奥在一根树干上坐下，失望极了，重新考虑起跳河、或者干脆去喂美洲豹的念头。可就在这时，比赛正酣，双袜子突然离开其他人，然后——像是灵光一现——没有朝那些树踢，而是瞄着球门，一记漂亮的劲射正中目标。然后他转向安东尼奥，用低低的、询问的语气提议道：

“Go’uh-lill? ”

安东尼奥心头一跳，猛地蹦起来，喊道：“Goal! GOAL! 对，好样的，好样的，goal, goal, GOOOOOAAAAL!”他拍着手，挥舞着胳膊，孩子们全都兴高采烈地学他，挥舞胳膊，又蹦又跳，齐声尖叫：“GOL! GOL! GOL!”

安东尼奥很高兴：也许还有希望，也许他们能学会几个葡萄牙语词，也许至少能踢上一场小足球赛。

2.12 预兆

“他是白的！”

阿因德，那个药婆，用她那副半认真半嘲弄的惯常神情望着基里马。

“你知道什么是白的吗？是死人！只有死人才是白的！”

基里马比村里一般人身量更矮，也略粗壮些，还有一身独特的深色皮肤，这使他在全族人当中独一无二。他的嗓门也独一无二：更响亮，能拔到别人做梦都想不到的音量。

“你记得头几天吗？你记得吗？大家都去摸他，连孩子们都去，都用一根手指戳他，看看他到底真是活的，还是森林里的精灵！”

基里马“啪”地一巴掌拍死一只落在他肩上的马蜂，这个动作频繁得如今已成了他的标志。与村里所有其他人不同，他对某一种马蜂的蜂毒并不完全免疫，而那种马蜂似乎历来都心知肚明，还以折磨他为乐。对别人来说，被那种马蜂蜇一下，不过是蜇处一点无关痛痒的刺痛，对基里马却会变成持续多日的烦扰。遇到这种情况能止痛的草药，没有一种对他管用。他从小就习惯了这样过日子：尽可能多地拍死马蜂，忍受蜇刺的疼痛，没人比得上他。他记不起有哪一天自己连一只马蜂都没拍死过，在某些季节，没有一天他不被蜇上两三回。

可他从不认命。多年来，他试过几十种驱赶马蜂、或缓解蜇痛的办法，基里马的许多妙招都成了全族代代相传的学问，他也因此成了最受敬重的成年人之一，因为他深谙森林的种种秘密。

他还曾把自己的吊床挂在许多女人的吊床旁边，也跟其中几个生下了全村最健康、最漂亮的几个孩子。

“那现在呢？你就喜欢让他成天跟小家伙们混在一起？一个不懂森林的男人，对人对己都危险，我们却让他跟小家伙们混在一起？”

“他正在学，现在已经不危险了。”

阿因德对安东尼奥很有好感，不仅因为是她把他领回村里的，更因为她一直觉得他真是一种精灵，不过是个好精灵，得花时间跟他相处，而花出去的时间，日后会以某种她还无法预见的巨大好处回到他们身上，这一点她确信不疑。而她说话总是慢声细气，反倒让她的权威更有分量。

“他正在学？可他连獾和食蚁兽都分不清！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三天？四天？我们找到他时，他还在河里撒尿，连个防护都没有！”

“基里马，基里马，你得有耐心。你认识几个被坎迪鲁袭击过的人？你很清楚，那东西并不多，对我们也构不成危险。老人们讲过这种小鱼，能逆着尿流一路钻进你身体里，可我跟你说实话，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小的，我们在死鱼里找到的那些，有我的手指那么粗，那些才不危险。”

“可总得防护啊！我们的老人这么教我们，就像老人们的老人当年教他们一样！”

“是啊，是得防护，这没错。可是我们老人们的老人，并不在这条河上。也许得是老人们的老人，我都给搞糊涂了。在另一条河上，也许坎迪鲁更多，也更危险。我们的老人还教我们榨沙瓜的汁，可那东西派上过几次用场？”

基里马对此再清楚不过，他天生的另一样本事，就是记故事。他记得自己最早认识的那些老人讲的故事，那些老人在他年轻时就去世了，他也记得如今这些老人讲的故事。他的记性好得惊人，因此长久以来，全村人都请他讲老人们的往事，这是最常用来消磨夜晚的方式，而基里马讲起这些故事来总是倾注了全部心神，他感到祖先的声音在自己体内找到了位置，感到精灵们停下来听他讲。

还有另一个时刻，他觉得森林的精灵会停下脚步，那就是看他的儿子亚曼德玩球的时候。基里马自己玩球从来不算出色，他记得那场成人礼，那是他整整一生中最悲伤的时刻之一。可亚曼德不一样，他一直是好奇心重的孩子，等他长到能开始玩球的年纪，他的天赋立刻就显露无遗。为了亚曼德，好基里马愿意做任何事，可日子一天天过去，似乎越来越用不着他了：亚曼德长得很好，健壮，受朋友喜爱和敬重，一双脚又快又准，脸上总是挂着笑容。

年轻人们正从游戏空地回来，高声谈笑。在他们身后不远处，安东尼奥过了这么久，走起路来仍踉踉跄跄，每走一步仍如打雷一般，哪怕最简单的事，交流起来仍艰难万分。在基里马眼里，安东尼奥哪算什么好精灵，分明只是个悬而未决的大麻烦；他成天跟孩子们待在一起这件事，让基里马心里不安，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觉得要出岔子。

啪！他拍死另一只马蜂，闷闷不乐地走了。

2.13 符号

太阳的升起和落下，月亮的圆缺，它时而细得像一道微笑，从枝桠间隐约露出来，时而圆得像一颗木薯球，连最低矮的蕨类也照得亮亮的，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把时间切分成一个个时刻。

安东尼奥不得不放弃了那种诱惑，那种起初几乎是强迫性的需要，总想把日子分割成小时和分钟，把它们捆成一扎扎毫无意义的小捆，名叫星期或月份。

给自己制造一套日常规律并不容易，即使过了一段时间也不容易，而他已经开始觉得，这么做根本毫无意义。

吃饭没有固定的时间：没有人在某个精确的、反复出现的时刻摆好一张餐桌，铺上棕榈叶的桌布，拿半个椰子壳当杯子，拿骨头做的家什当餐具。没有人在固定的时辰去河边灌满水壶，没有人正午敲响一尊用凿空的石头做的钟，叫大家来吃午饭：事实上，根本没有一个时刻可以叫作“午饭”；而“晚饭”不过是日落之前，大家差不多都聚到一起的那个时候，为了吃东西，也为了讲故事，喝上半椰壳醉人的混合酒，唱远古传说的歌，听神灵借巫师之口传下的告诫，说说吊床邻居的闲话。

节奏只由需要、由资源的丰寡、由种种决定来支配，而这些决定，在人拿主意之前，森林自己就已经拿好了。如果上一次猎获丰盛，打猎可能一连停上好几天；可能杂乱无章，也可能井然有序；可能是私人的事，也可能是全村的事。采集也一样：有时一小群人消失几小时，提着满篮的给养回来；有时远征的队伍庞大而喧闹，简直像长长的郊游。

就连村民们痴迷不已的球戏，也没有固定的规律。可能打猎归来，猎手们把吹箭筒、弓箭连同毒箭头往角落里一扔，就纵情地即兴来上一场他们那奇怪的球戏。其实安东尼奥从一开始就看得清清楚楚：有时打猎的时间短得过分，仿佛猎手们不想真正投入，因为他们的心思已经在下一场比赛上。后来他开始跟着他们去打猎，尽管听不大懂族语，他还是明显觉得，有时候那份投入几乎像个形式，仿佛他们在说：“我们在森林里走个半小时，有动物吗？没有，对吧？快！回村子玩球去。”

好笑的是，他们看上去永远都在忙碌，可同时，又仿佛有无穷无尽、被拉长了的纯粹慵懒的时刻。

比如此刻，正午时分来的那场瓢泼大雨已经过去，留下浓密的水汽，刚回来不久的太阳把它蒸成了令人瘫软的闷热。森林还从千百万片花瓣和叶子上滴着水，安东尼奥半躺着，背靠着一根树干，快睡着了：鸟儿一边从翅膀上抖落雨水一边歌唱，孩子们围着他吃刚摘下的又湿又热的果子，叽叽喳喳，这些声音摇着他入梦。

他能听出几个认得意思的词：“吃”“好”“甜”“要”“雨-过去了”。还有“opii”，对了，opii准是那种红色多汁果子的名字，孩子们正用它糊得满脸都是。我得记住，他想。Opii。他带着睡意、心不在焉地用手指在手掌旁的软土上描出字母：O P I I Ì

一两秒后他注意到周围安静了：孩子们一下子都住了嘴。他抬起眼睛，看见一圈小脸，全都盯着地上那些符号。然后他们抬起头看他，每一双眼睛里都是一个问

他猛地坐直了：我的天哪，文字。还想着教他们什么伪列奥纳多·达·芬奇式的技术玄机呢，还想着教他们往地里种种子呢，我发现那事他们早就会做了，而且不知道会了多少年。文字啊，圣母娘娘，这些人不认识文字，连这个概念都没有。

他被那个令人眩晕的直觉和它敞开的无穷可能性激动着，用一只几乎发抖的手拈起一个果子，说：“Opiii。”

孩子们看着他。

他把果子放在地上，挨着那行字，指了指，又说：“Opiii。”

在那些注视着他的深色眼睛里，他只读到了好奇。

于是他在面前的土地上描出 A N T Ô N I O，清清楚楚地说：“安东尼奥”，然后指指自己，又念了一遍：“安东尼奥。”

孩子们知道他的名字，所以尽管完全不懂这个游戏，还是咯咯笑了，有人重复：“安东尼奥？”

“对，安东尼奥。”

然后又指着字母，一个一个地：“A N T Ô N I O”

然后他站起来，走到小圆脸面前，在地上描出 C A U Ê，先指指那孩子，再指指符号，再指指孩子。接着又写 P I R A Í，写 M O A C I R，写所有其他人，最后用坐在他左边的小女孩结束这一圈：A M I A J Ê。

她专注地看着他，他重复：“A - A - 安东尼奥”，然后“A - A - 阿米亚热”，用手指点着字，点出那两个相同的A：“A-东尼奥，A-米亚热。A，A，A。”

小女孩跟着念：“A。”

他对她微笑。她对他微笑。大家都笑了。多奇怪的游戏。

第二天，正是她，在玩了一上午球之后，大家疲倦地聚到一棵大黑檀树的阴凉里时，走到他跟前，用小手指在尘土里迟疑地描出一个歪歪扭扭的



“A？”

“太棒了，差一点！看，是这样：A”

“A。阿米亚热。”

“对，对！A，阿米亚热。A，安东尼奥。”他环顾四周，见大家都在等着，便在每个人面前重写他的名字：“U，U，乌比拉坦”“P，P，P，皮亚塔”。孩子们笑着，重复念自己名字的

音，在地上涂鸦着或多或少随意的符号，但越来越精确，越来越像一个个A、一个个U、一个个P、一个个M。

2.14 伊佩

画符号的游戏大受欢迎。每个孩子都已经能熟练地描出自己的首字母；常能看见一个孩子用泥浆和胭脂树汁，认真地在玩伴的脸颊上画一个A或一个É，一边哼着它的音：AAAA A-A A.....AAAA-A-A-A！

安东尼奥打算哪天再开始教数字，不过眼下不急：他们有整个世界那么多的词可以玩。

从首字母过渡到完整的词并不那么容易：最小的那些很快腻了，回去玩蜥蜴和小石子；但大些的孩子把这件事玩得非常认真：就像对待所有事情一样，孩子们对每一个新发现都要刨根问底，直到把它拆开又原样装回去，直到觉得自己掌握了它。

安东尼奥怎么努力也想不起，多年前他自己学会写和读自己的名字花了多久。他模糊地记得一间大得不得了的教室，尘土和粉笔的气味，孩子们汗津津的，被椰子糖黏糊糊的手指弄脏的作业纸。可他记得，到妈妈生日时他已经完全会写了，能把它拼写在一张画着巨大的蝴蝶和天底下没有的花的贺卡上：所以其实也没花多久。

果然，在那间绿得透亮的教室里，在蟾蜍的蹦跳和虫子的嗡嗡声中，拿泥地当黑板，用脚来擦，也没花多久，每个人就都学会了描自己的名字，尽管还有点手生；特别有灵感的时候，还能写出同伴的名字。

于是安东尼奥试着再进一步。他听见孩子们说起要去河边：“河”这个词，“伊佩”，他已经学会一阵子了。他引起他们的注意，在地上写下 I P Ê，把音节念得清清楚楚，重复了一遍又一遍。可孩子们好像没懂，有人笑，有人耸肩，全都跑开了，去河里洗澡。也是，太难了，明白这个符号是你、那个符号是你的朋友是一回事，明白每样东西都可以有一个符号，任何词、任何东西都可以画在地上，明白河还藏在树后的时候你就能在尘土里变出“河”来，又是另一回事，太难了，真的，可惜。

安东尼奥站起身，叹了口气，朝河边走去：是啊，正该洗个澡了。

几天后的一个早上，安东尼奥正在做两只新球，这道工序是他跟孩子们学的，又慢又相当无聊，孩子们却哪儿也不见踪影。这很正常：不是每天早上都能见到孩子们。有时他们成群结队出发，去抓蜥蜴或青蛙，一抓就是老半天；有时一整天都待在树上找果子和鸟窝；有时他们去空地看大人玩球。他有点腻烦了树叶和泥巴，决定去找他们。

他们不在周围玩球，也不在沙波诺惬意的阴凉里，也不在空地上，那里只有森林千百种声音不停地鸣响，和他们族语的声音那么相像。也许他们钻进了无数地方中的某一处，安东尼奥还不敢钻进去的那种地方：那些在他看来是枝叶和灌木筑成的不可逾越的墙的路，那些他的眼睛看不见的小径，那些看上去不可能攀爬的树。

他有点失望地回到空地，准备认命地独自过这个上午，突然看见地上有什么东西，在一条伸进密林的小径旁。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心怦怦跳着，看着刻在夯土上的符号：

ANTONIO IPÊ ♡

会是真的吗？他心口狂跳着沿河边的小径奔去，一边想：不，不可能是真的，不可能真的是它看上去的那个意思。

他第一个看见的，在水边枝叶间的，是阿米亚热：她看着他，眼睛亮闪闪的，兴奋得两条细细的小腿直打颤。她走上前来，显然在身后藏着什么；其他孩子很快跟上来，神态在羞怯和打趣之间，每个人手里都藏着什么。一个大些的男孩鼓起勇气，激动得咯咯笑着拉起安东尼奥的手，把他带到上游一处河湾，那里的水很平静，几乎停滞。安东尼奥想偷看孩子们背后，只瞥见了叶子。

到了河边，孩子们沿岸边排成一队，安东尼奥看到的景象让他屏住了呼吸。他们每个人身后藏着的，是用某种不知名植物的大叶子折成的一两只小船。安东尼奥，河，小船：这真的就是一条信息，是写给我的一条信息。孩子们眼里满是骄傲，把小船放在水面上，排成了一支缓缓行进的绿色队伍。小船被慵懒的水流托起，向下游漂去，有的轻盈地浮着，有的翻了个底朝天，有的互相卡住。

可安东尼奥看不见那些小小的海难：他的眼里噙满了泪水。

2.15 女人

“你们说，他到底会不会把吊床挂到哪个女人旁边去呀？”

“他从来没……真的吗？”

“没有，这么长时间了，他从来没挂过，一次都没有。”

“也许他不感兴趣，也许他是那种只喜欢玩球的人。”

“也许他不行。他不会做的事多着呢。你们听人讲过他那回想去打獾的事吗？哎，说不定干那事儿，他的本事就跟打獾一样。”

“哈哈哈哈！”

“嘿嘿嘿嘿！”

“不过也许没过去多久吧。”

“哦，不，挺久了。他来的时候，正是食蚁兽下崽的那个月亮，那个月亮已经转回来又过去了。”

“你记得真清楚。你一直在留意呢，莫非你对他有意思？莫非你想跟他挂吊床？”

“嘻嘻嘻嘻嘻！”

“哈哈，才不呢，你说什么呀！神灵们听了都会笑破肚皮的！虽然吧，我上次跟人挂吊床已经隔了太久太久，我倒真有点想……”

“嘿嘿嘿嘿！你以为他会要你吗，像你这么一只干瘪的猴子？”

“当猴子也比你这只掉毛的老巨嘴鸟强。”

“哈哈！说我是老巨嘴鸟？你明明是所有森蚺的奶奶！”

安东尼奥很快就成了宠儿，宠他的不光是阿因德，就是那个被他当成巫婆的药婆，还有村里所有的老太太：他的笨拙和与众不同带来了一股让人愉快的新鲜气息，虽然他来了已经好几个月，却还是接二连三地出洋相，给她们的窃笑和闲话添了不少料。族语他学得还是吃力得很，虽然学了一些词，却连一段最粗浅的话也说不成，不过他总归明白，自己是她们取乐的对象。

总的来说，这事并不太困扰他：惹人大笑总比惹来敌意或别的负面情绪强，而且那些老太太对他很好，当他异想天开要干什么不靠谱的活计时，她们还会帮他。

不，麻烦不是从那边来的。安东尼奥害怕的是年轻女人。在村里的这几个月，他观察村里的风俗习惯，比一个人类学家还要细心：人类学家出了错，最坏的后果不过是一份错误的研究；而安东尼奥担心，自己在某个敏感话题上犯了错，会惹来大麻烦。而还有什么话题比与异性的关系更敏感呢？

倒不是他不想找个姑娘，可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行事。早在马卡帕，在他出生长大的地方，他就从来不是什么风流情种，接近姑娘时倒一向笨手笨脚，伊莎贝尔那档子事就是证明，过了那么久，想起来他心里还有点疼。在这里，他简直无从下手。他唯一弄明白的是，这里似乎没有婚礼之类的仪式。新的一对是这样结成的，简单得让他着迷：到了某个时刻，一个男人把自己的吊床挂到一个女人的吊床旁边（或者反过来：他已经见过好几起是女人主动），从那一刻起，这就是一对了。仅此而已。

可这些伴侣是怎么开始的，他仍然一头雾水。把吊床若无其事地挂在这里或那里，在他看来太粗糙了；他确信在那之前一定有某种形式的求爱，可他捉摸不出它的路数。只要眉来眼去一番，然后马上就去挂吊床？还是得先献上一阵殷勤？怎么献？在这儿送姑娘什么好，一个椰子，一条死蛇，一只当点心的蜥蜴？又怎么知道，某个比你有头有脸的男人（也就是村里其他所有男人）是不是偏偏也看上了那张吊床？

再说，她们太年轻了，太年轻了。安东尼奥想起他教书的学校里的女学生：不行，想都不能想。安东尼奥明白，在村里，那是他自己的禁忌，可这没关系：是禁忌，就还是禁忌。这让他尽量躲着那些到了“出嫁”年纪的姑娘，有时闹出尴尬的后果，比如那天晚上：他看见一个姑娘抱着吊床，径直朝他走来。安东尼奥从自己的吊床上一跃而起，绊了一跤，差点摔个嘴啃泥；接着，慌了神，不知该怎么办，竟把用来挂吊床的木钩掰断了：“这里不挂吊床。”那姑娘照样微笑着朝他走来，然后越过他的位置，看都不看他一眼，去把自己的吊床挂在一个脸上绘着精致赭色图案的高个青年旁边，把可怜的安东尼奥晾在那里目瞪口呆，还惹得目睹这一幕的两三个老太太笑开了花。

不过，确实有一个姑娘，肯定比别的姑娘大几岁，却没有孩子，他也从没见过她和谁挂过吊床。她总是有点离群，身上有点什么跟别的姑娘不一样：她的五官有点不同，她在皮肤上绘的图案自有一种风格，她把当装饰的鲜花别起来的方式很特别，连她编的篮子的绳结也……哎，安东尼奥，看来你把她观察得够仔细的，对于一个打定主意不跟女人打交道的人来说，够仔细了；对于一个不想惹麻烦的人来说，仔细得有点过头了，你简直能一厘米一厘米地把她描述出来。好吧，承认吧，我想多了解她一点。也许我可以送她一些那种人人都爱吃的黄浆果，包在一片亮闪闪的漂亮叶子里；也许还可以加一朵花，或者一只蓝莹莹的小青蛙。可恶的族语，要是我能磕磕巴巴说上两句话就好了，哪怕光打听打听她的来历也好。

2.16 雅娜伊娜

有些故事不对人讲，或者只讲给自己听：在独自一人的时候，在能想到一个地方可以显得多么遥远、两回十个月亮可以有多么漫长的時候。

那个离群的姑娘，那个彩绘方式与众不同的姑娘，她来的地方远到无法抵达，这多半只是她自己的盼望。她的名字叫雅娜伊娜，离开她的村子快两年了。

“早晚有一天我杀了他。”雅娜伊娜对吉奥马尔说。

“嘘嘘嘘！你说什么呀，你疯了？”

“我再也受不了了，我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不该由你知道。神灵知道。神灵已经决定了，你是亚里米的女人，没有别的可知道的。”

“其实是亚里米说神灵这么说的，神灵可什么都没跟我说。”

“嘘嘘嘘嘘！你真是疯了！你说什么呢？你明知道是亚里米跟神说话，他们凭什么跟你说话？”

“好跟我解释清楚，我为什么必须跟那头畜生过，为什么永远得他说什么就做什么。”

“神灵自然知道，而且他们当然不必告诉你，只告诉村长就够了。再说我觉得，神灵是在生你的气：他把你娶过去已经好几个月亮了，你还没生出孩子。”

“幸亏没生。你这么说倒轻巧。神把你许给了托奥鲁那个好男人，又不是那只嚎叫的猴子。他要是再敢碰我一下，我真的杀了他。”

可那一回，吉奥马尔没有说“嘘”。那一回，她只是惊恐地盯着她身后的某个点。

雅娜伊娜转过身，看见了亚里米：他从一棵棕榈树后冒出来，带着静止的风一般的无声，用一双恶狠狠的眼睛看着她。

计划很简单。她要用变幻之饮把他灌蒙，等他醉倒睡去，她就行动。内心深处，她有点遗憾自己没有真的杀掉他的勇气，可邪恶的神灵是他，不是她。而一个任由恶人带领的村子，是个坏村子：逃跑是个容易的决定，不留恋，她不明白怎么早没想到。她会到河边去，找一条独木舟，一直划到力气用光，划到最远的村子。许多个月亮以前，她去过其中两个村子，参加和平与互换礼物的仪式，她觉得那里住的都是温和的人。她的村子是整座森林里最坏的，雅娜伊娜认定了；而如果神灵坏到把她打发到那里、把她配给那只猴子，哼……雅娜伊娜不敢把这个念头想完，可她心里清楚：这些神灵不值得敬重，而且，肯定已经到了不再忍气吞声的时候。

亚里米喜欢变幻之饮。那天晚上，雅娜伊娜低垂着眼睛，不停地给他斟，连自己的那一份也敬给了他，作为下午说了难听话的赔罪。

最险的时刻在第四碗之后：平时到了那个份上，亚里米就会上头，随便一丁点小事就能让他变得凶暴。可那天晚上，他比平时安静。他又喝了第五碗，第六碗喝到一半，就醉醺醺地睡过去了。

命运站在我这边，雅娜伊娜想。她望着几近圆满的月亮，月光从枝叶间漏下来，刚好够她看清脚下的路。她不出声，也不惊醒任何人。她努力不去想新村子会怎样收留她，把心思集中在每一个脚步上，为自己的悄无声息而得意。想到这项本领和划船的本领，她逃跑必需的这两项本领，都是那只猴子教的，她不禁笑了。至少他还算有点用。她太专注于倾听自己的寂静，刚把一只脚迈出村子的界线时，竟没明白那声巨响是什么。那会是什么野兽呢？

亚里米有许多缺点，其中一些他偶尔自己也愿意承认。但他不蠢。神灵绝不会派一个蠢货来当村长。他长久以来一直在问，神灵为什么把那个无礼又不听话、连个孩子都生不出来的女人塞给他；现在全明白了：那是一场考验，为了磨炼他的心志。今天他就有机会甩掉她，明天就能另娶一个女人，他只要决定选哪一个。

那天晚上，他心爱的酒一滴也没咽下去。每次女人端来一碗，他只把嘴唇贴上去，抿一小口，等她一转身就吐回碗里，然后倒在地上。第六碗之后，他认定戏演足了，便假装睡去，小心地让刀保持在手边。

听见雅娜伊娜起身，他握紧了刀柄，等着她动手。大大出乎他意料的是，女人没有来杀他，而是朝屋外走去。亚里米于是跟了上去，想看她的意图；当看见她正往村外走，他明白了：这个被神灵诅咒的女人，决定抛弃他们。这比任何冒犯都严重：从没有人抛弃亚里米当村长的村子。他深吸一口气，用尽肺力发出了警报的吼声。

要是有时间思考，雅娜伊娜会问自己哪里出了错，她的计划怎么会这么快、这么惨地失败。也许她会反省神灵给她安排的角色，也许甚至会想，是不是自己全错了，是不是应该接受神灵的旨意，过摆在眼前的日子。

可雅娜伊娜没有时间思考。只有行动，只有跑。亚里米的吼声惊醒了村里几个最能干的战士，一两秒后她认出了那是谁的吼声，吓得魂飞魄散，那几个战士已经起身，开始四处乱跑，想弄清出了什么事、该怎么办。混乱中，她看见有几个人正朝河边跑去，切断了她原定的逃路。她迅速改变方向，远离河边，钻进密林深处。有人看见她跑，一边呼救一边追了上来。她心里并不清楚自己在往哪儿跑，只是跑；可本能正把她引向那个也许代表她的生路、也许代表她的终点的所在。反正，是她这场冒险的决定性之地。

她继续狂奔，上气不接下气。当从密林里冲出来、还领先追兵一段距离时，一切都明朗了，连字面意思也是。

月亮照亮了岩石，照亮了闪着光的河水，照亮了瀑布那惊人的、极高而狭窄的落差。它比整座森林里最高的树还要高：水从两块狭窄的石板之间坠下，落进低处的一个小湖里。村里的传说讲，古时候有人勇敢到敢跳下去；许多爱夸口的年轻人常说要去试试，可活着的人里谁也没有过这个胆子。

雅娜伊娜没有立刻跳。她停在瀑布的边沿，盯着追兵将要钻出来的那个点，希望亚里米就在其中，好让他看看他们两个谁更勇敢。果然如此。月光不够亮，她看不见他的眼睛，但不需要。她完全可以想象他表情的变化：从确信抓住了她，到怀疑，再到她转身跳下去时的难以置信。

她在森林里顺着河道游荡已经好几天了，没有遇见任何人。找吃的找水都不成问题，逃亡奇迹般的成功给了她巨大的心劲。她并不狼狈。可是那漫长的孤独开始让她有点不安：她没想到瀑布之后这么长一段路都没有村子。这样也好，她心想，我走得越远越好。

第五天的黄昏，差不多到了找地方过夜的时候，就在那时，越过鹦鹉的啼鸣，她听见树的那边有孩子的声音。

2.17 词语

“怪人跟孩子们弄的那个，那些符号，是法术吗？”

“不是，基里马，不是法术。”伊塔塔库阿拉打着哈欠说，懒洋洋地在吊床里晃着。他似乎不太感兴趣：“怪人名叫安东尼奥，你知道的，他什么法术也不会，我告诉你吧。全村上下，神灵们最不想打交道的人就是他。只是个游戏，别放在心上。”

“可那是什么蠢游戏？图样是画在身上的，不是用小棍子在尘土里画的。这游戏真傻，从来没见过，我不喜欢。”

“大概是他们怪人的孩子玩的游戏。别为一个游戏操心。它不危险，对吧？”

“不……不，好像伤不着谁。可我不喜欢。”

“你不喜欢的东西多着呢，基里马，”巫师咯咯笑了，在吊床里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由他们去吧，不过是孩子，不过是在玩。”

这个游戏对安东尼奥来说意外地有用：他完全没预料到，因为要写那些词，他学了一大堆新词，族语进步得比以前快得多。

可孩子们很快就发现——随着他们对符号越来越熟，尽管他们的语言极不适合书写——这个游戏给了他们一种绝妙的秘密通讯手段，大人和老人对此一无所知，是一件躲开大人监管的利器。

你可以在沙波诺外面写下 IPÊ，比别人起得晚的孩子们就会知道伙伴们都去河边玩了。要是你在小径旁看到 OPIÏ，就知道朋友们去采果子了；要是你在岸边软软的泥里看到刻下的 PUTÚ，就可以跑去空地跟大家玩球。

火堆旁写着“阿因德 甜”真方便，因为你明白了药婆做了她美味的木薯蜂蜜糊糊，手快一点还能偷到至少一把；茅屋门口写着“伊博蒂拉 生气”真有用，因为你知道伊博蒂拉老太婆又赶上她心情坏的日子，孩子们最好离她远点，免得挨石头砸。

有一种用法就没那么有用了——不过安东尼奥本来就为孩子们的进步自豪得很，也知道这免不了——那就是在他们自己的争执里动用这件新武器：广场正中央写着一行挑衅的“考埃 貌”，紧接着，在安东尼奥强令这两个都气呼呼的家伙和好之前，就出现了一行写得更大的、血淋淋的“莫阿西尔 屎”。

所以，当一天下午他听见他们咯咯坏笑，走近那群笑得前仰后合、眼泪都出来的孩子，看见就在伊塔塔库阿拉的吊床正下方，认认真真地写着“伊塔 大肚子”时，他也不怎么吃惊了。他当然应该骂他们一顿，可看着巫师的肚子——客观上确实壮观——在他美滋滋沉睡时从吊床里慢慢晃出来、溢出来，活像一只熟过头的大芒果，他除了憋住笑，什么也做不成，而他周围的孩子笑得在地上打滚。

不过几天后他就笑不出来了，反而腾地红了脸，尴尬至极——同时庆幸自己只把这危险至极的游戏教给了孩子们——那天一大早他从沙波诺的阴影里走出来，瞥见一群孩子四散奔逃，笑着躲进枝叶里，而他面前，就在门槛上，端端正正地摆着用三颗圆石子装饰的一行字：安东尼奥 爱 雅娜伊娜。

2.18 远方

“我告诉你就是它，我敢肯定，”亚曼德坚持道，“我不是跟你讲过好多遍了吗？莱娜跟我说：好好看它。好好看它，因为这条毛虫跟别的都不一样。这是你这辈子能吃到最好吃的东西。她在木薯上挖了个洞，把它塞进去。她说得对。我再也没吃过那么好吃的东西，也从没忘记它的样子。你不知道我盼了多久想再找到它。我告诉你，就是它。”

“我知道你跟我讲了又讲，”皮亚塔反驳，“可我再说一遍，问题不在这儿。问题在于，他永远不会吃它。”

“可它好吃极了，我告诉你。他为什么不吃？”

“因为他觉得毛虫恶心。”

“他觉得毛虫恶心？”

这回吃惊的不止亚曼德，几乎其他所有孩子都惊了：“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观察过他，我发现他从不吃毛虫。”

“可你肯定弄错了。就算他是怪人，也不至于怪成这样，毛虫人人都爱吃。我说给他送去，你看他会高兴的。说实话吧，你不想送给他，是因为你想自己吃。”

皮亚塔想了想该怎么办，然后认定事态严重，值得揭开他的重大秘密。

“不。我告诉你，他不喜欢毛虫。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觉得这有什么怪吗？因为我也不喜欢。”

“你不喜欢毛虫？”

“不。不光不喜欢，我是真觉得恶心。”

“你觉得毛虫恶心。”

“对。”

“那你为什么还吃？”

“因为我必须吃。”

这个揭底之所以更惊人，是因为皮亚塔是他们中个头最大的，吃得最多，而且什么都吃，至少大家一直是这么以为的。

孩子们中间落下了长长的沉默。

是莫阿西尔打破了沉默：“我也不喜欢。不过我从来不吃。”

“那你怎么弄的？”皮亚塔问他，眼睛里燃起了希望。

“我假装吃，然后趁没人看见，把它们藏在啃干净的骨头堆里，或随便什么地方。”

“机灵鬼！”

“那照你说，他真的可能不喜欢喽？”亚曼德失望地问。

“对。”

“可惜。我本来想送他一件礼物，换他给我们做的那个怪皮球。”

“我也是。你看吧，我们会找到别的东西的。别难过：你又要尝到你说那么喜欢的味道了。”

对，那条特别的毛虫。他们四下张望，可它好像不见了。这时他们注意到考埃离开了人群，看见他在空地另一头，正朝安东尼奥走去，递给他什么东西。从这个距离他们看不见是什么，但人人都断定是一条填了馅的木薯。他们拔腿就跑，喊着朋友的名字。

安东尼奥看着考埃递给他一条根茎，里面塞着一条巨大而令人作呕的毛虫。他几乎可以肯定，这是孩子的一片好意，也许是感谢他前一天做的那只橡胶球。可要吃下这条毛虫？到目前为止他总能躲过去：从托盘里挑肉、鱼和蔬菜，把毛虫留在一边，这想必让土著们很高兴，因为他们显然嘴馋这东西。可现在他无处遁形。也许他可以把它提起来，还给孩子，自己吃木薯？他正这么想着，考埃对着这个不同寻常的夹馅三明治咬了一大口，嚼着，说了句“昂-呜啊啊啊”，安东尼奥已经知道那意思是“好吃极了”（孩子的脸也证实了这一点），然后咧嘴一笑，把剩下的美味塞进了安东尼奥手里。

安东尼奥早已失去了时间概念。他模模糊糊知道到村子已经过了多久，可要是有人告诉他，此刻是2001年9月11日里约热内卢时间上午9点，安东尼奥盯着那条在木薯里压扁的毛虫，多半会回答（用一口因久不使用而越来越生疏的葡萄牙语）：“这关我什么事？我有更紧迫的问题要解决。”

往北五千公里，在一个从任何角度看都远得仿佛宇宙另一端的地方，伊莎贝尔目瞪口呆地盯着电视。她很久没想起安东尼奥了。前一年她回马卡帕办事，听说他在森林里仍然下落不明，而且已经不抱找到的希望了。

此刻，她冷不丁想起，那架飞机的事曾让他多么震动，飞行员决意自杀，带着所有乘客一头栽进海里，她想：幸亏你死了，亲爱的安东尼奥。这样你就不必看见这场恐怖了。

看到第二架飞机撞向世贸中心的第无数次重播时，伊莎贝尔回过神来，抓起一个小背包，塞进手机和两个瓶子。全世界的媒体都会发疯的。去看看需不需要口译。她用一声歇斯底里的笑为这个想法收尾：“需不需要？”哈哈。然后冲出了家门。

2.19 世界杯

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我们正从东京为您现场转播荷兰对阿根廷，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四分之一决赛。两队已经开始入场，荷兰队穿着传统的赭色圆点球衣，阿根廷队穿着漂亮的棕色条纹队服。观众阵容配得上大场面：至少30个孩子，许许多多鹦鹉，以及数目不详的昆虫和危险动物。请安静，奏国歌的时刻到了。

安东尼奥中断了这场他自言自语的解说，下令：“A'iybò”，孩子们排成了一列，这正是他希望他们做的。一股自豪感流过他全身，但又被强烈的怀疑冲淡：他们这样做，多半不是因为他发音无懈可击，而是因为他们已经明白该做什么。这是第三场四分之一决赛。第一场，日本爆冷击败了意大利，安东尼奥为此很不痛快，他不想操纵比赛，却暗暗希望结果更合乎实际。第二场，德国8比5拿下了丹麦。最后补全对阵表的将是巴西对克罗地亚。安东尼奥说：“荷兰！”指了指赭色圆点，然后唱起了国歌，荷兰队员们热情洋溢地跟着唱：

“波罗啵，

波罗啵，

波罗啵啵啵啵啵啵啵。

波罗啵，

波罗啵，

波罗啵啵啵啵啵啵啵。”

孩子们似乎已经很好地领会了足球的主要规则，安东尼奥已经组织了几次村庄杯赛，虽然这些杯赛更多是在他脑子里进行，而非现实中：安东尼奥很快就放弃了讲解小组赛、积分榜、比分的概念，他会的那些他们的语言，显然派不上这个用场。

也许他们整个语言里都没有派得上用场的词，他们把那语言叫作“Aca-aaaaa！”，意思简简单单，就是“语言”。不管怎样，孩子们踢球，他自己一个人重建积分榜，大家都高高兴兴。总还能再做点什么让它更好，永远都能更好，可安东尼奥想不出是什么。

直到一天晚上，那是他为数不多会回想起被抛在身后的那个世界的夜晚之一，他有了主意。他的思绪飞到了韩日世界杯上。安东尼奥根据他看到的怀孕到分娩推算，他多半已经在森林里待了两年半到三年：那么2002年世界杯应该刚结束，或者说不定当时正在进行。安东尼奥想，引入球队的颜色和国歌这类仪式元素，孩子们会觉得好玩，也能理解。

第二天一早，他一醒来就仔细平整了一小块遮蔽良好的土地，用尖棍子画出了首届亚马孙幻想世界杯的对阵表。为了不太复杂，他决定跳过小组赛阶段，直接进四分之一决赛。他选了所有大牌球队，除了法国，98年世界杯上法国战胜巴西，这份羞辱还太新、太痛，没法原谅。于是在安东尼奥的幻想里，该死的齐达内的法国队被东道主惊天淘汰了。

另外，为了让对阵表和比赛之间的对应关系好懂，他决定不用国旗，而用球队的颜色。这些颜色，他要直接画在他那些还没长成的球员的身体上。

第一个问题来了：组好头两支队后，他决定给“日本”队球员胸口画一个漂亮的红圆圈，亚曼德和伙伴们对此似乎兴高采烈。红圆圈太好看了，连“意大利”队的球员也想要一个，费了不少口舌才说服他们画波浪形的黑条纹。

第二个问题出在奏国歌的时候：安东尼奥发现，对日本国家队他几乎一无所知，首先就是国歌，于是决定用《马赛曲》代替。可是他最先起头唱的是《意大利兄弟》，那是除了巴西国歌之外，他唯一还记得旋律和几句歌词的国歌。而开头的“波罗啵，波罗啵”在孩子们中间激起了巨大的热情，没法说服他们接受别的音乐。《马赛曲》立刻招来抗议的喊声：“日本”队的孩子们觉得自己受了不公平的歧视，表示他们也要开头的“波罗啵，波罗啵”。就这样，安东尼奥把《意大利兄弟》从国歌变成了比赛的开幕曲。实际上就是世界杯的主题曲。

在向他的小朋友们传授足球时，安东尼奥下定决心，绝不让他们沾上裁判误判这个概念，连边都不沾，他决心做到尽可能公正。可在意大利输给日本之后——哪有的事——他意识到，要是他自己也想玩得更尽兴，就得在组队环节动点手脚。

他行动的另一个铁律，其实是像躲瘟疫一样避免固定球队：他不想冒一丝一毫的风险，在一个五百人的村子里制造出帮派和派系。既然球队的组成每场都得变，那么顺手操纵一下也无妨，不是为了偏心，而是为了增加（在他眼里的）角色扮演的真实感。

他可用的球员是三十来个男孩和六个女孩，从六岁到举行成年礼的年纪。接下来那场四分之一决赛，他组的队让德国显得更强大、更“肌肉”，把最灵活的孩子分给了丹麦。荷兰对阿根廷则应该是更均衡的较量，所以亚曼德和莫阿西尔进了第一队，皮亚塔和乌比拉坦进了第二队，最弱或最小的球员也大致均分。

亚曼德和皮亚塔不仅是两个最强的球员，关系也特别要好，想到要分开踢，两人都微微撇了撇嘴。别担心，下一场穿上绿黄战袍你们就又在一起了，安东尼奥得意地暗想。

2.20 灰烬

安东尼奥在离地约十米的高度。他敏捷地爬上了那棵树，一路沿着树皮，用一只大食蚁兽结实的趾甲刻出一道道竖槽，那些趾甲事先特意磨得锋利。从刻槽里，一种浅黄色的宝贵树脂开始渗出，被刻槽的形状顺势引导，汇入树下一只大碗。两条黄色的大毛虫，长着红色和白色的大圆斑，在安东尼奥看来个头平平，正在不远的枝条上懒懒地爬。哦，这两条不错，安东尼奥想，拿去送人。

看看你，安东尼奥，你是我们的一员，村里人没有一个词用来称呼他们自己，你正从一棵你连葡萄牙语名字都叫不上的树上下来，手里拿着两条巨大的胶状毛虫，打算跟你的朋友们一起吃。他的念头已经用当地语言流淌，葡萄牙语只剩下一席之地，留给那些不存在或不知怎么就无法翻译的词。

骚动恰恰在他开始下树时爆发，他右手捧着毛虫，下树并不容易。一声非人的嚎哭从一间最大的茅屋后响起，许多人已经丢下活计奔了过去。

安东尼奥立刻明白是有人死了，他心里感觉得到：那样的嚎哭不会有别的意思。

他们跟死亡的关系不好，把它当作入侵者。在他们的故事里，曾经有过死亡不存在的时代，村里人可以永生。在那个时期，他们遇到过一支强大的敌对部落，他们打败了对方，而死亡就是对他们竟敢如此的惩罚。这是被反复讲述的根本故事：死亡是对与其他和我们一样的生灵作战的惩罚；不可再战，也许有一天死亡会抛弃我们，自行离去。

可不是那一天。落地时，安东尼奥已经确信，死者是个重要而受人爱戴的人。一般来说，死者在群体中的地位越重要，大家对死亡的反应就越暴烈、越愤怒。赶来的人的行为不容置疑：他们仿佛疯了，被狂怒蒙住了眼睛。

哭喊声很快就会传到所有人耳中，连远处打猎和玩耍的人也会听见；至多一小时，全村就会聚集起来，进入对死亡的剧烈反应阶段。没有人试图疏导或阻止这股怒火，反而常常是最年长的人最愤怒，他们的行为又煽动年轻人甚至孩子。他们会一直这样喊叫、向空中踢腿、躁动、扭动，用猛烈的掌击捶打胸口和大腿，直到筋疲力尽地倒在地上，对最强壮的一些人来说，这意味着好几个小时的苦痛。

森林对这场喧嚣的反应，起先是放大它：各种鸟和猴子把自己的啼叫加到男人女人的哭喊上，造出真正骇人的轰鸣。随后，随着悲痛失控地延长，动物们退场了，在一次次狂怒的爆发周围留下一圈寂静，造成又一种非凡的效果：一种仿佛由树木自己发出的、遥远而低沉的回声。

不！

安东尼奥首先看见的是脚。出于某种缘故，安东尼奥几乎只看脚就能认出所有人，连他自己都没完全意识到这一点：脚掌结实却又出奇柔软，布满老茧却又异常敏感。

不！

他没有疑问，但他想说服自己这不是真的，这不可能是真的，他完全可能认错。

“不！”这声葡萄牙语的喊叫消失在周围人的哭喊中，“不！不！不！”

阿因德闭着眼睛躺在地上，表情出奇地安详，头发散在头的四周，仿佛一圈光环。

巫婆。

阿因德，药婆，巫婆，教过他多少东西？一切。安东尼奥感到和别人已经表达出的同样的怒火在体内升腾。以前他从未这样过，通常他只是站在一旁旁观这悲痛的第一波表达，但这次不同。他开始像别人一样喊叫、躁动，很快就失去了对时间和空间的知觉。

当他重新睁开眼睛时，他躺在潮湿的土地上，午后炎热的空气包裹着村庄，许多最有耐力的男人和女人仍在颤动，那已经变成了一种葬礼之舞。老人们已经在整理遗体、搭建火葬堆：在四块大石头中间堆起大量木柴，上面架了一块同样的石板，用来安放遗体。死者所有的财物都将在这堆火里烧掉，烧不掉的东西会被收走扔进河里。等肉烧尽，骨头会被收起来单独再烧，直到化为灰烬。

安东尼奥怀着一种奇怪的疏离观察了整个过程：火从树脂燃起，吞没木柴，升得高高的，裹住药婆，与晚霞的红色融为一体；身体慢慢变黑，从这个世界消失；然后是骨头。骨灰由四个年轻人，两男两女，取走，带到部分覆盖村庄的树冠顶上，离地至少二十米，然后慢慢地、像雪一样撒落在茅屋上、人们身上、一切之上。在这场可怕的落雪之下，第一批出发去进行特殊狩猎的猎手已经归来。所有人都要宴饮，直到力气耗尽。宴席的长短取决于死者生前多受敬仰，而这次不会少于三天三夜。

最初的歌声已经升起：女人和年纪小的男孩走到老人跟前，唱起极其古老的歌，安东尼奥只听得懂其中零星几个词，目的明明白白，就是抚慰老人们的心灵。没有差事在身的成年人被动地听着这些旋律，难得露出半个微笑，眼里满是泪水。很快肉就会烤好，那种含酒精的饮料，森林之水，就会开始流淌。女人最亲的亲属们把一捧骨灰拌进自己那份森林之水里，安东尼奥也被邀请喝一口，这是头一回。

安东尼奥感到的是一种圆满的感觉：巫婆的灵魂进入了他的身体。他无所畏惧地吃喝，三天三夜；当他在第四天的黎明醒来时，他明白自己内心有什么东西永远地改变了。

2.21 幸福

亲爱的本子.....安东尼奥常常花点时间自言自语，不对，有个更恰当的词，报纸？亲爱的报纸.....不，也不对。日记！亲爱的日记！那么：亲爱的日记，我此刻躺在一张吊床上，周围是奔跑欢笑的孩子们，第一次我要向你坦白：我很幸福。我不敢相信自己感觉这么好。我每天踢足球，或者玩他们那套球戏，起初我瞧不起它，可现在觉得它美极了，我成了村里孩子们的一种官方导师，而且，哎，我很幸福。这些日子最大的烦恼是，我找不到办法跟他们解释“冷”这个概念。我都讲到冰了，跟他们说水有时候会变成石头，换来一片笑声；可“冷”，我还是不知道怎么讲。

“皮-球？”

亚曼德带着他一贯的笑容问道，用的是葡萄牙语的词。很长时间里，安东尼奥在心里都叫他双袜子。

“我想歇一会儿。”安东尼奥用村里的语言回答。

“皮-球！”亚曼德举着球坚持。

老天，这些孩子永远不累.....其实全世界的孩子都这样，可这些孩子是我见过的最机灵、最有活力的。

“好吧，好吧，皮球，皮球。”他用葡萄牙语说，他时不时就这样。这是一种亲昵的举动：有时是自然而然，有时他是真的需要用自己的旧语言来一段长长的独白，尽管他心知肚明他们听不懂。

“不过不许冲刺啊？我一上午都在让你们练冲刺和大步跑，我可不想你们受伤。我知道，你们年轻，人年轻的时候总以为自己是金刚不坏之身，可你们得早点明白，什么时候该发力，什么时候该休息。”

亚曼德带着好笑的神情看着他，每次听这种陌生的语言他都这样：“快点，大人们打猎去了，小的们在场上等着呢！”他用族语说。

“在场上，嗯？那就是要比赛喽，那我们明天再休息.....”

安东尼奥并不真的担心：这些孩子有他没他，反正都会玩上一整天，而且多半世代代都这样；要说有什么，也只是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因为他正试着引导他们的体能和技术训练，他不想打破什么平衡，更不想拉伤谁的肌肉纤维。

可到了场上，第一批大人已经打猎回来了。规矩是：有大人到场，小的不能进空地，只能待在一旁。安东尼奥教过他们呐喊助威，因为传统上球赛是在沉默中观看的，顶多是聊聊天，绝不会喊叫。大人们一来，孩子们脸上就蒙上了一层失望：他们得回村子，把场地让给有权使用的人。可那一回不同：一个猎手走近安东尼奥，慢慢地说：“其他人还在打猎，我们跟小的们玩玩？”

这种事从没发生过。偶尔会有个最出色的孩子参加一场比赛，也许是顶替受伤或另有要事的人，可大人对小孩从来没见过，除了零星的二对二、三对三。

“请轻一点踢。”安东尼奥回答，担心过于激烈的身体接触会弄伤“他的”哪个孩子。

“不轻，用力，用最大的力，这样他们能更快长成男人，”大人回答，语气听上去毫无讽刺，“不过玩你的游戏，足球，不玩球戏。”

是啊，安东尼奥想，我知道，球戏是神圣的。

孩子们立刻明白了，一个个成了幸福的写照：喊叫，满场飞奔，互相拥抱，他们就是快乐本身，而这一切还在开球之前。

“照你说的办，安东尼奥，我们使毒箭和拉得太满的弓，好吗？”

安东尼奥点点头，脸上挂着大大的笑容：只要他们踢、他们高兴，他就满足。他甚至不确定他们是不是都弄明白了他刚引入没多久的那些战术的名字，何况他引入这些战术更多是当游戏，不是当正经事。再说他们不是小孩子了，可又还都是少年，总之太小，这些概念太难了。

小个子们开局胆怯而笨拙，可以理解：对面是村里伟大的猎手，最强壮、最受敬重的男人。他们传球失误，丢球，安东尼奥的战术只制造了大混乱。每丢一球，他们就更加垂头丧气，有两三个已经快哭了。

然后，突然间，孩子们脑袋里有什么咔哒一声接上了，拉得太满的弓开始奏效。边路球员在防守时协助中路，大人们发现自己脚边总有两三个小不点缠着，控球越来越难。说起来我今天还让他们跑了那么多，他们应该累了才对，安东尼奥想。他们继续传球失误、丢球，可防守现在顶住了；比分四或五比零的时候，大猎手们再也进不了球，连靠近球门都难。

安东尼奥看见亚曼德不停跟两三个伙伴嘀嘀咕咕：他在提醒他们毒箭，他意识到。他也在等待合适的时机。一个猎手在中场被三个发了狠的小个子围住，丢了球，球到了亚曼德脚下，他两次冲刺变向，把对手甩在好几米开外。到了看得见球门的地方，他佯装射门，却送出一记精准无比的传球，给三个以完美时机插进对方后卫之间的同伴之一：毒箭。

安东尼奥凝望着那道传球的长弧线，体验到一种全新的感觉：那是一个美、寂静与成长的瞬间。对手的眼睛迷失在惊愕里，他的孩子们的眼睛像美洲豹的眼睛。说一切都看情况，并不对：当一切如此精确，当有这么多渴望和这么多快乐，就不再看情况了。雅西是较大的孩子之一，他那记半倒钩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从脚下飞出，全靠时机拿捏得完美。门将一动不动，也许连球进门都没来得及看见。亚曼德已经像安东尼奥教他的那样庆祝了：双臂高举，跑向一个同伴去拥抱他。在他心里，他不知怎么早早就知道球会进；在他心里，他已经知道，不再看情况了。

这是我带过的最好的足球队，安东尼奥想，幸福得前所未有的。

2.22 故事

“安东尼奥，你什么都会造吗？”

雅娜伊娜细细的声音打断了他关于足球的一段长篇独白，那段独白由模糊的记忆和用棍子在地上画出的战术拼成。安东尼奥惊讶地转过身，询问地看着她，围在他身边的孩子们起身跑开了。

“你总讲你的村子和你村子里的东西，那些东西你会造吗？比如说，你会造发光的大鸟吗？”

“飞机？”安东尼奥用葡萄牙语问，“不会，我不会造，我连你们的茅屋都不会造。”他改用当地的语言把话说完。

“可那些东西你都见过，不是吗？为什么你不会造？”雅娜伊娜追问。她有个特点：说话时的手势比她的同伴多得多，因为村里的语言对她来说也不是母语。这让她说的每句话都有一种强调的语气，也凸显了她的存在和她的身体，安东尼奥的眼睛没法不往上面落。

“因为那些东西很难，”安东尼奥有时惊讶于自己能用还很有限的词汇说出这么多话，“需要很多人和很多思考。”

不远处，两个年纪较大的女人正在生火，其中一个笑着插嘴：“安东尼奥连生火都不会！”

“我会！”他回答，“我花的时间长，可是我会！”

一阵哄堂大笑让安东尼奥怀疑自己是不是说错了什么。

“讲点你村子的好东西吧。”雅娜伊娜又请求道，在安东尼奥身边坐下，挨得很近，膝盖几乎相碰。

“一样好东西？”

他讲的故事几乎全都围着足球转：世界杯、伟大的球员、他的某段经历。他不是故意的：他觉得受语言的限制，而足球是个足够简单、可以翻译的话题，大家又都感兴趣。语言够不到的地方，他可以用示范、手势、画画来够到。足球曾是他学会这门语言的钥匙。可现在，他想给雅娜伊娜讲一件他认为他的世界里美好的东西，一件他想念的东西。

“在我的村子里，不光在我的村子，在全世界，有一些线……”怎么用一种在亚马孙森林里发展起来、专为一个猎人民族而形成的语言讲这件事？“这些线里流着别人的思想，我们管它叫‘因特网’。你要是接上其中一根线，就能看见别人在想什么。”

“看见？”之前取笑安东尼奥的女人之一问，入了迷。

“对，看见。因为这些线里流的思想，最后会到一种我们叫‘屏幕’的东西上，我们看屏幕，就看见思想。啊，就像我们在地上画画：土地就是屏幕，它让你们看见我在想什么，对吧？”

“我从未想过这个……”雅娜伊娜插话。

“对，你画的时候，是把一样你心里的东西弄出来。”用这门语言说这个真难啊，“通过世界上有的这些线，你哪怕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你的思想照样能到屏幕上。”

“可是多远呢？远到河边吗？远到巴卡巴树吗？”

安东尼奥知道，对村里人来说，距离的概念相当模糊：他已经不止一次在跟他们讲整个世界时遇到巨大的困难。

“远，要多远有多远。想想你知道的最远的东西。”

“月亮。”

“对了，远得像月亮。”

“可以听见月亮的思想吗？”

“不，月亮的思想不行，我不知道月亮有没有思想。不过从前有人上过月亮，我们能通过特殊的看不见的线听见他们的话。”

“看不见的线？”

“对。”

“从地上一直通到月亮？”

“对。”

安东尼奥意识到这些话听上去该有多难以置信，尤其是想到，有些人明明用着那些线，却不相信人上过月亮。他等着一场怀疑的爆发，却惊讶地看着雅娜伊娜带着向往的神情环顾四周，问他：“这里也有吗，看不见的线？”

安东尼奥用了好几秒才从惊讶中缓过来，然后回答：“有。”

“可是我们看不见它们，因为我们不会造屏幕，对吧？”

“对。”

“可惜，”雅娜伊娜总结道，“我真想看看。而且你没希望学会造它，对吧？”

“没有，很遗憾。”

2.23 启示

安东尼奥知道村里从没听过的最离奇的故事，这个消息传开了，一种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拥有的好奇心攫住了全村人。

似乎怎么也喂不饱他们，族语也在帮倒忙：安东尼奥不得不借助长长的迂回说法，去描述那些很难、甚至不可能描述的东西。结果总是介于滑稽与神奇之间；每讲一个故事，听众就多一些，很快，安东尼奥开讲的时候，整个村子都围着他听。

其实跟我在电台的时候也没多大不同，说不定到头来，这里的听众还更多。说到这个……

“不只有看得见的线，还有看不见的线……”

“就像那根一直通到月亮的！”雅娜伊娜插话，手势大大的，声音里带着一丝骄傲。

“难怪月亮待在天上！它是拴在一根线上的！”另一个声音附和道。

安东尼奥接着讲：“人的声音就从这些看不见的线里穿过……”

“可穿过去的不是思想吗？”一位上了年纪的妇人问。

“不，姐姐，”雅娜伊娜又插话，“思想走的是真正的线，你看得见的那种！看不见的线里只过声音！”

还有图像呢，亲爱的，不过这个也许下次再讲……

“每天，我对着一个声音的陷阱说话，它把我的话收进去，分给那些看不见的线。我们管它叫‘电台’，用它来跟人们说话，就像我现在跟你们说话一样。只不过听的人不用站在我面前，可以待在自己的茅屋里，也可以待在露天，甚至在很远的地方。”

“多远？远到巴卡巴树那儿吗？”一个姑娘问，偏偏就在安东尼奥后悔又提起“距离”这个话题的那一刻。

“到月亮！到月亮！”雅娜伊娜回答，语气从没这么加重过。

“可我的声音到不了月亮。这么说吧，大约到巴卡巴树那儿，也许再远一点点。”安东尼奥总结道。失望攫住了雅娜伊娜，她心底里一直希望安东尼奥能跟月亮说话。

“这是我们那儿讲故事的方式。每个人接着做手头的事，一边听我的声音。”

“可大家一起听才好听！”一个成年人插话，是个猎人。

“年轻人学得更好！”一位长者说。

“听着声音就听不见动静，你还怎么打猎？”先前那个猎人反驳，一句话了结了争论。

安东尼奥环顾四周，感到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自己身上，尤其是雅娜伊娜的目光，她从得知安东尼奥不会跟月亮说话的震惊里缓过来之后，正在酝酿她的某个怪主意。

“你的村子真怪，”她终于开口，笑得灿烂，“既有走思想的线，又有送声音的看不见的线。你们就不能把思想直接放进看不见的线里吗？”

“你知道吗，这主意还真不错？不光是不错，我敢肯定，早晚有一天就会是这样：思想会在看不见的线里旅行。”

“安东尼奥，”说话的是一位结实而慈祥的老奶奶，膝下儿孙成群，“你不想念你的村子、你的部落吗？”

安东尼奥没料到会有这么直接的问题，这么长时间以来，他自己也从未这么简单地问过自己，这个问题触动了，比他预想的还要深。

“不，不太想，我在这里很好，现在我的部落就是你们。哎，我的父母和姐妹们，当然，有点想.....也许还有一个我认识的姑娘.....”安东尼奥说着，突然意识到自己从前的生活已经那么遥远。

“她把吊床挂在你旁边吗？”

“不，不，呃.....”安东尼奥窘迫地笑了笑，瞥了雅娜伊娜一眼，“她不愿意.....”

“所以你才离开的？”

“我迷路了，这是实话。在我的村子里，他们本来再也不让我那些孩子踢球了，于是我决定离开一段时间，可我迷路了。”

这句话让全村人一阵骚动，大家激烈地议论起来。两位长者皱着眉头站起来，走到圆圈中央：“踢球！怎么能禁止踢球？”

“也许是球场烧了？可就算那样，等几天也就行了！”

听众里的骚动没有平息，安东尼奥趁机从淹没他的那阵情感浪潮里缓过劲来。

“其实你们也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让我玩你们的球戏；在我的村子里，也差不多。一个老人不再让我的孩子们踢球。”

“要是他不让你踢，”两位长者中的第一位说，“那老人倒是明智的：你球踢得不好！可他不让你的孩子们踢，这就不明智了。”

“遇到你们，我真的很高兴。”安东尼奥摇着头总结道。

2.24 萨乌达德

很久以前，安东尼奥读过一篇文章，讲的是世界各语言里独一无二的词，那些很难翻译的词，因为很难传达其含义。唯一跻身前十的葡萄牙语词是“萨乌达德”（乡愁）。安东尼奥记得自己当时觉得好笑，因为这个词对他来说其实也总是不太好懂。

它的含义他当然一清二楚，但他很难真正有切身体会，搞不懂一个人怎么能像他的许多熟人那样，对什么都能生出萨乌达德。他猜想，这至少部分是因为他从未离开过马卡帕；可他的姐妹们也总是做同样的事，甚至住在她们出生的那栋老宅里，却无时无刻不把萨乌达德挂在嘴边：为一个许久不见的朋友，为小学的老师，为小时候吃的一道菜，为一个玩具……

而如今，他在森林里已经生活了不知多久，终于得到了最终的确认：萨乌达德与你住在哪里无关。对有些事，他感到难过：想到父母和姐妹们以为他死了，他很难过，但奇怪的是，他对他们并不感到萨乌达德（为此他还有点羞愧）。起初他难过的是不再教书、不再讲解足球、不再对着电台说话；但熬过了那段可怕的无法沟通的时期之后，如今他能跟新朋友们交谈，对旧时光没有一丝留恋。只有两样东西，让他感到萨乌达德。

一样是未来。安东尼奥在他的新世界里过得很好，当然也从不无聊，总有事情要做，有故事要讲，但他所寄居的这个民族的生活方式里，几乎完全没有进步。十年后，他们做的事会和现在差不多，方式也差不多。

这多半让人安心，但时不时地，安东尼奥会忍不住带着一丝惆怅，想起他抛下的那个世界飞速的进步节奏。比如，不知道计算机领域又有了哪些新玩意。几乎可以肯定，现在网页加载的速度翻了一倍、甚至两倍；而那个叫内珀还是什么来着的东西，说不定现在已经能听整张专辑，甚至还能看电影了！不过肯定也爆发了新的战争，而且既然人类总能找到办法把技术也用来作恶，也许已经有人找到并利用起新技术的黑暗面了？这个念头每次都冒出来，帮他将对森林外世界的遗憾压了下去。

不过，最纯粹的萨乌达德，是为爷爷而感的。里卡多·保罗·阿尔梅达·卡瓦略1918年生于马卡帕。这座城市的半隔绝状态，对许多同乡来说是原地扎根的绝佳借口，在里卡多身上却激起了旅行、认识巴西和世界的渴望。战争来了，1943年他立刻参了军。既然战死沙场会妨碍他认识世界的计划，他便选了一个能让他合理远离前线的兵种。就这样，他到了意大利，当了巴西远征军军乐队的号手，在艾米利亚的亚平宁山区作战，在蒙特塞奏响巴西国歌和意大利国歌，然后在一座又一座解放的城市里一路奏下去。

那段岁月的故事，安东尼奥记得的很少，因为那些故事多半讲的不是战斗，战斗他倒是乐意听，而是博洛尼亚和摩德纳姑娘们的魅力；当着奶奶的面听这些，让他相当难为情。现在，那些故事他也乐意听了，可爷爷已经不在，没法再讲，这也许就是他萨乌达德的主要原因。不管怎样，战争结束后里卡多回到了巴西，驻扎在里约热内卢，在那里他认识了一位魅力超出艾米利亚姑娘们好几个量级的女人（超出多少，取决于讲故事时奶奶在不在场）；更重要的是，为了迎接战后第一届世界杯足球赛，他在军乐队里步步高升，那届世界杯1950年正好在巴西举行。

那届世界杯和它悲惨结局的故事，所有巴西人都知道。安东尼奥清清楚楚地记得爷爷讲这个故事的那一次，仿佛一分钟前刚听过：那是1978年，巴西刚被阿根廷剥夺了决赛资格，就因为那场跟秘鲁的丑闻比赛。里卡多把失望透顶的安东尼奥叫到跟前，他才十一岁，头一回作

为懂事的电视观众经历世界杯，爷爷让他坐在自己膝上，又把儿子伊塔洛、安东尼奥的父亲也叫到身边，开始讲。

“你们以为这就叫人失望吗？现在我来给你们讲一个真正失望的故事。不，是那个应该收进词典里‘失望’词条下的故事。我以前从没跟你讲过，亲爱的伊塔洛，因为这故事太痛了，我下决心这辈子只讲一次：今天，我觉得正是时候。”

里卡多是个讲故事的高手，安东尼奥很喜欢听他讲体育故事，但他更喜欢的是一年年跟他一起经历新的故事，再听他讲，讲得那么投入、那么引人入胜，几乎让他怀疑大家看的是不是同一场比赛。可惜近年的故事结局都不好：78年的劫案，82年意外输给意大利，86年点球输给法国，90年又是那该死的阿根廷。然后，94年终于迎来了一场新的胜利。里卡多喜欢对意大利的比赛，因为它们让他想起战争年代、他的青春和那些可亲的艾米利亚姑娘，也因为那些比赛通常结局都好。当巴乔把最后一个点球踢到横梁上方时，里卡多露出了微笑，那是一个在电影院看到自己想要的结局的人的微笑。他对围在电视机前的一家人说：“现在，我终于跟安东尼奥一起看到了一个大团圆结局，我可以幸福地死去了。”

那不是说说而已：几个星期后，里卡多就走了，嘴角带着那再也没有离开过他的微笑。

四年后，巴西在决赛里崩盘，对手又是那该死的法国。安东尼奥尝到一种纯粹的、甜蜜的、苦涩至极的萨乌达德：从某些方面说，他庆幸爷爷躲过了这场新的失望；可实际上，爷爷讲得最逗的恰恰是那些输球的段子，安东尼奥真想知道，他会给那挨千刀的齐达内编排出怎样天马行空的骂人话。

“安东尼奥又露出讲故事的眼神了，”亚曼德对皮亚塔说，“走，去让他讲个故事。”

“安东尼奥，你的眼睛跑到天上去了，不过今天下午真好。给我们讲个你的故事吧？”

“嗯？啊，好。行。”

“好耶耶耶耶！”小家伙们兴奋地喊。

“要讲一个有坏蛋的，拜托！”莫阿西尔要求道。

“可是坏蛋要可爱一点……”考埃央求道，日子一天天过去，他那圆鼓鼓的小圆脸一点也没瘦下去。

“你们要一个有可爱坏蛋的故事？行啊。都坐舒服了，我给你们讲保罗罗西的故事。”

2.25 大人

“等你成了大人，你想做什么？”

“你什么意思？”

“就是我问你的那个。从明天起，等我们都成了大人，你想做什么？”

他们聚在整座森林里他们最爱的地方：一棵巨大的乌木树，在村子和河流之间的中途。他们坐在当舒适座椅用的大树枝上，蜷缩在巨大的树叶底下，树叶替他们挡着雨，那天在这片植被相对稀疏的地带，雨下得出奇地执着。雨让鹦鹉们像五彩的花朵一样栖落在枝头，它们在那儿望着男孩们，彼此低声聒噪。蝎尾蕉的花瓣红得发亮，前所未有的。那是个完美的时刻。

皮亚塔的回答，就好像亚曼德问他太阳落山之后会做什么。太阳会再升起，然后再落下；雨会停，然后再下；与此同时，植物会继续生长，动物会继续吃植物或者互相吃：“我会做成男人之后该做的事：继续做村子的一员，担起男人的责任。怎么，你难道还想做别的？我都不明白你干吗问这个。”

“你说得倒轻巧，日子怎么来就怎么接。你是我们当中个头最大、最结实的，还不算太笨。”亚曼德停了停，躲开皮亚塔朝他踹来的一脚，“你甚至比许多比我们早出生的人还高大，大家都敬重你。很自然，等时候到了，村里的长老就是你。”

“你说什么呢？谁在乎那个。你知道那事发生之前，天上还得下多少水吗？我不想当长老，更不想现在就考虑这个。你知道的，当上长老就意味着离死不远了。我干吗现在要想它？你想的这都是什么呀，你就这么怕明天吗？”

“我不怕明天，你知道的。让我睡觉都睡不安稳的，是明天之后会发生的事。我们就要成为大人了。然后呢？成了大人我们做什么？为什么成为大人就得不一样？”

“我知道我成了大人之后想做什么。”莫阿西尔说。他坐在低几档的树枝上，正费劲地在树干上刻自己的名字，这会儿停下了手里的活。他等所有人都转向他，才接着说：“我想去看看世界。”

有人瞪圆了眼睛，有人笑了起来。

“可哪个世界？”亚曼德立刻明白莫阿西尔是认真的，也明白这念头是从哪儿来的。何况，尽管他不愿承认，这念头他自己也动过。

“你想去看安东尼奥的村子，去看马卡帕？”他接着问。

“对，还不止。我想走遍森林外面的世界，我想去马拉卡纳，我想用安东尼奥跟我们讲过的所有工具，我想看人们玩那些稀奇古怪的游戏。我想坐上那只发光的大鸟。”

他越往下说，其他人越不笑了；而最后这句话的大胆，让他们彻底哑口无言，连气都喘不上来。四周只剩下森林里那层惯常的声响，在乌木树的叶子上方，似乎还被放大了。

“你疯了吗？你还没成为大人，就喝了梦之饮？”

是皮亚塔先重新开了口（亚曼德立刻想：瞧，这是他的第一篇长老演说）：“到马卡帕是不可能的。就算可能，为什么会有人想去？安东尼奥从马卡帕来到这里，还留下了。这说明这里更好。”

“也许吧。可他两个村子都见过，然后才选的。我也想看看，再选。”

“那可怜的阿拉西呢？你知道她巴不得把吊床挂到你旁边去。你就这么丢下她？”皮亚塔知道莫阿西尔一谈起姑娘就发窘，每次想让他闭嘴都用这招。但那天晚上不灵了。

“她要是愿意，就跟我一起走。”莫阿西尔笃定地顶了回去，那天晚上，他决心要让他们惊讶到底。

可是雨已经停了，鹦鹉们重新飞了起来，亚曼德趁机打破群里形成的尴尬：“别聊了，雨停了，我们去找安东尼奥，为明天讨最后几条建议吧。”

2.26 成人礼

少年们的成人礼是集体举行的，内容是一场球戏比赛：一边是大人队（选拔最强者组成，简直是村里真正的国家队），另一边是十名尚未受礼的、年纪最大的少年组成的队伍。沙波诺的入口附近有一棵成人棕榈：哪个少年长得够高了，就摘下一颗椰子，从此进入下一批受礼者的行列。当第十个少年摘下果子，队伍就凑齐了，仪式的准备工作随即开始，仪式在三天后举行。

皮亚塔和亚曼德是上一批没轮上的少年里年纪最大的两个，而且他们这一茬出生人数略有下降，所以距上一次仪式已经过去很久了。可是几天前，当乌比拉坦第九个摘下果子时，他们打了个寒战：他们知道，为时不远了。

所有人都以为第十颗椰子会被乌比亚雅拉摘到，也许是塔伊尼，可一天早上，满面春风的考埃拿着一颗椰子，出现在了掌管仪式的萨满伊塔塔库阿拉面前。

“谢谢，考埃，可我现在不饿。”伊塔塔库阿拉回答，完全会错了意。

“不。”考埃摇摇头，“不是给你吃的。这是仪式的椰子。”

“考埃！”伊塔塔库阿拉皱起涂成红色的额头，警告他，“你知道这种事是不能开玩笑的。”

“我很高兴，可我没开玩笑。”

“你也知道，请人帮忙或者爬上树都是禁止的。”

“没人帮我，全是我自己干的。”

考埃明白，伊塔塔库阿拉不肯相信，是因为他个子矮小，这一点比他年纪小更要紧，于是觉得有义务补充一句：“我堆了一座小石头山，爬上去，然后跳了起来。”

这是前所未有的事。连代代相传的最古老的故事里，都没有讲过类似的事件，以至于规则里压根没有考虑到这种情况。少年们只是从棕榈树下走过，伸伸手，有人跳一跳，通常也不怎么当真：反正不急着成为大人。可考埃不想跟一起玩了这么多年的伙伴们分开，而情势所迫，让他那颗本就明显出众的头脑更加灵光了。

老人们简短商议之后，裁定考埃正当地赢得了参加仪式的权利，尽管人人都替他惋惜，因为大家知道三天之后会发生什么。

另外九个少年得知第十个是他，都很高兴。他个子是小，没错，可他启动起来快得要命，位置感更是无人能及。连安东尼奥也确信，这对少年队是件好事。

说起这支队伍，他着实担心：已经过去好几年了，可他自己受礼那天的记忆仍然清晰，像胳膊上的一道疤。

那是他来到村里之后最强烈的时刻之一。身为成年人，他不必摘什么椰子，老人们有一天只是简单地认定：他不再像婴儿一样无能了，可以被接纳为男人中的一员。起初，占上风的情绪是幸福，因为这正式宣告了他被接受为部落的正式成员。随后，担心取而代之。那时他已

经能够交流了，尽管还很粗浅；虽然他自以为看比赛时已经把规则都弄懂了，那之前的三天他还是把规则复习了一遍。

比赛在主要的林间空地进行，十对十，空地为此专门收拾打扫过。持球的球员不能移动。离他最近对手可以站到他面前，但持球者有权用一个推搡把他撵开。当他认定视野开阔了，持球者就把球踢向一名同伴。第一个用手或脚触到球的人成为新的持球者，依此类推。游戏的目标是击中场地尽头的两棵圣树。两棵都被击中一次，所在队就得一分。

担心之后，最后到来的是终极情绪：对受辱的预期。那是受礼者们的第一场球戏，在那之前他们只能旁观。这一点，加上大人队是最强阵容、而受礼者只是十个普普通通的少年，意味着双方实力悬殊巨大，其结果就是一场场毁灭性的惨败。

说得更准确些，连惨败都谈不上：差距大到比分根本不计。只数受礼者一方的得分，仪式在他们终于拿到十分时结束，这通常要经过好几个小时的比赛，其间大人们毫不留情，得分成串成串地拿。寓意很清楚：现在你们是大人了，但这只是第一步的第一步，要成为我们这样，你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安东尼奥参加的那场仪式持续了几乎一整天；而要记得更长的仪式，也用不着太老：比如基里马参加的那场，就持续了两天多。

如今，安东尼奥心里占上风的情绪又是担心。多亏了他每隔两个月定期举办的“世界杯”，这也许是多年来最强的一批受礼者，团队意识肯定很扎实。可他们从未练过球戏（莫阿西尔有几次求他偷偷训练他们，被安东尼奥一口回绝），这是个很大的劣势；而且安东尼奥担心，让他们习惯了足球，到头来反而会弄糊涂他们。

因此，他是怀着极大的惊讶观看仪式开场的。少年和男人们身上画着成人礼与成年的颜色，专注而紧绷；石头和木棍有节奏的敲击声放大着他们的心跳，女人和老人们唱起成为大人之歌那又高又深的音符。

戴着仪式羽冠的伊塔塔库阿拉高唱出最后一节，然后一脚踢出超远的开球，为仪式揭幕，莫阿西尔立刻把球截了下来，那简直是一记猫一般的扑救。球马上传给皮亚塔，随即一脚长传飞向亚曼德，亚曼德不等球落地凌空一击，球弹跳着穿过两棵圣树。受礼者得分。

还没等大家从惊讶中缓过来，受礼者再次发起进攻，又拿下了第二分，进球的是考埃，他像闪电一样从混战里杀了出来。

大人们不敢相信。受礼者们虽然遵守规则，却正在颠覆一种在村里扎根了不知多久、也许长达数百年的打法。球在自己这边时，他们尽可能凌空击打，不给对手站好位置阻拦的时间。球在成人手里时，他们也站到大人们面前，没错，但隔着一段怎么推也推不着的距离。他们像着了魔一样满场飞奔，让对手无法固定明确的参照点。而且他们中有几个，尤其是亚曼德和考埃，脚法精准得连远射都能一击得分，而通常的得分程序，是慢慢向目标靠近，再试上好几脚。

大人们努力做出为少年们的出色表现高兴的样子，可他们当中许多人其实怒火中烧，很快便试图把比赛拉到自己唯一还占上风的层面：身体对抗。

少年们尽量避免，可一旦躲不开，吃到的推搡都重得吓人。有一次考埃被弹飞出去近两米，磕到了头，幸好没什么大碍。雅西、伊塔乌纳，甚至皮亚塔，也都挨了不轻的打。唯一一个仿佛在这片混乱之上翩翩起舞、毫发无损的，是亚曼德。而第十分的那一球，恰恰落到他脚下。皮拉伊给他送出一记好球，他和圣树之间只剩雅瓜里乌纳，最壮实、经验最丰富的大人

之一，他几乎是凶狠地朝他扑来，只是慢了一点点。亚曼德一个跳跃避开他那肌肉虬结的身体，独自一人带球面对记分树，却是背对着它们。

不久之前，安东尼奥给他讲过一个巴西球员，一个叫苏格拉底的人，最爱用脚跟磕球，让对手措手不及。亚曼德对这个新玩法着了迷，立刻开始练了又练。此刻安东尼奥在心里祈祷，亚曼德可千万别想用这一招来为仪式收官，拜托不要，不受辱就够了，羞辱大人可万万使不得，求你了。亚曼德犹豫了片刻，然后原地转了个身，这就浪费了一点时间，也给了雅瓜里乌纳重新扑回来的机会。他用脚轻轻一磕，把球传给皮拉伊；皮拉伊一路跟着攻势压了过来，轻松击中两棵圣树，终结了比赛。

庆典可以开始了。

这是村子历史上第一次，大人队没有碾压受礼者。雅娜伊娜对安东尼奥说，可惜没给大人们记分：“谁知道他们拿了多少分。想想，要是他们比少年们还少，那就太妙了。”

“谁知道呢。”安东尼奥回答。他一边观察大人们那些读不太懂的表情，一边想：他永远不会告诉任何人，连她也不告诉，连少年们也不告诉：比赛其实是以10比8结束的，赢的是少年们。

2.27 预兆

“我们明天早上再继续不行吗？”亚曼德又一次用哀求的神情望着父亲。太阳还高挂在天上时，安东尼奥就开始讲了，可如今天色渐渐暗下来，火堆也点燃了。基里马硬拉着年轻人帮他剥两只几个小时前刚捕到的大凯门鳄的皮，尽管两人心里都清楚，这不过是个把亚曼德支开、不让他靠近安东尼奥的借口。剥凯门鳄皮是一项漫长而相当费力的活，年轻人向来能躲就躲，碰上这种个头的家伙尤其如此。可亚曼德已经是大人了，对基里马说不了“不”。

安东尼奥本来是跟一小群男孩聊足球，可后来有人问他母语的事，话就越说越长了。他从古罗马人讲起，大海彼岸的一个大帝国，讲他们怎样试图征服一切已知的世界。在族人听来，每一样东西都透着惊奇，招来一连串的问题：那个大海——海这种东西要怎么解释——那个世界，那个帝国；世界的浩瀚、世上居住的万千民族，这些概念本身对他们而言就是全然陌生的东西。问题越多，故事就越丰满，哪怕为了解释一样东西，他不得不绕上长长的语言弯路，去描述那些他们的语言无法表达的事物或事件。时间一点点过去，讲到葡萄牙人出发征服新大陆的时候，整个部落都聚到了安东尼奥身边听着。那景象真是好看：黑黑的眼睛睁得溜圆，嘴巴惊得半张；大人小孩紧紧挨着，安安静静，被那些奇妙的故事深深吸引，几乎忘了呼吸。

整个部落都在场，唯独基里马和可怜的亚曼德不在，亚曼德正被迫把其中一只爬行动物的腹部纵向剖开，掏出那又臭又稠的内脏，然后开始漫长而繁琐的剥皮工序。那层皮有些地方像是用树脂粘住的，连咬都咬不下来，连最锋利的食蚁兽爪也奈何不了。接着还要把那发白的、纤维粗硬的肉切成条，挂在特意备好的细枝上晾干，然后换凯门鳄身体的另一个部位从头再来。一只大凯门鳄，一只庞然大物，从没见过这么大的凯门鳄，不对，见过的，旁边还躺着一只更大的，正等着被剥皮呢。

“第一只差不多弄完了，就剩擦干净那块大石头，明天早上接着弄，行吗？”

基里马心里翻涌着许多彼此打架的情绪。有对那一大片听众的嫉妒，当然有，只是这一点他没法向任何人承认，连对自己也不行。也有对安东尼奥那些故事的愤怒，他认定它们毫无用处，这一点他倒是认的。有用的故事，是那些讲打猎、讲捕鱼、讲危险动物的，甚至讲球戏的也算（尽管对这个他并不是十分信服），可安东尼奥的故事，绝对不算。发光的大鸟，劈开一种叫“海洋”的、无法想象之物的巨大独木舟，在像藤蔓一样的线里奔走的思想，还有那个新游戏，那个“足球”，那一大堆名字，那一件件莫名其妙的事情。这些对村子全都毫无用处，而且，基里马在心里感觉得到，却说不清楚，肯定还是有害的。

他们离村子有一点远，在一块朝向河边的大平石跟前，世代代的人都拿它当处理猎物这类活计的垫石。在亚曼德感觉漫长得没有尽头之后，第一只凯门鳄终于剥完了皮、清理干净，他们正把石头上的残渣弄走，准备把另一只畜生放上去从头再来。可天色已经晚了，很快黑暗就会让他们什么都看不见。基里马时不时竖起耳朵，想捕捉安东尼奥故事的只言片语，可每次都以一脸厌恶的表情后悔收场。

“天快黑了，再待一会儿我们连自己的手都看不见，根本没法把它收拾完！”

基里马知道亚曼德说得有理。他剥第一只的时候本来就想仔细些，也许仔细过了头，耗了太长的时间，天确实已经晚了。

“听你父亲的，亚曼德，”他这样开头跟儿子说话并不稀奇，“你只把它的肚子剖开清理干净就行，你知道留着不剖是危险的，它会胀破。我来挖个坑，你弄完我们就把它埋了，明天早上再继续。”

亚曼德点点头，不情不愿却也劲头十足地开始剖开大爬行动物的肚子。夜的阴影飞快地裹住了一切，再过几分钟就没法继续了。他把手伸进尸体内掏内脏时，碰到一个有阻力的东西，一个沉甸甸的、另一只动物肚子里没有的东西。亚曼德招呼父亲过来，父亲起初没弄明白儿子指的是什么，一来光线太暗，二来那团内脏又黏又腻、盘绕纠结。最后他终于明白过来：那是凯门鳄的胃。他拿起锋利的爪子，把它剖开。伴着一股令人作呕的恶臭，胃里滑出来一只几乎完整的小猴子，显然凯门鳄吞下它没多久，就被渔夫们逮住了。基里马惊得几乎向后跳开，大喊了一声：“不！”

亚曼德不解地看着他。

“凯门鳄不吃这种猴子！从来不吃！不吃的！”他转身朝部落其他人那边望去，一下子明白了：“这是森林诸灵的征兆！它们不高兴了！安东尼奥必须停止讲这些故事！你看！”

亚曼德对父亲和他那些森林里的学问一向敬重——尽管有时觉得他啰嗦——他没有理由怀疑父亲此刻说的话不是真的。他甚至还亲眼见过好几次，成群的猴子在自家树顶朝凯门鳄又叫又扔石头。

“说不定是从树枝上掉下来的，”亚曼德说，“树枝断了。”

“听你父亲的，亚曼德。这种猴子吃的东西跟我们吃的一样，上的树跟我们上的一样，可它们比我们要强得多得多。这是个凶兆，你明白吗？要是那么轻的分量都能压断一根树枝，我们的身体压上去又会出什么事？”

“你说得对，我懂了。可这不是安东尼奥的错，对吧？”

“我不知道。”

2.28 降生

波兰加·帕热是森林里的善灵。见过它的人很难把它描述清楚：它无疑是白色的，也许是圆的，全然无声，沉甸甸的（不过这从来不成问题）。它是一个快活却难以捉摸的精灵，原始却羞怯，追求着高贵的目标却没有计划，随随便便，偏偏又带着一种其他任何森林精灵都不具备的条理性。

它不怕光，因为它几乎是看不见的，但它更喜欢黑暗和阴影，森林里这两样从来不缺。它极擅长躲藏和伪装，轻盈而执拗地躲开敌对的精灵；它看着笨拙，其实快极了，谁也抓不住。

它钻进叶片留下的微乎其微的空隙，盘绕在藤蔓上，跳跃，扎猛子，游得像最快的鱼。它在森林里来来回回、四处游走，不断变换形状和名字，只有那些不去看它、心里没有悲伤念头的人，才能在极其罕见的情形下看见它。

波兰加·帕热的每一次触碰都会留下一道痕迹，一层比尘土还轻、与空气同质的薄霭，而这精灵就完完全全存在于空气之中。是的。波兰加·帕热可以庞大无比，也可以小得像一粒沙，甚至小得多。但不管它是一层薄霭、一粒细沙还是一个巨人，它的每一枚印记、每一段回忆，都完完整整地装着它自己。

波兰加·帕热在森林里游荡，沿着一条小小的支流。它有节制地拂过低垂的树枝，拂过掠食鱼类或危险蜘蛛的卵。凡它触到的一切，一如既往，也永远如此，都会绽开，变化，活过来。

整座森林都在它体内回响：掠食者，猎物，没有灵魂的植物。但在它体内回响最深的，是住在森林里的女人和男人的灵魂，所有的灵魂：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因为森林的住民给了孩子血肉，却没有给他们灵魂，灵魂一如既往，也永远如此，来自波兰加·帕热。

河流的小小回水弯几乎遮住了铺在地上的香蕉叶，遮住了蹲在叶子上的小小妇人，她喘息急促。她本想一个人待着，可没人听她的话。几个孩子围着她打转，看得入了迷，只有孩子才会被别人的痛苦那样吸引。许多脑袋好奇地从第一排植物后面探出来，两三个大人来来去去，忙忙碌碌，或者干脆只是焦躁不安。

波兰加·帕热听见了他们所有人的灵魂的旋律，那些灵魂曾经都在它体内，它做出了一个相当于微笑的动作。一个刚学会站立的小孩看见了它，伸出小手指着它，发出几个含糊不清的音节。乱哄哄的人群里谁也没有留意，那孩子自己也很快失了兴趣。其中有一个灵魂是它不认识的：像一件调好了音的乐器，可它听不出那音色，这个灵魂从来不曾属于它。它试着靠近一点，想听得更真切，绕着它跳起森林精灵的舞，然后断定自己喜欢它：它不一样，却很美。

如果说让一朵花绽开、让一枚蛋孵化只需一层薄霭，那么眼前这桩差事，波兰加·帕热就得更加卖力：它要在自己体内寻找那个对的灵魂，轻轻地把它取出来，靠近那蹲着的妇人，趁她深沉而急促的呼吸，让她把灵魂吸进去。

当那灵魂飞快地流过妇人的筋络，在她体内散开去寻找自己的目标，最终进入婴儿的时候，波兰加·帕热又笑了一次，明白了与妇人结合的是谁：是那个外来人。

当它听见真正的生命的第一次搏动从那新的生命体里传出时，波兰加·帕热最后一次微笑，随即离去，时而拂过一条树根，时而拂过一截树皮，时而拂过一只鸟的尾羽。浸透了它气息的森林正在召唤它，它不能再耽搁了。

“头！头出来了！”

安东尼奥被激动淹没了，此前一直攥紧他的种种恐惧一扫而空。

“我们是不是该烧点开水？”他问过。“为什么？”有人答。“我们是不是该把那只爪子洗干净？”他坚持。“为什么？”又有人答。

“至少把香蕉叶擦一擦吧。”他哀声说。“擦什么？”人家反问他。

现在头出来了，他多想用双手捧住它、拉一拉，可是不行，绝对不能拉，他多想让它自己出来，可雅娜伊娜好像不再用力了，在他看来是这样，又或者她在用力，只是看不出来。这样能待多久？不危险吗？不是要命的危险吗？还有那个颜色呢？婴儿是蓝色的正常吗？紫的？

雅娜伊娜从头到尾都显得那么平静，痛苦却平静。除了几声粗哑的喘息，她没有发出过一声呻吟，可此刻她显出疲态来：双拳紧握，一脸精疲力竭，连呼吸也变得更沉了。安东尼奥被自己的种种疑虑钉在原地。他环顾四周，想给恐惧寻一个印证，可在场的女人们都很安然，低声唱着诞生之歌，带着笃定的超然望着这一幕。

“安东尼奥在这儿干什么？”起初有个女人问，对他的在场很是诧异。

“安东尼奥跟我们在一块儿已经很久了，不过你记着，开头我们管他叫怪人。准是他那些古老习俗里的什么讲究。”另一个女人笑着答她。

安东尼奥唯一说得出口的，是一句迟疑的“呼吸……”，用的是葡萄牙语，话一出口他立刻觉得自己蠢透了。

雅娜伊娜抬起被汗水浸透的脸，直直望进他的眼睛，那目光里的决心击中了他心底。随后她笑了，或者说做了个怪相，安东尼奥吃不准，然后重新用力，比之前猛得多。没过多久，比起安东尼奥觉得已经过去的那么长时间，这点工夫实在很短，婴儿完整地出来了，第一声啼哭已经发出，雅娜伊娜也已经松弛下来。

“是个男孩，安东尼奥，看见了吗？”

“看见了，看见了。”

新生儿双眼紧闭，小拳头也攥得紧紧的，不哭；他的颜色终于恢复了正常，村里许多人都围拢过来，脸上挂着欣慰的笑。

“但愿波兰加·帕热带来了一个美好的灵魂。”

“但愿吧，嗯。”安东尼奥答道，并没听懂。

2.29 喊叫

喊叫声和笑声在林间空地上从一头响到另一头。丛林里千百种声响似乎都消失了，被青春和无忧无虑的喧闹盖过。而在脑海里，他已经知道，再过几分钟，从他喉咙里迸发出的将是所有喊叫中最灿烂、最亢奋的那一声。他还没有高到能耸立在雨林的树冠华盖之上，但已经很近了。只有最强壮、最勇敢的人才能爬到那么高，让目光在森林无尽的绿色上自由驰骋，明白你已经登顶，再不能往更高处去了。他还不曾体会过这种感觉，但已经听人讲过很多次。而今天，村里最强壮、最勇敢的年轻人是他。今天，将由他来洞穿环绕着他们的绿色天顶，从明天起，将由他来告诉孩子们，登上世界之顶是什么感觉。笑声和鼓励的喊声盖过了一切：他果断地从一根树枝攀向另一根树枝时的呼吸声。动物们照常过活的声音，它们对身边正在完成的史诗壮举毫不在意。还有一根树枝在这个年轻人强劲的力道下弯折、随后断裂的声音。然后是一瞬间的寂静，接着声音变得难听，变成了噪音。那些本不该出现的噪音：树枝断裂的噪音，恐惧的噪音，一声可怕巨响的噪音。然后是痛苦而绝望的惨叫。

2.30 告别

安东尼奥赶到时，亚曼德周围已经围起了一圈绝望的人群，就像跟药婆那该死的一回一样，他从那双脚认出了亚曼德。

他只觉一阵眩晕，可随即看见其中一只脚动了一下，似乎还听见了那孩子的声音。一个人被剧痛撕扯着号叫、淹没在一片惊恐的呼喊合唱之中时，你还能认出他的声音吗？他问自己。看来，能。既然还在喊，就不可能是死了，我的老天，谢天谢地，谢天谢地他没死，这个我可承受不住。

可当其他人让开路放他过去时，那份宽慰烟消云散，他又一次觉得自己要晕过去。身上各处散落的伤口倒不算大问题，一眼就能看出是皮外伤，几乎还让他显得更俊美了，那条溅着血的肱二头肌，让人想起一位刚刚凯旋的勇士。

可那条左腿惨了。惨极了。任何一条左腿都不该是那个样子的。不可能，这肯定是一场噩梦，我昨晚真不该尝那条怪虫子，现在我闭一下眼，等我再睁开，我就会醒来，亚曼德的左腿又会恢复原样，只有一只膝盖，大腿中间怎么会多出一只膝盖来，这不可能……

安东尼奥苏醒过来时，看见俯视着自己的是皮亚塔和莫阿西尔的脸。

“亚曼德！他怎么样了？他……？”

“他在沙波诺里，睡着呢。伊塔塔库阿拉给他用了昏迷草。”皮亚塔告诉他。

“那条腿呢？”

“那条腿你自己也看见了，是什么样子。”

“可他会好起来的吧？伊塔塔库阿拉怎么说？”

“伊塔塔库阿拉说，要等，要盼。要拼命地盼。”

“不！”莫阿西尔愤怒地插进来，“没什么好盼的。更没什么好等的。唯一要等的东西，就是他的死。”

“莫阿西尔，你冷静点。”

“不，我不冷静，也别抱我！这件事你明明也很清楚。所有人都清楚。这样的伤，从来没有人能好起来。从来没有。”

他的话没有得到回应，最后是皮亚塔把该说的话揽到了自己身上：“伊塔塔库阿拉说了要盼，那我们就盼。要是伊塔塔库阿拉说要去采什么草药，哪怕在河的尽头，我们也去。可要是再没有别的办法，我们也就不再做别的。我们会跟亚曼德告别，我们会哭，然后我们会把村子的日子继续过下去。”

莫阿西尔望着他，那眼神可以被当成仇恨，也许那就是仇恨。随后他把目光转向安东尼奥，这一次再没有疑问：那是彻彻底底的仇恨。也许在村子的历史上，从来、从来没有一个年轻人用这样赤裸裸、这样毫无遮掩的仇恨，注视过一位老人。

“你呢？你什么都不说？你的话说完了？”

仿佛在印证莫阿西尔的指控，安东尼奥继续沉默着。眼睛没有垂下去，可嘴巴也没有张开。

年轻人接着说：“这么长的时间里，你滔滔不绝地说了多少话，给我们讲马卡帕、讲森林外面的世界。嗯？多少？发光的大鸟，自己会跑的车，看不见的线，思想的屏幕。那些话我全都记得，一句一句都记得，你知道吗？可现在呢？偏偏是现在，你的话也许真能派上用场了，你却闭嘴了？你再也没有话说了？”

“可我不……”安东尼奥心想，莫阿西尔是盼着唤醒他脑子里某条被遗忘的医学知识，于是他尽量找出自己能有的最平静的声音：“我不是巫医，莫阿西尔。你知道的，我在马卡帕认识、也会用我给你讲过的所有那些东西，可我不会造它们。要帮亚曼德，没有任何一件事我能比伊塔塔库阿拉做得更好。”

“我知道你不是巫医。我知道你什么都不会做。”莫阿西尔吸了口气，好把这一击扎得更深：“除了你那愚蠢的玩球游戏，你从来什么都不会。而且你对‘自己没用’这件事笃定到了极点，以至于你连想都想不到：现在，唯一真正能为亚曼德做点什么的，人，是你。”

安东尼奥继续近乎呆滞地盯着他，一言不发。莫阿西尔也没有再补一句。眼看这两个人似乎直到时间的尽头都不会再开口，是考埃插了进来，把莫阿西尔的意思讲明白，而那意思他从第一分钟起就已经清清楚楚了。

“莫阿西尔的意思是，你得帮我们把亚曼德抬到马卡帕去，安东尼奥。”

“这想都别想。”皮亚塔试图干预，可莫阿西尔没有被吓住。他远没有他朋友那么壮实，只是略微高一点，他把满腔怒火都压在了这一点高度上，居高临下地瞪着皮亚塔，仿佛自己高出对方一倍：“你别插嘴。你要是不想跟我们去，也没关系。你做得对，村子需要你，你留下是应该的。”

然后，仿佛皮亚塔已经不存在了，他转过身，把目光重新投向安东尼奥：“怎么样？”

安东尼奥早就认定，自己将在村子里了却一生。他与自己相处得那样安宁，以至于连这个选择多半会带来的、打了折扣的寿命，他也欣然接受了。可是，如果说他肯平心静气地把自己生命里的好些年也献上安宁的祭坛，他却不能拿亚曼德的命做同样的事。再说，要是他往后的余生都要活在‘没有拼尽全力去救他心爱的双袜子’的猜疑里，那还谈什么安宁。

他环顾四周，看了看他的吊床，沙波诺的墙，那华盖般罩在他头顶的树冠。他看了看他的家。然后他长长地、大大地叹了口气，把目光重新落在莫阿西尔和考埃身上，说：“好吧。你们说得对。可问题是：就算我想帮他，我发誓我不是在找借口，我是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回马卡帕去。”

“我们知道。”考埃自豪地回答。

“我们找到了大河，”莫阿西尔和考埃说，“大河，故事和歌里唱的那一条，我们找到它了。”

他们说得斩钉截铁，没有丝毫犹豫的影子。他们仔细解释了它跟附近那些河有多么不同，村子只认得那些河，那是一团乱麻般纠缠的水道伸出的、狡诈而曲折的触手，每一场雨都会改道变形。他们用了族语里最“大”的那个“大”字，说他们是亲眼看见的，说它一直大到最远处那一丛棕榈树那儿。

他们说，它的水在奔流，笔直地奔流，大河的水知道自己朝哪儿去。不像他们那些水流迟缓、缠满藤蔓和枝叶的河，不像那些你要是捕鱼时不小心、任由自己被带得太远、就再也找不到回家路的河，因为它们绕来绕去，兜着圈子，连水流自己都不知道要去哪儿。那是大河，认得路的那一条。

他们说得很急切，眼里几乎噙着泪，唯恐不被相信。而安东尼奥相信了他们。

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从来没有认真想过，却始终想当然地认定，不管有多少偏差和迷惘，无论是跟佩佩同行的那一大段路，还是后来他自己徒步的那段，总归是沿着最初的方向走的，那个方向——或多或少垂直于河——是离河而去的。他在心里一直给自己描摹着这样一条路线：尽管千回百转，大体上却把雅里河抛在了身后，越来越远。可是，我的天，这真是个蠢透了的念头。说到底，他一直都知道佩佩迷了路，而他自己更是如此，一路游荡，没有任何参照：完全有可能是，那条随机的路线其实始终或多或少与河平行；完全有可能是，兜兜转转，他反而又绕回到了离河很近的地方。完全有可能，雅里河真的并不远，说不定不到一天的路程。岂止是可能，如今森林对他说话，他也听得懂森林的语言和它的许多秘密，他可以肯定：大河不可能太远。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也许，只要运气好一点，也许亚曼德真的可以得救。如果真是这样，安东尼奥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

他发觉，一想到要回到他的世界，回到从前那个世界，他就怕得要命：这么多年里，他不知怎么已经认定那种事再也不会发生了，就好像他被丢到了另一颗星球上，在那儿，对故乡的记忆、对那些事物、对那些他爱过的人的记忆，有时确实蒙着乡愁，是的，可那是一个有去无回的流亡者的乡愁。

就好像那个世界已经不复存在，蒸发成了讲故事的材料，连他自己如今都觉得那些故事近乎是编出来的；而现在，一想到要重新见到它、要重新浸没其中，他的手心就冒汗。

可那些孩子信任他，他不能让他们失望，不能背叛他们。他不能背叛亚曼德，不能让他死去，或者，往好里说，落下可怕的残疾：他那个像猴子一样灵动的亚曼德，跑得比谁都快。残了的人在森林里过不上长久的日子，也过不上好日子；他不能这样对待亚曼德。只要还有一线可能，那就只有一个选择。他必须试一试。

2.31 道别

一只木筏，唯一的办法是造一只木筏。我们一共八个人：我，加上那六个说什么也要跟来的孩子，再加上得让人抬着的亚曼德。我们捕鱼用的那种掏空独木舟，根本没法让八个人在大河上走好几天——多少天？谁能想得到，也许两天，也许三天？——而且还得带上水，带上吃的……得要一只木筏，还得足够大。安东尼奥的脑袋还被几乎持续了一整夜的仪式的烟气、声响和酒饮熏得昏昏沉沉，他正从河边往回走，他在那儿洗了把脸，看着黎明从蕨树的叶子间升起。他看着森林醒来，听着那一刻悬停的寂静，不过短短几瞬，夹在成群的夜行动物渐渐噤声与日行动物接管空气、树木和白昼之间，后者的声响、啼鸣和扑翅声越来越强，渐渐涌起。

我要走了，他想，几天之后，如果一切顺利，我会在别处，会看见另一个黎明，在一个完完全全——我的天，多么完完全全——不一样的地方。可我不是真的要走——他朝茅屋走去、去向雅娜伊娜和孩子告别时心里笃定——我只是去设法救亚曼德，然后我就回来。

“然后你就回家，等亚曼德好了，你就回来吗，安东尼奥？”

“我当然回家，离开这里我会很难熬的，我会很想很想你那张挂在我旁边的吊床。”安东尼奥说，却没有力气直视她的眼睛：风险太多，变数太多，没法对你发誓，我知道，你也知道。

他朝蹲在那里给孩子喂奶的女人笑了笑，抚摸她圆圆的脸颊和头发，那抚摸一路滑下去，落在她的胸前，落在伊比拉唐的小脑袋上，小家伙闭着眼睛，正心满意足地吮着奶。

“再说，我还想看着这只小食蚁兽崽长大，你知道的。你知道这也是我走的原因之一，我知道你知道。要是有一天他受了伤，我希望有那么一个人，会竭尽所能去救他的命，救他那双结实的腿，让他像从前一样奔跑。”

“我知道。我要你走，要你去救亚曼德。可我要你回来，我不想没有丈夫，我不想你的儿子长大了却不认识你。”

“我会回来的，当然会回来：别担心，蓝蓝的小青蛙。”

“还有，你要小心。我很怕那条大河，也很怕你那个村子里那些谁也不认识的神灵。”

“萨满已经跟它们谈过了，他听了所有神明的声音，说它们都准许了。它们会一路陪着我們，你不必害怕。”

“嗯。可你还是要小心。谁知道你那个村子里有多少美洲豹呢。”

考埃、伊塔乌纳、莫阿西尔、乌比拉坦、雅西和皮拉伊悄悄地走近了。他们不想打断这一幕，可是没有时间了：亚曼德开始呻吟了，他们都慌了。该走了。

再见了，树梢高得不可思议的大树啊，一棵一个模样，却又棵棵都那么熟悉，那么好记，不亚于你自己部落的族人；河啊，听你的水声就像听一个朋友的声音；半藏在林间空地里的茅屋啊，像一群怯生生的夜行小动物：

再见了！

一个在你们中间长大的人，转身离去时，脚步该有多么悲伤！为了如此高尚的缘由自愿出发的人，他们的每一点希望仿佛都在褪色，信心也立刻离他们而去；他们惊讶于自己竟能做出这样的决定，要不是想到身处险境的正是他们最好的朋友，他们就会掉头回去。他们在密林中走得越深，眼睛垂得越低，已经被那一片陌生的单调磨得疲惫；空气仿佛已经沉重而死寂；他们向着未知的森林深处走去；树叠着树，小径汇入小径；他们仿佛透不过气来，面对着叫不出名字的新枝叶，心里想着他们的村子，想着他们的吊床，想着凯旋而归、回到自家树下时会响起的笑声。

再见了，茅屋，你从始至终庇护着他们；躺在吊床上，他们学会了从平常的脚步声里，分辨出那个怀着神秘的畏惧所等待的脚步声。再见了，尚不知名的茅屋，多少回他们路过时用躲闪的、不无羞怯的目光打量过你们，心里早已想象着能在其中找到一位伴侣。再见了，村里的老人们，多少回你们用诸灵的话语让他们重获安宁；还有你，球戏，他们借着你长成了大人：再见了！

第3章

3.1 出发

天刚亮他们就出发了：身上画着象征勇气、冒险和救助同伴的图纹，佩戴着伊塔塔库阿拉在森林诸灵、河流诸灵和大河女神们的指点下开的羽毛与护身符。

亚曼德看上去昏昏沉沉，却低声地、不间断地呻吟着；他早已躺在自己的吊床里待命，那条惨不忍睹的腿被树叶、泥巴和药草做的敷布紧紧裹着。

女人们唱起了伟大壮举之歌，男孩们个个躁动难安：兴奋，坚定，又怕得要命。像是要出发去火星的宇航员，安东尼奥想：启程去一趟前途未卜、危机四伏的旅行，目的地是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那里的一切，没有一样像你这辈子见过的东西。

“走，出发。考埃、伊塔乌纳，你们俩先抬吊床。”

第一段路是穿森林，相对来说是最好走的，这一点安东尼奥心里有数。莫阿西尔和考埃显得很有把握能找到大河，走起来也确实没有多少迟疑；在森林里开路前进的辛苦，跟任何一次狩猎出行并无两样。亚曼德算不得太重的负担，而出发的亢奋让男孩们把最充沛、最鲜活的力气都使了出来。

“不远了，”两个探险家笃信不疑地说，“不远了，很快我们就能看见大河了。”

他们果然走到了，那时夜幕已经降下：他们看见树木向两边敞开，中间露出雅里河又宽又黄的河道，它比森林里所有的河流都要宽阔，是那条认得路的河。

他们就在岸边扎营；当他们从村里为他们备好的石陶火盆里取出炭火、点起篝火时，他们觉得仿佛已经到了：他们找到了平生见过最大的河，一切都如诸神保证的那样。

你们连那条真正的河都还没见过呢，那才叫大，安东尼奥想。这只是第一步，只是开球而已，孩子们：城还远着呢，亚曼德情况很糟，我们得快，而我对这条河的河道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它是不是对的那条；你们以为我能带你们去，可我不知道，我对这条连接两个世界的水路一无所知，我这辈子没造过木筏，明天早上就得造一只出来。但愿水之诸神真的眷顾我们，但愿我没有把你们带进迷途，带进死路，带进瀑布里撞个粉碎。瀑布。我完全不知道它在哪儿，但愿吧，但愿吧，现在睡觉，明天还要出发，得抓紧。

清晨，河流的沙沙声把他们唤醒，鸟和猴子听上去都像是换了一批；给亚曼德换了敷布——他脸色青灰，烧得发烫，我们得走快——一行人便照着吩咐，动手造木筏。

安东尼奥对木筏懂得不多。他记得小时候用细木棍和雪糕棒扎的那些，跟小伙伴们在浑浊的小溪里比赛用的；模模糊糊记得几部讲“康提基号”的纪录片——天知道加了多少戏——脑子里有几张照片、几幅图画。可男孩们等着他发号施令，他就发了：要原木，要笔直的树枝，要藤蔓，这样捆。

他心里冒出一大堆疑问：是不是得有个东西，叫什么来着，一块竖直的板子，一个稳向板，对，好让它走直线，还是说木筏压根儿没这玩意儿？拿不准就装上，能有什么坏处，孩子们，需要一块做成这样的木头。然后呢，我们怎么操舵，别到时候一头栽进第一个河湾，要是被河心的水流卷住了，我们怎么回得了岸？要树枝，要又长又结实的杆子，至少得能稍微掌住方向。

“这木筏真漂亮。”男孩们兴奋地说：只有在盖最大的茅屋时，他们才见过这么了不起的工程；虽然看得出他们怕那条河，可同样看得出，他们想尝尝乘着这件技术神物在水上飞驰的滋味。安东尼奥可没他们那么笃定：我的天，造一件全世界最原始的船居然这么费劲，鬼知道它撑不撑得住。好了，走，出发。

3.2 木筏

看造木筏看得入迷是一回事，爬上去、把自己投进大河的怀抱完全是另一回事。光是全体登筏就够麻烦了：先得装上那点可怜的口粮，再把几乎不省人事的亚曼德抬上去，还得小心那捆勉强凑在一起的原木别倾斜得太厉害、把大家翻进水里。直到千叮咛万嘱咐——都坐着别动，能不动就不动；诸神会保佑我们，但我们要是犯蠢，它们可不保——安东尼奥才算对这支船员队伍有了足够的信心，把撑杆抵住河岸，割断登筏时用来拴筏子的藤蔓，斗胆驶向河心。

好长一段路里，在大河上飞速滑行的激动让所有人都闭了嘴：男孩们死死抓着原木，看两岸向后流去，只是偶尔互相打个手势，指一指什么有趣的东西，一棵极高的乌木树，一只从他们头顶掠过的巨嘴鸟，枝叶间一闪而过的身影，也许是食蚁兽，水下一道消失得太快的暗影，说不准是不是一条雅卡雷。

安东尼奥看着两岸，看着食蚁兽，看着巨嘴鸟，可心里想的主要是瀑布。这事他没跟男孩们提（再说，他自己也是上了路才想起它的存在），但这并不妨碍他不停地想。

他竭力收拢全部的记忆，过了这么些年，剩下的本就不多，而且模模糊糊，想大致确定瀑布的位置。可他捞回来的只是些褪了色的碎片：他打瞌睡时甘博内的絮叨，苏普利齐奥冲着每只鹦鹉的吠叫，他不习惯的成千上万只虫子，还有一公里又一公里看上去全都一样的河岸。不够。要精确重建当年绕过瀑布岔开之后，他们逆流航行了多久，已经太难；至于算出机动船的速度是多少、如今载着他们的水流又是多快，更是想都别想。更别提跟佩佩坐吉普走的那整段路了，那段路的方向和方位他全无概念：木筏下了水——只能承认——是下在河上的随便一个点，跟大瀑布和它那轰鸣的危险之间有什么关系，根本无从判断。

安东尼奥翻来覆去地煎熬，几个小时过去了。航行的新鲜劲淡了，男孩们松弛下来——只有伊塔乌纳还像不大自在，抓着原木的手从没松过——开始安安稳稳地聊天说笑，也没忘了时不时往亚曼德唇间滴几滴水。

太阳开始落向一片乳白的晚霞，大家商量：是靠岸过夜，还是就在筏子上睡？一致决定留在河上：走得越远越好，看亚曼德的样子，头等大事是抓紧。

再说，在河上还有个不可否认的好处：不用操心防备夜行的野兽。除非有条发了疯的雅卡雷像青蛙一样跳上木筏，睡在这儿可比睡在森林的地上安全多了。

可半夜里漂到瀑布附近的念头，实在没法让安东尼奥安心，于是他叹了口气，还是下了决心，把大瀑布的事讲给了男孩们。

他努力向他们解释它有多大——不太成功——不过，他把瀑布描述成大河一位脾气特别乖戾、说不定还饿着肚子的女神的居所，这就足够让他们印象深刻，立刻接受了他轮流睡觉的提议：总有一个醒着，耳朵竖得笔直。“像打雷一样的声音，哪怕很远，哪怕几乎听不见，值夜的人立刻把大家全叫醒。都记住了，孩子们，女神可不睡觉。”

没抱什么指望，安东尼奥却睡得很好；醒来时太阳晃着眼，他发现全船的人都醒了，精神抖擞，正吃着村里带来的烤肉当早饭：“没有打雷，安东尼奥，只有鸟，只有猴子，还有连夜里都在说悄悄话的大河。”

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谁知道呢，也许我们运气好，钻进了一条支流，就像甘博内当年走的那条，也许那道该死的、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的瀑布，我们压根儿就不会看见。

接下来的好几个小时，航行仿佛在印证他：顺水行舟，顺得唯一要操心的，是尽量让亚曼德的头待在阴凉里。那孩子几乎一直昏昏沉沉，安东尼奥吃不准这是不是好兆头：他给腿上换敷布时看到的惨状，他宁愿不再去回想。

偏偏是伊塔乌纳第一个听见的：他最怕这条河，也因此最警觉。他抬起头，喃喃道：“打雷了。”

然后他喊了出来：“打雷了，听，快听！”骤然间，所有人都听见了：还远，但分明可辨，隆隆声，哗哗声，空气在震颤。

“靠岸，靠岸！快，我们得靠岸，用撑杆，找河底！”

可杆子不管多长，似乎怎么也够不到底；河一定比他们想的深得多。也不知道是他们慌了神，还是水流真的已经更快更急了。

瀑布的轰鸣此刻不用留神也听得清清楚楚，而且似乎每时每刻都在逼近。我们太靠河心了，离岸太远，撑杆探不到底，这样下去根本靠不了岸。安东尼奥明白必须马上做决定：“莫阿西尔，”（最矫健的，最无畏的）“莫阿西尔，我们得下水，把木筏往岸边推，马上，现在！”

“好的，安东尼奥，可我不大会像鱼那样在水里……”

“你只要蹬脚、死死扒住木筏就行，千万别撒手，记住了，脚使多大劲就使多大劲。来，走，没时间了，走。”

安东尼奥第一个滑进水里，努力不去想这条河里住着多少生灵：在森林里，游泳不是人们会做的事，而且有许多正当的理由。可别无选择，瀑布意味着所有人的死期。于是他扒着原木（别想那些鱼，别想蛇，别想凯门鳄），使出全身的力气游。莫阿西尔已经在他旁边，紧接着是乌比拉坦，那个沉默寡言、双腿粗壮的乌比拉坦，一句话不说就下了水，抡着两只大脚板，劲头像条巨骨舌鱼。河水清凉，甚至算得上舒服——如果不算那种时刻不断的、有活物擦过腿脚和皮肤的触感——可水流是真急：我们不行了，不，别去想，蹬腿，蹬腿。他们几乎精疲力竭，牙关紧咬，指节攥得发白，终于，他们给木筏压出的那条斜斜的轨迹，把它带到了离岸边足够近的地方，撑杆够住了：“到底了，安东尼奥，到底了！”

最后一下拼命的猛挣，他们抓住了岸边的植物，把木筏死死顶在河岸上：在彩虹般的水雾和已经震耳欲聋的轰鸣之间，河就在前方仅仅一百米处，消失在虚空中。

他们在泥泞的岸上躺了许久，喘着气，才缓过那场惊吓，吃了些东西，从身上摘下一整支水蛭军团。最要紧的是，得决定接下来怎么办：安东尼奥原本隐约指望碰巧钻进一条绕过瀑布的支流，这点指望已经再清楚不过地落了空；事到如今，不管用什么法子，大瀑布都得闯过去。

第一个想法很直接：把木筏扛在肩上抬过去，到瀑布下游再重新下水。可一次快速的勘察就足以证明：那地方的森林被几百年的水花和雾气泡透了，比别处更加疯长；抬着伤员外加那件庞大无比的玩意儿，在那片湿滑陡峭的乱丛里开路，能成功就是奇迹。

另一方面，安东尼奥相当清楚地记得蒙特杜拉多到瀑布的距离：那时他刚出发，还留意着周围的一切，他清楚地记得，那段水路没超过半天。大致可以推算，也就是二十五、也许三十公里：走路不算太远，强行军一天也许够了。可首先得走到那鬼瀑布的脚底下，而光是穿过那片密林下坡就得花上好几个钟头：这意味着要在森林里再宿一夜，更意味着要晚一天进城。谁也不敢说出口，可人人都看在眼里：亚曼德的情况眼看着越来越差。对他来说，也许多一天就太多了。

“我们可以走下去，让木筏顺着河自己漂下去，过了瀑布再接它。”

“它会摔得粉碎的，皮拉伊。”

“不一定。”

“我跟你说，它会摔成一千块。那瀑布很高的，它不可能……”

就在那一刻，安东尼奥想起来了——在哪儿看见的、什么时候看见的，报纸上，电视上？——那些钻进木桶里从尼亚加拉大瀑布跳下去的家伙，居然活了下来。大瀑布再吓人，肯定也没那么高：木筏不摔碎的可能性，也许是有的。如果不想丢掉一天，那似乎是唯一的办法。

“也许你是对的，也许它不会摔碎。我们得试试。要是它真碎成了小片片，那我们就走路去。”

“可之后我们怎么接它？怎么把它从河心捞回来？”

“不知道，莫阿西尔，我不知道。瀑布激起的水流会形成一股运动，把大件的的东西往边上推，还有……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大概吧。反正到了那儿再想办法。”

他们商定，留两个人守着木筏，等其余人都到了下游，再把它交给水流：不能让它就这么掉下去而没人看着，至少得试着看清它落到哪儿去。

于是除了莫阿西尔和考埃，大家都上路了。他们俩只好等了将近三个钟头，找浆果、打蜥蜴，才看见别人点起的火堆升起的一缕烟和火光。他们早就用撑杆把木筏尽量推离了岸边，只用两根长藤拴着。直到望见信号、砍断缆绳放它走，他们才意识到自己看不到它飞下去的好戏了：他们只看见它在水上越跑越快，然后——骤然之间——消失于无。

3.3 飞跃

不知道我该感谢哪一位神灵，安东尼奥想。他看见木筏在经历了那段仿佛无比漫长的、几乎是慢动作的飞行之后，几乎完好无损。或许他根本就没来得及想，因为乌比拉坦已经开始呼唤那么多精灵、那么多神祇、那么多树木、飞鸟或闻所未闻之物的名字，每一位都逐一谢过，以至于安东尼奥怀疑自己刚才是不是把想法说出了声，并且断定那孩子念的好多名字都是当场现编的。

木筏撑住了。稳向板撞在一条石棱上碎了，舵也丢了，可筏身虽然歪了点，却顶住了落水的冲击，此刻正一颠一颠地朝他们漂来，正如安东尼奥所料，瀑布落水处的湍流在把它往岸边推。莫阿西尔和考埃归队时，一支新舵已经备好了：不过是一根有点弯的长杆子。

大家一致认定没时间重造稳向板：要装新的，就得把整只木筏拆了重装。于是他们立刻登筏，重新把自己交给河流，每个人心里都骄傲得不行，这一关靠的是他们的勇气，还有他们那条无所畏惧的船。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航行轻松极了，累得脱力的安东尼奥不止一次睡着了，几乎被水拍着原木的哗啦声和森林的底噪催眠，那声音永远那么不同，又永远那么一成不变。木筏仿佛有了自己的性命，载着他们坚定地穿过一个个长长的河湾，而河床已经明显地越变越宽。

亚曼德在吊床上呻吟起来，引得所有人都注意了过来。也许，该再给他一服昏迷草了。

3.4 目光

就在那时，过了河上的不知第几道湾，安东尼奥望见远处一片铁皮屋顶的闪光，望见树木之间屋舍的轮廓；没过多久，他便清清楚楚认出了那座码头，还是他离开时那副摇摇欲坠的样子，空无一人。没有泊着的船，只有几条照常搁浅的、褪了色的小艇，还有一台锈掉的、没了螺旋桨的船外机；一只栖在上面的秃鹫睡眠惺忪地看着他们系筏、登岸。

男孩们安静得没有一点声息。他们小心翼翼地进了镇子，几只手徒劳地摸向腰间，去找安东尼奥不许他们带着的刀。他们紧紧围在吊床四周，让安东尼奥打头阵，自己却瞪圆了眼睛四下张望，好奇，又警觉。不过依安东尼奥看，并没有什么危险：街道上，房子旁边停的汽车比他记忆里多了几辆，除了狗和蜥蜴，只有尘土，空空荡荡。人们应该在吃晚饭，敞开的窗户里传出碗盘的叮当声、说话声和电视新闻的片头曲。有两三个孩子看见他们走来——六个赤身的男孩抬着一个吊床卷，前面走着一个个子更高、赤身又满脸胡子的男人——惊得目瞪口呆、哑口无声，转身逃回了家里。

小广场几乎还是他记忆中的样子：耻辱柱四周新添了一个有些稀疏的花坛；一栋看上去从未启用过的房子翻新了，装上卷帘门和塑料灰泥外墙，挂着牌子“图穆库马克国家公园·管理处”。小杂货店在门外摆了个货架，挂着彩色人字拖和尼龙小裙子；三盏路灯顶着过于前卫的铝制造型，为狗儿们提供了崭新而未来主义的撒尿去处；波萨达旅馆刷成了仙客来粉，配了一条霓虹灯招牌，此刻没亮，不怎么有创意地写着“耻辱柱旁·旅馆·咖啡·布拉马啤酒”。

半明半暗的大厅里，老板娘背对着门口和唯一的客人洗着杯子。那客人是个老头，正捧着一小杯啤酒，出神地看着墙上一台巨大的电视机：里头两个浓妆艳抹的女人正扯着嗓门激烈对骂，一个穿藏青西装的壮实主持人同时试图劝架和煽风点火。

看见他们赤着身、画着彩纹、安安静静地走进来，小个子老头瞪圆了眼，哑着嗓子唤道：

“热西塔……”

“哎，阿曼多，怎么啦？您的小啤酒喝完了？”

“热西塔，呃……有……有人。”

热西塔转过身，一手拿着杯子，一手拿着抹布，愣了片刻，但很快回过神来：“你们是什么人？来这儿干什么？出去，出去，这儿不是你们待的地方。”

安东尼奥走上前，把乱蓬蓬头发里那两根鹦鹉羽毛扶了扶：“热西塔太太，晚上好。您别担心，我们不做坏事：我们需要帮助，有个孩子受了伤，我们需要帮助。”

“可您，说说看，您可不是他们一伙的。我不明白，您跟着这些印第安人干什么？”

“那故事可就长了，太太……我叫安东尼奥·卡洛斯·罗沙·德·阿尔梅达。您瞧，您肯定不记得我了，可我以前来过这儿，很久以前。我认识您弟弟，甘博内……”

“哦，甘博内！我有两年没见着他了。保罗开了船，顺着大河上去了，说要去做买卖，买进卖出，天知道干什么。他说蒙特杜拉多没前途，他是这么说的。两年里他大概就给我打过三个电话，那头水豚投胎的冤家。”

“我还认识您的表兄，可怜的佩佩，可惜他……”

“佩佩？那是谁？我这辈子就没有过表兄：我和保罗只有七个表姐表妹，全是女的。阿曼多叔叔倒是一直想要个儿子，不过也许这样倒好，养出来准是个像他那样的懒骨头嫖客……可您，我还是没弄明白您是谁、想要什么：您说有个受伤的孩子？在哪儿？让我看看。”

“您说得对，这孩子伤得很重，得让医生赶紧看看。”

“也许可以用船……”

“像样的机动船已经没有了：他那艘让甘博内开走了，另一艘早就破得不成样子，几年前就在河里烂掉了。如今大家都用汽车：我们得找个人把孩子运过去。”

“可我们人太多了，得两辆车，说不定三辆……”

“胡说八道。孩子进医院，其他人回森林去。您总不能把他们全都带进城吧。”

“其实……我想是要的，热西塔太太，只能这样：他们不会分开的，我也不想把他们留在这儿，我要他们跟我一起进城。而且我想去马卡帕，不去阿尔梅林。我跟您说过，说来话长。”

“我看这是发疯，不过好吧，您高兴就行。车子我们想办法，虽说要找个肯拉一整支部落的人不容易……啊！有了：明天一大早，去马卡帕的长途汽车会经过拉兰雅尔：那儿你们全坐得下，一路舒舒服服。拉兰雅尔在河对岸，可这不是问题，我们一直用小艇摆渡。总而言之，这是让你们进城最快的办法，比全程坐车更快，也更舒服。”

“哦，谢谢您，这主意太好了！当然，我们今晚得在这儿落脚，不过不会打扰您的：我们就在镇子外头、树底下睡……”

“什么话，什么话，什么树底下。这儿可不是森林。你们就睡这儿，在大厅里，我搬吊床下来，人人有份。还有那个孩子，给他正经铺张床：他被颠得够呛了，得安安稳稳躺着。”

“谢谢您，您真是太好了。我身上没带钱，不过到了城里我可以去银行……”

热西塔耸了耸肩：“这事以后再说。我吃穿不愁，我们家的水蛭有我弟弟甘博内一个就够了。别操心这个。倒是你们，想吃点儿东西，对吧？”

“说实话，那个，想。您知道的，男孩子，永远吃不饱：我们带了干粮，可早就吃完了……好的，太谢谢了，其实头等的事是让亚曼德躺下休息，然后吃点儿什么。”

“不对，”热西塔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头等的事是您得穿上点儿什么。”

许多年来第一次，安东尼奥意识到自己没穿衣服：多娜·热西塔那忍俊不禁的目光让他觉得，真奇怪，相当……那个词怎么说来着，他想不起来了，部落的语言里没有对应的词：对了，裸体，那个词叫裸体。

大厅里，老头忘了啤酒，盯着男孩们看；男孩们紧紧挨成一团棕色的、密密实实的人群，瞪大了眼睛，被电视机勾走了魂。

3.5 热西塔

多娜·热西塔多半憋着一股无处安放的母爱，因为开头那一点点戒心过去之后，她就照拂起他们来，活像一只老母鸡。她完全算不上难看，安东尼奥想，也许嘴碎了点，可似乎很热络；真奇怪，她怎么就没成个家呢。八成是在这么个犄角旮旯里，可供挑选的追求者没几个；又或者，在她这位有霓虹灯招牌的波萨达旅馆老板娘看来，没有一个配得上她。

事实就是，她把这一行人统统收进了自己的羽翼之下——安东尼奥也算在内——仿佛全是要她照顾的孩子。而这离实情倒也不算太远：这些猎人在森林里勇猛精悍、如鱼得水，到了这个全然陌生的环境里，却跟婴儿一样无措。

头一件事，热西塔把亚曼德安置到楼上一张真正的床上，还先从一个大得像药房的药品柜里取出好几种药片，给他灌了个饱。虽说床垫和枕头对这位伤员是全新的体验，起初那份柔软、那片滑溜又带着香气的白让他又别扭又惊诧，可他烧还没退，脸上却漾开了极乐的微笑，让所有人毫不怀疑：这份体验他一点儿也不讨厌。

要让这群人注意听她说话，非得关掉电视机不可——不然它的魔咒，连大水蟒也没法把他们从中拽出来——阿曼多先生对此颇有些不乐意，多娜·热西塔客气却毫不含糊地把她请了出去：“今晚我们打烊了，阿曼迪尼奥。我这儿有客人。”

老头摇着头走了，心里并不服气。一个人连安安静静喝他一小杯啤酒都不行，忽然闯来一整支部落的赤身印第安人，往电视机前一坐，这叫什么世道。这都成什么样子了。

清了场，老板娘接管了组织工作。男孩们似乎欣然接受了她的关照——尤其是莫阿西尔，不停地冲她献上灿烂的笑容——让安东尼奥颇感意外的是，面对这铺天盖地的新鲜事物，他们表现出的好奇多过了胆怯。

让男孩们先痛痛快快地用浇花水管互相冲了半天，又给安东尼奥开放了一间带浴缸的浴室之后，热西塔把一口大五斗柜向这群人敞开了，里头塞满了各式各样的衣服，多得往外冒。

“你们根本想不到客人在房间里会落下多少东西。”她嘟囔道。可就算这话不假，安东尼奥还是觉得那些衣裳实在多了点，尤其是男装，这么一家旅馆，再怎么着也不可能有那么多马虎客人。也许终究还是有过一个丈夫的，只是看来热西塔不爱提他。

男孩们先是怯生生地犯怵——毕竟，他们见过最清楚的自己，不过是浑水洼里的倒影——随后便迷上了多娜·热西塔房里那面镶着俏丽洛可可框子的落地大镜：整整一个钟头，他们穿着长袜和T恤搔首弄姿，你推我搡地抢着照，又虚荣又快活，笑个不停。

做晚饭的时候——皮拉伊一直被厨房、炉灶、碗碟和那些食材迷得神魂颠倒，老把手指伸进去偷吃，热西塔不得不停地把他从这边拨到那边——她心里盘算着出发的事：“吃完晚饭，我去请若昂和维森特明天一早开船送你们过河。反正你们的事我总得跟人交代几句，你们进镇的时候肯定有人看见了。就算没人看见，阿曼多先生也比我表姐吉尔贝塔还长舌。”

最简单的办法，是把晚饭摆到内院里：大厅的椅子他们很喜欢，一把一把全试坐了一遍，得意地咯咯笑；可桌子在他们看来，分明是件不怎么好用的发明。于是他们就在院子里、在天竺葵、香菜和牛至的花盆之间吃了饭，像样地坐在地上，穿着各自挑好的T恤，齐齐整整。明天出发的时候，非得让他们再穿上条短裤不可，真是的；鞋是连想都别想了，以后再说，

也许他们会喜欢人字拖，可短裤是万万少不得的。还得不惜一切代价，说服考埃脱下那条他爱不释手的、镶蕾丝边的丁香紫衬裙。

老板娘把一大锅炖菜端到他们中间，豆子管够，还配了煎大蕉片，大受欢迎：他们从没吃过鸡肉，觉得美味极了，比蛇肉淡一点，可肯定比雅卡雷强。

倒是没法让他们用玻璃杯喝水：玻璃那么透明，让他们心里发毛，看着像凝固的水，不可理喻，而且着实疹人。直到热西塔从厨房翻出几只粗陶碗，他们才肯喝；还觉得非常有趣、也有点好笑的是：这水居然没有味道。他们正热火朝天地争论，水居然不带泥味，不带树叶味，不带土味，也不带烂芦苇味，这事可真够怪的，这时安东尼奥忽然被一个彻底忘光了的记忆击中：啤酒。我的老天，世上还有啤酒！

热西塔乐呵呵地给他开了一瓶。第一口冰凉的酒咽下喉咙时，安东尼奥想：就冲这个，没错，就冲这个，别说是三天，就是在瀑布之间上上下下颠簸三个月、坐着一只湿透又歪斜的木筏，也值了。第二口，他闭上眼，整个人沉进了那份美妙里。可第三口刚到，他猛地睁开了眼，一个突如其来的念头击中了他：“太太，现在是哪一年？”

3.6 十四年

二〇一四年。我的天，二〇一四年三月十日。安东尼奥琢磨着这个惊人的发现，整个人泡在多娜·热西塔好心借他用的浴缸里。浴缸。抽水马桶。瓷砖。玫瑰香味的香皂：十四年里，一个人究竟能忘掉多少东西的存在？十四年太长了，比他想象的要长得多。当然，他眼看着孩子们长成了小伙子，眼看着女娃娃们已经当了妈妈，可出于某种奇怪的原因——也许是因为那些日子的流逝不分季节——他从来没有认真想过年头的事。要是有人冷不丁问他，他不假思索就会说：五年，六年，最多七年。

他望着洗手池上方的镜子里的自己：变化大到他不敢肯定，假如在街上遇见自己，他还认不认得出来。

又瘦又黑，晒得已经跟他们一样深了，还有一大团湿漉漉的胡子和头发。他拿起一把剃须刀，闻了闻剃须泡沫的香气，指尖挑起一小朵。然后他决定还是别刮干净为好：一半是因为半张脸晒黑、刮了会很滑稽，一半是因为他早已习惯了自己胡须满面。于是他开始用剪刀修剪胡子和头发——总比隔三差五用骨刀胡乱修理强——就在那一刻，一个念头毫无预兆地、猛烈地击中了他，像一记重拳：很快他就要再见到他的家人了。

不知不觉间，他把再也见不到他们的那份伤痛藏进了胃底、心底、意识的最深处；直到此刻，知道自己就要重逢了，他才明白那份伤痛埋得有多深。

于是，就在那儿，浑身玫瑰香气地站在洗手池前，手里拿着剪刀，套着一条大了两号的内裤，他终于在那么多年之后，允许自己享受想念他们的喜悦。

不知道雅妮塔是不是还在发胖，不知道她后来是不是真去当了修女，她以前时不时就这么说；不知道阿曼达怎么样了，不知道她有没有嫁给那个油头粉面的未婚夫——那小子我从来就看不上，一副吃不得苦的样子——谁知道呢，也许她都有了两三个孩子，又说不定已经离了婚；还有加布里埃拉，小加布里埃利塔，当年路都走不稳，如今该是个大姑娘了，出落成什么模样了呢，学习好不好呢。一阵恐惧猛地把她冻住了一瞬：那爸爸呢，妈妈呢？要是他们死了呢？不会的，胡思乱想什么，你走的时候他们才刚到中年，爸爸身体硬朗，妈妈壮实得满脸红光：这会儿她多半还在整天跟埃内斯托叔叔和诺尔米妮娅姑姑斗嘴呢，不知道他们那条丑狗还在不在，长得像只秃了毛的獾。还有朋友们，不知道帕科把电台重新开起来没有，不知道雅基尼奥找着女人没有，不知道他那些学生怎么样了，那个自以为什么都懂的乔治，还有那些如今都长成了大人的少年们。不知道那个姑娘怎么样了，电台的那个，叫什么来着，伊莎贝拉，伊莎多拉，不知道她如今人在何方。

他们会认不出我的，他对着镜子笑了。他们会认不出我，可我认得出他们，我全都认得出。

3.7 闹钟

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都看情况，安东尼奥在半明半暗的大厅里想。他半阖着眼，听男孩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聊天，再过一会儿，就要在热西塔提供的吊床上睡着了。这时他忽然惊讶地想起，“一切都看情况”这个说法本是他从前的口头禅，可在森林里的这些年，他早就不用。现在细想，他觉得族语里甚至没有一个词能表达这个概念。谁知道呢，也许这恰恰说明森林里的一切都更简单、更分明，他暗自琢磨，随后又把注意力放回男孩们的话上，为他们的天真莞尔。

“你们原来想到过吗，这些茅屋这么大？”说话的是雅西。

“我想到了。”有人答。

“我没有。我原来也没明白，一个村子能有这么大。我是说，安东尼奥总说大、大，可我没想到这么大。”

“要是我没听错，这个村子在他们那儿还算不上最大的。安东尼奥来的那个，比这个还大。”

“不可能。”

“我说是就是。”

“我们问安东尼奥。”

“他好像睡着了。他老了，比我们累得早。”

“哈哈。”

“我倒是奇怪，这儿的人怎么这么少，”这回说话的是乌比拉坦，“你们四下看看：这间茅屋大极了，可我们到的时候，只有那个喝黄色饮料的男人……”

“喝的是尿！”考埃打断他，惹出一阵哄笑。

“……和女人热西塔。就这些人。这些村子一定无聊得要命。”

“我原来以为人多得多呢。”

“说不定是出了什么惨事，人全死光了！”考埃开玩笑说，可这玩笑让他几个伙伴，也让他自己，都打了个多余的寒噤。

“安东尼奥！”雅西喊，“你睡着了吗？”

“没有，但我该睡了。你们也该睡了。”

“为什么村子里人这么少？是出了什么惨事吗？”

“不是的，雅西，别担心。这个村子就是这样的。再说我们到的时候已经快晚上了，大家差不多都回自己的茅屋了。明天我们坐带轮子的船，去我的老村子，你会看到那儿的人多得多。现在睡觉，明天我们得早起。”

“早起是什么意思？我们醒了就是醒了。”

“不行，因为长途汽车，就是带轮子的船，不等人。我们得在它开走之前醒。”

“那怎么办？”

安东尼奥给他们看热西塔刚给他的闹钟：“这个东西会精确地计算流逝的时间，到点了就发出声音，把我们叫醒。”

“你们有样东西，能在你们睡着的时候把你们叫醒？”雅西不敢相信。

“是的。”

“你们疯了。”

“也许你说得对。”

3.8 新词

天刚亮大家就全醒了，比闹钟响还早，为了那辆他们将要登上的长途汽车，一个个兴奋得不得了。前一天晚上，他们曾怀着敬畏偷看镇上停着的那几辆汽车：那么亮，那么五颜六色，跟他们这辈子见过的任何东西都不一样。安东尼奥跟他们解释过，长途汽车就跟那些车一样，只是大得多；他们要进到它肚子里去，它会像船一样载着他们，只不过是在路上走。他们多半没全听懂，可都迫不及待想体验那个由运动和金属构成的神迹。

金属，就像多娜·热西塔做饭用的东西，像那口锅，可我们要进到它里面去，它会动，会载我们去安东尼奥的村子。你怕吗？怕一口会动的锅？我什么都不怕，等我老到安东尼奥那个年纪，我也要有一辆自己的长途汽车，全是金属的，花花绿绿像一只鹦鹉。

每人都尝了咖啡——安东尼奥近乎陶醉地小口啜饮——他们觉得这玩意儿一股烧焦木头的味道；而且糖还是单吃好得多，犯不上浪费在那一锅稀汤里化掉。随后通过了热西塔的检查，她要确认人人都穿上了短裤和T恤，一行人便向码头出发。亚曼德还是疼，但已经退了些烧，穿着一身宽宽的细条睡衣，安躺在吊床里。

若昂和维森特已经到了：前一天晚上热西塔向他们说明情况时，他们没有半句推托：一个受伤的孩子，这哪儿的话，当然，应该的。在这么偏僻的村镇，人们习惯了互相帮衬，拒绝帮助别人，很少发生。

可这么偏僻的村镇，人们也格外好奇。于是那天早上，整个蒙特杜拉多都聚到了码头边，看他们出发：孩子们有点失望，他们听说来了赤身的印第安人——就是住在那边、森林里的那些——却只看见一群穿T恤的男孩；大人们则对与世隔绝了十四年的安东尼奥震惊不已，可他是怎么活下来的，换了我早死了，你当然早死了，头一只路过的美洲豹就把你吃了，就算不吃你，你光是因为看不成下午的电视剧也活不成，你懂什么森林，哦，说得好像你懂似的，森林离你家才三米，你住了一辈子，从没往里迈过一步，你瞧瞧这些孩子，人家是猎着美洲豹长大的，你呢，你比水豚还肥还懒。

小艇离开了码头，全镇挥着手向他们道别；热西塔——在那个一潭死水的地方，新鲜事稀罕得像不下雨的日子——已经开始想念他们了。

“那个女人真美，美极了。”

“嗯？谁？谁美极了？”

“那个女人，热西塔，在她家里给我们饭吃的那位。”

“她对你来说太老了，莫阿西尔。”

“是，她很老了。可是美，那一头黄头发，多美的黄头发。”他叹了口气。

“是啊，那个，那是染的，莫阿西尔，染的。”

“什么是染的。”

“染的就是上了色，涂了颜料，画上去的，不是头发本来的颜色。”

“没关系，别这么说，你是嫉妒，因为你的头发没这么美。她是个美极了的女人，身上有花的香气，眼睛上画着颜色，穿着一条满是花色的漂亮裙子，头发像太阳一样黄。我觉得她就像河里的女神，金黄大水蟒，她美极了，你什么都不懂。”

莫阿西尔又叹了口气，眼神远远地望着渐渐退去的河岸。

考埃把那条丁香紫的衬裙攥在拳头里，他们准许他带着它，只要不穿上身，他想着那辆长途汽车，怕得要命；可他就是死，也不会承认。

3.9 泪水

司机名叫费尔南多。当汽车在拉兰雅尔的砂石路上吱嘎作响地重新出发时，他还有点犯嘀咕：那些是印第安人，他隔着一英里就认得出，连咱们的话都不会说，除了那个大胡子，鬼知道他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再说还有个受伤的孩子……他不想惹麻烦：开着那辆老爷车在这些与其说是沥青不如说是泥浆的路上跑，本来就是份苦差，就挣那么点钱，也许他老婆说得对，还不如去贝伦的工厂里装鱼罐头。不过后来他改变了看法：总的来说这些人不惹事，安安静静、老老实实——只顾望着车窗外，着了迷地看那条路向后飞奔，飞奔。

进城的时候，安东尼奥几乎没留意周围的一切，他晕头转向，更主要的是发愁——怎么把这一大帮人弄到医院去，坐公共汽车，叫出租车，又哪来的钱——这时司机送完最后一个赶着下车的家庭主妇，开口了：“你们到底要去哪儿？那个受伤的孩子，你们得送他去天使圣母医院，对不对？”

“对，可我不知道，也许有公共汽车……”

“依我看那不方便，你们得在巴拉那街换车，说不定还得等，就他那样，站都站不住……哎，反正我跑完这一圈了，顺路，我送你们去吧。”

“您真的方便吗？我们的车票钱只够到城里（这钱怎么也得还给热西塔，一定得还），开到医院可就超出您的线路了。”

“嗨，医院差不多就在我去车库的道上……这些孩子真乖，有教养。还有那个，可怜见的，我也有个儿子，也是二十岁。那条腿伤得不轻啊。我把你们送到，别的你们再看。”

当六个印第安人抬着一副吊床走进急诊候诊区时，那里起了一阵不小的骚动：他们被那一片白和绿、被那股陌生而可疑的气味吓住了，领路的是个大胡子，扯着嗓子要医生，要一个，怎么说来着，那种修腿、修骨头的，这儿有个受伤的孩子，得要一个、一个……骨科医生。快。

“这么说，您在森林里待了十四年，这事真是……稀奇，真是非同一般，您知道吗。”

“是的，医生，我知道。这话说起来有点长，可我现在只关心那孩子、那条腿，得好起来。”

“好，好，放心。他没事了，不过你们送他来得及时，做对了：骨折得很厉害，他情况也很糟，要是再晚些，命就没了。这条腿会恢复好的，他将来甚至察觉不到自己受过伤；不过这是个长过程，得好好做一段时间康复。倒是您，说说您自己吧：这十四年，到底是怎么……”

“听着，好的，我回头讲给您听，不过现在，麻烦您，我能打个电话吗？”

接电话的是雅妮塔——她终究没去当修女——而这真是万幸：从她那份震惊的样子看，要是接电话的是妈妈，他们恐怕得应付一场心肌梗死。她倒抽气，喘，结巴，还为了保险起见问了父系曾祖母的名字——谁知道呢，外头怪人多的是——然后便化作一摊泪水，抽抽噎噎：“安东尼奥小宝贝，哦，安东尼奥小宝贝！我们来了，马上来，半小时就到。”

他们刚把做完手术、打了镇静剂的亚曼德转进病房，安东尼奥正琢磨该拿候诊区里那群男孩怎么办：他们站了老半天，不过看上去还算安稳，全贴在大玻璃窗上，用永不枯竭的好奇心

俯瞰楼下的街道：汽车、货车、招牌、商店、自行车和摩托、红绿灯和乞丐、踩高跟鞋的女人、沥青路面、垃圾和井盖、长裤和裙子和眼镜、拴着皮带的狗、卷帘百叶窗、香烟、雨伞。

就在那时，他们到了，全体一起：妈妈奋力挤开人群，头一个抱住他，紧得让他透不过气，哭得像个喷泉，手里还挥舞着一包四十颗小吻糖，那是她出门前心慌意乱地赶做的；接着是雅妮塔和阿曼达，两个人一起抚摸他，也都在哭；还有阿曼达的丈夫，谢天谢地，不是当年那个油头粉面的家伙，他虽从没见过安东尼奥，却给了他一个男子汉的拥抱，还催着手里牵着的两个小娃娃：“来，来，亲亲舅舅！”；还有穿超短裙的加布里埃利塔，她压根儿不记得他，站得稍稍靠外，可受了感染，也在抹眼泪；还有诺尔米妮娅姑姑，一边用双手挤着他的脸颊，一边用眼泪给他洗澡；还有埃内斯托叔叔，一巴掌接一巴掌拍他的肩膀，鼻子一抽一抽；而安东尼奥，不知道自己该笑，还是也该哭上一点儿。

“你出落得多俊啊，妈妈的安东尼奥小宝贝，我的孩子，留起这么一把淘金人的大胡子……爸爸看见你，不定怎么样呢。他那人不喜欢闹哄哄的，你知道，他脾气像熊，可他在家等你：从他看着你出生那天起，我就没见他这么激动过……我的漂亮孩子！你好像长高了，可瘦得可怜，让我看看，你都吃了些什么呀，什么凶兽野草的……我以为你死了，哭了多少回，请人做了不知多少台弥撒；你瞧，儿童圣母听见了我的祷告。你得全讲给我听，全部……那这些，这就是你的朋友们？多俊的小伙子们哪！”

她欢喜得发了狂，挨个拥抱男孩们，他们被这团哭湿了、散发着鸢尾花香气的柔软身躯弄得有点不知所措，她摸他们的头发，把刚出炉的小吻糖塞满他们的手，然后又转身把安东尼奥从女儿们的臂弯里抢回来再抱一次；她拥抱女儿们，拥抱诺尔米妮娅和埃内斯托，仿佛多年未见；她又哭又笑，还抱住了一个碰巧路过的、留小胡子的男护士。

埃内斯托叔叔打发一个护士去找杯子：“来，麻烦您，快点儿，我们得干杯！”随后开了两瓶意大利起泡酒，男孩们狼吞虎咽地塞着糖果，女人们一条接一条地浸湿手帕，孩子们为舅舅唱起一支在幼儿园学的歌，诺尔米妮娅姑姑拍着手：天使圣母医院的候诊区，已经十三年没见过这样的喧闹、这样的泪水和这样的欢喜了，上一回还是安妮塔·马德拉·德·安德拉德太太连进产房都没来得及，就在这里生下了她的四胞胎，两个金发，两个棕发。

3.10 家

接下来的几个钟头乱作了一团：感觉和面孔搅在一起，沸腾着他已记不起的嗓音，黏糊糊地沾满椰子糖；事后安东尼奥从来没能把它们理出个头绪。

他和男孩们还没出医院，就被截住打了一轮疫苗，几乎什么都有：“这是标准规程。从没跟我们接触过的部落原住民极其脆弱：一场流感就能要了你们的命，麻疹和水痘就更不用说了。”

“可我小时候出过水痘，流感我至少得过一千回……”

“好了好了，别这么多讲究，为了保险，您也全套来一遍。”

这事惹恼的是他，远多于男孩们，男孩们更多的是对白大褂、病床、注射器好奇；而且一听说那一小针——比黄蜂还轻，比那种大蚂蚁还轻！——能让他们一辈子不得世上的任何疾病，他们都兴高采烈。

“不完全是这样，孩子们，你们只是对某几种病有了防护，不过……”

“你说过，这个东西是一种药，能保护我们不得病。你说过，它能让我们再也不生病。”

“好吧，考埃，好吧。我原话不完全是这么说的，不过也没关系。现在看看我们怎么从这儿出去。”

他们得先去跟亚曼德道别：他刚从麻醉里醒来，还迷迷糊糊的，似乎完全没搞明白自己身在何处、又是为什么，更全然弄不明白这一屋子人是谁，尤其是那位替他拍松枕头的胖胖的老太太，和那两个凑上来在他脸颊上吧唧亲了一口的小娃娃：“跟舅舅生病的朋友拜拜！”

不过，这么多天来，他的脸第一次舒展开了，不再因疼痛而紧绷；躺在那张硬邦邦的白色小床上，他似乎挺自在。所以，只要跟他保证他们很快就会回来，再把跑到三楼去探险走廊的考埃找回来，他们就可以离开医院了。

用埃内斯托的车跑三趟，才把所有人运到安东尼奥的母亲玛塞拉家。那里早有一大群兴高采烈的亲戚和邻居等着拥抱这个死而复生的人，看看那支护送他的森林部落，也借这个机会吃、喝、放点儿音乐、跳舞、聊八卦、议论政治、议论足球、议论永远涨个不停的物价，还有那部刚播完的电视剧，真可惜。

“可惜你不是星期六回来的，安东尼奥小宝贝，要不然还能有更多的人来给你庆贺！”

星期六，你听听。想起星期六和星期天跟别的日子不一样，想起每一天都有自己的名字和讲究——星期四门德斯街有集市，星期二有电视问答，星期一周刊上报摊，又或者是星期三？——安东尼奥觉得有趣极了：这是他彻底忘了的东西，如今想来，实在有点可笑。

挤在那一大堆陌生人中间，男孩们应付得极好：见谁都笑，用他们那门无人能懂的语言乖巧地咿咿呀呀，任凭别人往他们手里塞糖果、薯片和滚烫的馅饼，一碗接一碗地喝可口可乐：这饮料让他们一见钟情；至于玻璃杯，他们则继续保留全部的意见。

乌比拉坦再没离开过阳台：他坐在吱呀作响的摇椅上——玛塞拉太太每年都给它换新的垫子，眼下是丙烯纤维的粉色绣球花——百看不厌地眺望城市的全景：屋顶，街道，缠成一团乱麻的电线和天线，还有附近一座林立着高高塔吊的工地。

加布里埃利塔坐在沙发一角，给伊塔乌纳看一只紫红色的小玩意儿，像一台缩微的电视机——她讲电话，讲互联网，讲游戏、音乐和电影；可她在说什么呀，她在拿他开涮吗，这种东西不可能已经存在，这一定是个玩具，一种小画册上打广告的小孩玩意儿，再待一会儿她就要说它能隔着衣服看人了——伊塔乌纳一个字也听不懂，可每展开一个新功能，他都赞叹地点头。与此同时，皮拉伊正在厨房里跟一群主妇笑作一团：她们见他迷上了酱料和锅子，打定主意要教他做螃蟹莫凯卡。

雅妮塔在家里只待了收拾东西必需的工夫：她装了一包给亚曼德的用品，又赶回医院送去。“可怜的孩子，身边连件睡衣都没有，也没有拖鞋，没有睡袍……我再给他带一包饼干和些糖果，医院里做的饭肯定赶不上咱们家，让他嘴里甜一甜也好。说不定再带两本杂志：这么个大小伙子整天躺在床上，不定多无聊呢。”

安东尼奥正要告诉她，读葡萄牙语报纸可不是适合亚曼德的消遣，但转念一想，杂志上的图画他一定会非常喜欢，说到底这是个好主意。好到他连拖鞋睡袍是否合适都懒得跟姐姐争论了。

大家商定，男孩们睡在阳台上——挡得住连绵的雨，又不用关在房间里，他们也更愿意这样——雅妮塔、阿曼达和玛塞拉手脚麻利，而且谁也没跟谁通气，都想到最好跟朋友借几副吊床，结果客厅的扶手椅上堆起了至少三十副。

安东尼奥累极了：激动、喧闹，再加上两三瓶他已经不再习惯的啤酒，让他整个人悬在一种微笑的恍惚里；只是每当一扇门砰地关上、一辆摩托在街上轰鸣、一辆救护车驶过，他都会惊得一跳：这些声音，他从前根本不会留意，如今却要花上片刻才能辨认出来。

可有人打开电视机、从里头传出的那个声音，他立刻就认出来了：一场球赛的解说，千真万确，那是忘不了的。他躲开一个迟到的远房表姐黏糊糊的拥抱，她叫什么他记不得了，走进客厅；莫阿西尔刚跑去把所有人叫来，男孩们兴奋极了：“安东尼奥，看，快看那个里面装着人的东西，你看！他们跟我们一样玩球，他们在踢足球！”

3.11 电视

“这是一块屏幕，对吧？”考埃问，想起了安东尼奥在他的故事里念过许多遍的那个葡萄牙语词，“在里面踢球的人并不真的在里头，他们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啊，对了，他们在月亮上！”

安东尼奥笑着点点头，让自己的目光落在这些男孩身上，从某些方面看，他仿佛是第一次看见他们。

他们对家具物件的用途毫无概念：在他们眼里，一张扶手椅只是一堆占地方的东西，跟“坐”这个概念扯不上任何关系。莫阿西尔看见沙发，就在上面躺下了，心想一件隐约像医院病床的东西，多半也有隐约相同的用途。皮拉伊对那张桌子也有同样的念头，结果招来亲戚们一片嘀嘀咕咕的抗议和窃笑。其余的人各有各的姿势栖在家具上，有的坐在箱柜上，有的蹲在扶手椅的椅背上。只有雅西独自站在角落里，被吊灯上垂下的玻璃坠子迷住了，安东尼奥已经不止一次叫他别去摘，怕他以为那是果子。

比赛的画面流动得太快，抓不住男孩们的注意力，他们不断被周围太多的新鲜事物分了心；安东尼奥自己也已经完全丧失了把注意力集中在这类东西上的习惯。再说，他被那技术迷住了：这台电视机比他记忆里的那些大得多，屏幕平极了，薄极了，画质好得令人屏息。

被赶下桌子的皮拉伊第一个开始模仿他在屏幕上看到的球员的动作，其余人很快跟上。一个假动作，一脚传球，一次原地冲刺。他们每人挑中一个镜头里的球员，照着他的动作做。安东尼奥看得心醉神迷。从旁边看，他们像是在跳一支没有节奏的舞；可安东尼奥明白，他们展现出的是一种他始料未及的比赛视野：他们模仿的不是带球的人，而是其他球员，那些参与进攻或防守的人，这是他们感知并评点比赛战术的方式。

忽然，黄衣球队的10号，安东尼奥足足花了一刻钟才弄明白这原来是一场巴西国家队的比赛，只见他在对方禁区外不远处拿球，毫无惧色地扎进对方防线的马蜂窝，尽管身材瘦小，移动却敏捷得惊人、有力得骇人。转眼间他已经过掉了三四个对手，但太偏右了，没法轰出一记有力的射门。就在他拧着身子摔倒、躲避又一个对方后卫时，从他的左脚划出一条魔幻的轨迹：一脚慢悠悠、弧线极高的球越过对方门将，钻进了门将右手边的上角死角。

“GOL！”男孩们齐声高喊，“GOL！”

他们平生第一次亲眼看到安东尼奥教给他们的那些动作被用了出来：高举双臂，互相拥抱，握拳示胜。转播镜头给了那个穿黄色球衣的小个子天才一个面部特写，他刚刚完成了那个技术奇迹。男孩们停止了拥抱，安静下来，齐刷刷地转头看向安东尼奥。考埃第一个开口：“那个进球的……”他不知道这话该怎么说（其实也不必说，因为所有人都已经看出来了），“你看见了吗，安东尼奥？你看见他有多像亚曼德了吗？”

安东尼奥难以置信：亚曼德和巴西队那个球衣上用绿色印着“福盖特”名字的天才10号，确实像亲兄弟一样相像。

3.12 泽朗

“我们去哪儿，安东尼奥？”

有闹钟没闹钟，太阳一出来安东尼奥就已经起来了，男孩们其实也都一样。他花了很长时间琢磨怎么安排这些日子；他最挂心的是别让亚曼德太孤单。可医院的规定很严：中午之前不放人进去，探视时间本来就很有限：空出来的时间很多。

他曾花上好几个小时给男孩们讲解屋里各种物件的用途和意义，可他发觉，那个世界跟他们的世界实在离奇得太不一样；要让他们习惯，绝不是几个早上就够的。

莫阿西尔是最好奇的一个：他足足十分钟开了关、关了开冰箱的门，着迷地摸里头所有冰凉的东西，还成功弄明白了里面的灯是怎么亮怎么灭的。安东尼奥打定主意随他们去，只要不把自己弄进什么有危险的境地。当别人听他讲门锁、地毯、开关、书和所有碰巧映入眼帘的东西时，莫阿西尔已经转去研究水龙头了：他把热水冷水开了关、关了开，伸手去摸，把水关到最小，还尝了尝，有两回差点烫伤。

那个早晨雨过天晴，空气清新，阳光出人意料地泼洒下来；安东尼奥意识到，他再没法把六个结实又躁动的小伙子憋在家里讲吊灯和马桶了，只好因势利导。

有一个地方他非去不可，那念头像蛀虫一样一路钻进他的脑子，盘踞在所有念想的中心：他要去泽朗，他要看看这么多年过去它成了什么样子；他心里知道，它不可能被遗弃。

他知道这不会容易，对他自己也不会容易。怪事太多，差异太大。走完他们和球场之间那几公里，也许要花上几个钟头（也许要好几天，也许我们会迷路，再也找不着回去的路，这里有上千种危险）。

“你们把森林的所有秘密都教给了我。这是我的森林，里面全是你们不知道的秘密。你们必须非常小心，因为我的森林里有比美洲豹和凯门鳄危险得多的东西。”

男孩们不屑的笑脸，在第一辆公共汽车碾过离他们几厘米远的水洼、溅了他们一身却毫不减速时熄灭了，很快变成了惊惶的表情：摩托、汽车，连自行车和推车都成了致命的威胁。“它不停！”这是出现最多的惊呼，“那个骑在大金属动物身上的人看着我们的眼睛，可他不停！”

“也许大金属动物是停不下来的。”

“不，”安东尼奥纠正，“它停得下来，是驾驶的人不让它停。”

“为什么？那它为什么又不攻击呢？”

“这些动物一般不攻击。你得这么想：这些动物的脑子，就是驾驶者的脑子。它们攻击，是因为驾驶者出了错。”

安东尼奥的回答并不能让他们满意，他费了好大劲才说服他们跟着他走；最后他干脆把话截短：“你们照我做的做，就不会有事。”

回来后常常侵袭他的那种矛盾感受的雪崩，再一次撼动了安东尼奥。他觉得自己像是落进了一部科幻电视剧，剧名他记不得了，里头有穿着花花绿绿T恤的地球人在探索最古怪的星球：汽车和摩托的型号他大多不认识，商店，行人，连空气里的气味都不一样了，尾气的恶臭让他觉得窒息。他仿佛撞穿了一堵看不见的墙，掉进了另一个宇宙，像他长大的那个，却又深深地不同。然而，尽管有这种疏离感，也有一些古老的、显然从未被遗忘的习惯自然而然地重新浮现，让他暗暗吃惊。

拐上儒塞利诺·库比契克公路，往左边看，看阿方索是不是又靠在他鱼店那面永远刷成黄色的阳台上抽烟（鱼店还在！连招牌都在！说不定阿方索也在！）；拐进巴西亚街，尽管路更远，只因为运河两岸有树（树还在！可它们显得多小、多寒碜！）；认出那些单层的矮房子，认出那些永远悬在泥泞路边的歪斜棚户，认出那一排排长得没有尽头的、灰灰白白的建筑，到处爆出一蓬蓬色彩，棕榈树像一个个感叹号；想起某栋房子拐角后面有一个水龙头；也会为某一栋新楼、某一个改过的路口而吃惊。

泽朗终于到了，已经认不出来了。对面的停车场变成了一大片光秃秃的土场；他心爱的蓝色围栏全部重新漆过，不对，是重做了，做成了扎眼的白色，间隔着绿色的立柱。还有看台，他看出来，也是全新的，重建过：两层，带坡顶，比原来宽，新刷的漆，漂亮极了。看来他们做了翻修，安东尼奥想。他没法把自己的激动传给男孩们；他费了好大的劲才向他们解释，这就是他在故事里讲过无数次的那座球场，他不知道他们期待的是什麼，但肯定不是这道围栏、这些街道，和他们眼前看到的一切。

尽管翻修过，球场北边仍用铁丝网围着，中间有一道摇摇晃晃、半开着的小门。

他领着男孩们进去时，看见场上有一支球队正在训练；瞥见几件黑白相间的球衣，他再无疑问：是马卡帕足球俱乐部。

喏，这些孩子里头，说不定就有人当过我的球员；可过去太久了，我认不出他们，他们当然也认不出我。

一位助理教练小跑着过来，脸上带着笑；安东尼奥还没找着道歉的话：“没想到这个钟点会有人……”

“我们是职业球员，”年轻人非常和气地回答，“合同规定我们得来，对吧？”

职业球员，安东尼奥想，马卡帕如今是一支职业队了！

男孩们看得实实在在张大了嘴。考埃说：“真大。”皮拉伊几乎同时说：“你们用的那些白色的树好奇怪……”说着已经走过去摸，“这不是树！是金属！”

助理教练诧异地看了安东尼奥一眼，问：“他们在说话？那是一种语言？”

安东尼奥冲他笑笑，对皮拉伊说：“当然不是树，我肯定连这个都跟你们讲过。”

“我不记得了。”男孩回答。

然后安东尼奥转向助理教练：“是的，是一种语言。不过我们不想给你们添乱。我本来是带这些孩子来看看球场的，我们以为没人，想踢两脚；您瞧，我们这就走。”

“怎么，他们踢足球？”

助理教练察觉这群年轻人有点不寻常。不是因为他们是印第安人，成群的印第安人在马卡帕城里走动根本不稀奇；也不是因为他们的穿着，短裤光脚是常态。可除了语言之外，总有点什么不对劲。也许是他们彼此挨得那么近，肩抵着肩；也许是他们互相打手势、低声交谈的样子。助理教练看了一遍又一遍，终于断定：没错，他们身上有某种不一样的东西。

“是的，他们不会说葡萄牙语，可他们踢球，而且踢得相当不错。”

“要是你们愿意，”助理教练仍带着那副友好的神情，“我们正准备踢一场队内小场，你们要是加入，我们高兴还来不及。您觉得他们跟得上我们吗？”

“您瞧，我不知道。试试看吧，好吗？”

这些天让男孩们着迷的东西那么多，可在他们眼里，没有一样像此刻的足球那样神奇。柔软，光滑，滚圆无瑕：他们摸，他们闻，他们舔，尝尝味道，把球顶在鼻尖上、脚背上，惹得马卡帕队员那边笑出了不止一阵。

“怎么回事？”助理教练忍俊不禁，低声问安东尼奥，“瞧他们这样子，像是一辈子没见过足球似的。”

“我能告诉您一个秘密吗？”安东尼奥也低声说，“没错，这是他们这辈子第一次见足球。”

助理教练轻轻用胳膊肘捅了捅安东尼奥，认定这是个玩笑；安东尼奥也没做什么去纠正他。他转身走向自己的男孩们，开始交代一些事情。马卡帕的队员们已经分好了队，一个五人小组正怯生生地朝安东尼奥和这群陌生人走来。

安东尼奥刚告诉男孩们，那五名球员将和他们一起踢，立刻激起一片激烈的抗议：“我们是我们！”莫阿西尔脱口而出，“我们不能跟他们一块儿踢，他们听不懂我们！”乌比拉坦跟着加码，其余人也纷纷附和。

安东尼奥只好回到助理教练那边，那人这会儿正跟一个看上去是主教练的人说话：“实在抱歉，真的，我不想给您添这么多麻烦。我是个教练……呃，曾经是，我很清楚这种局面有多烦人。总之，我的孩子们想自己踢，您不介意的话。”

“你们多少人？六个？加上您七个？你们要是乐意，我们就踢七对七。”

“好，谢谢，太谢谢了，我们踢十分钟就走，行吗？让他们见识见识踢球是怎么回事。”

“怎么，他们从没踢过？”主教练问。

“踢过，踢过。总之，请忘了我刚说的最后那句话，好吗？”

“还有件事，”主教练又说，那是个鬓角花白、四十来岁的男人，“他们没有球鞋吗？”

“没有，他们光着脚踢。”

“那我们也光脚！”助理教练哈哈大笑；一眨眼工夫，所有人都已经在场上光脚列好了队，包括兴致勃勃的马卡帕队员。

开球让给了客队。安东尼奥特意叮嘱所有人记住第一脚传球的规矩：“往前传，记住了。”

乌比拉坦把球轻轻拨给考埃；考埃低头朝球门直冲，眼睛里带着一种泽朗球场从未有人见过的、野兽般的笃定。在离对方球门三十来米处，他轰出一脚力量骇人的射门，高了，高出许多。球仿佛再也不肯停下来，越过横梁，越过那条永远修不完的田径跑道，越过围栏网，连街区最前排的房子也飞过去了。

马卡帕的球员们哄堂大笑，尽管有人至少在心里藏不住对那一脚里爆发的全部力量的惊骇。安东尼奥冲到考埃跟前，想跟他讲清这种足球和他们在森林里用的树叶球的分别。考埃眼里喷着火，咬着牙回答：“我明白了，明白了。”

比赛换了一个球重新开始，而且这不会是最后一次换球。印第安人脚下快极了，总是抢先拿到球；可他们的最后一射永远是炮弹，飞得老远，常常飞出球场。

“低一点。”安东尼奥只说这个，忍住不说“轻一点”，用笑容和拍肩来打圆场。几分钟后，马卡帕球员的笑声没了。尽管没有一脚射门真正威胁到门将，可这些男孩虽然个子瘦小，身体和技术上的压倒性优势却已经再明显不过；而且他们对这些球的生疏，正一分钟一分钟地消退。

八分钟时，主教练第一次暴怒地吼叫，冲着他那名又一次在中场丢了球的队员。马卡帕实际上还没能越过中线，除了几脚长传，都以滚出底线告终。

印第安人的传球不走抛物线：他们的球像子弹一样笔直地飞，被以一种前所未见的暴力抽打；他们的踢法全无花饰，防守是纯粹的侵略性，进攻是干脆利落的终结。

九分钟时，马卡帕后场一个边线球。考埃离接球人足有十米，可他的速度快得惊人，十米一眨眼就没了。断下球，他们开始飞速地互相传递，直到雅西用眼角瞥见乌比拉坦的启动，一脚半高球精确到毫米地找到他，闪电般切开球场。乌比拉坦想都没想，凌空抽射，这一回，他把这脚球控制得完美无缺。球以不可阻挡之势钻进右侧上角死角；门将启动晚了，一发现自己的扑救纯属徒劳，张口就骂。

“毒箭。”安东尼奥心里微笑，叫出了他们打成的那个战术。他早习惯了那种侵略性和那种速度，可跟这些科班球员一对比，实在是触目惊心。差距大得如同深渊，马卡帕的小伙子们简直像是钉在原地。

“GOL！”男孩们一起高喊，“GOL！”他们拥抱，把手臂举向天空，笨拙地模仿着前一天在电视上看到的球员庆祝动作。

助理教练决定吹响十分钟的终场哨，男孩们还在那儿演着那套庆祝哑剧。安东尼奥笑得合不拢嘴地走过去，告诉他们比赛结束了、他们赢了；于是他们开始庆祝，这一回用的是自己的方式，载歌载舞，唱跳的都是胜利之歌，而马卡帕的队员们灰溜溜地朝已经在训斥他们的主教练走去：“丢人！2013年的冠军！丢人！”

安东尼奥这时已经明显有些不好意思，尽管心里高兴得不行，他走过去叫停了自己队员的庆祝，给每人送上赞美。助理教练迎上前来，惊愕未消，却仍乐呵呵地向他道贺。

“从没见过这样的场面，”他说，“从没见过。”

“谢谢。您怎么称呼？”

“卡洛斯，您呢？”

“安东尼奥。谢谢您的夸奖，卡洛斯，不过您要知道，我们运气也很好。”

“什么运气不运气的，这些孩子太惊人了！您说您叫安东尼奥？我从前认识一个安东尼奥，可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对了，您能给我留个号码吗？我想保持联系。”

“号码？”安东尼奥一时没明白他说的是电话，“我没有号码。”

卡洛斯疑惑地看了看他，又看看男孩们：“你们可真有够怪的，是吧？跟我说实话，安东尼奥，他们是印第安人，对吧？我是说真正的印第安人，从森林里来的，对吧？”

安东尼奥没有立刻回答，先四下看了看：草坪，看台，还有那只大钟指着一点的记分牌。亚曼德！

“是的，卡洛斯，我们是印第安人。可现在我们得走了。”

然后用他们的语言说：“孩子们，快，我们得去看亚曼德，快，快！”

“我们”？卡洛斯望着他们跑远，心里想。

3.13 比赛视野

主任医师的吼声，从走廊尽头就能听见。他的诊室藏在一扇门后，门上的牌子看不太清；安东尼奥印象中那扇门总是关着的。

他们到病房时，亚曼德正坐在床上吃苹果，终于看见他的笑容，真叫人欢喜。一位干练的护士说，医生刚查过房，确定很快就能开始理疗；安东尼奥一听，高兴地冲进走廊，想找医生谈谈。

这工夫，男孩们已经向朋友讲起了球场、足球和球门的事；他们说话和比画的架势那么与众不同，把病房里其他病人和探视的人都逗乐了：听不懂一个字，可照样是一台好戏。

主任医师的吼声没有平息的迹象。安东尼奥已经敲了两次门，都没有回应；他等得不耐烦，回到亚曼德病房门口，等医生消了气好跟他说话。

男孩们正兴高采烈地、巨细无遗地讲着跟马卡帕的那场比赛。短短十分钟的比赛里，他们每个人都收集到了数量惊人的信息，此刻正一股脑儿倾泻在亚曼德身上。他们留意到了对手和教练的穿着，留意到了球与球之间的差别，看台上缺了座椅的位置，甚至留意到了那几堆废弃的土方，本该用来翻修田径跑道的。但最要紧的是，他们一刻不差地记得所有对手的位置。

“我把球传给雅西的时候，”考埃正说着，“那个头发剃得极短、穿黄球衣的对手离中线三步远；那个高个子、皮肤黑的在我前方十步；那个老在笑的慢慢朝皮拉伊跑，可他们之间空当很大……”

“而且门将偏右了一点，你那时候已经可以射门了！”伊塔乌纳插嘴。

“是，我已经可以射了，可球能穿过去的空当不到半步，用那么轻的球我可能踢偏，所以我就传给了雅西。”

“胆小不好。”莫阿西尔下了结论，考埃被噎住了，垂下眼睛不知该回什么。

可乌比拉坦已经开始讲另一个回合了；他也把队友和对手的位置、跑动方向记得清清楚楚，精确得近乎不可思议。

安东尼奥点着头，他太了解男孩们的这种本事了。直到今天以前，他从没问过自己这天赋从何而来，他一直觉得再正常不过。可如今重新浸在马卡帕的现实里，他才意识到这有多特别。也许是因为他们是猎人？一定是森林把他们造就成这样的，他得出结论。

亚曼德的腿被罩在一个金属支架的牢笼里，一根根钢钉从他的皮肉里伸出来，看着很是吓人；可他说不太疼，除了偶尔咧咧嘴，他的好心情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跟着伙伴们的讲述，问各式各样的问题，还尽量参与他们的比画。他也在记录一切，安东尼奥明白了，他正在自己的脑子里重建整场比赛。

仿佛在印证安东尼奥的想法，亚曼德忽然发问：“乌比拉坦！你为什么不传给考埃？”逼得乌比拉坦做了一番又长又不可思议的解释，全是角度和对手的跑动方向，讲完之后，大家一致认为，射门，也就是乌比拉坦选的那个办法，确实是最好的选择。

安东尼奥决定再去找主任医师试一次，又走近那扇门，门后的那通火还没发完。他不由得听清了医生在说什么，那么大的嗓门，想不听也不行。

“世界杯！世界杯个屁！我们这儿病人要是感染了，基本就是死，还世界杯！你看！你看他们为那些球场砸了多少钱！你想知道那些钱能盖多少座医院吗？你不想知道，我告诉你！还世界杯呢！”

安东尼奥的瞳孔放大了，盯住一个遥远而不确定的点，就在那扇阳极氧化铝门之外的某处。一九九八，法国，然后二〇〇二，二〇〇六，二〇一〇……

“二〇一四！”他听见自己喊了出来，“二〇一四！”

他跑着穿过走廊，得告诉什么人，可手边只有男孩们。

“二〇一四！”

他进病房时，所有人都转头看他，安东尼奥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亚曼德邻床有个年轻人，陪着他的想必是妻子和两个女儿，他们一直注视着安东尼奥，看他用那门满是声响和手势的语言向男孩们解释：就在今年，要办足球世界杯了，而且就在几个月后。那年轻人一条胳膊打着石膏，半张脸全是擦伤，听出了莫阿西尔笑着哼起的“波洛波，波洛波！”，便望向安东尼奥，等他解释。

“二〇一四，”安东尼奥兴头未减地对他说，“要办足球世界杯了！”

年轻人笑了，尽量用最和善的口气说：“全世界大概就剩你们不知道了：今年夏天，世界杯在巴西办！”

安东尼奥花了好一会儿才消化这个消息：不但很快就要办世界杯，而且就在巴西。他的心怦怦狂跳起来，后颈的汗毛根根竖起，就像他第一次看见美洲豹时那样。

周围所有人都察觉他出了状况：断了胳膊的年轻人发出一声喉音，亚曼德也哼了一声，不过也许是腿上抽疼了一下。考埃凑过来问：“安东尼奥？”

“孩子们，”他努力理清思绪，“世界杯……”他意识到对他们来说什么也不会变，“要在巴西办！”

对他们来说，确实什么也不会变。“巴西”于他们，是个抽象的概念，跟这段时间他们不得不囫囵吞下的许许多多别的概念一样。只有亚曼德想了想，然后问：“我们就是巴西的，对吧？”

“是的，亚曼德，我们是巴西人。”

“那这是不是意味着……”男孩略一思索，“我们也能去踢世界杯？”

“不行，亚曼德，去踢的是最厉害的人。”

安东尼奥笑了，考埃在一旁说：“他的意思是福盖特那样的。”

“对，”安东尼奥确认，“福盖特那样的。”

3.14 新闻

雅妮塔在哭。安东尼奥的第一个念头是：亚曼德。亚曼德出事了。随后他注意到雅妮塔正看着电视机，立刻放下心来。多半是在为肥皂剧之类的东西掉眼泪。

“你怎么哭了，小雅妮塔？”

“纳尔逊·曼德拉去世了。”

安东尼奥想起了许多许多年前的一天：他撞见雅妮塔在哭，为柴可夫斯基的去世，她刚读到 he 去世时的悲惨情形。

他想，这大概是这十四年里他错过的许许多多历史时刻之一；等哪天有了空闲，他要把它们都补回来。

“他什么时候去世的？”他问。

“三个月前，”雅妮塔抽着鼻子回答，让安东尼奥吃了一惊，“现在在播他葬礼的纪录片。”

安东尼奥一言不发地在扶手椅里坐下。回来以后第一次，他开始明白，真正开始明白，这些年里他经历了怎样一段非凡的际遇，而与此同时，世界没有等他，径自向前走了多远。他想到互联网上一定出现了种种新事物；他意识到自己还没腾出工夫细看那些模样仿佛来自未来的电话，人人手里好像都有一部，而且看来是用来做远比打电话要紧得多的事情。他也清楚地知道，本地的政治、世界的格局变成了什么样，他毫无概念。

他正这么琢磨着，电视里播起了前去向马迪巴致最后哀悼的各国元首的列队。“这位是巴西总统，西尔维娜·梅洛……”画外音说。

女总统？“雅妮塔，我们有一位女总统了？”

“对。”

你瞧瞧。还有什么呢，安东尼奥自问。

电视机仿佛读到了他的心思，抢着回答：“……而引起轩然大波的是这名男子，他冒充聋哑人手语翻译……”

“哈哈，太绝了！”安东尼奥大笑。

“画面里是他假装把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的话翻译成聋哑人手语。”

“雅妮塔，我没听错吧？那是美国总统？一个黑人？”

“是的，小托尼奥，是他。”

疯了。我到底离开了多久，十四年，还是一百四十年？

安东尼奥的父亲向来寡言，如今年纪大了，愈发沉默。大半天里，他不是坐在客厅扶手椅上，就是坐在阳台的椅子上，抚摸那条狗，或者看它在院子里玩。安东尼奥回来后，父子俩只交谈过只言片语，还没有机会好好单独说说话。

他们父子向来很少聊体育：伊塔洛生在马拉卡纳惨案的第二年，安东尼奥则生在阿兹特克球场那场凯旋的前一年。这件事看似荒唐，却仿佛在他们的关系里留下了印记。

安东尼奥本打算拿历史和政治当破冰的话题，可他意识到，自己对这两样已经所知太少，聊不出什么闲话；于是他在阳台上父亲身边坐下，决定干脆从体育聊起。

“那么，爸。既然我刚发现世界杯要在巴西办，给我讲讲这些年我都错过了什么。巴西有什么体育上的辉煌吗？还是又一次失望？”

“看情况，小托尼奥，看情况，”伊塔洛想了一会儿，提议道，“聊聊竞技体操？”

“哈哈，爸，你要从最基础的讲起啊？”

“不，我要说的是巴西体育的辉煌。”

“真的假的？”

“真的，小托尼奥。两年前，伦敦奥运会，我们第一次赢了体操金牌，吊环。”

“难以置信！”

“可不是。柔道还拿了一块，第三块是.....排球！”

“排球？！真的吗？太棒了！我早就说过，我们早晚会赢的。”

“不过是女排。”

“哦。也好。男排呢？”

“银牌。”

“啊啊啊，可惜！不过也好，至少我们打破了半决赛的诅咒。说不定哪天.....”

“半决赛的诅咒，我们早就打破了。”

“什么意思？爸，别跟挤牙膏似的。”

“二〇〇八年北京，我们也拿了银牌。可二〇〇四年雅典，我们拿了金牌。”

“金牌？”

“对。而且最要紧的.....”

“最要紧的？”

“最近三届世界杯，我们连拿了三届冠军。排球如今是我们的地盘了，小托尼奥。你知道带领我们取得这些辉煌的教练是谁吗？贝尔纳迪尼奥，正像当年你盼望的那样。”他父亲笑了，高兴得像送了儿子一件礼物。

最后锦上添花，他们聊起了足球。伊塔洛讲了二〇〇二年巴西的登顶，讲了二〇〇六年意大利的夺冠，还不厌其详地讲了法国队长那场不光彩的谢幕。然后他讲了蒂基塔卡的崛起，讲了二〇一〇年西班牙人的加冕。

接着，沉默了几分钟，安东尼奥还在消化这些信息，伊塔洛深深叹了口气，对儿子说：“我从来不信你死了，你知道吗？”

他在哭，可声音一如既往地坚定。

“.....”

“你知道为什么吗？你还记得你爷爷临终前说的话吗？‘我跟安东尼奥一起看到了一个大团圆结局，我可以幸福地死去了。’我也想跟我的小孙子一起看到一个大团圆结局，所以你不可能在那之前就走掉。”

安东尼奥瞪大了眼睛。这些天的混乱里，千头万绪要想，千头万绪要讲，还有千头万绪要重新认识，他竟然完全忘了把那个最重要的消息告诉家人。我的天，多丢人，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3.15 惊喜

大家都在饭桌前：安东尼奥和父母、雅妮塔坐在一起；男孩们端着各自的一盘炖菜和一碗可口可乐，七零八落地散在四处。温暖和饱含着雨的风吹得印花尼龙窗帘翩翩起舞，收音机在背景里絮絮地响；他母亲和雅妮塔正商量着明天给亚曼德带腰果糖还是再带椰子糖，就在这时，他清了清嗓子，说：“呃，那个，我想跟你们说……到现在一直没找到时机……总之，我有个儿子。”

“我的圣母啊！安东尼奥小宝贝！你结婚了！”玛塞拉的刀叉掉在了桌上，双手往激动得通红的脸颊上一捂，差点碰翻了杯子。

“不……那个，不完全是，不过总之……”

“天哪，我的老天，多大的喜事！一个孙子！我得马上给阿曼达打电话，告诉她她当姑姑了，孩子们有小表弟了！”

她腾地起身，餐巾飞了出去，人已经冲向门口的电话，可走到半路又折回来，跌坐在椅子上，扇着燥热的脸：“我的妈呀，我快要晕过去了：你死了，结果你活着，你还结了婚！！！”

“妈，其实不完全是……”

“你们听见了吗？安东尼奥的孩子！得好好庆祝！雅妮塔，你又当姑姑了！伊塔洛，去拿瓶酒来，不，两瓶，我得马上打给阿曼达和诺尔米妮娅姑姑……他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不，不能说几岁，他还小，才四个月亮……四个月，差不多。他叫伊比拉唐。”

“多好听的名字，像一只蜂鸟。那你妻子叫什么？一定是个漂亮的姑娘！”

雅妮塔已经起身，笑着抱住他，抱得紧紧的：“真好，安东尼奥，我真高兴！如今就剩我一个了，看来我也得抓紧了！”

他父亲只是望着他，笔直地坐在椅子上，手里还拿着刀叉，笑得合不拢嘴，抽着鼻子，眼睛湿亮湿亮的。男孩们什么也没听懂，只知道大家在庆祝什么，于是他们也跟着笑，跟着鼓掌，见谁抱谁；乌比拉坦和皮拉伊则用双手在桌面上齐声敲起节日之歌那飞快的节奏。

邻居出现在门口，手里还攥着餐巾：“没事吧？出什么事了？”

“热诺韦法，我们又当爷爷奶奶了！我的安东尼奥给了我们一个孙子！来，过来喝点儿什么，得庆祝，把罗纳尔多和孩子们也叫来，也告诉隔壁院子的梅尼亚雷斯先生，他准保高兴坏了！”

安东尼奥一杯接一杯地应酬——另一个院子的邻居也来了——每个人都得听他说一遍：没有，他没有照片，连段录像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下次吧，下次一定，一定。

“你就把她一个人丢在那儿了，你媳妇？你该带她来让我们认识的，老天爷，你这脑袋瓜。哦，我得送她件礼物，雅妮塔，我们得去买：给孩子的礼物，给她一对耳环，要不一件床上穿的针织小披肩也行。伊塔洛，明天你就去给孩子开个邮政存折。哦，小阿曼达来了，雅妮

塔你真行，把她叫来了！孩子们，你们有舅妈了，有小表弟了，快来亲亲舅舅！妈妈的宝贝安东尼奥当爸爸了！对了，你说你妻子叫什么来着？”

“不完全是……雅娜伊娜，她叫雅娜伊娜。”

“她的名字也好听。跟我说说，你们怎么认识的？结婚多久了？我的老天，我等不及要见孩子了，奶奶的小小蜂鸟。”

诺尔米妮娅姑姑到了，端着一大盘点心，还有一双天蓝色的针织婴儿鞋——这是我怀着加布里埃拉那会儿织的，一直收着，你别嫌弃啊？姑姑的一点小心意——她拥抱了他，旁边加布里埃利塔问能不能由她来当教母，一面老大不乐意：连一张能发脸书的照片都没有。

阿曼达擤着鼻子，满心欢喜：“真有你的，安东尼奥，又是男孩！爸，你瞧见了，高兴吧？还有，安东尼奥，你必须给特蕾莎打个电话。”

“特蕾莎？哪个特蕾莎？”

“怎么会，你不记得了？你的听众，老打电话进来的那个：你听，你听，她现在正在直播呢！”

“直播？在哪儿，怎么回事？”

阿曼达把音量拧大：“可不是嘛，是她把电台重新办起来的，来龙去脉很长，我也说不全，总之全是她的功劳。她做的节目可好听了，菜谱加世界各地的新鲜事，我们天天听：你听，她多棒，你永远听不清她说什么，她棒极了，你听！对了，打给她，现在就打给她！”

电话已经塞进了他手里，安东尼奥笑了：以这样的方式来到听筒的另一端，几乎让人眩晕。

“喂？”

“特蕾莎？”

“是我，晚上好，亲爱的，您从哪儿打……可这声音，这声音我一千个人里也认得出，一万人里也认得出……安东尼奥？！”

“是我，特蕾莎，是我，安东尼奥。”

“我的老天爷，安东尼奥，太激动了！活人总会再相见！我就知道你不可能死了，安东尼奥，不可能，有这样一副嗓音的人不可能死。我的妈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无法想象，我现在放一首好听的歌，平复一下心情：我亲爱的朋友们，请欣赏芭芭拉·盖纳的《我会活下去》。”

3.16 公报

玛塞拉气喘吁吁地跑来，手在抹布上擦着；安东尼奥正琢磨姐姐阿曼达借给他的那部手机怎么用，他好不容易才把它开了机：“安东尼奥，安东尼奥，来接电话！有个记者！有个记者找你！”

“什么记者，妈？他要干什么？”

“不知道，好像叫什么公报的。快点，别让人家等着！”

安东尼奥一点儿也不像他母亲那样激动，说实话也压根不想跟什么记者说话，再说了，谈什么呢？好吧，听听他要干什么，不然妈要跟我没完没了。

“喂？”

“我亲爱的安东尼奥！听到您的声音真高兴！”

“请问您是哪位？”

“我是若泽·热雷米亚·奥皮斯波·德·梅尔韦略斯，不过您尽管叫我若泽！我是《阿马帕体育公报》的记者，您肯定知道的。”

“还真不知道。不过我确实是有一阵子不太跟得上圈里的事了……”

“哈哈哈哈！一阵子不太跟得上！十四年不跟圈，是吧，安东尼奥！您真逗！”

“听着，我还有事，所以要是……”

“当然！当然，安东尼奥，您肯定忙得很！我只占用您五分钟，一次说来就来的小采访，等您看到刊登出来，保管惊掉下巴！五分钟我就给您做一篇年度最佳采访，您瞧着，安东尼奥，您瞧着！”

“唉，我说不好，我不明白……采访，谈什么内容？不对，还是先说清楚，是谁把我的名字给您的？”

“嗨，亲爱的安东尼奥，记者绝不透露线人，这谁不知道！这回呢，是特拉韦尔索医生，天使圣母医院那位，说来也巧，他是我表兄！自己的表兄算不上线人，对吧？再说反正我已经告诉您了，哈哈哈！”

“那位医生到底跟您胡说八道了些什么？”

“嗨，全部，我亲爱的安东尼奥，全部！您在森林里失踪十四年后回来了，还带着一支部落的印第安人，其中一个受了伤，他全都告诉我了！”

“好一个包打听，这位特拉韦尔索。”

“嗨，他总让我消息灵通，是我最有意思的线人之一，再说嘛，他是我表兄，我跟您说过他是我表兄了，对吧？您都不知道一家急诊室里能出多少事，那是个顶呱呱的线人，我跟您说！”

“那好，既然他全跟您讲了，我看我们也可以就此道别……”

“别呀安东尼奥，别呀！他告诉我的只是干巴巴的事实，可那只是骨头：肉啊，安东尼奥，新闻业的肉，是当事人的感受，是他们的声音！那么，第一个问题。”

“可我不确定我想不想接受采访，我不知道，我想先考虑考虑，因为……”

“哈哈哈哈！他不想接受采访！您真有意思，亲爱的安东尼奥：世上哪有人不想接受采访的？那么我们说到哪儿了，第一个问题：十四年后重返文明社会，您有什么感受？”

“这算什么问题？我不知道，说不上来，这不是三言两语能讲清的事……”

“太棒了。‘我不知道。我没法用语言说出我的感受，那件事把我伤得很深很深，也许有一天我能表达出我内心翻涌的激烈情感。’太棒了。第二个问题。”

“可我没那么说！我说的是这个问题很蠢，怎么能问一个人他有什么……”

“第二个问题。重新见到以为您死了的亲人，您有什么感受？”

“听着，我看没必要继续了，我对亲人的感情是私事，所以……”

“精彩，精彩。‘那一刻的激动完全淹没了我。我对亲人的无尽爱意如决堤的江河从心中奔涌而出，我哭得像个孩子。’完美。”

“再见。抱歉，这个采访毫无意义。”

“我们结束了，安东尼奥，结束了！一点也不难，您看见了吧？最后，跟我说说：我听说您那些孩子踢足球，您是他们的教练，没错吧？他们很行，人家跟我讲，那腿儿可漂亮了！”

“这又是谁告诉您的？总不见得是医生吧。”

“哈哈，不是，不是，安东尼奥！这是球场管理员告诉我的，又一位我不该透露的线人，不过反正，透露了一个就等于全透露了！场上一有热闹事他就通知我，球员吵架啦，受伤啦，小道消息啦……作为交换，我给他留巴图卡达海盗桑巴舞校彩排的头排座位——他对舞女有那么点小嗜好，这老滑头——我一分钱不花，舞校是我表姐管的，您知道吗，就是特拉韦尔索医生的老婆。您还记得医生吧，我表兄，对吧？”

“听着，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再见。”

“管理员还跟我说，那群小印第安人给了马卡帕一顿漂亮的小教训，哈哈哈哈！真行！有本事，是吧！所以说安东尼奥，您有什么感受，当您……”

咔。

安东尼奥精疲力尽，头昏脑涨：我的天，这蠢货是什么人，我该早点挂电话的，这个白痴，谁知道他打算写些什么。好在，那份鬼公报，谁稀罕看啊。

男孩们被深深震动了，倒不是因为胜利，而是因为比赛本身：因为和不同于自己的人踢球，因为平生第一次和陌生人踢球。

他们也迷上了那座球场：球门，地上的白线，看台。他们缠着他再去那儿，做梦都想在那些看台下，那些灯光下，那片柔软得像小猴子绒毛的草皮上再踢一场。

安东尼奥自己也同样心痒。于是一天早上，他去找管理员，问能不能在没人的时候来踢两脚，他们不想添麻烦，挑空闲时段就行。管理员若阿金没二话：张开双臂，绽开一个大大的豁牙笑，宣布道：“当然行！添什么麻烦！下午三点到五点从来没人，你们随时来。”

四点整，男孩们和安东尼奥已经在场上嘻嘻哈哈地跑了半个小时了，淋着雨也不管，浑身湿透，汗流浹背，快活极了。他们传着球，跑着，还常常躺倒在那片漂亮的草皮上，安东尼奥，这么漂亮的草我从没见过，等我回了家，我要把它铺满沙波诺的四周，全铺上这样软软的绿草。

就在这时，安东尼奥眼角瞥见看台上有个动静，转身一看：一个卷发的小个子，穿着黄短裤，连蹦带跳地下来，挥着手臂打招呼：“我亲爱的安东尼奥！我是若泽，您记得吧，《公报》的若泽·奥皮斯波！”

“记得是记得，可您来这儿干什么？”

“还不是管理员嘛，我亲爱的安东尼奥！他立刻就通知我了——我叮嘱过他：调查新闻，安东尼奥，调查新闻！——他也配得上那张彩排专场的票了：全体舞女穿演出服，刺激得很，安东尼奥。不过我们刚才说到，这些孩子真行，瞧这腿脚！”

“我不明白，采访不是做过了吗，您还找我干什么？”

“照片，安东尼奥，照片！我们是图像的文明，一篇文章没有照片一文不值！我抓了几张绝妙的，出来会是篇轰动哄哄的报道。来，再来张特写，就这样。”

“您干什么，谁允许您拍我了，您走开！”

“好，连孩子们一起，对，对，就这样。瞧这些小印第安人多上相，很好，就这样，你也来一张。妙极了，妙极了。”

“孩子们，你们干什么，别理他！还有您，您走，出去，离开这儿！”

“好了，拍好了，齐了，文章一定精彩，亲爱的安东尼奥，您等着看！”

一眨眼，他已经转过身去，一蹦一跳地上了看台，手里挥着相机再见再见。

3.17 课程

他本该早点想到、早点给他们上这一课；结果却被迫在市场里补上，就在果蔬摊前，雅西刚从那个摊上拿了一个甜瓜，递给气坏了的摊主两个可口可乐瓶盖当报酬。其实这怪不得他们：出门买短裤和T恤的路上，他们看见安东尼奥先是给了那个留着八字胡的阿拉伯摊主几张钞票，然后又给鱼贩一把硬币，换回一兜给玛塞拉妈妈做汤的杂鱼。他们这么理解，再合乎逻辑不过：换那些东西，就得拿别的什么东西去换，而那些亮闪闪的瓶盖，在他们看来正是合适的交换物。

“不能拿随便什么东西去换，必须拿这个去换，看见了吗？这个叫钱。你想要什么东西的时候，就把这个给人家。”

“可他们为什么想要这个？那些小的、圆的挺好看，亮闪闪的；可这些好丑，脏兮兮的，上面还画着一个讨人厌的男人。”

“因为这儿的规矩就是这样，雅西。你想要一个甜瓜，就得给那个人一张这个，不能随便拿一样东西换，不然他要生气的。”

“好吧。既然他喜欢，那好吧。这种东西去哪儿拿？”

“拿不来的，得凭本事配得上。葡萄牙语里管这叫‘挣’。比方说你有好多香蕉，你就拿到这儿来，想要香蕉的人就给你几张这个换。这叫卖。然后这些人给你的钱就成了你的，你可以拿它去另一个人那儿换别的东西，这叫买。”

“可我还是没懂：要是我想要一根香蕉，我就得给那个人一张那个？”

“对。”

“可要得到一张那个，我就得把一根香蕉给另一个人？”

“对，嗯，差不多吧。”

“那我为什么不把香蕉自己留着，非要送出去，然后再去拿另一根回来？”

哦耶稣啊，谁能想到讲明白买卖、讲明白经济这么难。安东尼奥完全不记得自己小时候是怎么学会的了：尽管他知道不可能，可他就是觉得，自己仿佛从来就懂。他换了个路子试试。

“这样，比方说你要挖一个很大的坑，或者盖一间很大的茅屋，你一个人干不完。那你就请人帮忙，对吧？”男孩们齐刷刷点头。“好，那你就给帮过你的人一些这个钱，谢谢他们，作为他们干活的回报，明白吗？”

“那他们就去找那个人拿香蕉？”

“对，他们想要香蕉的话，对。”

“他们就把我给他们的这个给人家？”

“对，就是这样，好样的！！！”快了快了，他们懂了。

“那我为什么不干脆把香蕉给他们，既然他们要的就是这个？再说，他们为什么不自己去摘香蕉？”

安东尼奥双手抱住了头。老天爷啊。

话说回来，尽管有时叫人恼火，他心里有数：男孩们偶尔遇到的这些难处，他没资格大惊小怪，因为就连他，尽管生在这里，要真正看懂这个世界也远非易事。许多他自以为精通的东西，如今也从指缝里溜走了；需要向导的，恰恰是他自己。

带他认识现代世界种种技术新奇迹的任务，自然落到了家里的新生力量身上。加布里埃利塔挨着他，在家里的电脑前坐下，那电脑很漂亮，屏幕薄薄的，比他记得的那些大得多。

“你想看什么，舅舅？”

“那个，我们看看互联网吧。互联网还在的，对吧？”安东尼奥说，半开玩笑，可声音里那一丝忐忑没能全藏住。

“哈哈，舅舅。当然在啦。”加布里埃利塔点开一个安东尼奥不认识的图标；随后跳出来的那个熟悉的标志，让他大失所望。

“谷歌？！你们还在用谷歌？”

“当然啦。人人都用谷歌。你为什么这么问？”

“呃，因为十四年前我也用它，我还指望这些年能有点变化呢。好吧。对了，那个能从全世界免费下载歌曲的程序还在吗？”

“比特流？在在在，我们一直用。”

“不是，我说的是另一个，名字我记不得了。内珀，好像叫这个，或者差不多。”

“从没听说过。”

“唉。那这个比托伦，是不是你搜一首歌就能下？”

“嗯，是也不是。歌很难单独找到，我们一般下载整套专辑全集。”

“也就是说，你想听一首……嗯……桑塔纳的歌，为了听它你就得把他的全部专辑都下载下来？”

“不，只听一首的话我一般上油管。”

“你上什么？”

这堂学习课进行得不太顺利。除了谷歌，好像什么都变了。说到底，这正是安东尼奥预料中、盼望中的事；可预料是一回事，迎面撞上又是另一回事。安东尼奥觉得自己比男孩们还要迷失：对他们来说，一切好歹是从零学起；对他而言，还多了一份负担：得把记得的一切先忘掉。

加布里埃利塔试着给他讲点成年人可能会喜欢的东西，比如脸书和推特：安东尼奥点着头，可看得出他并没有真的听懂。聊着聊着，话里漏出一个事实：他从没听说过维基百科。

“你连维基百科都不知道？”

“不知道。我该知道吗？”

“我的老天爷，舅舅，你这些年到底活在哪……”加布里埃利塔笑出声来，及时刹住了这句失言；安东尼奥没跟她计较，把话头挪到了更简单的地盘。

“再给我看看那个听音乐的网站吧。再放点现在流行的东西给我听听。”

加布里埃利塔给他放了《Na Linha do Tempo》和《Livre》。

“你给我听的，是你自己喜欢的音乐，还是你觉得我可能会喜欢的音乐？”

“呃……都有吧。”加布里埃利塔答得很外交。

“那如今的世界巨星是谁？说实话。”

安东尼奥不敢问得更具体，尤其不想问他当年最爱的那些乐队下落如何，他怕换来的是一长串“从没听说过”，中间再夹一份讣告名单；他一点也不想听。

“唔……我说不好，我很喜欢凯蒂·佩里和嘎嘎小姐。”

“来，放点给我听听。”

凭良心说，安东尼奥没法附和外婆女的品味；但作为补偿，他很快学会了使用“相关视频”那一栏，一头扎进对全网最热门视频的探索。有的他喜欢，有的逗得他大笑，有的他没看懂。后来，一幅壮观的爆炸画面吸引了他。点下去的时候，他似乎听见身边的加布里埃利塔身子一僵。

几十秒钟里，他一言不发地看着那段影像。

“这是什么？这是真的吗？”他问，声音发哑。

“是真的。”她低声说，嘴角扭曲了一下。

安东尼奥就这件事想了几秒钟，然后说：“记住，孩子们永远不许知道这件事。明白吗，加布里埃利塔？绝对不行。”

可加布里埃利塔正一脸抱歉地看着他。安东尼奥转过身：身后几米外，伊塔乌纳正看着屏幕。两人对视了几秒钟，然后男孩一言不发地转身，回院子里去了。

3.18 编辑部

北方电视网编辑部的小屋里，挤满了人、纸张、平板和手机、揉成团的糖果纸、逼近的截稿期限，以及无聊和烦躁。

“加油，伙计们。加油。这一期蔫得像老太婆的屁股。加油。我们需要新点子，要一点生气，一点色彩。要活泛的、新鲜的东西。阿方索，有提议吗？”

“也许可以做点世界杯的东西，找一个偏门一点的角度……”

“世界杯。我的圣母啊。我说要新鲜的，他给我端出世界杯。我们整整说了一年世界杯，还得再说至少一年。你注意到没有，我说，你注意到没有，节目单上已经有两条世界杯的片子了？一条讲各队的球衣——我的圣母——一条讲咱们的运动员比赛间隙吃什么——圣母的平方。就算我们能憋出一个天才点子——看你们这些脸我就很怀疑——我们也不能永远只说世界杯、只说世界杯！我说清楚了没有？！”

“是，是，当然。”

“非常清楚，头儿。”

“对，很清楚。”

“很好。你，阿梅莉亚，有想法吗？”

“呃，有个戴绿帽子的故事……”

“我今天就把你们全开除。全部。你们比一具埃及木乃伊还死气沉沉、还没用。要么就是我说的是不是葡萄牙语。我说的是不是葡萄牙语吗，我？！我要的是新的东西！看在圣母份上：戴绿帽子的故事在荷马时代就已经是旧闻了。全部开除，你们全都开除。”

“呃……那个……报刊综述里……”

“说呀，埃斯梅拉达，别害羞。有什么？”

埃斯梅拉达清了清嗓子，声音从气若游丝升到了微弱：“呃，那个，报刊综述里有份本地小报……有个故事：有个人，在森林里过了十四年之后回来了，还带回来一支踢足球的印第安人球队。他本来都被当成死人了。而且他们很厉害，听说在一场友谊赛里赢了马卡帕，还有……就这些。”

“嗯。我喜欢。新鲜，不一样。那个人，森林里的鲁滨逊，吹箭筒和足球，光着身子画着彩纹的印第安人：有趣，有色彩，我喜欢。好样的，小埃斯梅拉达，我真该让你当主编，把阿方索调去坐你这个编辑部秘书的位子。或者干脆让他去刷楼梯。你们今天没被开除，全都得谢谢埃斯梅拉达。我们马上去采访那个人，那个死而复生的，他叫什么来着？”

“安东尼奥·卡洛斯·罗沙·德·阿尔梅达，头儿。”埃斯梅拉达说。

乔治——到那一刻为止几乎全程走神，正在把一个小涂鸦加工成繁复至极的装饰图案，那图隐约有点像一根科林斯柱头——手里的笔啪地掉了。

“安东尼奥·罗沙·德·阿尔梅达？”他惊叫，“天哪，我认识他！”

“是吗？怎么会？”

“他是我的体育老师，头儿……耶稣啊，我还以为他死了！”

他没说出口的是：当年听说他失踪、被认定凶多吉少时，他还为此哭了一场。没错，那时他还是个十五岁的毛孩子，可他没料到自己竟对一位老师有这么深的感情，不管那老师有多疯。“头儿，让我去采访他吧？让我去？”

“当然去，好歹让你派上回用场。既然你认识，那就更好：多带感情，多带色彩。马上给他打电话。再带上曼努埃尔和摄像机，我们做一条片子，顺手剪个小视频挂到网站上。做得漂亮点，短一点，几分钟，但要清新、活泼，记住。还有记住：色彩，多多的色彩。”

3.19 街道

颜色太多了，安东尼奥想。他被挤在公共汽车上，一边是一个穿粉衣的胖乎乎的少女，一边是个自言自语的小个子男人，他在跟一个叫埃内斯塔的女人说话，那女人似乎让他很失望。

兰花、蝎尾蕉、浆果、水果、飞鸟，都是眼花缭乱的斑斓笔触，可背景，森林真正的、根本的颜色，是绿，是千百万种层次的绿，绿得仿佛把空气和光都浸透了。在那儿，人就像待在一个池塘或泳池绿宝石般的池底；而在这儿，那一大堆红色和黄色、剥落墙皮的青蓝、T恤的腓纶紫红、汽车的红与蓝、橙色、紫色、招牌的电光浅蓝搅在一起，让他晕头转向：一切都太鲜艳了，像是随手胡乱堆起来的，那些颜色简直像噪音。

独自在这座曾经属于他的城里走动，他仍要费不小的劲；他仍觉得自己辨不清方向，觉得一切都太复杂、太混乱，像一片几乎无法辨读的嘈杂。

前头不远处坐着三个叽叽喳喳的姑娘，她们的笑声很好听；可安东尼奥早就发现，自己已经没法判断一个姑娘好不好看了：他读不懂她们的衣着，总觉得不是太招摇就是太讲究，而且常常两者兼有。再说，她们总是穿得太多、太多。我就纳闷，一个女人裹得这么严严实实，你怎么看得出她美不美？谁知道呢。

他在座位上扭来扭去：长裤、衬衫、鞋，都让他不自在，他觉得自己被捆着、勒着、箍着，还总觉得身上有点脏、有点汗津津的。这座城市在他眼里也越来越脏、越来越燥热：那是一种他记忆里没有的脏，由污水、旧漆、没人收拾的垃圾、敷衍凑合、沦为寒酸的疲惫尊严构成，还有无处不在的尾气、食物和人的气味。

话说回来，他总不能整天赤身裸体、安安稳稳地关在家里，如今连男孩们都不这么待着了：他们每天早上成群结队出门，在街区里兜圈子，谨慎，但一圈比一圈长，用探险家踏上外星球时那种全神贯注的兴趣观察着每一样东西。理发店的橱窗里装着一整个由香气和惊奇构成的世界：挑染的髻发，卷发卷，涂了漆的指甲。紧挨着是洗车行：你怎么忍得住不停下来，哪怕花上一整个钟头，欣赏那些升起、落下、旋转的蓝色刷子，水，泡沫，开出来亮得像珠宝的汽车，还有那个操纵这座喷水旋转木马的大肚子男人粗哑的笑。再往前是果蔬店：见所未见的水果蔬菜堆成山，不知道是谁从哪棵树上摘的，在太阳底下慢慢蔫掉；酒吧里飘出音乐，阴影带着一股古怪又有点发馊的气味，闪着玻璃和酒瓶的光；然后是一个踩红高跟鞋的女人，两条互相追逐的狗，一个板着脸揪住小男孩的警察，一辆呼啸着一闪而过的救护车。还有雨伞，对于在雨里活了几千年的人来说，这可是个叫人目瞪口呆的新鲜玩意儿：考埃和乌比拉坦一人要了一把，哪怕天根本不下雨也不肯离手。

莫阿西尔则在看见一个男孩骑着自行车飞驰而过的一瞬间，把全世界的雨伞忘得一干二净。当发现安东尼奥的旧自行车还在门厅里、并且获准学着骑的时候，他激动得差点哭出来；第一次练蹬踏板的任务交给了雅妮塔，地点是尘土飞扬、太阳暴晒的院子。

一想到莫阿西尔骑着车在马卡帕满街跑，安东尼奥就怎么也放不下心；他只能暗暗盼着亚曼德快点好，大家趁早回到森林的安宁里去，别等这阵自行车热变成麻烦。再说，男孩们总体还是很谨慎的：过马路眼下是能少则少：连安东尼奥都觉得汽车太多，而且永远太快，对付一条水蟒、一头美洲豹是一回事，走下人行道、把自己扔进那群又吵又没准头的铁家伙中间，则完全是另一码事。偏偏还添了自行车。

他望着车窗，有点紧张：他总担心自己认不出站名，下错车，迷失在某个超市、某条小巷和某家游戏厅之间。他一边听着关于埃内斯塔诸多罪过的嘟囔，一边想象乔治如今的模样。他很高兴乔治打过电话来，想见他，并且那样欢欣地说知道他活着、好端端地回到了城里。看来我当年当老师也不算太糟，说到底，过了这么多年，一个学生还记得我，还记得这么亲热。他说要采访，要拍孩子们踢球，说他有个绝妙的提议，我也说不好，这事听着有点怪，不知道他打的什么主意，走着瞧吧。不过约在电台见面是个好主意：我好奇死了，想看看特蕾莎弄出了什么名堂；谁能想到，偏偏是她把电台重新撑了起来，她，糊涂电话女王。

3.20 电台

他原以为会再见到那堵有些破败的旧墙；可这个街区显然上了档次，电台所在的小楼刷成了漂亮的青绿色，衬得二楼窗户上的四色现代窗贴格外醒目，窗贴上有一个认不出是什么的标志，还有黄黑两色的“新友谊电台”字样。

入口在那扇漆成黄色的门后，新布置了一个小小的接待区：藤编的小沙发椅，印花布的靠垫。一个卷发的小姑娘坐在一台电脑和一块颇为气派的“编辑部秘书”牌子后面，热情地接待了安东尼奥：“哦，对，特蕾莎跟我说过您要来！特蕾莎！特蕾莎！”她朝一扇玻璃门尖声喊，“那位先生到了！”

特蕾莎眨眼就到，脖子上还挂着耳机：草莓粉的塑料耳环，樱桃色口红，香蕉黄的波波头，整个人像一只水果篮。在电台工作看来对她大有好处，她自己也这么说，一面把安东尼奥卷进一个紫罗兰香味的拥抱：“安东尼奥，我太高兴了！我为你祈祷过好多回，给无染原罪圣母点了一大堆蜡烛，还送了一只鸡给我那位做坎东布雷仪式的邻居当供品，谁知道呢，拜的神越多越好，你看，灵验了不是！你平安回来了！终于认识你了，真好，还在电台这儿。你不知道电台这件事改变了我多少，它让我一下子精神了：你得有文化呀，得跟得上时代。而这一切全靠你，全靠你的声音。让我看看你，多俊的小伙子，我就知道，听那嗓音就知道。我想象里你要更魁梧一点，说实话，不过你真不赖；要是我年轻十岁，你看你。”

“谢谢你的夸奖，不过……”

“哈哈，别担心，我不是要勾引你，我知道你结了婚了呢，瞧你。”

“见鬼，你怎么会知道？”

“你妈妈告诉我的呀，不是吗？昨天我打电话确认时间，我们聊了几句，多可爱的女人。她跟我说你娶了个漂亮姑娘，生了个漂亮娃娃，还说差不多该把老二提上日程了。恭喜恭喜，你妈妈高兴坏了！”

“是啊，那个，其实不完全是……算了，不提这个。说说你，说说电台，你是怎么把它重新办起来的？”

“哦，说来话长。你看，那位伊纳西奥先生真是大方，这话得说。不过他也没来得及看到我们后来的红火：听说他跟警察有点过节，我也不清楚；他搬去波哥大了，那边有他公司的一家分公司，需要他坐镇。古斯塔沃呢，你知道那句老话，歪门邪道来的，到头来一场空：他进了局子，可怜的孩子，人是个好小伙，就是长歪了，交友不慎，你知道这种事。然后呢，就这样，我们把电台重新办起来了，明白了吧？”

安东尼奥一个鬼字也没听明白，但觉得打断特蕾莎纯属徒劳，特蕾莎这时已经把他安顿在印花布靠垫之间，滔滔不绝地讲着，杏色的指甲一路挥舞：“我们还挺成功的，你知道吗？我的节目收听率高得很，菜谱加政治，效果好极了，你都不知道。当然我还在萨穆埃拉夫人那儿干活——老话说的，老路不走换新路，换了要吃亏——不过我现在不洗头了，我做染发和造型；可我满脑子整天都是我的节目，我有了热爱的事业，你看。收听率好得很，路易莎都有点嫉妒呢。”

“路易莎？”

“就是嘛，我的朋友路易莎，你还记得吧？她主持八卦专栏，现在都叫“八卦”了，不叫“说闲话”了，你知道吧？反正吧，歌星啦名人啦，穿什么、跟谁订婚、跟谁分手，她全知道；节目做得漂亮，她天生干这个的料。当然她的收听率比不上我的，唯一挨得上边的是若昂。”

“哪个若昂，门房若昂？”安东尼奥越来越迷糊了。

“对，对，就是他，就是他！他当然也还当着门房，不过九点主持占星节目，十点主持知心信箱。你不知道他有多棒，他给人出的主意能让你眼泪汪汪；我恨不得自己也闹点恋爱烦恼，好去讨他的主意。你一定要让他给你算个星盘，你看，你在亚马孙待过，这得受多少星象影响啊。”

“一定的，我都等不及了。说真的，祝贺你们，你们干得真漂亮。不过菜谱加政治这个组合我还是没懂，你现在懂政治了？当年你好像不……”

“我懂政治？哪儿的话，瞧你说的！是这么回事：我做饭拿手，一直也有这份热情——再说美食节目永远吃香，你看——可我觉得定位得放宽一点，不能只吸引奶奶和家庭主妇，所以我把政治掺了进去。其实简单得很，你知道吗？我先看几个新闻网站，互联网站，你知道的吧，你当然知道：互联网就是你教我的呀，靠你的节目，天，感觉过了这么久！然后呢，我看完标题就上古戈尔，输关键词，懂吧？把关键词跟‘菜谱’这个词搁一块儿，比方说：‘伊拉克，菜谱’，或者‘乌克兰，普京，菜谱’。要是我心里已经有道菜的菜谱，就先写它，再配关键词：‘鲜虾莫凯卡，奥巴马，化学尾迹’。每次都能出来些有意思的东西，你都不知道。是帕科教我用古戈尔的，你还记得帕科吗，那个音响师？他娶了个德国姑娘，搬去欧洲了，柏林还是阿姆斯特丹，反正德国哪个城市，我这会儿想不起来了。也可能是悉尼。”

安东尼奥费劲地又呷了一口特蕾莎塞给他的甜得发腻的果汁：“哦，那我真为他高兴：他一直向往欧洲。”

“是啊是啊，你看，我也高兴。虽说开头我们不知道找谁顶替他，后来幸好找到了萨韦里奥：他在盲人学校教钢琴，棒极了，回头我介绍你认识。新标志的主意就是他出的，喜欢吗？图是我画的。”

“嗯。很好看，真的。一只……一只鹦鹉。嘴里叼着一把……耙子？”

“哈哈，对不对，什么鹦鹉：那是一只天鹅，展翅的天鹅，站在地球上，嘴里叼着各民族之间和平的橄榄枝。我的灵感来自那首我很喜欢的、好听的歌，你知道的，《Imagine all the people》，保罗·列侬那首，知道吧？”

“怎么会不知道，怎么会不知道。这个标志真的很可爱。”

“是吧？我一向有画画的天赋。萨韦里奥也这么说；他当然看不见，不过我给描述得很细，他说真的很不错。哦，你看，你朋友到了！我不打扰你们了，你们肯定有一肚子话要说。要不要来杯小咖啡？”

3.21 个性

安东尼奥一直管他们叫“孩子们”。孩子们做了这个，孩子们需要那个，仿佛他们是一个浑然不分的整体。而刚来的那些日子，他们几乎真是一体的：被蜂拥而至的新鲜事物吓住了，为了不被淹没，他们紧紧挨在一起，互相壮胆。这也让安东尼奥看住他们、护着他们躲开森林之外生活的种种危险，变得容易了些。

可一周周过去，他们渐渐适应了新世界，老天爷，适应得可真快，各自的个性重新冒了出来；把他们时时刻刻拢在一起已经不可能了：笨拙、戒心、胆怯，正一天天地化进越来越大的从容，化进体验这个新世界的渴望里。安东尼奥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他再也看不住他们了，至少，得靠家人帮忙才看得住。

莫阿西尔和考埃又去了机场，近近地看飞机起飞降落，这是他们这几天养成的消遣。安东尼奥不想连着去第四次，加布里埃利塔主动提出陪他们去；男孩们说自己认得路，再说也不远，于是千叮咛万嘱咐之后，他只好放他们去了。不过，看到当年他们在森林里听他讲现代世界时的那份热情，经受住了与现实的碰撞，他心里总归是高兴的。

雅西和伊塔乌纳则由雅妮塔陪着去看电影了，看的是那部发生在冰封王国里的动画片。天知道他们能看懂多少，要知道除了语言不通，他们对“冷”这个概念的全部体验，不过是安东尼奥家的冰箱，以及他们吃过的冰棍（说实话，吃得还真不少）。

安东尼奥记得，伊塔乌纳撞见他看“9·11”那段影像的那天，他吓了一跳：他不认为伊塔乌纳能明白那是怎么回事，但为了保险起见，他还是给男孩们上了一课，讲“电影”这个概念，告诉他们，人们喜欢演戏，喜欢把各式各样的离奇故事和事件搬上屏幕，有时还是悲伤的，而那些绝对不是真的，不，一点真的成分都没有；你们看，这部电影里这个演员死了，可下一部电影里他又活蹦乱跳了。不是所有人都听得很有兴趣，这也有语言障碍的缘故，可雅西和伊塔乌纳显露出了电影发烧友的天分，开始一部接一部地吞动画片。安东尼奥一点也不反对，反而赞成：毕竟是好故事，有教益，看得懂，不血腥；就算他觉得自己像在对付五岁的孩子，也随它去了。

话说回来，他很清楚他们根本不是孩子，电影口味除外：他们是二十岁上下的小伙子，在森林里，行过成人礼之后就被视为彻头彻尾的大人。在这另一个世界里，事情有点不一样：人到四十岁还算“孩子”，他自己就是证明：到了这个年纪，玛塞拉妈妈还这么叫他（有时甚至叫“宝贝”，虽然有点不合时宜，可妈妈们就是这样的）。说到玛塞拉：不知道她这会儿正跟皮拉伊捣鼓什么，皮拉伊陪她去市场，学买东西的诀窍去了。

安东尼奥忽然想到：我的孩子们长大了。一丝惆怅爬上心头，惹得他笑起自己来，笑自己这些古怪的念头。就在这时，他抬起眼，看见乌比拉坦拿着两瓶啤酒走到阳台上，在他身边坐下。两人静静地啜着啤酒，望着铁栅栏外的街道，好一会儿。是乌比拉坦先打破沉默的。

“你知道吗，我们从村里出发的时候，我并没把握亚曼德能救得回来。真奇怪。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相信你的话，可我还是觉得奇怪。太奇怪了。可你做到了。我还没谢过你。”

“别谢我。不是我一个人救的。是我们大家一起救的。那一场多了不起的历险啊。你还记得我们差点没躲开瀑布的时候吗？”

“记得，”乌比拉坦笑了两秒钟，可那显而易见的惆怅很快又蒙上了他的脸，“这儿很好，大家都非常友善。帮了我们这么多。而他们本可以不帮的。”

“当初你们发现我的时候，也本可以不救我、不帮我。整个村子接纳了我，仿佛我生来就是其中一员。我的家人觉得，对你们做同样的事，是最起码的。”

“你的家人，是啊。你知道吗，安东尼奥，在村里的时候我从来没想到这个：你到的时候，我们还是孩子，我几乎不记得没有你的年月。对我来说，你从来都是部落里的人。可现在我看到了你的家人，我就想不通：你是怎么在村里熬了那么多年，明知道你的家人在这儿。”

“唉。不容易。尤其是开头，那时我连你们的话都不会说。可帮我的恰恰是你们这些孩子，我怎么谢你们都不够。再说你明白的：儿子的命数就是离开家。我是想家，可多亏你们，我一直过得好好的。比起我自己，我更心疼我爸妈，留下来的人才是最苦的。”

安东尼奥察觉自己碰到了个痛点。“那个”痛点。他赶紧补救：“不过你别担心，乌比拉坦。我当年的处境和我们今天的处境很不一样。不知情的时候，留下的人才最苦：不知道亲人出了什么事，不知道他还会不会回来。我们的妻子知道我们出了什么事，知道我们为什么走，也知道我们会回去。而你儿子还太小，还不明白正在发生什么；我相信他正陪着伊比拉唐呢。”

果然和往常一样，越描越黑。

“你把让我难过的理由全说了一遍，你知道吗？我很想念基内拉坦，可他说不定已经把我忘了。阿米亚热只知道我为什么走，却不知道我出了什么事。她不知道我们找没找到正确的路，不知道我们还活着没有，她连有一条要闯过去的瀑布都不知道，可我敢肯定，她想象出来的危险比瀑布更可怕。她也不知道我们救没救成亚曼德，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回去、还回不回得去。这些没人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回去，安东尼奥？”

“亚曼德恢复得很好，可还需要些时间，医生说的，至少一个月亮，然后我们就回家：要不了多久了。对于等着我们的人来说，看到我们全都平平安安地回来，还带着那么多可讲的故事，只会更美。”安东尼奥笑了。

他们重新望着街上的来来往往。这番谈话对两个人都有好处；第二瓶啤酒伴着一场更畅快的闲聊，话题是他们逗留此地的种种趣事，潜台词是：是的，我想念森林，可说到底，这是一场美妙的历险，我会记一辈子。

最先回来的是玛塞拉和皮拉伊。两人沉着脸，谁也不跟谁说话。用“不说话”来形容两个说着不同语言、本来就听不懂对方的人，是个奇怪的说法，可他们平时做饭的时候，从没有一刻是安静的，亲热得像母子俩；而此刻，他们简直是在互相无视。安东尼奥好像听见母亲嘟囔了几句什么毛毛虫、什么恶心的东西，可看着两人的脸色，安东尼奥和乌比拉坦都决定，不去打听这场显而易见的争吵的细节。

没过多久，雅西和伊塔乌纳也回来了，身后跟着说个不停的雅妮塔。两人显然受了惊吓，一言不发地快步进了屋。连他们也心神不宁，安东尼奥想，他注意到他俩的脸上，完全没有刚看完一场动画片的人该有的样子。冰和雪的概念对他们来说固然陌生，可也不至于造成那种效果：“雅妮塔！出什么事了？你们不是去看《冰雪奇缘》了吗？”

“去了呀，他们看得开心极了。你真该看看，每当银幕上那个滑稽的雪人出场，他们笑成什么样。真的很好玩。”

“……可我看他们不像刚过完一个开心下午的样子。后来出什么事了？”

“哦，那个呀。是这样，我想带他们去吃冰淇淋，可我们刚出来，他们就看见了另一部电影的海报，就是那部有一群胸肌发达的英俊希腊战士的，三百个斯巴达人。他们好奇极了，跟我表示想看。”

“雅妮塔，我不是跟你说过……”

“我想，好吧，是部战争片，就算听不懂语言也不难跟上。老是动画片动画片的，他们又不是小孩子。”

“雅妮塔……”

“可那片子太暴力了点。我不停地跟他们说‘电影，电影’，可他们还是有点受惊，半小时后就要走。对不起，安东尼奥。”

还“有点受惊”呢，安东尼奥想，我们闯瀑布那会儿，我都没见过他们这样。不过他看得出，雅妮塔自己已经很过意不去了，没必要再往她伤口上撒盐：“没有的事，别往心里去。会过去的。你陪他们跑了一趟，真好。现在我去看看能不能让他们平静一点。”

安东尼奥站起身，示意乌比拉坦跟上；就在这时，他隔着铁栅栏看见莫阿西尔、考埃和加布里埃利塔从一个完全不是机场方向的地方走来。

考埃一脸凶狠，这表情也是头一回见。莫阿西尔显然也被类似的情绪攥着，只是更善于藏而不露。加布里埃利塔跟在后面，低着头，偶尔抬眼，飞快地膘一下这个、膘一下那个。那目光里，安东尼奥仿佛看出了感激夹杂着歉疚。走近之后，安东尼奥注意到考埃的T恤撕破了，两个男孩都一身泥。考埃脸颊上那块是淤青吗？莫阿西尔的指关节一向是这样破着皮的吗？安东尼奥只好再次动用他那并不高超的推理能力，因为看来这一小群人也没有多少开口的打算。考埃和莫阿西尔难道跟人打架了？考埃和加布里埃利塔径直进了屋，连招呼都没打。莫阿西尔停了一下，把一只手放在安东尼奥肩上，对他说：“她没事，你别担心。我们也没事。另外那几个，比我们差一点。”说完，跟着伙伴们进去了。

安东尼奥和乌比拉坦面面相觑，愣在原地。安东尼奥想：是啊，我们到底什么时候离开这儿？

3.22 提议

“来吧孩子们，去拿球，好好练起来，一会儿我的一个朋友要来给你们拍电视录像。”

“什么是录像？”

“哪个电视？住在屏幕里的那个？”

“是这样，录像就是……嗯，就像拍照，你们记得人家给你们拍照片吧？对，录像就是那种东西，不过是会动的照片，是用来放进屏幕里的，对，这样大家就都能看见了。”

“那我们的照片就会被所有人在屏幕里看见，就像我们看电视那样？”

“对，就是这样。”

“看到自己小小地待在屏幕里，我一定会很开心。”

“反正屏幕里没人看你，他们都会看我，因为我更好看。”

“可是我更厉害。”

“可是我跑得更快。”

“孩子们，去踢球，快。屏幕的事以后再说。”

是啊，屏幕的事以后再说。可其实屏幕的事必须马上就考虑：乔治确实很亲切很可爱，采访也做得愉快而聪明——不像那个卷毛白痴——可看来观众对这事兴趣很大，乔治又给他打了电话，提议做一期以孩子们为核心的专题片，要有大量孩子们踢球的画面，就定在那天拍，等乔治带着摄像师一到就开工。这都没问题，当然没问题。

可是他后来说的那件事，却是需要好好想想的。而且得现在就想，老兄，因为十有八九乔治今天就要一个答复，而我还不知道，我定不下来。安东尼奥心不在焉地让球在两只脚之间滚来滚去，一边思索，一边看着男孩们在场上大呼小叫地跑来跑去，争抢不下六七个球。

让他举棋不定的，是乔治提的那个方案。看来乔治工作的那家电视台对他们很感兴趣：收视率有些下滑，需要点新东西——“新鲜的”，他是这么说的——于是主动提出为他们组织一个地区巡回赛：六七个城市，地区级的球队，所有路费和开销全包，外加一笔出场报酬，交换条件是电视转播权。另外，全体队员配发运动装备——当然带电视台的标志——球鞋也包括在内。说到球鞋，这事儿眼看就麻烦：男孩们从来都是光着脚踢球的，安东尼奥敢肯定他们绝不会乐意改规矩。可让他们光着脚对阵穿着鞋的别人，又显然说不过去；这问题怎么解决，他毫无头绪。而且让他发愁的远不止这一件：那么多大巴、那么多客场、陌生的城市、酒店、一大堆素不相识的人，还有踢球不再是为了玩、而变成一种义务的事实，这些事男孩们会怎么接受，他心里没底。

另一方面，他也明白，这对他们来说也许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去经历新鲜的、无疑很有趣的体验，见识别的地方和别的人，跟不认识的、踢法跟他们迥异的球员过招，而且几乎肯定会玩得很开心。他也没法否认自己心里很想去：出去转转，费用全包，看看别的城市，跟他的小球队一起痛痛快快地踢几场像样的球，这对他吸引力不小。

另外，还得考虑医生说的话：亚曼德至少还需要一个月做康复，而这一个月全耗在马卡帕，恐怕会出问题。男孩们过惯了生龙活虎的日子；再闲待一个月，整天无所事事，只能闲逛，或者每天去训练场凑合踢一两个小时——那场地眼下是好心借给他们的，谁知道能借到几时——这绝不是办法。

更别提已经出了考埃那档子事：他说要把他的吊床挂到加布里埃利塔的吊床旁边去。什么吊床，他还不到十五岁呢，老天爷。

“想都别想，她太小了。”

“我姐姐跟她一样大，刚生了孩子。”

“你姐姐跟这事没关系。这儿规矩不一样。”

“为什么？”

“不为什么。因为是我说的。听着，考埃，我明白你想要个姑娘：你可以——吊床的事先放一边——你可以去跟邻居家的女儿交朋友，费尔南达人很好，也很漂亮。”

“可她太老了！”

“老什么，她才十八岁！”

“我不知道‘岁’是什么。反正她老。而且丑，干瘦得像条蚂蚱腿。我不要。”

“那是你的损失。”

“再说加布里埃利塔老看我，依我看，她很想把她的吊床挂到我的吊床旁边。”

“吊床这话题到此为止！我外甥女你不许碰，谈话结束。”

可安东尼奥知道，这事远没有了结：他们年轻，姑娘是他们脑子里头等大事，这再自然不过——尤其他们实际上无事可做——他担心早晚要闹出什么乱子来。

还有莫阿西尔和他的自行车：他已经练到“撒把”了，很快就会厌烦在院子里兜圈子；他哪天一上街，准会惹出麻烦，我知道，我毫不怀疑。还有乌比拉坦，把遥控器使得滚瓜烂熟，整天钉死在电视机前，拿广告和电视剧灌自己，都要变傻了（谢天谢地他还没发现色情片）。还有皮拉伊，整天泡在厨房里，跟着妈妈和诺尔米妮娅姑姑试菜做点心，眼见着在长胖：再有一个月的酱汁和饼干，他准会长出个猓屁股，还踢什么球。不行，不行，得让他们散心，把他们从这儿撬出去，让他们有事做：对，最要紧的是有事做。还要让他们跑起来。

他从球场另一头看见乔治来了，摄像师跟着。安东尼奥笑着挥手打招呼。他已经决定了。

3.23 财务

其实说服他的还有另一个因素，安东尼奥想。他喝着咖啡，在细雨蒙蒙的晨光里看男孩们用玉米蛋糕、西瓜和木瓜当早饭，听他们夸皮拉伊做的小吻糖几乎赶上玛塞拉妈妈的手艺了。快十五年来他连想都没想过的钱，如今你瞧，居然成了必须考虑的事。六个好胃口的小伙子要吃饭，加上他自己，不是一笔小开销；而且不管他们乐不乐意，总还得有衣服穿。

当初他被认定死了——银行账户随之销掉——他那点积蓄划到了父母名下，父母自然又把钱还给了他支配：这是你的，小安东尼奥，应该的。到那会儿为止，他一直拿这钱贴补家用：父母在家里收留一大群古怪的陌生人，这些人像赠品一样跟着死而复生的儿子一起来了，他们已经够慷慨的了。

可积蓄在变薄，逗留在马卡帕的时间在拉长，亚曼德的康复和理疗要花的钱也不是小数目：北方电视网通过乔治提出的巡回赛加报酬的提议——带他们去巡回比赛，考虑到他们籍籍无名，这提议够大方了——也许能帮着解决这个问题。

可它又造出了另一个问题：就算扣掉亚曼德的医药费，扣掉给男孩们——还有他自己——置办一个月巡回赛行头的开销，再算上接下来几周食宿全包，最后还是会剩下一小笔钱。数目还没算出来，在很多人眼里肯定不值一提，可它让安东尼奥犯了愁。

问题在于：那笔钱，实打实是男孩们的财产：踢球的是他们，报酬也是他们的。

开头的混乱过去之后，他们没用多久就把钱的玩法摸得八九不离十了，这也多亏安东尼奥的办法：每次出门，他轮流给每人几枚硬币，让他们自己买冰淇淋或糖果；这两个词的葡萄牙语说法，他们学得快得惊人。

安东尼奥发愁，因为他知道，那笔钱就算不大，也不是拿去买甜食和甘草绳糖的数。可他就是想不出该拿它怎么办。

毫无疑问，回了森林那钱就一文不值了；可同样没错的是，那是他们的财产，总得找个地方安放。是特蕾莎给了他灵感。

她非要他带着男孩们再去电台不可，热情洋溢地接待了他们，亲热得不得了，端上咖啡、柠檬水和薄荷糖，把他们介绍给路易莎、若昂和萨韦里奥，甚至坚持要他们来开场节目，尽管安东尼奥并不赞成：“他们不会说葡萄牙语，特蕾莎。”

“哦，没关系。我说话人家也听不大懂，我可是会说葡萄牙语的。那就让他们的朋友、他们在森林里的妈妈们听懂好了。”

“我很怀疑森林里能收听到他们，不……”

可已经没人听他说了：男孩们正你抢我夺地争那只麦克风，人人兴高采烈地听自己那叽叽喳喳、啾啾哨鸣的声音从扩音器里弹回来。

“多可爱！像唱歌的小鸟！我差点想拿它当片头曲了，你说呢？”

几天后，他捧着一盆秋海棠去回访，答谢她的好意和款待，正碰上她陪着一位女士：矮矮圆圆的，黑亮得像一颗阿萨伊果，绽开一个大大的雪白微笑自我介绍：“您好，认识您真高兴。我叫玛丽安娜。”

“她是跟鲸鱼打交道的。”特蕾莎补充道。

“其实我在绿色和平工作。我们不只关心鲸鱼，您是知道的。”

“呃，特蕾莎大概跟您说过，我对外面的事不太灵通了；不过绿色和平我当然知道是干什么的。”

玛丽安娜笑了：“我特别想认识您，您知道吗？我们手上有好几个项目，涉及印第安人和亚马孙毁林的问题。据我了解，您的朋友们来自一个未接触部落，对吗？所以幸运的是，毁林的灾难还没有波及他们。那是一场真正的悲剧，可惜。”

“是的，我记得我出发前就有人谈起这个了。想来情况一直在恶化……”

“是啊。做了些事，可总是太少，沧海一粟。要做的还多着呢。”

“真是的，可怜的人们，安东尼奥，你想想：他们把人家四周的树全砍了，全扯光，人家就不知道往哪儿去了。他们就该把整座森林买下来，我倒要看看，到时候谁还敢闯进人家的院子里拔树。”

“特蕾莎对我们的事业特别热心，是我们的大力支持者，有鲸鱼的时候尤其热心。不过我很希望再见到您，安东尼奥，从容地聊聊。也许能跟您的朋友们谈谈：当事原住民的声音，对我们非常重要。”

“当然，玛丽安娜，我很乐意：孩子们不会说葡萄牙语，不过我可以当翻译，没问题。眼下我们要出发做几周的巡回赛，回来以后一定约着见。”

“你瞧玛丽安娜，他多好、多可亲？而且他特别爱树，不愿意它们被砍掉，对不对，安东尼奥？他跟我一样，是个养花能手。看他给我带的秋海棠多漂亮，是不是美极了？你知道吗，为了向植物致敬，我要用那首《Where are all the flowers gone》开节目，放……贝兹唱的那个版本，你高兴吧，玛丽安娜？”

“琼。琼·贝兹。”

“对对，约翰尼·贝兹，我老记不住她的名字，也不知道为什么。”

直到走到街上，特蕾莎的紫罗兰香水味还熏得他晕乎乎的，他才恍然大悟，明白了那笔钱的正确用途。巡回赛一回来，我就去跟玛丽安娜谈，她会知道怎么办的。特蕾莎说得对：我们要把森林买下来，把村子四周的整片森林都买下来。

3.24 合同

安东尼奥穿过马路，想起刚跟北方电视网总经理那场会面，暗自笑了，他去那儿是为了敲定巡回赛的各项约定，尤其是经济方面。

总经理拉着他说了好长一大篇，解释说他们的打算是播出七场比赛，每场前面加一段十五分钟的迷你专题，一人一集。最后再从全部素材里剪一部纪录片，穿插巡回赛途中拍的其他片段。

“我们已经联系了贝伦和阿尔塔米拉的几支本地球队。可惜很难被认真对待，因为没人认识你们。目前给我们报上来的都是二三流队或者少年队。不过我已经跟马卡帕的教练谈过了，他想为上个月那场小比赛雪耻。我们就从这场开始：你们要是打得好，哪怕逼平一场，后面约到像样的比赛就容易了。”

“要是他们踢出我上次看到的水平，要争取逼平的会是马卡帕。”安东尼奥说，他自己都为这份大胆吃惊。总经理没当回事，接着说：“这会是一个足球的故事，但又不只是足球。我们也关心球队各位成员身上人性的那一面：我们这个先进社会对你们的冲击……对诸位的冲击。”

先进？安东尼奥心里嘀咕，做了个怪脸，但没打断他。

“你们干什么，怎么吃，在哪儿睡。这么说吧，这会是一个关于亚马孙、足球和吊床的故事。”

唔，安东尼奥将信将疑地想，不过小心地没把疑虑说出口。毕竟，电视台是他管的。

“一天里大部分时间你们得习惯有台摄像机跟着，不过你们会发觉它不碍事的，说不定你们的孩子们还觉得好玩呢。还有，刚才说了，做专题需要一些采访。当然，您额外承担翻译的角色，是有一笔小小的加付报酬的。”

当然。安东尼奥只是看着他，等他往下说。

总经理按下对讲机叫秘书，让她把合同拿来，转手递给安东尼奥，指给他签字的地方。

“不好意思，”总经理那副速战速决的态度让安东尼奥恼火，他终于开口道，“我不想显得贪财，可经济问题我们还没谈呢。刚才您提到一笔加付，可我不知道这笔加付是多少，连它是什么的加付也不知道。基本报酬是多少？想必合同里都写着吧？”

总经理做了个表情，意思是“那还用说”。

“您介意我快速看一遍吗？”

“当然不介意。”总经理回答，肢体语言却分明在说：介意得很。

真是绝了，什么都是相对的，一切都看情况，看你从哪一头去拿，安东尼奥走出北方电视网大楼、下着台阶时想。他对自己很满意，几乎是骄傲。不，去掉“几乎”：是骄傲，骄傲自己当面顶住了总经理，把条件摆给了他。当然，说到底自己没什么可输的，这一点很要紧。

摆在他面前的合同给安东尼奥开的报酬是两千雷亚尔，大约是他当年教师工资的四倍。当然，十四年过去了，两千雷亚尔不如当年值钱，可考虑到食宿交通全由北方电视网包，等于这笔小财几乎全额落袋。不赖。他差点就签了，忽然起了个疑，从头重新读了起来。总经理不耐烦地哼了一声，毫不掩饰；安东尼奥没理他。他把相关的那一段又读了一遍，瞪大了眼睛，接着飞快地翻遍整份合同，想找某样东西，却没找到。

“抱歉，这里只写了我的报酬。孩子们的那份我没看见。”

“您看不见，因为根本没有。当然我们考虑过了，您别多想。只是据我所知，您那些孩子的民事身份完全不清楚。这钱我们开给谁？我们连他们叫什么、住在哪儿都不知道。难道把付款开给‘印第安人先生，亚马孙森林二号’？”

总经理轻轻咳了一声，也许是一声窃笑；可安东尼奥没觉出任何幽默。

“当然，我咨询过我们的财务部门和法务部门，两边都说这事太复杂，税务局会扑到我们身上来的。”

“所以，因为事情复杂，你们就决定不付他们钱。反正他们是印第安人，再过个把月就回森林去了，要钱干什么？”

“正是。”总经理点头，迟了致命的一瞬才反应过来：安东尼奥那话的讽刺正是冲着他来的，而他干不该万不该，就是不该点头称是。

安东尼奥把没签字的合同放回桌上，站起身，向总经理伸出手：“这样吧，我想照顾照顾你们的法务部、财务部和其他所有部门。既然这事对贵方的能力来说稍微复杂了一点，那就到此为止。各走各的路，后会有期。”

总经理这人或许有些毛病，但多年的商业谈判教会了他识别虚张声势，而安东尼奥这一手不是虚张声势。他试着抬价，开四千雷亚尔：两千给安东尼奥，两千给孩子们；可他还有一样本事，就是知道什么时候绳子不能再绷。安东尼奥不动声色，铁了心要拿到他单纯认为公道的东西。总经理的第三样本领，是心算快得很：就算每人两千雷亚尔再加开销，电视台照样有不小的赚头。于是他叫来一位助理，当场修改合同条款。

两千雷亚尔给安东尼奥·卡洛斯·罗沙·德·阿尔梅达先生，另外一万两千同样给罗沙·德·阿尔梅达先生，以球队受托人的身份……“对了，球队的名字还没定。我们这边想的是‘亚马孙尼亚足球俱乐部’，您觉得怎么样？”

“给马瑙斯的球队倒是个好名字，”安东尼奥回敬道，他觉得一种前所未有的笃定充盈着自己：“可我们来自森林，有自己的语言。我们叫‘阿苏卡阿足球’。”

“哦。好。好名字。冒昧问一句，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大森林’。另外，追加的雷亚尔是一万四。”

“您说什么？”

“一万四。亚曼德也是球队不折不扣的一员，尽管他不上场。你们也去采访采访他，不会后悔的。至于我当翻译的那份加付，就算我送你们的，看你们这么客气的份上。”

3.25 假人

与北方电网的谈判进展得极其顺利，安东尼奥有了底气，一冲动，决定直奔亚马孙森林保护局，着手落实他那个保护村子四周森林的主意。

陪他同去的是考埃，身份是孩子们的发言人。安东尼奥之前已经向孩子们简要解释过：有坏人想砍倒森林里的树。至少他的本意是简要解释，可“为什么”自然接踵而至。他们为什么要砍树？因为他们要用木头。可森林那么大，砍几棵树也没什么吧。可他们砍的树很多，非常多，太多了，总有一天会全砍光的。为什么全砍光？因为他们坏。那凭什么他们能砍？因为他们以为森林是他们的。这条信息终结了讨论，因为居然有人能把森林当成“自己的”，这个荒谬透顶、匪夷所思的念头让男孩们笑翻了天，安东尼奥走出房间时，他们还在为这件蠢事笑得前仰后合。

跨过那栋楼的人造大理石门槛，安东尼奥和考埃见到的是一位敦实的秃顶先生：戴着门房帽，坐在一张小得可怜的桌子后面，正用一本卷起来的杂志有条不紊地歼灭苍蝇。安东尼奥问他，要提交他的诉求该找哪个部门；那人摇摇头，手上的拍打一刻不停，宣判道：“你们怕是走错地方了。”

“可这儿不就是亚马孙森林保护局吗？”

“是啊，没错。”啪！

“呃，那总该有个主管部门，管保护申请之类的……”

“唔。据我所知没有。不过你们要是真执着，可以去公共关系办公室试试。二楼。”啪！啪！

公共关系办公室在安东尼奥看来并不是最对口的地方，可既然从门房那儿榨不出别的，他便朝电梯走去，考埃一脸困惑地跟在后面。那个办公室里坐着个神经兮兮的打领带的小伙子，管着一队少男少女，人人面前一台连安东尼奥都看得出老掉牙的电脑。小伙子几乎把他们推出了门，说他们没时间，还说这叫什么事，找这儿来。非要办的话，去一楼，地图地籍办公室。

在那儿，一位浑身薰衣草和灰尘气味的和蔼秃顶小个子先生，把他们指去了三楼的核销办公室，接着他们又被打发回二楼的私人事务管理处。随后他们又去了底层，维修服务部一位和气的职员请他们喝了杯小咖啡，又去了四楼，一位血气方刚的公务员试图说服他们：与其买潮得要命的森林，不如买圣玛丽安娜一带一块通风良好的地皮，那区域发展前景广阔，稳赚的投资。这位公务员把他姐夫的房地产公司名片塞进他们手里，再三强调：买地皮这种事，最好还是请教行家。

安东尼奥又累又恼，而且开始受不了没完没了地应付考埃：考埃用阴沉的眼睛瞪着每一个接待他们的人，好战地问是不是这家伙想砍森林。就在这时，毫无来由地，他们来到了拨款办公室门前，至少从名字看，这回有望找对地方了。

门开着，可以看见里面办公桌后坐着一个穿短袖衬衫的男人，桌上的名牌标明他是托马斯·S·梅洛·阿卢盖尔博士。除了他，还有角落里椅子上一具穿探险家制服的假人模特，再无旁人。安东尼奥敲了门，那人示意他们去候客区等，也就是门口的那排椅子。安东尼奥和考埃一起翻着几本老掉牙的鸟类学杂志消磨时间；透过门，他看见那人一动不动地盯着桌上的几页纸，既不像在读，也不像在做别的。

半小时后，阿卢盖尔先生仿佛从蛰伏中醒了过来，招呼他们进去坐。办公室里只有一把空椅子，考埃眼疾手快坐了上去，于是安东尼奥得做决定：站着，还是把假人从座位上挪开。阿卢盖尔先生的又一个手势把他推向了第二个选项。

他们刚在他对面坐下，阿卢盖尔就示意他们往后挪一挪，比画着天热的手势。且不提安东尼奥并不觉得办公室里有多热，从他这边看，最叫他犯嘀咕的是：眼前这位显然是个哑巴。那他怎么跟我讲清楚要办的手续？不过反正都到这儿了，试试总无妨。安东尼奥清了清嗓子，一字一顿地开口了。

“是这样，我们有意购买亚马孙森林里的一块地……”

阿卢盖尔先生腾地起身，快步从柜子里取出一个文件夹，抽出两本小册子和一张地图，在安东尼奥和考埃面前铺开，指着森林里与秘鲁交界处的一个点。

“太好了！”阿卢盖尔先生用一把浑厚的嗓音说，惊得安东尼奥一哆嗦，“听到你们有这个意向，我非常高兴。我们最近正好启动了一个这类项目，PPFACP，不过你们既然来了，想必是知道的。五十雷亚尔，你们就可以保护——不是购买，哈哈哈，当然谈不上购买——五十平方米、位于瓦佩斯河源头的森林，那里生活着好几个未接触或曾经未接触的部落。您的朋友就是那边来的吧？您想保护多少森林？五十平方米？一百？”

“呃，不是，我们来自近得多的地方，我们的村子在雅里河一带，我想是在图穆库马克国家公园里面。”

“你们的？您是……？”

“安东尼奥·罗沙·德·阿尔梅达，幸会。这位是考埃。”

“幸会。抱歉，阿尔梅达先生，无意冒犯，可您不像原住民。”

“不，是，嗯，总之这事很复杂。我代表一个原住民族群。”

“具体是哪个族群？叫什么名字？”

安东尼奥被问了个措手不及。一个与世隔绝生活在森林里的民族，不需要的词有很多，其中一个肯定就是用来称呼自己的词。考埃急着想知道发生了什么，趁这空当向安东尼奥打听；安东尼奥把问题翻给了他。

“他想知道我们叫什么？全村的人一个一个报？”

“不是，他想知道部落叫什么。”

“这是什么蠢问题？我们就是我们，我们是人。”

安东尼奥拿不准，一个管自己叫“人”的民族的名字，那位公务员能不能接受；可细心的阿卢盖尔博士已经抓到了那个词，自顾自发挥起来：

“曼瓜里？从没听说过。总之，在进行的森林保护项目有好几个，但目前唯一允许第三方参与托管的，就是我刚说的那个区域。”

“可要是我们想实实在在地买下村子周围的森林呢？”

“哈哈。购买，想都别想。森林是国有财产，属于国家，属于所有人。事实上，作为巴西人，它已经是您的了，我亲爱的先生。要说托管，咱们还是回到秘鲁边境那个极好的区域……”

“可我们对那个区域没兴趣，我们感兴趣的是另一个！要是还没有托管项目，也许可以立一个，不是吗？立项需要什么？”

“唉。那是些复杂的事。很复杂的。你们没法想象。不过你们要是坚持，可以向部里提交一份申请，附上全部的地图测绘资料、水文地质资料，当然还有动植物区系的勘察报告。随附的商业计划书，当然要在有资格的公证人处公证，必须把全部测量和勘察数据恰当地列表，包括所有可能存在的族群的人种学普查档案，外加一份计划，含一年、三年、五年的核销预案，用以证明，最好再经……研究所的认证……”

安东尼奥双手按在桌上，清了清嗓子，打断了那位一边说话、一边从抽屉和文件夹里往外掏一摞摞表格的公务员，吸了口气，用强装平静的声音说：“行了，当我没说，我明白了。也不知道我哪根筋搭错了。”

他起身走出办公室，关门时用了一点超出必要的力气。

考埃和阿卢盖尔先生对视了几秒钟，年轻人盯着他的美洲豹般的眼神让公务员渐渐不安起来。这时门又开了，安东尼奥走进来，把椅子放回角落，把假人搁回椅子上，冷冰冰地对男孩说：“走，考埃，我们走。回去踢球，那才是我们干得了的事。”

男孩跟了上去，走之前先冲阿卢盖尔博士嘶声吐了几个词；博士抱着满怀表格，莫名其妙地看着他们出门。

“你跟他说了什么？ ambûá eçaí ité 是什么意思？这个词我不记得了。”

“意思是：黏糊糊的百足虫，长着毒蛙的眼睛。”

嗯，十分贴切。

3.26 朋友

亚曼德那条腿的功能将完全恢复，这次受伤连他的运动能力也不会留下后遗症。当然还需要些时日，至少一个月，也因为负责他的理疗师格外上心，定下的目标不只是肌肉力量的彻底恢复，还有重返运动。但这是极好的消息：医生们说，他的恢复速度和这孩子的身体素质令他们惊讶。而听到几天后朋友们和安东尼奥就要出发巡回、要和真正的球队踢真正的七人制比赛，亚曼德的反应也不算太坏：他先是沉了脸，想了几秒钟，最后宣判道：“可第七个人是谁？你上吗，安东尼奥？哈哈，也对，不然我们太强了！不过真好啊！要是我好得快，说不定也能赶上踢几场！”

从一开始，这一行人每天就分成两三人一组，轮流去医院；那天轮到安东尼奥和雅西听主任医师讲病情。回程的路上满是说笑，全是对那场即将到来的足球之旅的热切畅想。

走到离家几百米的地方，安东尼奥清清楚楚听见马路对面那片杂草丛生的土场上传来一声“雅西！”。

一群男孩在踢球，其中最小的那个，跟大家一样光着脚，穿着一件长得过分的金丝雀黄背心，兼作短裤，也许还兼作睡衣，雨水划过他泥糊糊的小脸，脸上豁着三四颗牙的空洞，正挥着一只手打招呼。

安东尼奥转向雅西；雅西带着一种他觉得像窘迫的表情，朝土场和那孩子走去，过马路时对可能开来的汽车视而不见，吓得安东尼奥半死，连开口都来不及。

责备的话在他喉咙里熄灭了：他看见那孩子和雅西用部落的礼节互相行礼，这套小小的仪式又跟其他三四个稍大的男孩重复了一遍。他们认识？

雅西离开那群孩子，穿过马路来找安东尼奥，照旧全然不看来往车辆，果然一辆载着两个人的摩托擦着他掠过，车上两人泼出一串连安东尼奥都没怎么听懂的咒骂。

“我留下来跟马科斯他们再踢一会儿球。”

（马科斯？他们？）这不是一个问句。安东尼奥心头掠过一种奇怪的感觉：他自认是他们的保护人，可这些孩子有自己的自主性，也完完全全有权按自己的心意生活。

“当然可以，雅西……不过求你，过马路时小心点。”

“马路？哦，对对，马路，马路。”

雅西又原样漫不经心地穿了回去；眨眼间，他已经被男孩们围住，他们大声数着他的颠球：头，头，膝盖，脚跟，左脚（好几下），右脚，肩膀，又是脚跟，就这样数下去。安东尼奥看着他，渐渐笑了起来：雅西坐到了地上，颠球却没停——男孩们自发地鼓起掌来——然后又重新站起。

最让安东尼奥吃惊的不是他的技术，而是他的嘴唇分明在数数，而且他已经颠了至少五百个。部落的语言里只有到二十为止的数词，再往上只有几个表示模糊量级的词：“许多”，像老人活过的日子；“许多”，像河里的鱼；“许多”，像森林里所有的树。可雅西在数数，而且，这个念头深深击中了安东尼奥，他数的一定是葡萄牙语。

颠到一千上下，男孩们失了兴趣，雅西自己也烦了。他能永远颠下去，安东尼奥想。这时一场小比赛开始了：雅西和小不点对所有人。两人交流着：几个手势，许多笑容，当然还有作为共同语言的足球，以及……几个词？安东尼奥发现，雅西已经把他们几个战术的入门要领教给了那孩子；小家伙格外喜欢“双箭”，一种快速的二过一，他们练个不停，每次成功（速度只有雅西平时跟同伴配合时的十分之一），两人就一起蹦跳着庆祝，一遍遍做出拉弓放弦的动作。

这真是幸运，安东尼奥想：这些孩子二十岁了，还能再过一次童年，跟我在森林里的经历也差不多。

他在原地一动不动、怔怔地看着这一幕，大约过了一刻钟；他正慢慢意识到这一点，忽然有个男孩又挥手喊了起来：

“莫阿西尔！莫阿西尔！他来守点球了，莫阿西尔！”

不是吧，这也太过分了。

莫阿西尔骑着安东尼奥那辆吱嘎作响的旧自行车，逆行着发狂般地冲来，在湿滑的场地上来了个别扭的反把刹车，把自己摔了个四脚朝天，男孩们哄堂大笑。他要是也受了伤，我们就完了。幸好他爬了起来，毫发无损，脸上还挂着一脸纯粹的喜悦。虽然他只比伙伴们高一点点，可在这群小男孩中间，他的笑容和狡黠的眼睛鹤立鸡群。不到一分钟，他已经站在门前守起了点球。

球门是一面剥落的旧墙，灰泥上歪歪扭扭刻着两根门柱和一根横梁。整面墙布满小坑，最大的有拳头大，还有彩色粉笔写下的字迹，已被尘土和雨水褪了色。莫阿西尔站到门前。每个罚球者上来，他都低吼一声，双手做出爪子的姿势，随后常常用一阵大笑化解紧张。没有一个男孩能威胁到这位身手极捷的门将：有几个点球，他干脆蹲着、甚至坐在地上等球来。

被莫阿西尔的到来惊动，安东尼奥也穿过马路，走到稍稍站开的雅西身边。

“你看那个小的。”雅西笑着对他说。

面对马科斯，莫阿西尔站直了身子，严阵以待，仿佛对面是个真正的对手。两步助跑，一脚脚尖捅射。不知是球太轻，还是那孩子确实有两下子，皮球被精准地送向莫阿西尔右侧的上角；莫阿西尔腾身一跃，姿势漂亮极了，硬是用指尖把球拨出了门外。要是那脚再快一点，他就够不着了。

“他很棒，”安东尼奥回应他，“有点像你小时候……”

可所有人已经用葡萄牙语喊起来了：“雅西，雅西，来罚一个！”

雅西把这句话听得明明白白，安东尼奥又是一惊。

雅西毫不推辞。他拿起球，数了安东尼奥很久以前教他的十一步（不知道他是不是用葡萄牙语数的，安东尼奥暗想），然后像老练的职业球员一样，小心翼翼地把球在地上摆稳（他这招是在哪儿看见的？我真是管不住他们了）。莫阿西尔在他对面吼得更更有底气，爪子抓得更更有声势，眼睛已经变成了美洲豹的眼睛。雅西毫不留情，轰出一脚力大无比的射门，正打在小家伙刚才想把点球送进去的那个死角的高度，崩下一大块直径三十来厘米的灰泥。一边欢

腾雀跃，一边是莫阿西尔懊恼的手势：这一球他其实也指尖擦到了。马上，一个大些的男孩跑到那个大坑底下，这个坑比墙上任何一个都大得多，他用红粉笔歪歪扭扭地写下“雅西”。

直到这时安东尼奥才明白：那些字迹是签名，签的是男孩子们一脚脚踢出、把墙皮崩落下来的射门（几乎全都落在球门范围里），那些坑记着这些少年一桩桩小小的功业。而现在，雅西也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安东尼奥说该回家时，雅西还骄傲地望着那个最大的坑底下写着的自己的名字。

3.27 森林

“现在他们都在安东尼奥的村子里，对吧？”

雅娜伊娜努力不让自己忧心——忧心会进到奶里，对孩子不好，老人们总这么说——可她管不住自己，不停地想她的男人在哪儿、在做什么、在经历什么样的危险。

“他们当然在那儿。现在他们都在安东尼奥住的大沙波诺里，像我们一样围着火堆，吃着鲜嫩的凯门鳄肉，那是那边村子里的战士们从一条很大很大的河里捕来的。那些凯门鳄比我们的凯门鳄大得多得多，可它们不危险，一颗牙都没有，只吃木瓜和兰花。”

基里马摆出的这份笃定，跟他心里真正的感受隔着好远：他们走了已经两个月亮，音信全无，不知道他们是否平安、人在何处。可他不想让雅娜伊娜担忧，不想让村里任何人担忧。最要紧的是，他无论如何不想让自己担忧。他已经熬过好几个整夜的不眠，眼前总晃着儿子那条腿惨不忍睹的样子；他必须用尽几乎难以承受的力气，才能说服自己：那样的伤，不一定会要命。

他发现自己不得不信任一个他一直以为自己所憎恨的人，一个他至今都隐约认为与神灵不悦、招致亚曼德受伤脱不了干系的人。可不可思议的是，他发觉自己是真的信任他。也许是因为别无选择，当然；但也许还因为，说到底，他对那人讲的故事一直是信的，尽管要对自己承认这一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基里马是个说书人，有些门道他是懂的。他分得清一个人讲的是真事还是编的故事。你编故事的时候，眼睛会飘到高处，飘向天空，飘向树梢，去看着你故事里的画面飞来飞去，看着它们像一缕缕烟似的凭空在空气里成形。可你讲真事的时候，画面全都在你心里装着，不用去找。你讲真事的时候，会看着听你的人的脸，你想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想确认他们听明白了。你编故事的时候，听的人看到的版本不一样你也无所谓，反正是编的，这样反而更美。可一件事要是真的存在，你就希望别人理解得准确。而安东尼奥讲故事的时候，总是看着全村人的眼睛。所以基里马不管情愿不情愿，一直都知道：他讲的不是编的。

他望着树冠上方的云：可他自己这会儿得编一点，因为安东尼奥讲过许多事，却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没有讲；既然要向大家讲他们的孩子在哪里，他不知道的部分就得靠想象来造。他确信整个部落对此心知肚明，可没人在乎：大家照样听得高兴，一个编得好的故事，跟真事一样能安抚人心。

“他们中间的大火堆上，还烤着森林外面的别的动物：长着数不清的青蛙腿奔跑的动物，倒着飞的动物，得用箭射中它们三只眼睛的正中间，不然它们就永远不会死。可它们的肉鲜美极了，味道像毛毛虫，像熟透的浆果。”

火堆旁的全体听众咽着口水：他们那顿食蚁兽肉的晚饭，跟这等异域珍馐根本没法比。

“吃完了饭，他们会听看不见的线传来的歌，然后全体起舞，跳一整夜，喝着蜜一样甜的果汁；亚曼德会在他们中间跳，他的腿会比从前更直、更有力。”基里马的声音哽了一瞬。

雅娜伊娜帮他接上：“安东尼奥也会跟他们一起跳，对吧？”

“哦，他就是那个头发里缠着蜂鸟羽毛、在鼓上敲节奏的人；他们四周全是美人，森林外面的女人，头发长长的，黄的绿的……”

基里马从动情的瞬间里缓了过来，忍不住想稍稍逗一逗雅娜伊娜；看她瞪圆了已经烧起嫉妒之火的眼睛，他心里暗笑，接着讲：“……可安东尼奥不会看那些黄头发的女人，不会看她们用缠起来的花编的吊床，因为他会望着火焰，在火里看见他的雅娜伊娜和他的伊比拉唐，正挥着手向他问好。”

你瞧，雅娜伊娜已经重新笑了，轻轻摇着怀里的小家伙。

“这些绝色美人的事，安东尼奥可从来没跟我们讲过。”皮亚塔指出，兴味盎然。

“哦，这个嘛，他准是忘了。他就爱讲玩球的故事，你知道的。”

“也不知道等他们回来，他会、他们会给我们讲多少新的故事。”

“好多好多故事，是啊。玩球的故事，那边大村子里，他们整天除了玩球什么也不干。不过他们还会讲，他们怎样骑在发光的大鸟背上飞到极高极高的地方，看不见的线像手指一样拂过他们的头发，还有……”

发光的大鸟倒是有趣，可皮亚塔走神了：他等不及要向莫阿西尔和亚曼德打听，那些头发五彩缤纷、顺滑飘垂的女人，到底是怎么样的。

3.28 口口相传

伊莎贝尔觉得自己像被囚在象牙塔里。在日内瓦度过了人生的五年之后（“我找不到它的灵魂。”她在跟母亲少有的几次通话里反复说），她曾满心盼望回到纽约；可飞机在肯尼迪机场落了地，她照例哼起那首少不了的U2的歌，没过多久，就陷入了沮丧。这真是她要的生活吗？她真的要一辈子当口译员吗？

论职业，她只有高兴的份。单是能进联合国工作，凭那套严苛至极的选拔制度，就足以证明她的实力；紧接着又一举通过了第二个五年任期的考试，而且是在纽约总部，这本该让她心满意足。再说，口译员是一份了不起的工作，是不同文化之间不可缺少的桥梁：心情好的时候，她自我介绍说，她跟罗塞塔石碑是同行。

可如今，她感到一种沉重：年复一年，她谈论过五花八门的问题，从最小的到最重大的，却从未亲手真正触碰过其中任何一件。她与世上所有的问题都有接触，却又觉得它们远得像在另一个星球。

然后是萨乌达德，那种独属于巴西的情感。住在日内瓦时，她曾错把它——我怎么会犯这样的错！——当成对她上一个称之为家的地方的怀念：三十六大道上她的公寓。可此刻，当她的目光落在罗斯福桥熟悉的轮廓上，她心里澄明了：以为萨乌达德可以为巴西之外的国度而生，就像以为对亚洲也能害上非洲相思病：乌兰巴托和加德满都再迷人，也断无可能。

她曾以为自己学会了用旅行和忙碌到发狂的生活把它摁住，可离家的愁绪总会回来敲门，就像那个我们怎么也离不开的亦敌亦友的人，她想。科技进步提供的工具只会火上浇油：自从她回玻璃大厦上班，她的平板就越来越频繁地连着巴西的通讯社，连着马卡帕地区的媒体。

家乡那些小小的事，暖着她的心，常常逗她一笑，有时——她觉得自己最近变得多愁善感了——还惹出一滴眼泪：她从没听说过什么雅科·塞恩斯先生，可读到一股波罗罗卡潮，也就是不合时令的河流涌潮，冲散了他农场的牲畜，她难过了。可怜的雅科。可怜他的奶牛。刚拿下2014年亚军的马拉卡图·达·法维拉桑巴舞校，已经开始筹备明年的狂欢节；不知道西尔维妮亚还在不在组委会，多好的人，多阳光。阿马帕州州长刚任命了一位新的女性政策特别秘书：一位面容可亲的年轻女性，这是条好消息。

安娜是一位塞尔维亚口译员，说一口漂亮的葡萄牙语，伊莎贝尔跟她一见如故；每当她看见伊莎贝尔摆弄平板，就会好奇地凑过来。

除了本地新闻，报纸上满是女人和世界杯，两个主题被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捆绑在一起。

一周多一点的时间里，马卡帕一带评出了“世界杯小姐”“世界杯缪斯”“世界杯性感猫咪”“世界杯教母”和另外十几个头衔，全都配着或多或少衣衫不整、或多或少可爱的年轻姑娘的照片。

安娜觉得这事儿好玩极了：“你们巴西人真不可思议！”

伊莎贝尔没她那么高的兴致：时间越久，她越觉得这类文章刺耳。

“是啊，我们是不可思议。可我更喜欢我们的独特性以别的方式显现。你看这条，”伊莎贝尔回敬道，高声念起来，“一名男子在亚马孙森林里度过十四年后回到了马卡帕。”

“你听听：‘被一个未接触部落收留的他，带着一群印第安人重新露面，为的是救部落里的一名伤员。’你看这照片！”

照片拍得极好：那群印第安人光着脚踢足球，旁边是那个高个子、大胡子的男人。

再细看时，伊莎贝尔起了疑心：她认识这个人。她用手指遮住他的胡子，只看那双眼睛：他让她想起一个人，可想不出是谁。直到读了文章，那记忆才清清楚楚地回来了。

安东尼奥·卡洛斯·罗沙·德·阿尔梅达。

“安东尼奥！”伊莎贝尔喊了出来。

“怎么，你认识他？”安娜问。

“认识，我认识，我认识。”伊莎贝尔惊愕地回答。

“不会吧，太不可思议了！把链接发我邮箱行吗？”安娜问，“这故事太好了，不能不发脸书。”

第二天，安娜要参加第三委员会的一场会议；她照例早早到了，收拾东西，顺便聊聊天。她的脸书帖子已经收了百来个赞，她正翻看名单，看谁转发了。她旁边坐着一位大人物，一位大使，常驻理事会成员，又是总统私人班底的人，正明目张胆地瞟着屏幕上滑过的图片。安娜知道她和伊莎贝尔很熟：伊莎贝尔考进联合国之前，当过这位大使的得力助手。

“这是伊莎贝尔的朋友，”她指着屏幕上的一张照片说，“喏，就这个。看样子他们当年还挺熟的。”

“出什么事了？那些是印第安人？”

“对，好像他十四年前在亚马孙森林里失踪了，前几个月又带着部落里的几个人出现在他们的家乡。好玩的是：他们足球踢得棒极了！”

“足球？”

“对，好像踢得极好。”

“这是世界杯的广告吧？”

“不是不是，是真事：我告诉您，就这个人，叫安东尼奥，是伊莎贝尔的朋友。”

“把文章的链接发给我好吗？”

“发您私人邮箱？”

“好，麻烦了。这故事真美。”

几天后，大使在巴西使馆的一场招待会上遇见了伊莎贝尔，可她们只来得及打个招呼、寒暄几句，就被人群冲开了。

伊莎贝尔摆弄着杯里的巴蒂达，正饶有兴味地想：这厅里热得简直像马卡帕。这时有人跟她搭话了。

“您不觉得无聊吗？”

她发现说话的是个陌生人，四十五岁上下，整个大厅里唯一没打领带的人，一副自信满满的样子。

“这种场合我向来觉得无聊。”他又说，葡萄牙语流利，但有些粗。

“不，我不无聊，”伊莎贝尔用毫无口音的英语回答，“只是有点累，这周太忙了。我们认识吗？”

“肯定没被介绍过，不然我会记得的。罗伯特，幸会。”

“玛丽亚·伊莎贝尔·巴尔博萨。”伊莎贝尔回答，停了一拍才补上那句礼数周全的“幸会”。

罗伯特不可能没注意到伊莎贝尔挑起的眉毛，于是调整了搭讪的路数，也换成了英语。

“姓氏，对。于贝尔，罗伯特·于贝尔。您在使馆工作？我瞥见您跟大使在说话。”

“不，我是口译员，在联合国工作；不过我和大使认识很多年了，见面总是很愉快。等一下，于贝尔？”

“对，罗伯特·于贝尔。”男人笑着回答。

“‘那位’罗伯特·于贝尔？”

“对，我就是‘那位’罗伯特·于贝尔，花了几亿美元建体育场的那个。上次国际研讨会上，我主持的正是‘可持续’工作组：您要是觉得这里面有什么讽刺，我向您确认，讽刺确实不少，不过也许不在您以为的地方。”

对话被走近的大使打断了，她笑着，手里端着那杯万年不变的气泡水。

“你在讲你那位朋友的事吗？这个故事，这儿人人都在谈。”

“哪位朋友？”于贝尔好奇地问。

“您准备好听点儿讽刺了吗？就在您以为不可能有讽刺的地方。”伊莎贝尔问，然后接着说，“我的一位朋友，在森林里被认定失踪，十四年后回来了，还带来了他这些年来生活的那个部落的成员。”

“那讽刺在哪儿？”于贝尔问，口气有点过于生硬。

“讽刺在于：这个不可思议的部落的成员们会踢足球，我也不知道是我那位熟人安东尼奥教他们的，还是怎么回事，现在他们正在巴西北部巡回比赛。”

“哦，明白了。您知道他们会不会去马瑙斯？”于贝尔反问。他始终没看出这个故事里有什么讽刺，不过没有揪住不放。

“好像会，但我不敢肯定，”伊莎贝尔回答，“不过我一分钟就能查清楚。”

两分钟后，三个人的注意力全聚在伊莎贝尔的平板上，上面的图片和视频一条比一条离奇。看来到目前为止，印第安人赢下了所有的比赛，好几场还是大比分（简直不可思议得让人怀疑是炒作）；而且没错，巡回赛的最后一站就在马瑙斯。

“那是球场的落成揭幕赛！”罗伯特看到日期，叫了出来，“我原先不知道要比赛的是印第安人，不过这样我倒觉得再合适不过。作为设计者，我当然得出席仪式。你们为什么不来呢？我请客，当然。巴尔博萨女士可以帮我补补我这蹩脚的葡萄牙语，我会很感激的。”

“抱歉，我去不了，”大使回答，“下周我要去日内瓦，然后在中东有一连串会面，六月底之前回不了美洲。”

“那您呢？”于贝尔转向伊莎贝尔。

伊莎贝尔又一次感到那段日子乡愁总给她的那种揪心，同时还有另一阵悸动，也许跟那男人的目光有关；说实话，那目光很是缠绵。于是她回答时，话是自己跑出来的：“您的葡萄牙语在我听来没那么糟，我看您不需要口译员。不过我确实攒了不少年假，而且我太想巴西了。我有点心动，让我想想。但我先警告您：我要是来，这可是个机会，我要让您听听我对那些花在足球场上的几亿美元的全部看法。”

“一言为定。不过您得答应我：说之前，先让我带您绕球场转一圈。”

3.29 巡回赛

安东尼奥先推开窗，才抱着笔记本电脑在床上坐下。他喜欢雨点敲打的声音，喜欢河水暖暖的气味，河对岸，水汽把岸边层层叠叠的房屋轮廓笼得朦朦胧胧。马瑙斯看上去真是座漂亮的城市；只有半天时间逛一逛，让他有点遗憾，可巡回赛的日程是北方电视网提前定死的，自然只能照办。

他也庆幸自己有一间单人房：男孩们如今独自睡觉这类事已经完全不成问题；而他不得不承认，这次巡回比他预想的累——虽说森林生活让他身体保持得极好，可跟二十岁的人踢球到底是件不轻的差事，再加上没完没了的赶路、坑坑洼洼又积水的公路、被踩成烂泥的球场——能有片刻清静，他享受得很。如今他明白了：只有当他知道男孩们有人看着、平平安安的时候，他才安心。想想吧，我不知不觉竟攒了这么多为人父的本能。

不过今晚这家旅馆安静雅致，没有前几站那些暧昧的舞厅和烟雾缭绕的游戏厅的危险诱惑。在那几站，他不得不在这些地方之间左支右绌，一边是年轻人无可厚非的好奇心和玩乐的兴致，一边是那些他们全然没有准备的场合和环境可能带来的风险，两头艰难地找平衡。活像个老姑妈，他想：那酒太烈，你当心；那些机器是吃钱的，别被小灯勾了魂；不行，那些姑娘不适合你，她们在那儿，是在那儿上班，懂吧，离她们远点；还有你，穿上件T恤，这儿不能光着膀子去吃饭。老姑妈，女陪护，女修道院长。

不过这会儿一切都妥当了：虽然分了三间房，他们多半全挤在一间里，抢着电视遥控器，抢着那部智能手机，在上面百看不厌地翻自己的照片：加布里埃利塔以令人钦佩的恒心，从北方电视网的录像里把照片一张张截下来，传到她以他们名义开的Instagram账号上；莫阿西尔也偶尔贡献几张他自己拍的照片。

安东尼奥把脑后的枕头垫得更舒服些。好了，这一关也过了，他想。而且过得很好，非常好。赢下所有比赛已经成了常态；安东尼奥时不时纳闷：那些对手队，是不是比当初介绍给他时说的更弱。无论如何，明天最后一场，然后回马卡帕。如果一切按计划，亚曼德在我们一到就能出院：再几天收拾行装，然后终于回家，回森林。

他笑了，打开电脑去看森林：外甥女教他的谷歌地图，在他眼里至今仍是魔法。他乐此不疲地重走雅里河，追踪那条他始终没找到的著名210号公路，回看巡回赛的一站站，贝伦、图库鲁伊、阿尔塔米拉、圣塔伦，再把地图拉远，俯瞰整个巴西，整个南美。然后又把镜头拉近，越拉越近，越拉越近，扎进森林的浓绿里，仿佛只要看得够仔细，就能看见雅娜伊娜带着挂在脖子上的伊比拉唐去河边，看见皮亚塔打猎归来，看见伊塔塔库阿拉在吊床上打盹。他暗自发笑：这样居高临下地俯瞰世界，恐怕连波兰加·帕热都要嫉妒。

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找到办法，至少护住我们这小小的一角天地；他望着那片无垠的绿色，自问：世上还有多少个像我们这样的部落？他发起一次搜索，点开一个链接，又一个，再一个，越看越不安，越困惑：有好几十个页面，在讲一个“印第安人问题”，其规模之大，他从未料想过。

在进入森林之前的那段人生里，他当然也听过只言片语，但从没多想，世上许许多多事都是这样，听说过，却与我们毫不相干。他全然没有意识到，那背后竟有如此复杂、如此众说纷纭的难题。

差不多已经成了印第安人的他，读起那些页面来带着几分惊惧：一方面，他像大半辈子以来那样，以一个受过教育的巴西城里人的身份读它，努力冷静而客观地梳理信息和观点；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身临其境，事关他本人、他的家人、他的朋友，他很难不被愤怒和不安裹挟。他关了电脑，躺倒在床上，听雨声哗哗。回了马卡帕，我得去见绿色和平的那位女士，那个玛丽安娜：她在这件事上深耕多年，也许能帮我看得更明白些，又不至于被情绪冲昏头。

说到情绪，他在沉入梦乡时想：隔了这么多年重新听到伊莎贝尔的声音，我是高兴的，可远没有我以为的那样激动。她设法找到他、打来电话，让他开心；更开心的是她正好就在马瑙斯，还提议明天赛后一起吃晚饭。可一想起当年她的拒绝让他多受伤、那晚的他多愚蠢多笨拙，一切都显得那么遥远，记忆里活动的仿佛是另一个安东尼奥，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他忽然意识到：直到此刻，他一直以为自己明天要见的，还是那晚那个绿衣姑娘；多傻啊，岁月当然也不会放过她：她早过了四十，准是位成了家、定了性的太太了。入睡时他想：她姓什么来着，他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3.30 马瑙斯

伊莎贝尔这辈子从没在飞机上睡着过。她不害怕，相反，她很喜欢飞；她总觉得，那样高高地悬浮在世界之上、挣脱一切重量与引力的束缚，自有一种令人心颤的快意。她安安稳稳坐在座位上，哪怕最长的航程也醒着，看窗外的景致，或者，在夜里，看其他乘客。她极少看机上放的电影，更少读书。飞机之于伊莎贝尔，是一个观察和自省的地方。

于贝尔则不然：起飞时他就睡着了，除了两次短暂醒来，吃那些由“吵闹”的空乘端上来的“难吃”饭菜，余下的时间他都在放平的座椅上翻来覆去，鼾声如雷。一个多小时以来，他们一直只飞越森林，伊莎贝尔同时感到惊骇和着迷。绿海真的是海，你看，不如说是大洋，向四面八方延伸到看不见尽头，规整得使任何一点不规整都吸走全部注意力。安东尼奥是个遭了海难的人，她意识到，在那下面、迷失在那里，十四年，他该是什么感受？伊莎贝尔的青春是在那片绿色世界的边缘度过的，她多次与它擦身而过；可现在，它让她脊背发凉。我怎么了，她问自己，这些突如其来的脆弱都是怎么回事？

于贝尔猛地一翻身，发出又一声哼哼，把脸颊搁在了伊莎贝尔丰腴的手臂上。她笑了笑，一毫米也没挪开，还压下了替他理一理凌乱刘海的冲动，把注意力重新放回树梢。

马瑙斯的炎热和令人窒息的湿气，像两位老相识一样迎接了她，连同那股慵懒的河水和水果的气味。罗伯特可不这么看：一出机场、离开空调的庇护，他就开始直喘粗气，大汗淋漓。伊莎贝尔觉得像回了家；她暗自发笑，想着故土的全部热量从脚底涌上来、在她身体里震颤，这感觉多么甜美。她的兴奋一刻高过一刻，在出租车里到了顶点，车子驶过的街道她都觉得眼熟，尽管她从未来过马瑙斯：颜色、声响、面孔，一切都加深着回家的感觉，加深着她的幸福。

而且她不得不承认，罗伯特的难受也有点不怀好意地添了她的兴致：它给了她一种优越感和掌控感。

可第二天早上，于贝尔像换了个人。他不再出汗，一脸灿烂的笑容。

“我总这样，自从来巴西工作。头几个小时难受得要命，然后不知怎么我的身体就适应了，感觉好极了。”

“可你昨晚睡了吗？”

伊莎贝尔觉得不可思议：前一天他在十小时的航程里几乎睡满了，怎么可能还睡得着，她自己就熬到很晚。

“睡了，睡了。我是个瞌睡虫，一觉睡二十个小时也不算稀奇。现在我感觉棒极了，我觉得自己快成巴西人了。”

“确实，连你的口音都进步了！”伊莎贝尔打趣道。

一上午的谈话都很愉快：他们一起吃了早餐，随后不紧不慢地朝市体育场那一带走去。全城都浸在慵懒安闲的气氛里，可体育场一带正在发生什么事。一小群一小群的人正举着抗议标语，沿通往球场的林荫道聚集起来，被多得离谱的防暴警察死死盯着。

“耻辱”、“世界杯进了球——巴西出了局”、“尊重！”、“这杯赛是为谁办的？”，这只是伊莎贝尔和于贝尔一起读到的几条横幅；于贝尔有点担心被人认出来。

“现在你倒是跟我说说，他们错在哪儿。”伊莎贝尔忽然说。

“他们要是以为这几块顶多在本地报纸上露个脸的牌子真能改变什么，那他们就错了。”

“我是说道理上：建球场花掉的那几亿，本可以花在别处。这里就有孩子死于贫困和无人照管，你知道的。”

“这个嘛，这上头他们也错了。那钱本来就是给球场的，没有别的项目。巴西得到的就是这个：漂亮、现代的球场。巴西人喜欢足球吗？喜欢。这就是摆在桌面上的唯一论据。我不是说，我看到这个国家普遍存在的贫困和你比我更清楚的种种矛盾还很高兴。我是说：这一回，一个庞大的权力体系落到了巴西头上，我无能为力，也许谁都无能为力。我做了的，也是我从搬到巴西接手这些项目起就一心想做的，就是给巴西最好的东西：以现有技术能做到的最高可持续性，材料的再利用，尽可能小的环境冲击。巴西将要拥有的是：世界上最美的球场。”

“没人会去用的球场。”

“我知道，这种事是可能发生的，但这一次，我没有任何能阻止它的办法。”

正式的落成仪式办得很简单。亚马孙州州长揭了一块纪念当天的铭牌，北方电视网用一档特别节目做了转播；于贝尔始终退居幕后，只在几张官方照片上露出背影。抗议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最后一千出头的示威者，被到场的约两万名球迷在人数上远远压了过去。

由于比赛是七对七，球场被转了个90度，布置在体育场的南半区，球门摆在日后将成为边线的地方。北半场仍未完工，部分不能使用。

开球前，还举行了第二个小仪式，按安排，其高潮是印第安人球队队长的致辞。

球员们入场时，伊莎贝尔意识到北方电视网手里攥着的是怎样一桩买卖。运作得当，这会是一个世界级的媒体现象。印第安人光着上身走来，身体和面孔涂着不同的颜色：一个个都那么年轻，那么骄傲，步履流畅得像在跳舞。安东尼奥——他在那儿！他变了多少啊！——拿着一只麦克风，请其中一个男孩，显然是队长，讲几句话。男孩刚开口，安东尼奥猛地转过头去看他。

印第安人的语言不像她听过的任何语言：一串串很尖的音，间杂着舌头的弹响和长长的吟鸣，再配上大开大阖、极富舞台感的手势。不知几百年前，在与自然失联之前，我们的祖先说话是不是也这么富有戏剧性，伊莎贝尔想。而当安东尼奥开始用葡萄牙语翻译男孩的话时，她忍不住笑了。你也成了口译员，安东尼奥，你瞧，这不就是命运吗？

“他们向我们解释了什么是钱，解释了卖和买是什么意思。我们懂了，尽管我们觉得这东西很奇怪。”

伊莎贝尔觉得安东尼奥的声音有些迟疑，说不清是因为激动还是某种她辨认不出的情绪。

“后来他们告诉我们，森林不是我们的。说有人可以来砍树，仿佛森林属于他们；可森林却不属于我们，不属于从月亮还小、还年轻的时候起就住在这里的我们。”

伊莎贝尔起了鸡皮疙瘩：他说什么来着？男孩每说一句，安东尼奥停顿的时间就越来越长，仿佛在斟酌要译出的词。男孩又说了一句；安东尼奥沉默了几秒，直到男孩坚决地示意他说下去，他才开了口。

“我们买不下森林。可谁也买不下森林。你们怎么能买卖天空、买卖土地的温热？这想法我们觉得奇怪。要是连空气的清涼、阳光下水的闪亮都不归我们所有，又怎么能有人把它们当成自己的？”

男孩说了下一句之后，安东尼奥把麦克风从他嘴边拿开，对他说了句什么，年轻人坚决地顶了回去。两人比画着、争执了一阵子，最后安东尼奥用两个比先前粗鲁得多、也远不如先前优雅的手势收了场；队长似乎犹豫了，但最终还是做了个不满的怪相，决定继续。伊莎贝尔发觉自己的职业病发作了：尽管对那门语言一无所知，她还是凭着语调、手势和先前的话，去猜安东尼奥和那男孩在说什么。要是这会儿有人要她当场猜一个译本，她会给安东尼奥安上这么一句：“行了，到此为止，这种话不该在这个地方、这个时候讲”，当然实际上可能是任何别的话：毕竟在联合国待了那么多年，她也从没听过任何与这门语言相似的东西。

安东尼奥重新译了起来，明显松了口气：“不过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第一个在这座足球的新家、整座森林最大的足球之家里踢球，我们非常高兴。为了这个日子，我们穿上了盛大节日的颜色；我们非常激动，因为有那么多人看我们踢球，我们希望，对他们所有人来说，这会像对我们一样好玩。”

“对他们来说肯定好玩。”于贝尔凑在伊莎贝尔耳边说。这个举动对他们此前的关系而言有点过于亲昵，可她一点也不反感。

“什么意思？”她问。

罗伯特把刚买的、正在翻的一本杂志递给她，封面上是阿苏卡阿的男孩们（“内附莫阿西尔海报！”）：“他们踢得最差的一场，而且还是第一场，也赢了四比零。他们当然会玩得开心：跟他们踢的根本不是一个水平线上的人。你看：四比零，五比零，八比一，六比一……”

“可他们为什么把这次巡回赛安排得全是这么弱的队？”

“弱？也不尽然。这些好像是巴西北部各州锦标赛最强的球队：亚马孙州联赛、帕拉州联赛、阿马帕州联赛。考虑到巴甲只有中南部的球队，我看这已经是能找到的最好对手了。”

说话间，印第安人队已经打进了第一个球，那次进攻快得让被她和罗伯特的谈话分了心的伊莎贝尔都没来得及看见。看他们踢球，她愈发觉得这些男孩始终在跳舞：他们轻飘飘的，仿佛一碰就碎，可脚下轰出的射门和传球却力量惊人；他们有一种本能，或者说一种速度，总能抢先一步碰到球；身上涂着那些颜色，他们简直有催眠的魔力，她的目光没法从球场上挪开。

而且他们的庆祝方式实在奇特：做出弓箭手拉弓的动作；你看，观众里已经有人学起来了。

3.31 约定

“原谅我，我还是没完全习惯像你们这样吃东西。”

安东尼奥身上到底有什么是印第安式的，很难说得清：他没有他们的面相，头发是森林里极为少见的浅栗色，皮肤比印第安人的浅，下巴上还大大咧咧地冒出一把乱蓬蓬的胡子。然而，他无可争辩地已经成了一个印第安人，也许是他的动作，也许是他的语调，也许是天知道别的什么，伊莎贝尔一直忍不住琢磨。

“我是想说……像我们这样，我是说像你们变成你们之前的我们……”

伊莎贝尔笑了。她和安东尼奥在马瑙斯一家相当精致的餐厅里；隔了这么多年重逢，一起消磨一个晚上，在安东尼奥的男孩们下午那场酣畅淋漓的胜利之后，就愈发令人愉快了。

伊莎贝尔把晚上的安排告诉罗伯特时（他们是什么时候从“于贝尔”变成直呼其名的？奇怪，她居然不记得了），他评论道：“我觉得那地方太讲究了点，他也许会不自在。”

罗伯特肯为安东尼奥的感受操心，这很体贴；不过伊莎贝尔有点得意地察觉了那句评论里藏着的一丝醋意。

其实她好奇得要命，按罗伯特的说法是好奇得过分了，她想知道安东尼奥正在经历的那场不可思议的历险的全部细节。

“你们在森林里吃什么？”伊莎贝尔问，咬了一口烤得极好的排骨，“我猜你们什么都吃，连虫子也吃！”

“可也不是所有虫子，”安东尼奥回答，“只有好吃的。”

伊莎贝尔放声大笑，以为安东尼奥在开玩笑：“别闹，说正经的。”

“我可是认真的。我们什么都吃：虫子、幼虫、鱼、鸟、爬行动物、两栖动物、哺乳动物，还有多得数不过来的植物……也许是乡愁吧，我不知道，可那些味道让我想念；你们吃的这些东西，我总觉得都是一个味儿。而且都有点太咸了。”

伊莎贝尔直直地望进安东尼奥的眼睛，这是第一次，也许是她这辈子第一次。

“你变了这么多，真让人难以置信。好吧，其实完全可以置信，想想你在那片绿色大洋里遭遇的这场海难，可亲眼看见，还是让人吃惊。”

“你也变了不少。你……你说话的方式有点怪，就这么说吧。”

她总像在写一篇报纸文章，安东尼奥想；我不记得她有过这种辞藻华丽的劲头。我也不记得她的身材这么富态，也许是这些年过去的缘故，就像她眼角那些细小的皱纹。

沉默了片刻，安东尼奥重新开口：“总之，毛毛虫……”却被伊莎贝尔笑着打断：“别说恶心的东西了，行吗？”

“告诉你吧，它们一点也不恶……”

“还是给我讲讲你那些不可思议的孩子们的趣事吧。他们适应我们的世界，费劲吗？”

“比我预想的少得多。也许是我跟他们讲了那么多年的缘故。当然，还有些东西他们至今不懂，比如垃圾：在森林里，垃圾就是一把啃光的骨头和几个果核；纸片、瓶子、烟头、街上的废弃物，他们理解不了。可另一些本该让他们目瞪口呆的东西，反倒一点不惊扰他们。很有代表性的一段是足球鞋的故事。我担心极了，准备了一大套长篇说辞，解释光脚踢球固然很美，没错，可对手要是穿带钉的球鞋，那就非常危险。你知道吗，还有个传说：印度国家队没参加1950年世界杯，就因为人家不许他们光脚踢……抱歉，我扯远了。我说到哪儿了：我花了好几天琢磨怎么劝他们最合适；结果我们一到商场的运动用品区，他们就扑上去试穿，问我的唯一一句话是：‘你确定是北方电视网给我们买吗？不用我们付钱吧？’”

“哈哈，怎么会这样，你说呢？”

“这个嘛，他们想尽可能地像电视里那些大球星，自从来了这里，他们一场比赛都没落下。”

“真可爱。对了，说到‘买’和‘钱’：他们真那么说了？还有那个男孩的讲话，关于把森林买下来？”

“那件事……让我措手不及，就是这样：我一心在翻译上，而部落语言不是那么好翻的，它完全为森林里的生活而生，却一点也不适合这种生活，你懂我的意思吧？”

“我太懂了，我也常碰上，尽管葡萄牙语、英语、西班牙语和法语彼此相近得多。”

“等我意识到他在说什么的时候，我让他停下。”

伊莎贝尔被凯匹林纳酒泡得微微放大的瞳孔定定地盯着他（专注得有点过分了，罗伯特会这么说）。

“可是，要是我没理解错，他们来自、你们来自一个未接触部落。‘挣’、‘买下森林’，这些在我看来都是‘西方’概念，这么说吧。这十四年，你给他们开了金融课？”

安东尼奥已经养成了一种报警系统：每当话题触及印第安人、森林，或西方文明与原住民文明的差别，对方话语里照例透出的那股优越感，总能轻易点燃他的怒火。他用了片刻，端详伊莎贝尔脸庞柔和的轮廓和她那若有若无的微笑。

警报没有响。

“这是我自己动过的念头，在北方电视网向我们提出合同的时候。天真得让我都有点害臊。最后到我们手里的不过几千雷亚尔，连拿来打听消息的第一个公务员都打发不了。”

伊莎贝尔的手机响了，惊得安东尼奥一跳：他始终没法习惯人们无时无刻不带着手机这回事。

伊莎贝尔微微红了脸，用英语接了电话。那门语言安东尼奥一向不太精通，又荒了十四年；但不需要懂那门语言，也能听出她的声音变得轻快而雀跃。

是个男人，他猜；要不了多久，伊莎贝尔就会把她的吊床挂到他的吊床旁边去。

再说，他脑子里还剩下几个英语词：buying the rainforest，那不就是“买森林”吗？她是不是在跟他讲安东尼奥想买森林的事？他不太明白。他们是在拿他取笑吗？

警报这回也没响。

通话结束，他打听道：“你们也想买一块森林？买了干什么？”

伊莎贝尔定了定神，重新严肃起来，尽管眼里的光没有退去：“安东尼奥。不知道是马瑙斯的魔幻气氛，还是干脆就是凯匹林纳，反正现在我要向你提一个大胆的方案。”

安东尼奥没听懂，又怕说出蠢话，便保持沉默，只做了个请她继续的手势。

“我想我知道怎么帮你办‘买下一块森林’这件事。前阵子我参与过一个联合国项目，研究以保护亚马孙森林为目标的项目融资模式。我是口译员，不是专家之一，但我学了一些东西，我相信我知道怎么为此成立一个基金会。”

她不理睬安东尼奥惊诧的表情，接着说：“我不确切知道你们有多少钱，但启动项目的话，用不了多少。”

伊莎贝尔仿佛看见千百万个念头在安东尼奥脑子里打架，抢着要第一个冲出口来：“可你确定吗？我去打听过的，我的印象是：几千雷亚尔根本什么都办不成，只能挂靠到别处正在进行的项目里去，而那些跟我们的关系不大。更别提那官僚主义的疯人院了。”

“官僚的障碍是可以跨越的，我正好能帮你的就是这个。当然，钱越多越好，这点我不否认：你要是中了十亿雷亚尔的彩票，一切就更简单了。不过就启动而言，我想你们的钱一定够用。然后得找一个赞助商或者别的融资渠道，这方面我也已经有了几个想法，说不定北方电视网也会有兴趣。无论如何，我百分之百肯定：一群凭空出现、足球踢得比谁都好的印第安人的美丽童话，会打动许多人的心。比如我，就被打动了。”

“你是说，有你的帮助，我们就能把我们的森林买下来。你是这么说的。”

“是的。你要是不信我，我也不会怪你，可我还是要说：信我。你们的钱不会进我的口袋，也不会进任何人的口袋。它会始终直接置于你的控制之下；要是你在管理上需要帮手，就置于你信任的人的控制之下。”

“你为什么这么做？我是说，你的生活在新加坡，那不一直是你梦寐以求的吗？”

“我不知道，真的。为了过上这种生活，我拼命学习、拼命工作，还放弃了许多人和许多东西。现在我感到那份辛苦的分量。而且我想念巴西。我想念这片土地上人们的诗意和力量。而且我似乎正好站在一个位置上，能为那些不对劲的事做点什么。所以你的突然出现，我觉得像一个信号，就像罗伯特走进我的生活，我也觉得像一个信号……”

“打电话那个？”

“对，”伊莎贝尔笑着说，“这么明显吗？”

“听得出来：你已经把你的吊床挂到他的吊床旁边去了。”

“哈哈，这个说法真妙！”

“是啊。”

“不。”

“什么‘不’啊？”

“我没有把我的吊床挂到他的吊床旁边去。”

“可是你想。”

“谁知道呢。”

余下的晚上，谈话在轻松中继续；安东尼奥讲他在森林里的历险，也讲他们进城后的遭遇，伊莎贝尔听得开心极了，听到特蕾莎和电台那段时笑得直抹眼泪。分别时他们约好尽快再联系，敲定所有细节：安东尼奥说了，他想尽快回森林去，回到家人身边。而那个家庭的存在、他谈起它时的深情，让伊莎贝尔心里微微一刺，泛起一丝失望，她努力尽快把它忘掉。

3.32 归来

“雅妮塔，再添点豆子吧。自从孩子们那趟足球之旅回来，我觉得他们胃口越来越好了，大概是运动量大了吧。”玛塞拉擦了擦嘴唇上方的汗，那间厨房里一向热得要命，“再放点甜椒也好，蔬菜有益健康。”她仔细地搅着酱汁，一边努力回想自己有没有叫伊塔洛顺路去商店搬两箱啤酒回来：“雅妮塔，有人晾衣服了吗？得赶紧再洗一桶，脏衣篮都快撑破了。”

“晾了，乌比拉坦晾的。这种事他一直很上心。”

“好，真是个好孩子。皮拉伊，那些洋葱得切得再细点。看，像这样。对，太好了。”这孩子厨房真是越来越像样了，玛塞拉想着，伸手轻抚了一下他的肩膀，他说不定能拿这个当饭碗，我肯定他会喜欢的。安东尼奥从来不肯沾锅灶，阿曼达做饭一团糟，雅妮塔倒是非常精细可靠，可一点想象力都没有。是啊，最有做菜天分的真的就是他了，在——玛塞拉把想到一半的念头猛地掐断，又惊又有些不安——她刚才差点对自己说：在我的孩子们当中。她摇摇头，微笑着把勺子深深插进锅里，厨房里实在热。还有法罗法要炒，至少一公斤，才够所有人分。洗衣机，一定得记得开，不然上哪儿找七条干净球裤去。她叹了口气，把一绺汗湿的头发拢回去：唉，玛塞拉，你不再是小姑娘了，伺候一个十口之家一整天，晚上觉得累也没什么奇怪的。不对，十一个，十一个，现在还有出院回来的亚曼德，谢天谢地他没事，这么好的一个小伙子，要是真出了事那可可惜。

亚曼德自从出院那天起，嘴就一直咧到耳根：终于，在那么长一段只能听别人讲千般奇事、件件新鲜、这个你不知道那个你没见过的日子之后，他终于能亲眼去看、亲自去尝别人已经有点腻了的一切。他踩着那条重新上岗的腿一弹一弹地四处转悠，眼睛亮得像个进了游乐场的小孩。大家说过，等他伤好了就回森林去，可他一点也不想，至少没把朋友们看过试过的东西全都看一遍试一遍之前不想。前一天晚上他差点跟乌比拉坦和伊塔乌纳吵起来，因为那两个没完没了地说很快就要回村了，很快很快，说他们多想再见到那个女人、那个孩子、妈妈、兄弟、老人和最小的那个，说不定还有伊塔塔库阿拉那个讨厌鬼，干吗不连那只食蚁兽或者那只蜘蛛也算上，真是些无聊的朋友。

站在他这边的是莫阿西尔和考埃，这两位看上去可没那么急着回森林。像前一阵子那样踢足球让他们开心得很，而且安东尼奥透了点口风——他们不知道他事后有多后悔，恨不得咬掉自己的舌头——说有两支球队在巡回赛上看了孩子们踢球之后联系了他，问他们有没有兴趣签合同，两人一直拿这事美滋滋地琢磨。万一他们显得犹豫，亚曼德早就摸清了门道：只要提一嘴自行车，莫阿西尔一想到森林里那团乱麻般的路就会皱鼻子；再聊聊加布里埃利塔，就能看见考埃脸上重新燃起对那张著名吊床的希望。其实说到吊床，亚曼德自己也打着半个主意，想再去找那位理疗师若阿娜，她那么高、那么壮实，还有那双又宽又轻的手，说不定，说不定她还愿意继续教他葡萄牙语。

安东尼奥提议和伊莎贝尔再喝一杯啤酒，然后再回家吃晚饭：把孩子们留给父母单独应付，他会有点过意不去，老两口连孩子们的语言都不懂，还得去排解他们那些小情绪、小争执。父母已经为他们所有人做了很多，太多了。雅妮塔也是，稀里糊涂就给一整帮毛头小子当起了大姐姐，那帮小子时不时就鬼点子百出，她再有耐心再疼爱他们，也开始露出不耐烦的苗头。

伊莎贝尔欣然答应了，她晚饭也另有安排，想及时赶回她决定和罗伯特一起住的那家酒店换衣服：安东尼奥显然完全不在意谈话对象穿什么——说不定在他脑子里，所有人都是光着身

子自由自在、皮肤上只拂过一阵微风，她带着一丝恍惚的轻笑想——可罗伯特欣赏衣着得体的女人，而她也欣赏他的这份欣赏。

谈话在轻松中继续。事到如今，安东尼奥已经认定，伊莎贝尔提议由她来处理为他们那一小片森林申请保护的法律和实务问题，不只是唯一走得通的路，也是他能找到的最好的一条。他已经让她和玛丽安娜联系上了，谢天谢地，两个女人一见如故，两人的本事合在一起应该会管用的，至少安东尼奥这么希望。当然，把整件事办完得花一点时间，回村的行程也不得不推迟，可安东尼奥必须让人随时找得到，至少得签字、好认可伊莎贝尔和玛丽安娜办的事：要是他又消失在森林里，这个项目连起步都谈不上。

要再等下去，他有点遗憾。他原本已经盘算好了，如今亚曼德彻底复原，用不了多久他们就能安排出发。想再见到雅娜伊娜和伊比拉唐、想再见到村子里那一片又香又喧闹的绿、想完成了使命凯旋回到部落的心情已经很强烈，从某些方面说，他真的等不及要走了。可是有一件事安慰着他，这份安慰分量十足，他只要一想到就两眼放光，那就是在马卡帕再待一阵子，就能看世界杯了。嗯，这可不是件小事。不过光是这么一想，他就忍不住笑了：他的母亲、妹妹和父亲跟他一起坐在客厅里，旁边还有七个印第安人，斯斯文文地在电视机前围成一圈，窗户大开，旗帜备好，人人只穿着裤衩，花生米和啤酒管够，一起呐喊助威。

3.33 喊叫

喊叫声和笑声在大巴车里从一头响到另一头。公路上千百种声响似乎都消失了，被青春和无忧无虑的喧闹盖过。而在脑海里，他们已经知道，再过一个月，从他们喉咙里迸发出的将是最灿烂、最亢奋的喊叫。他们还没有高到能耸立在世界之上，但已经很近了。只有最强壮、最勇敢的人才能爬到那么高，让目光在看台无尽的浩瀚上自由驰骋，明白你已经登顶，再不能往更高处去了。他们还不曾体会过这种感觉，但已经听人讲过很多次。而今天，要完成这番壮举的强壮勇敢的人，是他们。很快，将由他们来洞穿环绕着他们的白色球网，将由他们来告诉孩子们，登上世界之顶是什么感觉。

笑声和自我鼓劲的喊声盖过了一切：只想放松的人耳机里漏出的音乐声，跟邻座闲聊的人的说话声，全然不顾等着他们的任务。还有某个金属部件在车子强劲的力度下弯折、随后断裂的声音。

然后是一瞬间的寂静，接着声音变得难听，变成了噪音。那些本不该出现的噪音：别的金属部件断裂的噪音，恐惧的噪音，一声可怕巨响的噪音。然后是痛苦而绝望的惨叫。

第4章

4.1 话虽如此

大巴整个翻了过来，四轮朝天躺在车道边上，一侧车身裂开了大口子，仿佛有人拿电锯而不是钥匙，上去狠狠划了一道。

最先赶到现场的司机们下车救人时，注意到车身上画着巴西的颜色。接着又有人发现，这辆大巴看上去崭新锃亮，而且图案和那些为即将到来的足球世界杯做广告的众多大巴不一样；还有人念出了那行字：“做好准备！第六次就要来了。”这句话被选作了国家队的官方口号，曾在所有还记得一九五〇年那场惨败的人中间激起过无数争论。

“说不定所有大巴上都写着这句呢？”

“不知道，不知道，我早就说过这话不吉利。”

随着疑虑越来越重，第一批救援行动也越来越慌乱。

三个壮汉甩开膀子撬车门，想在车里打开一条通道。当第一个人终于钻了进去，目光落在那张他在电视上见过无数次的脸上，又落到另一张、再一张脸上时，猜测得到了证实，救援者们绝望的喊声盖过了呼救伤员们的声音。

没有人遇难。话虽如此，这仍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惨剧：大巴上乘坐的是整个巴西国家队，两周后他们本该在世界杯上首次亮相，而几乎所有的运动员不是划破了哪里，就是折断了哪里。从最早的电视报道和网络新闻，从街头、酒吧、办公室里最早的议论开始，所有人似乎都是同一个想法：在开场白里尽完了为没有更悲惨的后果而欣慰的义务之后，大家便立刻转而检视如此沉重的一击可能给巴西国家队带来的严重后果。以至于这个说法很快成了一句口头禅：“没有人遇难。话虽如此……”

4.2 点赞

和所有同胞一样，雅娅也被那个消息（它立刻就成了“那个消息”，根本用不着指明是哪个）掀起的难以置信与绝望的旋涡卷了进去。达妮在 WhatsApp 上发来一条满是哭脸和感叹号的消息，让她打开了电视。整整两个小时，她看遍了所有的新闻节目，所有来自高速公路、来自医院的报道，国外的反应，总统的慰问讲话，而贯穿始终的，是手机通过 WhatsApp、脸书、推特和她装的其他每一个应用不断收到朋友们新消息的哔哔声。连 Ruzzle 的聊天群里都在谈这件事，Orkut 上一条陈年讨论串甚至都活了过来。然后，她猛地关掉了电视、电脑和手机，想寻点清静。她想睡觉，可清静迟迟不来，厨房传来的吵闹声搅得她不得安宁，父母和弟弟正在为某条她没听懂、此刻也毫无兴趣的公路安全法规吵架。

她把头枕在喜爱的小麦壳枕头上，目光在半明半暗中游移，扫过墙上那些标记着她这间十六岁少女卧室正在经历的演变图片。老一代里唯一还坚挺着的海报，与其说是别的，不如说是出于历史感情，是法比奥三年前送她的那张贾斯汀·比伯。其他的都已被照片和剪报取代，展示着一个更成熟、更关心周遭世界种种问题的雅娅。一张绿色和平的海报，一张镶了框的泰坦乐队演唱会门票，卡米拉·巴列霍和肯尼迪的照片。体育那一块由杂志剪报覆盖：国家队里最帅的三名球员，手里拿着球、身上没穿多少，亮出自己足球之外的资本；旁边还有一张莫阿西尔的照片，那个年轻的印第安人，他也不赖（一点不赖，真不赖），而且从她在电视上看到的来看，球场上他也踢得非常好。

她的目光短暂地回到肯尼迪身上，他邀她自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然后又回到国家队那三个大帅哥和莫阿西尔身上，国家队，莫阿西尔，伴随着一种想法成形的感觉，不是在脑子里，而是在胸口，随后它终于升上来，清清楚楚地显现了。

她重新打开 Mac，涂着绿指甲油的指甲在书桌上急不可耐地敲打，一连上脸书就立刻动手。一番简单的搜索发现了好几个悼念车祸的小组，其中“为巴西国家队和整个巴西祈祷”已有两万多人加入。此外还冒出了数不清的页面，支持征召这个或那个球员，里面塞满了讨论，讲道理的人们以一贯的心平气和陈述着自己的观点：“奥雷斯特太强了，之前没征召他本来就不公道，是命运把他留给了这次机会。”“要是征召他，我希望大巴再出一次车祸。”“看得出你这辈子就没看过一场球；-)”“看得出你瞎 :-D”，如此这般一路写下去。

雅娅把橘色的刘海甩回原位，满意地发现还没有人想到她的点子。她点了“创建主页”，写下“送阿苏卡阿上世界杯”，选了一张某个男孩完成一记精彩倒钩的漂亮照片做封面，按下回车，心满意足地端详自己的作品。正琢磨下一步时，她看见页面上已经出现了头两个“赞”：法比奥的（瞧瞧！居然足足过了二十秒，简直可疑：难道他对她那股迷恋劲儿开始退了？）和她表姐帕特里夏的。随后是其他那些平时互动最多的朋友的赞，包括她奶奶的那个，雅娅回了颗小心心，心想这么晚了奶奶怎么还醒着（不过说不定奶奶也在这么想我，LOL）。半小时，凌晨一点，三十九个赞：这绝对是她上脸书以来最大的成功。她在“把此页推荐给所有朋友”按钮上犹豫了一下，平时她对这玩意儿深恶痛绝，但这次是为了正义事业。她点了发送，一刻钟内就涨到了六十七个赞。头两个来自陌生人、朋友的朋友的赞许，一个叫费尔南达·绿色和平，一个叫维克托·梅内塞斯，让她大为满足，而满足终于也带来了平静。她重新关上电脑，头一沾枕头就感觉快要睡着了，但还来得及想最后一件事：要是明早一睁眼就有一百个赞，那该多爽。

她醒来时，赞已经接近一千，而且已经出现了一些讨论：六个印第安人里哪几个最适合去增援国家队、踢什么位置。雅娅兴奋极了，决定不吃早餐，好把主页打理得更漂亮。她找到六个人各自的照片（安东尼奥她想都没想就删掉了。不过她要是想一想，想的也会是“太老

了，再说他也不算是真正的印第安人”），做了六个专门的帖子，用她二十分钟里能找到的寥寥信息充实内容。然后她出了门，一路跑向学校。

巴西利亚的圣玛丽亚之心中学严禁在课堂上使用手机。雅娅两年里从未犯过禁，但那天上午，抵抗诱惑比平时难得多。第一次课间休息，她和几个知心闺蜜冲进厕所打开手机，迎接她的却是个令人失望的数字：一千零一十二个赞。达妮发出一声难以置信的尖叫，莱蒂西亚也一样，不过她注意到了雅娅失望的表情：“一千个赞？这也太牛了吧，疯了吧！你那张脸是怎么回事？”

“不是，今早我出门的时候就已经一千了，我还指望这事儿传播得更快呢。说不定后劲已经没了。唉，可惜。”

“你疯啦？你认识谁的主页有一千个赞，除了‘我爱贾斯汀·比伯’和‘莱奥·迪卡普里奥娶我’那种？你够资格趾高气扬到下个礼拜，还愁什么！”莱蒂西亚还想给她打气，立刻被另外两人的目光毙掉：莱蒂西亚怎么敢忘记她们的头号死敌玛丽亚·爱德华达带来的耻辱：人家凭着一条极尽谄媚的学校介绍主页保持全校纪录，三千多个赞。

“哦对，我老忘。不过爱德华达那主页，谁都知道赞是她爸花钱买的。”

“不管怎么说，”更务实的达妮打断道，“你不能认输。链接发推特了吗？WhatsApp 呢？还没有吧？来，咱们把这主页转起来，我要看爱德华达脸上换个表情。”

发件人：fernanda.silva @ greenpeace.br — 时间：10.39

收件人：[绿色和平的姐妹们 + 地球之友]

主题：好主意

嘿，姑娘们，

昨晚我半绝望地在脸书上瞎逛，撞见了这个主页：“送阿苏卡阿上世界杯”。这主意不错吧？你们说，咱们试着传播一下，看能传到哪儿？

亲亲

费

将近中午，起床还不到二十分钟的维克托·梅内塞斯一边在电脑前吃早餐，一边寻找灵感，想写一篇稿子发给他供稿的本地新闻网站《塔瓜廷加日报》。他当然想写那个消息，但正努力找一个不同于成千上万篇别的稿子的角度，那些稿子翻来覆去只谈这一件事，这时他想起了前一晚点过赞的那个脸书主页。他重新找到它，扫了一眼创建者姑娘的资料，心想：可以写，十分钟后就把稿子发了出去。

一点零五分，下课铃一响，达妮就打开手机，直奔雅娅创建的主页。第一眼她做了个失望的表情，但随即明白自己看错了：注册人数比早上多了一位数。她甚至没给朋友们看屏幕，一路跑到隔壁教室，正好撞上玛丽亚·爱德华达，把冷酷的现实甩到她脸上：“雅娅的主页有一万一千个粉丝，没有一个是她爸买的！”

下午三点半，雅西在马瑙斯市中心自己的卧室里撞见了雅娅的主页，那时粉丝已经一万六千。雅西十三岁。直到两个月前，他一直不怎么喜欢自己的名字，虽然父母告诉他那是个古老的原住民名字。但自从那群足球踢得棒极了的印第安人上了新闻、其中一个居然和他同名，他就骄傲得不得了，还给自己编了一堆和古老森林战士沾亲带故的玄乎故事。他录下了他们所有电视转播的比赛，这时剪了一个集锦，全是他们最精彩的动作。他把它上传到雅娅的主页，附言：“有这样的冠军，世界杯是我们的。”

晚上七点，雅娅的眼睛离不开电脑。不到二十四小时前创建的主页已有三万多粉丝，这也要感谢雅西00上传的那段漂亮视频，那是个机灵的小男孩，几分钟前她刚和他聊完天。

第二天下午，达妮和莱蒂西亚来接她，又顺路接上她表姐帕特里夏，一起去庆祝。雅娅觉得飘飘然，又有点可笑，因为她压不住那种感觉：自己是个微服私访的名人。啊，你们要是知道我是谁就好了……

姑娘们跳舞的时候，全世界各家编辑部里，成千上万名体育记者正试图复制维克托·梅内塞斯上午的壮举：为巴西国家队大巴车祸这条爆炸性新闻找一个没人用过的角度。CNN 的年轻编辑埃尔马·斯托德正和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一个人类学女学生谈恋爱，他想起前几周和吉尔聊过的那支最近声名鹊起的亚马孙部落。他上网查了查，先撞见雅西00的视频，再撞见雅娅的主页。这能出一篇漂亮的小稿子，他满意地想。

雅娅凌晨两点回到家，为了讨个吉利，决定不看手机也不开电脑，径直睡了。明天见分晓，这是她最后一个念头。

醒来她还是拖着。一位老师缺席，上学时间推迟了两个小时：她冲了个长长的澡，然后美美吃了一顿早餐，牛奶、卡姆特面包配青柠果酱。她正要去开电脑，忽然听见门上一阵冰雹般的敲门声。开了门，立刻被帕特里夏扑了个满怀，表姐急得连头发都没拉直：“你就不跟我说点什么吗？你知不知道啊？”

“跟你说什么？主页？”

“对！你今天早上还没看？”

“没……”雅娅回答，已经激动得发抖。

两人冲进房间，等 Mac 开机，雅娅看着表姐的焦躁样儿咯咯直笑。她打开脸书，霎时笑不出来了。

两百四十万零七百一十八个赞。CNN.com 的一条新闻引用了这个主页，随着晨昏线在地球上推移、唤醒沿途的居民，全世界各大报纸从那里开始连环转载。雅娅的第一本能是去查总统的主页有多少赞：四十五万。哈！想想昨天我还在跟玛丽亚·爱德华达较劲呢。然后她查了前总统的：七十六万五千。她的赞甚至比国家队自己的主页还多。比完一圈，她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她大可以发呆似的盯着每秒一百一百往上蹿的点赞计数器，但她转身抱住了已经在嚤嚤啜泣的帕特里夏：“现在怎么办？”

几分钟后，她母亲气喘吁吁地冲进房间，把电话递给她：“环球电视网的一个编辑。他们想跟你通话。”

4.3 征召

放在床头小柜上的手机响起了国歌，这段铃声教练只给了一个特定的号码，那份讽刺，不太了解他的人没准会当成谄媚。

“我的救世主耶稣啊。她又要干什么？跟昨晚比，我还能说出什么新鲜的？”

“说不定她只是想问候一下您的伤势。”刚把他重新安顿好在床上的护士说。

“欢迎来到地球，年轻的外星朋友，”教练回敬她，“在你们那个星系里，有不谋私利的政客吗？”

他费力地支起身子，拿那条没断的胳膊当杠杆，尽量少惊动肋骨的疼痛，把电视音量调低，电视里正在播他向全国通报的画面，说的正是他昨晚说过、现在又要重复一遍的话，然后接起电话：“总统女士！今天又能听到您的声音，真是荣幸！”

经过一通漫长而无用的寒暄，教练向她汇报了局势的最新状况，其实和前一天、再前一天一模一样。鉴于事件的特殊性，国际足联在所有其他参赛国一致同意下，决定给予巴西在确定征召名单上最大限度的灵活度，名单现在须在六月十一日、也就是世界杯开幕前一天敲定。

卷入车祸的二十三名球员中，三人几乎毫发无损，只有些无关紧要的磕碰和划伤。另有五人，包括福盖特，伤势较重，头几场比赛上不了，但到了赛事最后阶段也许——也许——还能恢复。其余十五人全都不能用了，腿、胳膊、脑袋、肋骨断了一片，恢复期全都在两个月到六个月之间。

“这是一场悲剧，但话虽如此，我仍然觉得你们全都活着简直是个奇迹。”总统几乎是耳语般地说。

教练打了个寒战，点点头，继续汇报：“我已经和助手们拟好了要征召的球员名单，这几个小时我们正在联系他们。当然，他们都为队友们的遭遇感到难过……”是啊，当然，难过极了，教练想，才怪呢，“但他们同时也深感荣幸，能在这个极其困难的时刻被召唤来高举我们的旗帜。他们都是水平极高的球员，我毫不怀疑，在上帝和巴西托尔西达的帮助下，奖杯照样会是我们的。”

教练把大脑调成暂停，准备把结尾那套没用的祝福和鼓励淡出，祖国指望着你们，巴拉巴拉巴拉，没想到却被总统的一声轻咳惊住了。她清了清嗓子，说：“呃。是这样，关于这件事……”

“他们都是白痴吗？他们全是彻头彻尾的白痴吗？你，那边那个，叫什么来着！”教练朝护士吼道。护士站在角落里，目瞪口呆，目光在墙上的凹坑和撒了半间屋子的手机残骸之间来回移动。

“娜塔莉亚，先生。”

“娜塔莉亚，你说说：我们出车祸之后，趁我昏迷那阵子，是不是全国人民都把脑袋磕桌上了，现在我们被两亿个蠢货包围了？”

“我……我不觉得，先生。”

“我这么问，是因为除此之外我实在找不到别的解释，我的圣母老天爷啊。”

他伸手去小柜上拿手机，随即懊恼地想起自己刚刚把它摔在了墙上。

“罗西塔，能把你的电话借我用一下吗？”

“我上班不带手机，先生。”娜塔莉亚撒了谎，眼睛死死盯着 iPhone 的残骸（不知道奇科能不能把它拼回去、让它重新开机，她想）。

“没关系，反正我现在一个号码都背不下来了，该死的技术！听着，帮我个忙：你去找一个在这儿住院的球员，告诉他，教练说了，让他给蒂亚戈打电话，叫蒂亚戈尽快到这儿来。”

“好的，先生。”

“还要他带一部新手机给我！”教练冲着她的背影喊，随后又自言自语起来，而娜塔莉亚正匆匆走出房间。

“脸书。推特。网络。我靠.....她到底在说什么鬼东西？啊嗯嗯嗯，我要把一切都砸了，全砸了。上帝啊，让我逮住想出这个点子的那个白痴！”

4.4 蒂亚戈

蒂亚戈帮教练穿上刚给他送来的那身正装。

“你说这像话吗？离赛事开幕只剩几天了，我们等于要从零开始，而这帮蠢货居然逼我在这种……这种……一份让印第安人上世界杯的请愿书上浪费时间！像话吗，我的老天爷？哎哟，你轻点！”

教练如同决堤的江河，蒂亚戈只管帮他穿衣服，无论他说什么都点头。

“这帮人在脸上搞个请愿，我就得坐下来听他们扯，好像这是件正经事似的。我说，这世界是不是彻底疯了？噉！”

蒂亚戈点点头，教练一秒钟都不安分，他只能尽量把领带给他系好。

“还请愿呢！一帮连葡萄牙语都不会说、一辈子没踢过一场正式比赛的毛孩子。我说，那干脆搞个请愿把国际足联白送给意大利人或者德国人得了。哎哟。你瞧，要是有一份请愿要求征召罗纳尔多、济科和贝利，我都能更当真一点。不过也许我还是闭嘴的好，别再给他们出主意了。”

“闭嘴”这个假设蒂亚戈倒是求之不得，但他没抱什么幻想。果不其然。

“好了蒂亚戈，谢谢。听着，电视台演播室我自己打车去，不用你送，你在另一条战线上有用：守着电话、守着网络、守着一切，给我找个法律上的由头，能拦着我不征召他们，防着这帮无能之辈万一动真格的。”

教练用那条还能凑合的胳膊签好提前出院的文件，热情告别了照顾他的医护人员，请人帮他叫了辆出租车。

蒂亚戈已经在打电话，正和什么人谈着。好孩子，教练想，终于露出一丝笑容。

4.5 直播

一千公里之外，雅娅的妈妈推开她房间的门：“环球电视网的车到了。你好了吗？”

“马上来。”雅娅在镜子前最后检查了一遍，用唇膏补了最后最后一笔，然后转向帕特里夏、达妮和莱蒂西亚，收获了她们的认可和三个加油的吻。她又看了一眼手机，屏幕定格在她的脸书主页上。一千四百万个赞。2014 世界杯官方主页被远远甩在身后。最后，她朝贾斯汀·比伯的海报瞥了一眼：感觉到有人紧追在你身后了吗，亲爱的？她朝他眨了眨眼，出了门。

W3 北大道沿线的交通比平时还要拥堵，雅娅赶到环球电视网演播室时已经晚于预定时间。她被飞快地请进化妆间，一位既亲切又专业的化妆师让她坐上扶手椅，说着：“哎哟，姑娘，你这妆化得真漂亮，看得出是头一回上电视、特别上心，是吧？你这样就很完美了，稍微补一下就好，等节目播完咱们聊聊，你得原原本本告诉我你都用了什么。”话还没说完，她已经把雅娅的妆卸掉、重画，还梳了个完全不同的发型。

一完事，雅娅就被制片助理推进了演播室，别上麦克风，安顿在两张扶手椅中的一张上。她心不在焉地跟已经坐在另一张椅子上的套装女士打了个招呼，然后像孩子一样好奇地东张西望：摄像机，围在机器旁的一众操作人员，三块大屏幕，一块连着中心演播室，另两块连着跟她这间差不多的小演播室。

可惜观众只在中心演播室，她想；不过也许这样更好，至少我不会紧张。说来也怪，为什么要怕在演播室里对着一百个人紧张呢，明明你知道有几百万人隔着电视在看你？直到那一刻她才意识到，电视机前聚精会神的几百万人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比在她脸书主页上随手点过赞的几百万人吓人得多。天哪！几百万人！但愿别丢人丢到家，我敢肯定玛丽亚·爱德华达正守在那儿等着看笑话呢。

“紧张吗，孩子？”那位女士温和地问她，“别紧张。你年轻，你们年轻人个个都好看，上镜总是很出彩。而且我看你不光漂亮，还是个能干的姑娘。一切都会顺利的。”

“嗯？啊，谢谢。”雅娅微笑着回答。为了回报这份善意，她决定配合这场攀谈，正想问这位女士是不是已经上过好几次电视，她终于认出了对方：“我的天！对不起，我完全没认出您来。您真人看上去年轻多了。”她补了一句，立刻纳闷自己怎么会说出这种话。

“那我就得开除几个人了。”总统眨眨眼回敬道。

“您的脸书主页挺好看的。”雅娅说，同时一直在想：我到底在说什么？天哪，我的大脑失控了。

“这话从你这样的超级专家嘴里说出来，可是天大的恭维。”

不等雅娅继续她的胡言乱语，导播助理打出一串手势，所有人以炉火纯青的娴熟各就各位，灯光变换强度，节目开始了。

“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欢迎来到本期《Bom Dia Copa do Mundo》（早安世界杯）特别节目，”主持人从里约热内卢的中心演播室开口，已经提前尝到了这个节目将创下的收视纪录的滋味，“今天演播室里有巴西足协主席热尔松·路易斯·里贝拉·卡多佐先生，以及里约热内卢大学人类学家埃韦拉尔多·孔拉多·德·梅洛·迪亚斯教授。”

【掌声】

“从圣保罗连线的是国家队教练亚历山大·塞尔吉奥·贡萨尔维斯先生，三天前他遭遇严重伤病，仍然来到我们中间，请大家立刻为他送上热烈的掌声。”

【掌声雷动】

“从马卡帕连线的是安东尼奥·卡洛斯·罗沙·德·阿尔梅达先生和他阿苏卡阿足球队的孩子们。我们还在设法与国际足联主席汉斯·马洛尔取得联系，不过他此刻正在飞往里约热内卢的途中，且看能不能接通。最后，从巴西利亚连线的是年轻而敢闯的雅娅·阿妮塔·盖尔芒伊斯·佩雷拉小姐，以及压轴出场的，不是别人，正是巴西总统西尔维娜·梅洛。欢迎各位，感谢你们的到来。”

【掌声】

“进入正题之前，先向国家队不幸的英雄们致以热情的问候：我们等着你们，比以前更健康、更强大！”

掌声热烈而动情。又经过一连串没完没了的开场白之后，主持人终于切入正题。

“我们就从今晚聚集在这里的原因说起。雅娅，愿意跟我们讲讲你的想法和它的成功吗？提醒一下各位观众：此刻，脸书主页‘送阿苏卡阿上世界杯’的注册人数已突破一千九百万，并且仍在持续飞速增长。”

雅娅讲完了她的故事，一次也没磕巴（其中还留了个小位置，让玛丽亚·爱德华达客串了一把），话筒随即转给教练请他评论。

“降临在我们头上的这场悲剧，千真万确，是一场悲剧。作为球队的负责人，我谨代表所有球员，首先感谢整个巴西在这些天里给予我们的关爱和支持，”贡萨尔维斯直视镜头说，“我们需要所有人的帮助，而像这样的倡议正证明了大家多么愿意倾力相助。但如果这场车祸是一场人间的悲剧，那么我要让我的同胞们安心：这不是一场体育的悲剧。”

【嗡嗡议论】

“当然，我们无法再派出许多主力，我为他们、为我们、也为无法欣赏他们绝技的全世界感到遗憾。但我们不是一个在 2014 年碰巧走运、队里有几个天才球星的国家。我们是巴西。我们所有人，都是世界足球的天才球星。哪怕我们的三线队也是夺冠热门，所以可想而知，我有多相信新征召的球员能让我们第六次举起奖杯。”

“那为什么不早点征召他们呢？也许会有人问。”主持人替那个“有人”问道。

“因为很多人都知道，最多只能征召二十三名球员。巴西在足球上就像奥地利在滑降、中国在乒乓球上一样：没有足够的位置给所有人，我们太强了。”教练带着一丝得意的微笑收尾。

【稀稀拉拉的掌声】

“但为什么不给这些孩子中的某一个一次机会呢？”主持人追问。与此同时，摄像机对准了那小群印第安人，安东尼奥坐在他们身后担任同声传译。大多数男孩满脸无聊透顶的神情，但

亚曼德和莫阿西尔的特写却在雅娅和全巴西数十万颗心里激起了远非无聊的东西。导演尽可能久地把镜头停在他们身上，直到看见亚曼德要打哈欠，才切入一段他们此前比赛的精彩集锦，主持人借着画面转向贡萨尔维斯说：“依我看他们总体上踢得相当好，不是吗？”

“他们当然踢得好。他们也是巴西人，不是吗？大概是我们空气里有什么东西吧。”

【笑声】

“不开玩笑地说，只要他们继续用功，为他们想象一个光明的未来并非不可能。”

教练选择了收起棍子、尽可能只用胡萝卜：“但那终究是一个可能的未来，绝不是现在。这些男孩不仅毫无国际比赛经验，而且从画面里我们也看到了，他们这辈子连一场十一人制足球都没踢过。”

这句话一经安东尼奥翻译，立刻在马卡帕的演播室里激起一片愤慨的窃窃私语。

“我们甚至无从知道他们是否懂全部规则，而且……”安东尼奥刚翻译完，亚曼德腾地站了起来，但安东尼奥眼疾手快，赶在摄像师把镜头对准他之前把他拉回了座位。

最终还是主持人再次打断了教练：“今天下午我们还听到了另外一些人的意见：听听这几位先生怎么想，也许你们当中有人认得他们。”

一段视频开始播放，几位受访的前足坛巨星对这些年轻的印第安球员赞不绝口。一位巴西老球星的片段里，他说考埃的倒钩让他想起自己的当年；一位阿根廷前冠军则对着镜头点击雅娅主页上的“赞”。教练的目光像闪电一样劈向主持人。

视频放完，主持人想把话筒交给安东尼奥，但贡萨尔维斯抢先一步，要把自己开了头的想法说完，顺便点评一下那段视频。

“足球是灵感和想象力，没错，但自从这些冠军踢球的年代以来，足球已经进化了太多，那都是非常、非常久远以前的事了。”（接招！）“今天光有想象力不够，尤其重要的是，虽然这么说听着奇怪，足球是不能即兴的。还需要许多别的东西，包括备战训练和在一起踢球的习惯。就算是把意大利、德国、阿根廷的几位大冠军塞进队里都会成问题。更别说塞进六个对足球几乎一无所知、不认识其他球员、连他们的语言都不会说的孩子了。”

【窃窃私语】

主持人宣布要把线路切到马卡帕，但先来一小段广告。这给了安东尼奥和孩子们一点交换意见的时间，商量该说些什么。

终于轮到 he 说话时，安东尼奥传达了大家商定的内容，小心地略过了主要是考埃和莫阿西尔送给贡萨尔维斯的那些辱骂：“首先我想说，我同意这位同行的看法。”

好！教练惊讶地想。但随即又想：同行？哪儿来的同行？他以为自己是誰？

“足球不能即兴，”安东尼奥重复着教练的话，“战术和备战训练是根本。但这些孩子不懂足球，这一点完全不对。这些孩子非常懂足球。他们当然从没在马拉卡纳、在二十万观众面前踢过球，但他们和其他每一个巴西球员一样从小踢球，他们知道我们所有的足球故事，他们恨保罗·罗西和齐达内，就像每一个自重的巴西人一样。”

【笑声】

“他们当然会踢十一人制。这几个月他们被迫踢七人制，还得忍受我这么个老头子，因为那个勇敢离开村子去救亚曼德的小队……”

【故作停顿。掌声雷动。亚曼德的超大特写。全巴西成千上万颗心碎裂】

“……人数本来就有限。但在村子的球场上，他们一直都是十一人对十一人。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他们踢十一人制的水平不输于、甚至超过你们这几个月在电视上看到的七人制。他们当中有几个人，单拎出来，是当今足坛最强的球员之一……”

【观众嗡嗡议论】

“……而作为一支球队，嗯，很难想象还有比他们更团结的队伍。至于关于语言的含沙射影，球场上大家主要靠脚说话，而那种语言他们懂着呢。”

主持人正要接话，安东尼奥却稍微提高嗓门继续道：“我们希望有一件事说清楚：我们没有向任何人要求任何东西。直到两天前，我们还安安稳稳、快快乐乐地过着自己的日子。如果有人想请他们帮忙，这些孩子会很骄傲地伸出援手，因为尽管他们不生在里约热内卢或圣保罗，他们和这个演播室里的任何人一样是巴西人，并且为此自豪。如果认为用不着他们帮忙，也完全没问题：我们会在马卡帕我家的客厅里看世界杯，为巴西加油，然后回到我们的村子去。”

“我认为我们必须保持冷静。”

开口的是足协主席：“这里面既没有含沙射影，也没有忘恩负义，但必须明白，这同时也是一个合不合适的问题。贡萨尔维斯教练征召的球员，全都是熬过了极其艰苦的历练的职业球员，而且……”

安东尼奥打断了他：“你们以为呢？以为亚马孙的生活一帆风顺、没有烦恼吗？你们把重音放在‘职业’这个词上，可你们根本无法想象，在森林腹地踢球需要付出怎样的辛劳和投入。面对二十二个为了踢球得亲手养护球场、亲手给自己做足球的男孩，什么样的历练都不值一提！”

“好，好，我当然没有冒犯的意思，”足协主席让步道，“可这也是个规章制度的问题，我们不能仅仅因为觉得美好就不予考虑。”

【家里观众的嘲笑声】

“这些孩子，我甚至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一份真正意义上的身份证件，但他们肯定没有在我们足协注册过，我怀疑国际足联不会接受他们参赛。”

主持人重新接过话头：“谢谢您，主席。我打断您一下，我们要问候的恰好就是国际足联主席马洛尔，他刚刚落地，特意直接从机场给我们打来了电话。”

【稀稀落落的掌声】

“马洛尔主席：首先感谢国际足联在征召期限上给予的宽限。”

“那实在是我们能做的最起码的事。”

主持人快速总结了此前各方表达的立场，马洛尔用一口带点西班牙语和英语口音的、相当不错的葡萄牙语评论道：“国际足联的行动始终围绕着这个美妙运动的普世传播与守护。正因如此，一方面，我们总是不愿改动规则，因为足球本身已经足够美妙。另一方面，任何想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的人，我们都张开双臂欢迎。国际足联的方针是尽可能少地干预各足协的决定，我们当然也不想征召哪些球员的决定上插嘴。但我要向在场各位和所有观众保证一件事：我们为之拼死守护的规则，是这项运动的规则。官僚事务是为运动服务的，绝不能成为阻碍凭公平竞赛精神踢球之人的绊脚石。因此我要让足协主席放心：我们在日期上通融了，如有必要，在其他规章问题上我们也会通融。巴西想征召谁，就征召谁。只要他们是巴西人就行。”马洛尔用一句玩笑收尾。

教练难以置信地听完这番话，在一块监视器里寻找足协主席的目光，主席脸上的表情，活像一个刚刚被人拆穿了准备好的借口、再也逃不掉做作业的小孩。节目接近尾声，而西尔维娜总统还没有发言。凭她的身份地位，最后一句话留给了她。

“巴西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上帝赐予人间的每一天，我都为担任它的总统而自豪。亚马孙是我们最重要的财富之一，我们很高兴能有机会证明我们对此有多么清醒。毫无疑问，这些勇敢的孩子是我们的同胞，是和我坐在身旁这位敢闯的姑娘一样地道的巴西人。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而在这场不可思议的灾难之后重组球队的工作，属于足协主席卡多佐、贡萨尔维斯教练和他们的助手们。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这是一个紧急状态，整个国家都感到必须给予支持。正是代表这个国家，我请求他们认真考虑小雅娅的想法，这个国家如此热烈支持的想法。”

总统微笑着住了口，示意自己的发言到此结束，尽管没有人表现出听懂了其中的含义。她的意思是印第安人应该被征召吗？还是说教练可以自由抉择？

为了打破僵局，主持人开通了观众热线。

“说到国家的脉搏：我们再号一号。先更新一下网站数据：已经两千六百万个赞了，这节目播出期间又涨了三百万。不过我们也来听听这两千六百万人中某一位的声音。喂？”

“喂？”

安东尼奥瞪圆了眼睛愣了一秒，然后放声大笑。

“是的，晚上好。您的名字？”

“大家晚上好。我的圣母啊，真激动。我叫特蕾莎，从马卡帕打来。”

“哦，阿尔梅达先生的同乡！”

“对。而且不光是同乡，还是他的头号粉丝，我敢说，还是他的朋友。我一直一直听他的节目，十五年前就在收音机里听了，你们听听那副好嗓子。我还得再说一遍：他在电视上比真人还要帅。”

【演播室笑声。安东尼奥很尴尬，没把这句话翻给孩子们听】

“跟我们说说吧，特蕾莎。”

“哦，好。我想说的是，我不太明白这些争论。世界杯冠军是怎么定出来的？靠踢，对吧？那好，为什么不干脆来场漂亮的比赛，安东尼奥的孩子们对阵那位先生选的队伍，谁赢谁去世界杯代表巴西。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特蕾莎天才般的天真让所有人目瞪口呆。最先回过神来的是马洛尔和西尔维娜总统，两人同时开口说这是个绝妙的主意。教练立刻表示赞同，搓着双手，心想这下能甩掉那个天大的麻烦，既不用落个种族主义者的名声，还能顺便给新征召的球员们来一场像样的训练赛。

马卡帕的小演播室里开了一场激烈的碰头会，随后安东尼奥拿过话筒说：“我们完全同意。但如果要确定该派哪支队伍去世界杯，我们认为最好还是踢十一人制。”

“可你们只有七个人。”主持人提出异议。

“没问题。我们回村子把其他人接来。”

4.6 官僚手续

在收看《Bom Dia Copa do Mundo》（早安世界杯）特别节目的千百万观众中，偏偏缺了蒂亚戈：他正骑着小摩托，在晚风里从一家店跳到另一家店，寻找他的目标，一个叫塞萨尔·阿泽维多的人，他的关系网认定此人正是他们要找的角色。那是周五晚上，不可能在他圣保罗中央户籍局高管的办公室里找到他，手机也没人接，于是蒂亚戈只得来了一场老派的地毯式搜寻，总的来说他还挺享受——因为在不止一家店里，打听消息都顺带配上了一杯小啤酒——等他终于找到人时，心里反而有点遗憾。

“塞萨尔·阿泽维多先生？”

“嗯？”塞萨尔应道，眼睛没有离开电视机，他正和小酒馆里其他客人一起看那档世界杯特别节目。

蒂亚戈在他那张小桌旁坐下，自我介绍说他是巴西足协的助理。塞萨尔飞快地斜瞥了他一眼，随即把目光放回屏幕：“是，我知道您是谁。您有什么事？”

不等蒂亚戈开口，他又立刻补了一句：“显然您有求于我，而且看样子还挺急，可我想看节目，所以请您麻利点，开门见山。”

蒂亚戈对这样当众谈事并不热衷，但全酒吧的注意力似乎都被电视吸走了，于是他凑近了些，压低声音说：“呃，是这样，我们担心，被迫把那群原住民塞进队里，可能会害了球队本身。”

“唔……”

“所以我们想问问……就是……征召他们到底合不合法，还是说碰巧有什么法律、什么规章，会不让我们这么干。”

塞萨尔几秒钟没说话，他听过蒂亚戈那番话的唯一迹象，大概就是脑袋轻轻晃了晃。

“您找我找了很久？”随后他问。

“是有一阵子。怎么了？”

“找了很久，是因为从周五下午到周一早上，我不喜欢谈工作，手机不带在身上，也不告诉任何人我去哪儿休息。您不知道有多少人没完没了地需要帮忙。”

蒂亚戈决定打出“您不知道我是谁”这张牌：“恕我直言，阿泽维多先生，我们可不是随便什么‘人’。世界杯开幕前十天，国家队的负责人不是在为自己求人情，是在为整个国家求帮助。”

“所以实际上，等于所有没完没了求我帮忙的人全都结伴到这儿来了，还拖家带口。我理想中的休息之夜，正是如此。”

“……”

“听着，小伙子：你们把世界杯赢下来，要是你老板想要一份证明他巴西皇帝身份的文件，我一分钟就给他开好。可现在不是一九五〇年了。空白支票我们不签了。你再瞧瞧那儿，”塞萨尔指着电视画面里的教练说，“你觉得那张脸像巴西皇帝吗？我看像一张连叫保洁阿姨擦地用力点都说不出口的脸。”

蒂亚戈抬头看去，心想这人说得并非全无道理。

“依我看那张脸，”塞萨尔继续说，“是一个正准备照一个十六岁小姑娘的吩咐办事的人的脸。就凭他，还想跑来告诉我该做什么。”

“可我……我们并没有……”

“好了小伙子，失陪，我想把节目看完。”

蒂亚戈败下阵来，起身走出店门，顺手带上了他那杯小啤酒。他跨坐在小摩托上，小口啜着，漫不经心地望着酒吧里的电视机，琢磨着下一步怎么办。啤酒喝完，他发现节目好像也播完了。他叹了口气，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料得没错：它马上就会响。

“教练！”

“蒂亚戈！找到那家伙了？”

“找到了。那个……”

“打住！什么问题都没有了。这帮蠢货到头来非但没坏事，反倒帮了忙。征召工作照原计划继续。”

本来也没什么东西可打住的，但这一点教练没必要知道，蒂亚戈想。最好让他以为第一个任务我办得漂亮，现在又得去对付一个新麻烦了。他重新跨上小摩托，心情轻快地出发，去这座美洲最大的城市里兜一圈。

4.7 摄影记者

节目结束还不到两分钟，莫阿西尔的手机就响了。

理论上那是全队的手机，但莫阿西尔事实上已经把它据为己有。他成了一名兴致勃勃的摄影师，而且，令安东尼奥惊讶的是，还相当有天赋：他在 Instagram 上的粉丝与日俱增，而且看样子，关注他的并不只是足球迷或原住民事务爱好者。

要打电话的时候，他会老大不情愿地把手机递给安东尼奥，而安东尼奥接过来时也同样老大不情愿，他到现在还没完全习惯这种走到哪儿都能被电话找到的日子。

“喂？”

电话那头是北方电视网的总监。

“我亲爱的安东尼奥。我刚看完节目，祝贺祝贺，热烈祝贺。也要热烈祝贺我自己，眼力真好，哈哈。当然我还得祝贺乔治，说不定还得给他加薪，该死。早知道不遇见你们就好了，哈哈！”

安东尼奥不知该如何接话，对方便继续说了下去。

“我当然是开玩笑的，您很清楚，我们北方电视网向来善待我们的合作伙伴。”

当然，安东尼奥想。

“说到这个，我在想，我们最近的合作让双方都满意，不是吗？”

“是，是，当然。”安东尼奥只得承认。

“很好。如果我没理解错，你们刚刚得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但要把它落实，还有个实际难题。回森林接其余队员、再飞去圣保罗，时间非常紧，你们已经有眉目了吗？”

“呃，没有，不过这事几分钟前才发生，我相信我们总能想出办法的，我猜足协会帮我们……”

“我要是您，就不会太指望他们。从电视上看，足协那几位的脸色可不太友好。不，安东尼奥，我提议你们跟已经证明过值得信赖的人合作：你们北方电视网的老朋友。我能提个方案吗？”

“请讲。”

“我们租一架直升机。用它跑几个来回，把整支球队从村子接到马卡帕。然后我们还替你们付机票钱，飞往”

“想都别想。”安东尼奥打断了他。

“您别急着拒绝，我本想先讲实际安排的部分：经济方面我肯定也会谈到的，那堂课我记住了。”

“不，不是那个原因。是我不希望村子的确切位置被泄露，至少在跟村民们商量之前不行。”

“我明白，”总监飞快地想了个替代方案，“那您听听这个：村子你们总归是要回去的，对吧？那我们帮你们按你们的要求安排回程，然后负责送你们去圣保罗。作为交换，你们给我们独家权限，在你们准许的路段随行拍摄.....”

“唔.....这么说的话，倒是.....”

安东尼奥的咕哝眼看着就要变成一个“好”，总监趁机抛出了他最后的条件。

“.....并且由你们独家提供你们回村过程的照片和视频素材。”

“抱歉，我以为关于不想泄露村子位置这件事我已经说得够清楚了。我们不会带任何记者去村子，乔治也不行。”

“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照片和视频由你们自己来拍，这样你们就能保证素材符合你们的要求。”

“啊。”安东尼奥钦佩地掂量着总监的手腕。

对方似乎把一切都想到了。或者说，几乎一切：“唔，这提议听起来合情合理，不过我还是得跟村民们商量。但遗憾的是我得说实话：我当摄影师不怎么样，当摄像师就更不行了。”

“哦，可我没打算让您来拍。我想的是那个莫阿西尔。他的 Instagram 我关注有一阵子了，那孩子是真有本事。”

4.8 甘博内

多娜·热西塔放下听筒时，整只手都汗湿了。足球世界杯，居然。你瞧瞧那四个蓬头垢面的小子，光着身子像虫子、鼻子里插着羽毛来的，你瞧瞧他们捣鼓出了什么名堂。这是个不能放过的机会，要是一切顺利，明年我就把门脸重新漆成复古粉，再搭个带露天座的门廊。她在裙子上擦干手，重新拿起听筒。

“喂，保罗？又是姐给你打电话，唉，你要是能打个电话问问我死没死，我都能当场咽气。不是，我打来不是问你身体好不好，你这种野革命硬着呢。是这样，我手上有桩有意思的买卖：你说说，你那条破船还在不在？在？太好了，给我听仔细：这事来头不小，我只告诉你，里面掺和着北方电视网和国家队。对，足球国家队，就是那支，我说足球，因为是踢足球的那支。丑话说在前头，一切由我操盘，你这人可信程度跟美洲豹差不多，但只要你听姐姐的话、规规矩矩办事，下个月你就能买快艇。”

热西塔比世上任何人都了解自己的弟弟，他出生时她就把他抱在怀里了，她深知世上只有三样东西能让他动起来，而且动得飞快。第一是钱，第二是女人。第三件，是所有武器里最厉害的、留到紧急关头才亮出来的那件无敌法宝：对他们可怜的妈妈那份催人泪下的回忆，妈妈临终时摸着他的刘海说：“答应我，保利尼奥，你要永远永远听姐姐的话。不然妈妈在天上要哭的。”

眼下这桩事没有女人掺和，可有钱，而且数量绰绰有余，犯不上动用妈妈的病榻。

于是，当马卡帕开来的长途车把阿苏卡阿小分队卸在拉兰雅尔码头前时，他们发现甘博内已经泊好船、立正候着了。船身新刷了一层黄漆，苏普利齐奥——当然是另一条狗了，可何必每次都费劲想新名字呢——神气地戴着一条亮片项圈，此前那是甘博内相好的最后一位脱衣舞娘的吊袜带。

至于甘博内，他头戴一顶英国皇家海军的船长帽：是有点画蛇添足，可自从姐姐跟他提了那笔数字，他立刻表示，需要多少画蛇添足他就添多少。他其实已经向热西塔要了一笔可观的预付款：“可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船你有了，柴油钱才十分之一。”

“我有开销。门面开销。我得买顶帽子。”

安东尼奥向所有相关人等，从北方电视网的总监到足协的大人物们，都打了包票，说没有问题：只要解决了船的问题、再找个对河道了如指掌的向导，一切都尽在掌握，难道你们连自己回家的路都找不到吗？可实际上他心里完全没底。十四年前甘博内捉弄过他一次，但论对这条河的了解，安东尼奥确信他无人能敌。在绕开瀑布的岔口附近，甘博内甩掉了两条想尾随他们的船，估计是记者的船，那份身手让这份确信又加重了几分。可在哪儿上岸呢？安东尼奥清清楚楚记得，木筏下水后不久，他们曾经过一处三条水道交汇的古怪河口，他相当有把握能认出来。但从那里到找回他们钻出森林的确切地点——三个月过去，植被多半已经抹掉了他们的踪迹——再沿原路倒着摸回村子，那还完全属于未知的领域。

到了那儿再想办法吧，他对自己说，心里却带着一丝焦虑犯嘀咕：雅娜伊娜会不会已经当他没了，把吊床挂到了别人旁边。他的思绪被甘博内打断，船长通知说开胃酒备好了：要做就做到位，瞧见没。这可不是穷人的船，是一条漂亮的船，谁想游览圣安东尼奥瀑布、溯雅里河而上，这就是最佳选择。因为溯雅里河而上，光有一条漂亮的船可不够，还得有个会开船的男人，甘博内总结道，一边说一边直勾勾盯着莫阿西尔手里的手机。开着呢吧？你在拍

吧？安东尼奥，您问问他是不是在拍。这压根不是为了钱，哪儿的话，钱嘛是好的，没错，但最要紧的是为球队献上你那份漂亮的贡献，为国家献上你的贡献。连苏普利齐奥都懂，你看它坐得多优雅，就差它亲自给大家上凯匹林纳开胃酒了。

从好几个方面讲，更合理的做法是只派两三个人回森林去接缺的球员，比如安东尼奥带一两个男孩。可没有人愿意错过这个重逢的机会：见到自己的亲人，亲手把消息带给他们，亲口讲述所有见过、尝过、发现过的事物，描述森林之外那个世界的种种奇迹（那些令人不安、费解、可怕的东西，或许会讲得更轻描淡写一些）。没有人愿意错过，当然，皮拉伊除外。他嘟囔了几句，说想再留几天，跟多娜·玛塞拉回厨房去，终于学会怎么正经做小吻糖。时间那么紧、事情那么多，安东尼奥没心思争论：他只问了他是不是真的想留下，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便拜托家人再帮他最后一个忙：看住这孩子，到出发去圣保罗的时候送他去机场。

其他年轻人兴奋急切得不行，要能早点到，他们恨不得把船扛在肩上跑。他们一遍遍打开又合上装着给亲友礼物的行李袋，把 T 恤和棒球帽、项链和吊坠、塑料袋和碗、折叠伞和叉子、镜子、小刀、可乐罐没完没了地摊开、欣赏、再收起来。

亚曼德还带着一个包，里面是雅妮塔特意准备的特殊装备：各种消毒药水、绷带和创可贴、眼药水和抗菌药膏（要不要塞一盒避孕套进去，她犹豫到最后一刻，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可一想到还得给亚曼德解释用法，那份尴尬让她作罢了）。

莫阿西尔只好遗憾地放弃带上自行车（先砍出一片够转车把的林子再说吧，以后再说，等咱们下回回来再说），考埃则急不可耐地想跟朋友们炫耀他在巡回赛期间勾搭上的姑娘收藏，他非常务实，既然聊不了天，就直接进入正题，结果发现连十七岁以上的老姑娘也能给人大大的满足。

尽管路线存疑、孩子们又像一窝黄蜂似的躁动不安，安东尼奥还是很享受这段旅程：重新闻到的森林气息，鸚鵡的飞掠，船长无可挑剔的殷勤，那份殷勤几乎补偿了他那依旧糟糕的厨艺。可他心里有个疙瘩，一团不讲道理的、驱不散的内疚阴影：“哎我说，甘博内，你那个表弟，开吉普的那个……”

“我没什么表弟，只有七个表妹，一个比一个烦人。没有表弟，不过我可怜的舅舅倒是想要。两位先生要不要再喝一杯？”

“不是，我是说开红吉普的那个，就是那个佩佩，可怜他……”

“哦，佩佩！那才不是我表弟呢。我是在下面圣塔伦认识他的，在水蟒漩涡夜总会，那地方不赖，你去过没？”

“没，没去过。可我是想说，就是，既然他是你朋友，我想说，他那么死了，我真的很难过……”

“死了？死什么死，我上个月还碰见他：他在贝伦做女士内衣推销员。”

4.9 皮拉伊

躺在安东尼奥的床上，皮拉伊咂摸着自由的甜味。这种味道的存在，他是不久前才开始隐约猜到的，可如今尝到了，他纳闷那些年没有它是怎么过来的。村子里的生活一直有什么东西让他不喜欢，但直到现在，他才终于弄明白那是什么。小时候，有几次听安东尼奥讲故事，他猜那跟故事的内容有关。可和莫阿西尔、考埃不同，打动他的不是那些不可思议的发明，也不是让亚曼德、皮亚塔和其他人全都着迷的足球故事。那是某种更说不清的东西。再说皮拉伊记得，早在安东尼奥到来之前、自己还很小的时候，他就感到过那种别扭，既然如此，又怎么会是他的故事讲出了他从来就缺失的东西呢？

在马卡帕度过的日子里，在跟大家四处奔波的日子里，他终于开始理清头绪，明白这个新世界里是什么在吸引他、他的故土里又是什么在压迫他：是空间，以及空间的缺失。

村子里的生活安稳，有它的好处，皮拉伊不否认。但他现在懂了，那里一直太挤了。很奇怪，非常奇怪，要知道马卡帕的人比村子里多得多，多得多，多得不得了，可在村子里大家永远待在一起，太在一起，挨得太紧，而在马卡帕，说来矛盾，空间反倒更大。而且没有那种他一直隐约觉得心烦的感觉：所有人永远都知道你在哪儿、在干什么、你把吊床挂在谁旁边，连你在哪儿、什么时候拉屎都知道。真奇怪，他想，好像城里空气更多，呼吸都更容易了。而且还可以独自待一会儿，没人觉得奇怪。

倒也不是说独处的时候有多少，远远谈不上。安东尼奥是个伟大的人，救亚曼德那桩壮举会一代代传下去，可他也有点缠人。皮拉伊从没见过母亲，父亲又早早被一只美洲豹叼走了，几乎没什么印象，所以他知道自己没资格做这种比较，可在那段日子里，安东尼奥简直同时当他们所有人的爹和妈。或者说，这个比较也许恰恰对了：安东尼奥不是他们真正的父亲，而出于某种原因，这反而促使他加倍地嘘寒问暖，这种滋味皮拉伊早就尝过，整个部落给你当爹妈的经验他是有切身体会的。

然而，不管安东尼奥怎么努力，他不可能无处不在，总归得给他留几缕自由。而第一次自由的感觉是何等不可思议，他一想起来还会屏住呼吸：那是最初几次在马卡帕闲逛中的一次，他们头一回走到大河边。河面浩渺无际，对岸远在天边，几乎看不见。

当时雅西和一个水果小贩出了点状况，安东尼奥不得不出面，其他人都跟了过去，只有他和乌比拉坦留在原地，相隔几步，欣赏着那一片浩瀚。真奇怪，空气多得吸不完，他却觉得胸口有一种怪东西，几乎透不过气。可那是一种美好的感觉，他后来回味时明白了。

很快安东尼奥就回来了，打断他纷乱的思绪，把队伍重新拢在一起，带他们回家，给他们上了一堂关于钱的课。挺有意思，跟他讲的许多事一样，可皮拉伊还想再看一会儿大河。

还有，安东尼奥的亲戚们个个亲热和气，可总把他们当小娃娃对待。而且照安东尼奥的话说，他们似乎全都过于执着于给他们每人安一个钉死的角色：亚曼德是那个断腿的，伊塔乌纳是那个什么都怕的，考埃是那个什么都不怕的。而我，是那个做饭的。

正因如此，机会一出现他就一把抓住了。电视上露面之后的那两天乱成一锅粥，安东尼奥比以前更忙了。只要跟他说一句“我留下”，再嘟囔几句想学好怎么做小吻糖，对方几乎连回话的工夫都没有：“你确定？那我们回来的时候在马卡帕机场见。”“嗯，好的。”他就这样终于自由了。

自由嘛，也不全是。还有另一个小问题要解决呢，他打了个寒战想。以大水蟒之名，我是个猎人。我比所有人都先独自杀死过一条凯门鳄。而现在，我却怕一位老太太，怕伤了她的心。可我不懂她的语言，怎么跟她解释我想要什么？他朝窗外望去。雨还在下，但看得出快停了。他从床上起身，朝厨房走去。

玛塞拉正摆弄着一口锅。听见他来，她带着一贯的热情招呼道：“皮拉伊！歇了一会儿了？好。我刚开始做瓦塔帕，过来，我给你讲讲登德油的门道。”

皮拉伊轻轻把一只手放在她肩上，等她完全转过身、全副注意力都在他身上。他走向那盘小吻糖，大家早就看出来了，这是他最爱吃的，别的都差得远。他吃了一颗，做了个“好吃极了”的表情。又吃了一颗，还是同样的表情，然后示意她等等。玛塞拉专注地盯着他。

接着皮拉伊假装又吃了一颗，再一颗，又一颗，又一颗。同一个动作重复了无数遍之后，他做出还要再吃一颗的样子，却停住了，一只手按在肚子上，嘴角往下一撇。然后他看着玛塞拉，确认她是否看懂了。

玛塞拉正要开口，皮拉伊改了主意，拦住了她。他走向那盘百香果蛋糕，他的另一大爱，做了个吃一块的手势，这回又是一脸幸福。然后他指指牛奶布丁，不错；指指甜米饭，相当不赖；再指指吉事果，呜，好想吃。最后他回到小吻糖那盘。他真的吃了一颗，又是一脸幸福。他看了看玛塞拉，确认她还跟着他的思路，然后做了最后一个手势：他用双手比划着整个厨房和玛塞拉本人，再指指小吻糖。随后他停下来，带着询问的神情再次看向玛塞拉。

玛塞拉对他笑了：“我知道你想跟我说什么了，你知道吗？做饭你喜欢，但那不是你唯一的、仅有的热爱。你说得对。我家安东尼奥也一直这样：电台，学校，运动。各种运动。好孩子皮拉伊，我很高兴。”

皮拉伊显然只能听懂一两个词，可玛塞拉的语气和表情不容置疑：她懂了。他拥抱了她，长舒一口气，准备出门：自从出发去巡回赛，他就一直想散步到河边的堡垒去。可玛塞拉还有一件事要问：她指指那盘吉事果，向他投去询问的目光。

皮拉伊迟疑了一瞬，但随即明白，她是在问他的其他爱好是什么。他推开窗户，太阳已经开始从窗口探出头来，他深深吸了一口气。

4.10 战栗

谁能想到，不知哪一年讲过的那个小拇指的童话，多年以后居然会派上用场。更想不到的是，伊塔乌纳——他记性确实好，可安东尼奥没想到好到这个地步——会在紧要关头想起来。

事实证明，找到他们当初把木筏放下水的地点，和他担心的相反，相当容易：除了安东尼奥心里记着的那处好辨认的三汊河口，每人都有自己的一段记忆、一个参照：“在一棵好高好高的乌木旁边”，“有一道窄窄的河湾，水里泡着一根老树桩”，“刚出发的地方有一丛蓝花楹，应该就在后面一点”。可上了岸之后，要不是伊塔乌纳来时树干上刻下了一道道深痕，天知道他们能不能一下子就找准进森林的路：“我想到了小指头那个故事，我想着这样我们就认得回去的路。”

他能想到这一招真是好样的，树干上的记号领着他们朝正确的方向走了好长一段，足够让莫阿西尔和考埃——他们找到大河时，这条路往返都走过——笃定地认出自己的地标。

当他们已经步履轻快地朝村子走去时，安东尼奥想着这三个月里有多少东西变了样：和他们抬着半死的亚曼德、冒着千难万险走向未知、从同样这些树下经过的时候相比，一切都不同了。

他庆幸自己做了那件事，只要看一眼那孩子在队伍中间活蹦乱跳的样子，他就对救他这件事没有一丝一毫的后悔；但他现在也明白，什么都不会再和从前一样了。几天后他们就会重新回到城里，另一些从没走出过森林的孩子将见识所谓的文明，而他们也会被它迷住、被它搅乱；然后所有人会一起去搏那个参加世界杯的荒唐机会——他还是无法相信这种事居然真的在发生——然后，然后他们会回家，回到森林。会吗？他们真的还能回去过从前的生活吗？

再说那也不会是从前的生活了，永远不可能再是了，他们给村子带去了衣服和小刀，他们见过了汽车、飞机和电视机。他意识到，不管事情如何发展，那种延续了千年的生活方式已经被改变、被沾染，一去不返了。天知道这算不算好事，天知道。最好别想，这份责任太重了，一想就浑身战栗。

可想起甘博内跟他讲的事，他也一阵战栗：“死什么死。那种人皮糙肉厚，烂泥塘里爬出来的人。跟咱们可不一样。那种人没那么容易死掉。运气好就好在他开的是那辆吉普，那种漂亮的红。国家公园的一架直升机正在巡逻。他们看见那团红色，就下去瞅了瞅。用绞盘把吉普吊了上来，佩佩那只狃狃崽子被压得像个核桃，可还活着。他落下一条腿，短了那么一小截，脸也瘪了，可他本来也从没好看过。跟咱们可不一样。再说内衣这行当是朝阳产业，他说太太们为蕾丝发疯，整天泡在女人内衣堆里，美差。”

安东尼奥很高兴那个强盗没死：也许自己做得不够、没能找来救兵，这个疙瘩一直留在他心里；如今知道那人身在贝伦的蕾丝堆里，尽管瘸了，他心头也就卸下了一块石头。可那阵战栗、那份悸动，是为了另一个念头：如果当初他没有走远，如果当时留在吉普附近，他就会在一天之后、而不是十四年之后回到马卡帕。而一切，一切都会不一样。天知道此刻我会在哪里、在做什么、和谁在一起。但可以肯定，千真万确的是：一星期后我不会有一场决定世界杯入场券的附加赛。

4.11 惊喜！

这一幕他在脑子里演过一百遍，一百个不同的版本，越接近村子，这些版本就越是一个压一个地往他脑子里挤。他最爱的那个，是他们七个肩并肩走着、他站在正中间，慢镜头，像好莱坞电影里那样。可在森林里两个人并排走都费劲，何况七个，这点现实主义洁癖毁了他的幻想。接着还有另一些版本，是无声而绵长的对视：他和雅娜伊娜，亚曼德和基里马，莫阿西尔和皮亚塔。或者一场失控的喧闹狂欢。他想了一百种方式，结果没有一种是对的：离事实最近的，与其说是他的幻想，不如说是他的回忆。

村子应该已经不远了——我好像认出了一棵树。可能吗？亚马孙有多少棵树，十亿？一千亿？而我居然觉得刚认出了一棵！——安东尼奥不由想起自己初到村子的那最初一刻，想起迎接他的那记飞球。天知道是谁踢的。说不定是亚曼德，双袜子。或者是考埃。不对，不可能是小圆脸，那时他太小，踢不出那么大力度的球。等他学会说好族语后，他问过是谁踢的，可谁也不记得了。也许是皮亚塔，他还是个小孩的时候脚头就很重。想想看，要是我们走进村子，发生在我身上的第一件事又是肚子上挨一记飞球。

肚子上没有挨飞球，但这支队伍的归来，和安东尼奥在村子里的许多遭遇一样，还是和球分不开。

“嘘——！”是莫阿西尔让他们噤声，定下了他们重新亮相的方式：“我听见有人说话。空地上有人，他们在玩球。”

亚曼德正要冲出去，莫阿西尔拽住了他的胳膊：“等等，我们悄悄靠近，别让他们听见。我想趁他们没发现把片子拍下来。”

莫阿西尔对这次远征的纪录片导演这个角色，投入了极大的认真和热情。北方电视网给他配了五部时髦手机，外加同样数量、满电的备用电池。不用打电话也不用上网，只要稍微省着点用，就该够他完成这趟影像报道。在船上那段路他已经用光了一部手机，把所有朋友都采访了一遍，还给苏普利齐奥拍了数不清的照片。应安东尼奥的要求，他没有记录船程的最后几段和步行的头几段（“为什么你不想让人知道村子在哪儿？”“解释起来太复杂了。算我求你，莫阿西尔：这一段别拍，北方电视网那边已经同意了”）。即便安东尼奥放行之后，他拍得也不多，一半是不想拖慢队伍的脚步，一半是他很快就发现动物很难入镜，而树呢，拍到第三十张也就没那么吸引人了。

但现在，他终于有机会拍下一个绝妙的镜头。一群村民在玩球，浑然不知自己正被一只外来的眼睛摄下。莫阿西尔想，也许就在这一刻，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接近理解安东尼奥当初来到村子时的感受。随后他甩开这个念头，在绝对的寂静中走完最后几步，把注意力集中到眼前的场面上。

皮亚塔正要罚一记任意球。

“人墙排得糟透了。”亚曼德低声评论，一边捣鼓背包，掏出他给村里朋友们买的礼物。

“嘘——！”莫阿西尔再次让大家噤声。可他自己随后也没忍住，补了一句：“人墙主要是碍我的事，把球挡住了。”

“反正排得糟。”

“这是个……的问题……”安东尼奥插嘴，“下判断之前，得先考虑……造成的误差……看情况，看你从哪边看。”

“什么意思？排得糟就是排得糟。”伊塔乌纳也插了一句。

“嘘———！”

皮亚塔罚任意球前喜欢磨蹭。他喜欢把时间全用去研究让球从哪边绕过去，尽管人墙排成这样实在没什么可研究的，只要朝球门轰一记石头般的重炮，必进无疑。阿卡明当门将不算差，但跟……算了。不过那次他磨蹭得比平时更久：他四下张望，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刚才他好像听见了什么响动，而现在空地一侧反而一片奇怪的寂静，仿佛那边的所有动物约好了一起闭嘴。接着他耸耸肩，开始助跑，心里已经提前叹气，因为几秒钟之后他又得钻进密林里找球了。

球消失在了树丛里，一如既往。所有人都看见了。皮亚塔罚任意球时，所有人都会把目光投向球门后的森林，好加快找球的效率。正因如此，中场附近突然冒出来一个像是球、却弹得高得多的怪东西，就更叫人又惊讶又困惑了。男孩们慢慢围拢过去，那东西也渐渐弹完了最后几下。看球的孩子里较大的几个也凑了过来，较小的则被受惊的妈妈们的拉住。

“这是什么？”热鲁热鲁问。

“一种果子？”伊西卡里巴猜。

“这样的果子我从没见过，”皮亚塔说，一边继续四下张望，“我也没看清它是从哪儿掉下来的。有谁看见它是从哪儿掉下来的吗？”

“说不定是从下午那只发光的大鸟身上掉下来的？”塔伊尼提议，不知道自己猜得有多接近。

“要是我们还在玩球，就说明它还没飞过，不是吗？”伊西卡里巴顶了回去。

“我觉得它是从那边来的！”观众里一个小女孩清脆的嗓音响起。

皮亚塔第一个朝小女孩指的方向望去，也因此第一个险些昏过去：树叶晃动，枝干分开，从森林里钻出了亚曼德的鬼魂。

4.12 指甲

随着小队的其他成员一个接一个钻进空地，有几个人身上穿着一件奇怪的东西，遮得看不见胸膛，在场者无声的惊愕化作了欢呼。几个孩子朝沙波诺跑去，边跑边喊：“亚曼德！亚曼德回来了！安东尼奥，莫阿西尔，全都回来了！”几分钟后，空地上乱成了一锅粥，跟它一比，狂欢节都算是安静爱好者的消遣。安东尼奥看见了雅娜伊娜的脸，和她臂弯里伊比拉唐的侧影，一股暖洋洋的幸福涌上心头，随即被一种不那么舒服的感觉取代。雅娜伊娜正迈着从容的步子走来，平静地四下张望。她在微笑，不，是在大笑，而在她身旁，和她一起微笑、不、大笑的，是基里马。可能吗？嫉妒。那种不舒服的感觉毫无疑问是嫉妒。可能吗？安东尼奥又自问了一遍，可就在这时，雅娜伊娜的目光撞上了他的，森林里最美丽的微笑驱散了所有阴云。雅娜伊娜吻了他，把伊比拉唐送进他怀里。当然不可能，我刚才都在胡思乱想些什么。

大家立刻就明白了，接下来会是两天盛大的欢宴和强烈的激动，佐以大碗大碗的变幻之饮。

然而在短暂的幸福插曲之后，嫉妒在安东尼奥心里被一种新的不舒服感觉取代了：内疚。要解释他们只待两天、然后必须马上再出发，一点也不容易。

他带给雅娜伊娜的礼物是两口亮闪闪的锅，看得她目瞪口呆；还有几十串项链和手镯，他能找到的最鲜艳的那些，她立刻用它们换下了身上戴的种子和羽毛饰物；以及一张漂亮的吊床，结实的帆布，红蓝条纹，她喜欢得不得了。可这些礼物远远不足以完全抹去那缕让她脸色阴沉的忧郁。

“可我们最多只离开一个月，然后就永远回来了，我向你保证。”

“什么是月？你走了三个月亮，说话就已经变回很久以前的安东尼奥了。”

“对不起。月就是月亮的意思。”

“那你为什么不说月亮？”

“真是对不起，好不好。我又累又激动又糊涂，该死的，你多少体谅一点嘛！”

雅娜伊娜盯着他，想判断他是不是故意的。安东尼奥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说的是葡萄牙语。他试着用玩笑和求饶来蒙混过关。

“开玩笑的，我的小青蛙。我爱你，我爱伊比拉唐，我想尽快回到你们身边。只是在那之前，我得先做完这件事。”

他轻抚她的脸颊，拿起一串她撷在吊床上的种子项链，解下二十二颗棕色的大籽和八颗红籽，仔细地把它们重新穿在一根长茎上：“喏，你看。这些红的是比赛的日子，这些棕的是两场之间的日子。我们把它挂在沙波诺的门口，每天你摘下一颗籽。这样你就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比赛，你也会知道，全村都会知道，每场比赛之后，如果我们三天内没回来，就说明我们赢了，我们还要打下一场。你也知道我们多久之后回来：你看，就算我们场场都赢，离开也不会超过一个月亮。然后我就回到你们身边，我们永远一起睡在这张漂亮的新吊床上，现在你高兴一点了吗？”

和雅娜伊娜重归于好之后，安东尼奥牵起她的手，带她朝河边走去，找一个安静的角落。确认四下无人后，安东尼奥说：“你记得我讲过的屏幕，和能从屏幕里看到的東西吗？”

“当然记得。”

“好。在我待在这里的这些年中，人们发明了可以随身携带的屏幕，还能让这些屏幕记住它们自己在过去看见过的图像。”

“我不知道我听懂没有。”

“你看，我这就放给你看。”

安东尼奥从背包里取出一台 iPad，放到女人手里，她带着几分忐忑接了过去，然后他打开了看视频的软件。就这样，雅娜伊娜又惊又迷地认识了玛塞拉、伊塔洛爸爸和安东尼奥那个五花八门大家庭的所有成员，他们给她捎来了好多好多的问候，还有你瞧咱们的小孙子多俊，你说什么呢，是他们能看到咱们，又不是咱们现在能看到他们，没关系，我敢肯定他俊极了，你说是不是，诺尔米妮娅？

跟伊塔塔库阿拉谈也不容易：不但要解释他们很快又要出发，还要解释他们需要带走多得多的球员。安东尼奥再次搬出他的 iPad，放了几段刚结束的巡回赛的画面。

村长虽然对那个玩意儿满腹狐疑，却非常通情达理：“安东尼奥，你和我们一起生活了这么久，你是我们中的一分子。这你知道，对吧？”

“是，我知道。我是。”

“那你就该知道，我只是村子的长者，除了我自己，我主宰不了任何人的命运。你愿意把你们的计划讲给我听，我很高兴，但你们不需要向任何人请求许可。如果你们觉得自己必须去完成这桩壮举，我能做的只有祝愿神灵与你们同在。”

这场谈话最难的部分，是在沙波诺外面已经闹翻了天的时候保持庄重和谦逊。

莫阿西尔完全领会了北方电视网的要求。为此他还请旅伴们先别急着发礼物，他想先给忙着日常活计的村民们拍照、录像。可当他从背包里掏出一部手机、拍了几张照片、再把成果展示在屏幕上的那一刻，村子的生活就永远改变了。此刻莫阿西尔要面对几十个人的围攻，人人争先恐后地摆着最不可思议的姿势求拍照。眼看木已成舟，倒不如安抚他们一下：莫阿西尔朝朋友们打了个手势：可以了，爱干什么干什么吧。

第一波对礼物的惊叹和着迷过去之后，“真漂亮，这是我的了”，“这个又是什么？”，“这么说安东尼奥这些年给我们讲的全是真的！”，就轮到讲故事了。基里马讲了那只就在红花树下产崽的食蚁兽，皮亚塔给大家通报了一个月亮前举行的成人礼，许多年轻人在那次成人礼上又一次表现抢眼，“虽然比不上我们的水平”。

引起极大兴趣的还有由皮亚塔、安东尼奥、亚曼德和乌比亚雅拉操办的快速选拔：要决定另外十六个人选，组成挑战巴西的队伍。首批旅行者那一张张幸福的脸，是为这场新冒险打的最好的广告：“皮拉伊在那儿玩得开心极了，开心到留在那儿等我们了。”被选中的人里只有极少数显出犹豫，最后也在普遍的热情感染下答应了。

不过，唱主角的自然还是男孩小队的种种奇遇：对安东尼奥一家、对马卡帕、对整个巴西的一曲赞歌。而和每一场合唱一样，也少不了一个不合拍的声音，那就是伊塔乌纳。对所有有耐心听他讲的人，伊塔乌纳描述的是另一个版本的马卡帕生活，和别人正在描绘的那幅田园画卷截然不同。

“空。奇怪极了：空和乱同时存在。人多得不得了，比村子里多得多，白天黑夜每一刻都有很响的噪声，可还是像空的一样，人和人之间像隔得很远。那里有数不清的巨大棚屋，里面只住着几个人，有时两三个，甚至只有一个。树少得可怜。而那几棵树全都小小的，蔫蔫的，像人发烧时那样。动物也很少。而在这片空里，有一样最奇怪的东西：一种他们叫作风的东西。是移动的气，但不像这里。它动得很猛，把树压弯；你要是在头上插根羽毛，它会用一只看不见的手把羽毛抢走；它甚至还有自己的声音。还有，那里的人迷恋拍片子，但不像安东尼奥屏幕里的那些。有时候片子里的人假装互相杀死，人们会走进一种沙波诺，去看那些人假装互相杀死，而且很开心。他们也玩球，没错，可比我们差远了。我们村子的小孩子队都能赢他们的大人。但最要紧的是：人不一样。许多人是苍白的。你听说了吗，据说安东尼奥刚到这里的时候也是白的。可那些人更浅，比死鱼还苍白。另一些人又黑得像烧过的木头。他们黑得像黑夜，连白天也是。你盯着他们看，甚至分辨不出他们有没有脸。而且所有人都盯着我们看，仿佛我们才是怪人。”

于是，到出发的时刻，伊塔乌纳自然而然地向安东尼奥宣布了自己的决定：“我不去。”

“什么叫不去？那和巴西的比赛呢？世界杯呢？”

“比赛没有我你们也赢。世界杯嘛，我更喜欢我们小时候你在这儿教我们玩的那种。愿神灵与你们同在。替我向皮拉伊问好。”

该死的仓促，安东尼奥想。我在绝对的平静里过了十四年，现在却什么都得赶着来。正如在马卡帕没时间和皮拉伊谈、说服他回森林，现在也没有时间和伊塔乌纳谈、说服他跟他们去圣保罗。

“好吧，伊塔乌纳。随你。我很难过。现在我不行，但我们很快会再见，到时好好聊。”

“嗯。”

两天半之后的黎明，他们重新出发时，伊塔乌纳站在送行队伍的第一排，手高高扬起，目光骄傲，那份自豪足以让任何看到莫阿西尔拍下的那张漂亮照片的人以为，他才是村长。可二十三个人的队伍刚从视野里消失，同一只手就塞进了伊塔乌纳的嘴里，接下来的两个小时，他一直在咬指甲，自打小时候以后他就再没这样过。

那是越来越焦灼的两个小时，伊塔乌纳在脑海里翻来覆去地过着前三个月里所有令他不安的画面。可那些巨大而空荡荡的棚屋、那些面孔怪异的人、那三百个互相残杀的斯巴达人，画面之上总不断叠加着另一些画面：他的朋友们，玩球的比赛，场边越来越多的观众。汽车轰鸣的记忆之上，叠加着每一个进球时观众的沸腾。

伊塔乌纳抬头看天，比朋友们离开时亮多了。他们已经走了很久，他想。可他也想到，一支二十三个人的队伍在森林里走得比一个人慢得多。尤其当这个人就是想到要像小指头那样给路程做记号的天才。再说他们还会花大把时间造……甘博内！根本没有什么木筏要造了！他抓起从马卡帕背回来的小背包，胡乱塞了些吃的，跑去找伊拉塞马，终于鼓起勇气吻了她，然后跑到伊塔塔库阿拉跟前：“我去追他们。说不定他们会需要我。”

“一定的。”伊塔塔库阿拉说，而年轻人已经跑着钻进了密林深处。

4.13 蒙特杜拉多

气喘吁吁却心满意足的伊塔乌纳，赶在队伍抵达河边之前追上了他们。见到他，安东尼奥松了口气，可比起看到甘博内居然真的在等他们（这种事谁也说不准）时的如释重负，这根本算不了什么。

刚一踏上大船，这是与外部世界的第一次接触，队伍立刻分成了两拨。一边是新手，头一回踏出森林的那些；另一边是老手。现在回想起来，安东尼奥觉得，孩子们从一开始就真的很勇敢。勇敢地抛弃自己的世界，又毫无过多敬畏之心、无所畏惧地拥抱一个新世界。可他们从来没有像此刻面对新伙伴时这样自信过。看着他们那副样子实在好笑：不过是在大河和雅里河上坐了那么几趟船，就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全球内河航运的顶级专家了。更别提在马卡帕的日子和那场巡回赛，把他们一个个变成了当代麦哲伦。七嘴八舌的议论没有停过，主题无非是那句老话的变奏，“唉，雅里河已经不是当年的雅里河喽”，这话把安东尼奥逗得乐不可支，也逗乐了甘博内，安东尼奥时不时给他翻译几段对话。

“唉，这回船是现成的，上回我们可是得自己造。你还记得吧，雅西？”乌比拉坦说。

“当然，只有疯子才忘得掉。而且那条船才叫船呢。坐那玩意儿航行完全是另一回事。更危险，但也更好玩。”

“还有装着亚曼德的吊床差点滑进水里、我们千钧一发才把它抓住的那次呢？”考埃接着说。

这茬安东尼奥不记得了，但说不定是他睡着时发生的。

“然后我们守了一整夜驱赶雅卡雷。”莫阿西尔补充。

这事我敢肯定没发生过，安东尼奥想，但他没有掺和，因为他听得津津有味。

等讲到瀑布那一段，就几乎什么也听不清了，因为所有人——包括谁也没料到会凑这个热闹的亚曼德——都想讲自己的版本，互相打断，盖过别人的声音。在这个新版本的叙述里，他们每个人都曾跳进水里救木筏，或者干过别的什么对远征成功同样功不可没的事。而事实是，撇开细枝末节，事情真的就是那样。他们人人都英勇无畏、功不可没，安东尼奥不得不强忍住涌上喉咙的哽咽。

不过，瀑布也成了新人们第一次幻灭的缘由。甘博内小心翼翼地绕开了它，船驶过之后，甘博内虽然提议绕回去欣赏一番，安东尼奥却反对，因为他想尽快赶到蒙特杜拉多：本来就时间紧得要命，他还想让孩子们尽量少耗体力。这个决定被大家接受了，但新手中间开始悄悄滋生一种怀疑：“老手们”说不定趁机夸大了那么一点。

是皮亚塔把这些怀疑说出了口，就在蒙特杜拉多的第一批屋顶刚刚冒头的时候。

“就这？听你们讲得神乎其神，结果只比我们村子大一点而已。你们确定这一切不是做梦梦见的？”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其他新手团结如一人，站在他们的发言人身后，信服地点头。可亚曼德他们只报以一阵窃笑：“等着瞧。你们等着瞧。”

抵达蒙特杜拉多的情形，与上一回再不同不过了。那次他们是悄无声息、几乎是偷偷摸摸地到的。这一次，码头上等着他们的是一大群看热闹的人——他们即将靠岸的消息一传开，人数又迅速膨胀——还有不少摄像机。好在安东尼奥预先想到了这个局面，决定正面迎击。既然首批七人小队当初不得不相当迅速地适应巴西生活，这批人就得适应得更快：也许唯一的办法，是根本不给他们时间去弄明白正在发生什么。为此他在船上给所有人发了球裤和 T 恤，至少避免集体赤身的问题，还开始让新来的人试足球鞋。

还没等靠岸，码头上就响起了合唱：“雅西！皮拉伊！考埃和莫阿西尔！比西班牙和阿根廷还厉害！”安东尼奥起先没听懂，随后笑了，开始挥手致意，而许多孩子则怯生生地挤向船尾，仿佛想尽量推迟和那群大呼小叫的人接触。

一下船，安东尼奥就在人堆里找乔治。他几乎立刻就发现了他，站在稍偏的位置，正给一位同事交代任务。两人打了招呼，又用一个眼色心照不宣地商定：首批采访等到了更安静的地方再说。人群中，安东尼奥仿佛还瞥见了那个疯记者两眼发直的狂热目光，就是刚一回到马卡帕就采访了他、不如说是凭空捏造了那篇采访的家伙，皮波、皮斯波，叫什么来着。说到底，正在发生的这一切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他一份功劳，安东尼奥发觉自己在这么想，尽管对这么个角色心存感激实在超出了他的能力。

在球迷长龙的前呼后拥下，他们和乔治及其摄制组一起朝波萨达旅馆走去，旅馆的招牌上为这次盛会挂出了一条横幅：“耻辱柱旅馆——巴西印第安国家队官方驻地”。在门廊上等候他们的，一左一右像两个把门的：一边是负责疫苗接种的医生，另一边是阿曼多先生，为了纪念上一回，热西塔把“远征队之外唯一住店客人”的殊荣授予了他。

“欢迎！”阿曼多举起他的啤酒说，“等等，我去叫热西塔。”

但没有这个必要。几秒钟后，被人群的喧闹声招来的旅店老板娘出现在门口，满面笑容地寻找并立刻锁定了北方电视网的摄像机。她向整支队伍大幅比划着请进的手势，在众人进门时挨个问候，有的腼腆，有的神气活现。

最后一个进来的，在电视摄制组也都进屋之后，是莫阿西尔。他从背包里取出一朵在村子里摘的漂亮鲜花，用一口泄露出排练过几十遍的葡萄牙语对她说：“这是给您的，多娜·热西塔。”旅馆内部爆发出一阵哄堂欢呼。

“这是给您的，多娜·热西塔”很快成了全队的口头禅。还在船上的时候，围观莫阿西尔排练的人里，有几个就一再要求描述一下这位热西塔，还帮他学这句葡萄牙语，一起用不同的语调反复练习。另一些人只是好奇地旁观；还有一些人，尤其是首批远征队的成员，态度更促狭：每讲到热西塔的描述，就会添上许多细节，尤其是衣着方面，他们知道新探险家们没法完全领会。“是啊，漂亮，可惜她耳朵里冒出那两片大棕榈叶……”或者“漂亮？你们确定？只要她还在树干里藏着、只露出手和脚，我可说不上来……”如此这般。

可当所有人都进了屋，埃萨伊凑到莫阿西尔身边，低声说：“你说得对，她漂亮。非常奇怪，但是漂亮。”

“世界其他地方也都是这样，你等着瞧。”

4.14 平静

“蒂亚戈！”

“在，教练。”

“好好看看我。”

蒂亚戈看了看他，不明白有什么可看的，但已经嗅出又有一桩多少有点荒唐的差事要来了。

“你觉得我不一样了吗？”

“什么意思？”

“不知道，你觉得我还跟以前一样吗？跟一个月前一样？”

“抱歉教练，我没听懂。”

“不对，蒂亚戈，是我自己搞不明白。我照镜子，觉得自己还是老样子，除了这条该死的断胳膊。可心里我已经不是我了，我怕外星人把我劫走了，换成了一个更平静、更沉稳、更安详的版本。”

“啊，懂了。没有，我保证您还是原来那个。”

“意思是我还是一样火大？”

“不不，我不是这个意……”

“恰恰相反，蒂亚戈。恰恰相反。我一点火都发不出来。可我该发的。三天后世界杯就开幕了，而我还不知道用哪支队踢。我是说，我知道，可他们还没给我征召的正式批文。光是我选人上世界杯还得求谁批准这一条，你瞧，就足够叫你去给我买根棒子回来砸个稀巴烂了。可事情还没完呢，没完。这帮蠢货还要求我在亮相前四十八小时，跟一支……一支……一支这辈子没见过足球场的队伍踢一场比赛。你说这像话吗？”

蒂亚戈不做声，他知道这种时候自己的角色只是待在那儿，免得教练觉得自己在自言自语。

“我原以为这些全是讨好全国人民的把戏。我还以为至少另外那位，那个足球界的泰山，会有起码的常识，滚回他来的地方待在那儿别动。结果没有。喂，我们今晚到，明天两点球场见，跟小孩子约着玩似的。而我呢，不但没把东西砸个稀巴烂，还在这儿安详得像过复活节。”

那可不见得，蒂亚戈想，没张嘴。

“我看着这帮蠢货处心积虑毁掉一切，而我看着他们，带着一种超然，仿佛那条狗正往上撒尿的腿不是我的。”

哪条狗？蒂亚戈差点问出口，好在及时刹住了。

“好吧，起码我说服了他们只踢一个半场，这样不管谁赢（不管谁赢，说得好像有悬念似的），到了对克罗地亚那场也不会太累。可要是那群原住民敢弄伤我的人，我发誓我提凝固汽油弹去，把那片该死的森林烧个精光。”

4.15 发光的大鸟

安东尼奥的指示再清楚不过了：“别动，别出声。像发现猎物时那样别动，像发现猎物时那样别出声。简单吧？”

不，不简单。恰恰相反，难得很。

第一次飞行的那种难以置信的激动，看着蒙特杜拉多在脚下越变越小，从高空俯瞰无边无际的森林，让所有人重新站到了同一条线上：再没有老手新手之分，他们谁也没有登上过发光的大鸟，安东尼奥自己也只在很多很多年前坐过两回。不过第一段飞行很短，那架小飞机几乎和甘博内的船一样嘎吱作响，噪声又响又烦，把别的所有情绪都压了下去。他们在马卡帕经停，接上了激动万分的皮拉伊，又一段几乎全程捂着耳朵的短程飞行把他们带到了贝伦。

在贝伦的现代化机场里，老兵和新兵之间的距离重新拉开，清晰可见。要熬过这四个小时的转机，漫长得像一辈子，安东尼奥的计划是给每个老兵分派两三个新来的，由老兵看着，好把他们管住。

巨大的玻璃幕墙正对着跑道，跑道上懒洋洋地挪动着几架飞机。那么大，那么亮，那么有力，能一连看好几个小时。可一抬眼，就会目睹那新奇而可怕的地平线景观：一条黑线划出了可见世界的边界、森林的边缘，左边远处，一柱纤细的灰烟截断视线，给画面添上了纵深。

第一个小时就这么过去了，大家慢慢习惯一块那么大的玻璃的存在，习惯一个被反复念叨的事实：并不是到处都有树，那样大一片没有植物的空间简直无法想象。我们办得到的，安东尼奥一遍遍对自己说，一边不停看表，心里不止一次被对森林生活的思念刺痛。

第二个小时以一声猫叫开场，在场的人没有一个在意，当然，除了那群技艺高超的猎人：刚出森林的孩子们。他们围着候机厅的座椅小心翼翼地移动，因为那宽大的空间激起回音，搅得他们辨不出叫声的来源。最后，早就以耳朵灵、手掌大出了名的热鲁热鲁找到了它，它好好地藏在主人暂时搁在座椅上的藤篮里。安东尼奥看见他的孩子们那般行动，立刻警觉起来，但飞快扫了考埃和亚曼德一眼便放了心：依他们的判断，也不是什么大事。随后他突然听见了猫叫，看见了藤篮和越聚越多的人群，明白了。

“是只美洲豹崽子！”

“黑的？”

“有黑色的美洲豹，我听说过。”

“可它好小！”

“大概刚出生。”

“不过看着挺大，我说不清，像只成年的崽子。”

“叫声也特别怪。”

“它为什么关在里面？”

“我这就把它放出来……”

安东尼奥赶到时已经太晚，那位蒙在鼓里的主人也一样，她许是被骚动引出了洗手间，发现自己置身于十几个男孩中间，他们正惊险万分地追她的猫。那猫此时已拿定主意，爬上了大厅的一根承重钢梁，躲在不少于五米高的一块金属板后面。

“我上！”亚曼德那一听就知道是他的嗓音回荡在宽阔的大厅里。

“别，亚曼德……”安东尼奥万分担忧地开口说。

“别担心，我不会有事的。”

“亚曼德，我怀着对你全部的爱跟你说。你要是敢爬上那根梁，我宰了……”

安东尼奥没说完这句话。亚曼德已经够到了猫，猫立刻报以全部的蔑视，照他小臂上狠狠挠了几爪。

足足道了半个小时的歉，一切才恢复正常。安东尼奥想出了一千条理由训斥亚曼德的举动，但决定全部咽回肚子里。为什么上一回我没觉得这么难？

不过第三个钟头的重头戏是厕所：安东尼奥开始陆续收到关于孩子们各种内急的报告。尽管第一波的年轻人当起了监督员，尽管安东尼奥念咒似的一遍遍重复“别动，别出声。像发现猎物时那样别动，像发现猎物时那样别出声”，可面对自己吐水的龙头——波萨达旅馆的那些就已经让他们目瞪口呆了，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水还能以更奇怪的方式冒出来——面对巨大的镜子、洁白的便池造型（可要是我们用了，它们就全弄脏了，会挨骂的！）、吹热风烘手的出风口，那股兴奋劲似乎怎么也按捺不住，以至于有人直到上了飞机才想起自己的内急。

村子里发警报用的吼声突然在候机厅响起：一架巨大锃亮的飞机正披着太阳的反光耀眼地降落，孩子们失态地冲向玻璃幕墙，有人干脆一头撞在玻璃上，有人如痴如醉，有人胆战心惊，有人问自己的弓在哪儿。幸好莫阿西尔和考埃掌控了局面，开起了一场小型讲座，向安东尼奥证明了他们极好地领悟了航空学的好几个方面，那些内容换他自己用族语讲，都会费劲得很。

那是个充满魔力的时刻：两个印第安人正用一种满是手势、颤音和吱叫的语言，向一群刚刚平生第一次离开村子的未接触者听众，讲解他们所知的关于飞机的一切。其他旅客、保安和地勤人员几个小时来一直关注着这群如此反常的人，此刻正目睹着一幕堪称大戏的场面，要不是根本没有人在演戏的话。

安东尼奥待在一旁，重新找回了信心，甚至乐在其中，尤其得意于自己是唯一听得懂全部讲解、并能正确还原语境的人。

“他们在讲飞机的原理，对吧？”跟他们同行的乔治凑过来问。

“他们尽力而为。”安东尼奥笑着回答。

“手势大致能看懂，那些声音才是真的怪。”

“是吗？你说能看懂？这些手势我学的时候可费劲了，它们也是族语的一部分，你知道吗？同一个音配上不同的手势，意思能完全不一样。”

“嗯，我信。不过他们指着飞机、张开双臂比划飞行的时候，是能看懂的。”

猫的主人也好奇地凑了过来，鼓起勇气问出了憋了好几个小时的问题：“你们是谁？你们是什么人？”

安东尼奥想了几秒钟，然后回答：“一支足球队，女士。”

“哦，你们就是那支球队？电视上说过的那支？”

“我想是的，最近我没看电视，您知道，但我想是的，要是电视说过一支球队，大概说的就是我们。”

“是我听错了，还是你们真要去踢世界杯？”

“我们会试一试，女士，我们会试一试。”

“那孩子们是……”她用手势比划着整个队伍，“就是他们？”

“对，就是他们。”

这位女士似乎对回答很满意，只琢磨了一瞬就走开了。随后她想了想，又回到安东尼奥面前，握住他一只手，对他说：“祝你们好运。我喜欢你们。我肯定你们会成功。真心祝你们好运。”说完才心满意足地回到她猫旁边的座椅上。

当他们的飞机终于到来、众人在灼热的微风里排队登机时，安东尼奥松了口气：我们差不多办到了，就差最后一把劲。

“我们这回又要飞到太阳旁边去吗？”雅瓜里乌纳问莫阿西尔，莫阿西尔被这个问题问得有点措手不及，想了一会儿。

“你知道吗，我觉得太阳是有魔法的。刚才我在飞机里看它，它没有变大，也没有变热。我们靠近它，它却保持不变，这说明它有魔法，对吧？”

雅瓜里乌纳做了个意思是“我不知道”的手势，这时安东尼奥正走过来第二次清点人数。

“有什么不对吗，安东尼奥？”乔治问。

“少了一个，”安东尼奥困惑地说，“我在重数，因为不敢确定。”

“要我帮忙的话你说。”

“好，谢谢。”

于是，等了那么多个小时之后，他们不得不数了整整三遍，才一起得出结论：对，确实少了一个。

他们在一间厕所里找到了伊西卡里巴：他背靠隔板坐在地上，眼里挂着泪痕——在村子的成年人里，这是罕见的景象。

“我们得走了，伊西卡里巴，我们得去玩球了。”

伊西卡里巴用空洞的眼神看着安东尼奥，过了好一会儿才听进他的话。

“安东尼奥.....”他有什么想说却说不出口，双手大幅度比划着，像要指出什么：“安东尼奥.....”最后他终于想清楚了自己想问什么：“我们要去的地方，有树吗？”

安东尼奥扶他站起来，把一条胳膊搭上他的肩，陪着他慢慢朝门口走。

“树不多，不过有很多别的东西可以保护我们。你觉得你办得到吗？”

伊西卡里巴低着头慢慢走，凝神思索。

“它们保护我们？它们保护得了我们吗？”

“能，我向你保证。”

“那好，我觉得我办得到。”

4.16 历史

一场比赛能不能既没什么可写，又被写进历史？那天在圣保罗莫伦比球场的观众们会一致认为：能，这是可能的。

征召名单的最后期限，尽人皆知，定在六月十一日，也就是世界杯开幕前一天。可大家都在等着看安东尼奥那伙人会不会、什么时候从森林里回来，这段时间里组织机器一直处于待机状态（技术行话，意思就是谁也什么都没干）：既没定那场决定谁去世界杯的比赛的日期，球票更谈不上开售。

这年头，连一场战争都难以在头条上待满十天，更别说一帮花里胡哨的印第安人，跃上全国头条才两天就回森林去了。公众的短期注意力，早已被接近尾声的世界杯倒计时和大城市里愈演愈烈的反世界杯抗议吸引走了。而阿苏卡阿一从森林里重新冒出来——出乎许多人的预料——人们就手忙脚乱地去找可用的球场，电台电视台重新开足马力播这条新闻，售票处定了个亲民的低票价，可结果是：开场哨响时，莫伦比半空着，电视机前的观众数量也就是场友谊赛的水平。

然而十分钟后，巴西的电话线路开始千百万次地传递、重复同一条消息：你在看比赛吗？疯了，快开电视。于是大批附近街区的居民奔向球场，盼着能赶得上，哪怕只看一分钟这场正在载入足球史册的盛事也好。

开场五分钟，印第安人队已经灌了巴西队两个球，灌的是那些两天后就要穿上绿黄战袍出征世界杯的职业球员。当然，明星全都不在，这些只是替补的替补，可他们毕竟仍是国际水平的球员：一支无名之辈的球队如此轻易地解决他们，实在令人瞠目。印第安人把宝押在了出其不意上：从开场第一秒就全线压上，雅西一记石破天惊的远射立刻破门。巴西队刚重新开球，还没弄明白发生了什么，就又丢了第二个球，进球的是考埃，源自一次集体配合，打的是场上没有一个巴西人见过的战术。

随后阿苏卡阿缓了口气，巴西队试图进攻，可印第安人里许多五分钟前还是前锋做派的，此刻防守起来仿佛生来就长在自家禁区里，这让本已目瞪口呆的巴西人愈发摸不着头脑。莫阿西尔一记从容的扑救，接着一次闪电般的反击，轻描淡写地在第十五分钟把比分带到了印第安人三比零。

赛前，两位教练已经按贡萨尔维斯教练的提议商定，这场附加赛只踢四十五分钟。这个决定当时看上去是老练教练的明智战术安排，免得球队在世界杯首秀前耗尽体力，如今却成了钉在参加世界杯这点希望的棺材上的钉子。三十分钟似乎不够翻盘，而且说实话，给人的印象是：就算再踢三个小时，唯一可能的结果也只会是印第安人赢得更加光彩夺目。果然如此：终场哨响，比分已经变成阿苏卡阿四比零，巴西队再没能让对手感到丝毫威胁。

而当场上二十二名球员和所有替补都呆呆地环顾四周，尽管原因截然相反，看台上已经开始响起最初几阵零零散散的助威声，为阿苏卡阿的孩子们喝彩。

场边，《Bom Dia Copa do Mundo》（早安世界杯）的特派记者正在采访贡萨尔维斯教练；他们旁边，足协主席和安东尼奥等着轮到自己说话。

“不，我不同意，”贡萨尔维斯正在解释，“这不是巴西的失败，反倒再一次证明了我们在足球上的唯一难题是选择太多。”

安东尼奥听着教练的话——必须承认，他倒是看得很开——但心不在焉，因为他正忙于摀住脑子里翻江倒海的情绪。更忙于在几秒钟内酝酿一篇演说：不能显得太自大，也不能太谦卑：毕竟几分钟前起他就是——疯了，我得再说一遍，因为我不敢相信——将率领巴西征战世界杯的教练了。讲点印第安人，讲点巴西，讲点失败者的尊严；不敢说是什么载入史册的演说，但起码别丢人现眼。想啊，安东尼奥，想。

这时话筒递到了足协主席面前。

“……贡萨尔维斯教练的公道话，应当在未来四周指引我们。今天没有一个失败的巴西和一个胜利的巴西；今天，一群球员证明了自己比另一群更有资格在世界杯上代表我们伟大的国家，事情将照此办理。”

好样的，说得漂亮，安东尼奥想。

“当然，语言是个障碍，但我们和贡萨尔维斯教练商量过，打算提议阿尔梅达先生加入球队，担任翻译，更广泛地说，担任原住民事务专家。我们相信，这样就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一位主角的才干，让这些了不起的孩子以最好的方式代表我们。”

啊？

安东尼奥准备好的所有词句瞬间蒸发，他仿佛亲眼看着它们消散。直到听见记者向他道谢、把线路交还给演播室，他才意识到自己开过口了，可他完全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

第5章

5.1 规则

就像有人对你说你中了彩票，可是要领奖金，就得先让人往脸上抡一棍子。不对，是像你可以住进全世界最漂亮的房子，可是门口臭气熏天，还没办法除掉那股恶臭。不，也不对。

安东尼奥的大脑从将近一小时的混沌状态中苏醒过来，抓住的是他自己一条由来已久的理论：打比方只在一定限度内成立，超过那个限度，就会迅速变成屁话。而且说到底，打比方有什么用？比方本该是用来解释难以理解的东西的。他的处境很操蛋，但并不难理解。

话说回来，更衣室里疑惑的目光倒是不少。第二拨的孩子们弄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对他们来说，世界杯还是安东尼奥常讲的那个东西、他们小时候把它变成的那个好玩的游戏，而巴西就是那个时不时得说一句“这是给您的，多娜·热西塔”的地方，这句口头禅是莫阿西尔造出来的。

老队员们倒是全听懂了，反应在震惊、愤慨和暴怒之间摇摆。

“可是，‘从现在起我们的头是那个家伙、他说什么我们就得做什么’，这到底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就是什么意思，莫阿西尔。莫非我已经不会说我们的语言了？”安东尼奥知道孩子们没有任何过错，尖刻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可他忍不住。

“我估计过一会儿贡萨尔维斯教练会带着他的助手们到这儿来，”安东尼奥继续说，“跟我们讲现在该做什么。住哪家酒店，怎么训练，吃什么，接下来几场用什么战术，全都讲。”

“吃什么？”伊塔乌纳说，那份惊讶主要是为了逗皮拉伊的反应，皮拉伊却带着半认命半“你找我干吗”的神情看着他。

亚曼德的注意力则全在足球那一头：“那你想用什么战术踢？上去，赢下来，就像我们一直以来那样。”

“这是世界杯，亚曼德，大不一样。对手要强得多，多得多。”

“可我们一个半场就打了巴西四比零！”

安东尼奥没来得及让他想想那根本不是传奇巴西、只是它一副苍白黯淡的赝品，布雷奥瓦和埃萨伊已经把话题岔到了别处。

“我们为什么要换住处？昨天睡的地方漂亮极了！”

“就是！我们现在是巴西了！巴西就该睡在最漂亮的地方。”

想到他们住的那家小旅馆（北方电视网的预算不允许太奢侈），在只拿热西塔的波萨达旅馆作参照的他们看来，居然是奢华的极致，安东尼奥笑了。他没有解释，不出几个小时他们自己就会明白，可他苦涩地意识到，对某些人来说，变成被宠坏的冠军竟然这么容易。

随后，不出所料，有人敲门，足协主席、贡萨尔维斯教练和一群别的陌生人涌进更衣室，迎接他们的是两三声“这是给您的，多娜·热西塔”，这也许是因为有人把这句套话误当成了通

用问候语，也许是那些突如其来的葡萄牙语对话搅出的普遍混乱。事实是，贡萨尔维斯讲话的时候，他心里已经彻底坐实了一个判断：他面对的是一群白痴。

孩子们以全然的沉默听完了主席和教练的话，以及安东尼奥的翻译。可门刚一关上、他们重新独处，更衣室里就炸开了锅。

“今晚我们得早睡？可我想庆祝啊！”

“我想去看看那个村子。坐飞机在天上的时候我看见了又好高好高的棚屋，我要走近了看。”

“还有这个不许我们给自己绘彩的疯规矩呢？”

“真的假的？我还以为是开玩笑。”

“看安东尼奥的脸，他可不像在开玩笑。”

“可我现在还没弄明白，是谁说的我们得听那家伙的、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考埃一锤定音，“我弄明白了，他们把这叫规则。依我看全是些蠢货。”

队里的手机响了。莫阿西尔把它递给安东尼奥，安东尼奥比平时更不情愿地接过来。还没等他接听，更衣室的门又开了，贡萨尔维斯的脸探了进来，挂着他那副该死的得意笑容，旁边还是那个总跟着他的年轻男人，你说不清他看上去是更认命还是更恭顺。

“阿尔梅达，不对：安东尼奥。我能叫您安东尼奥吗？我们现在是同一支队了。您能告诉我的球员们先别离开球场吗？我想尽快带他们去酒店，可惜有一大堆官僚手续要办。我们紧急召来了圣保罗中央户籍局的局长，他会尽快赶到。谢谢。”

安东尼奥盯着那扇刚刚在贡萨尔维斯身后关上的门。

我的球员们？

这时电话又响了。安东尼奥看着它，却几乎视而不见，在手里掂了掂，然后用尽全力把它摔向了墙壁。

门的另一头，贡萨尔维斯的得意笑容更浓了。

“听见这个声音了吗，蒂亚戈？看来我和阿尔梅达至少有一个共同点。”

5.2 信任

“之前不接，现在说关机了。”伊莎贝尔放下电话说。

“这会儿他肯定有难缠的事要应付。晚点再打。”罗伯特对她说。他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报道，满屏的评论员还在为刚才发生的事目瞪口呆。

“好，我晚点再打。可这也太不公平了。就这样夺走他主教练的角色，真是天大的不公平。可怜的安东尼奥，他们采访他的时候，他整个人像在梦游。我看他们事先什么都没有告诉他，他是当场才知道的。”

“作为补偿，你刚刚解决了基金会的资金问题。”

“你什么意思？”

“是这样，不管听起来多荒唐：阿苏卡阿足球刚刚挣到了去世界杯的资格。我不知道确切能分到多少钱，但肯定是笔大数目。我都快后悔没让我老板们出点血了，我本来还挺想给他们提个赞助方案的……”

伊莎贝尔打开手机的浏览器，快速查了一下：“你说得对。仓促间没查到巴西的具体数，但这里写着，晋级球队大约能拿六百万美元。天呐！真是一大笔钱。不知道这钱是归足协还是直接给球员，反正他们肯定能分到不少。”

“但愿如此。”她随即又补了一句。

“为什么这么说？”

“是这样，安东尼奥跟我讲过，一开始跟北方电视网在孩子们报酬的事上出过岔子，那位总监甚至想一分钱都不付。”

“真是个混蛋！”

“可不是。而且肯定还会有官僚上的麻烦，你也知道，这些孩子到现在连一份证件、一纸出生证明、一个银行账户都还没有……”

“实际上他们连个名字都没有！”

“什么意思？”这一点伊莎贝尔从没想过。

“我是说，名字他们当然有，可你知道，挑个名字印在球衣上的传统。这是我一直很钦佩你们巴西人的地方：它很能说明你们对待体育的态度，仿佛体育仍然是小时候的那个游戏。”

这句恭维让伊莎贝尔很受用。她喜欢罗伯特，这个一丝不苟的德国建筑师，指出她的巴西有什么优点：这让她感觉到人类共同的根就在眼前，而人性的意义太常从她指缝间溜走。

“不过嘛，你知道，他们说是巴西人，也只是出生在我们国境之内而已，我怀疑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这个特定的传统。”

“看他们踢球的样子，他们要是不知道我才奇怪。我肯定阿尔梅达跟他们讲过。不过说回来，你刚才说他们连银行账户都没有。那北方电视网的钱是怎么付给他们的？”

“全打到安东尼奥的账户上了。”

“啊。”罗伯特应了一声。一声含义非常明确的“啊”。

“不不，哈哈，别往坏处想！钱一分不少全转进了我们为基金会开的账户。”

“唔，好吧。”

“你那是什么表情？哪里让你不放心了？”

罗伯特想了几秒钟。他几乎立刻就明白了（几乎），安东尼奥和伊莎贝尔之间没有任何他需要担心的东西。伊莎贝尔谈到安东尼奥时流露的热情，源于她那多愁善感得近乎煽情（而且常常干脆就是煽情）的本性，当然，也源于她最近对故土重新燃起的那份牵挂。对伊莎贝尔来说，安东尼奥只是往这份复燃的热情里鼓风的风箱。罗伯特明白这一点，所以直到此刻，他把对安东尼奥的所有疑虑都藏在了心里。可现在事关基金会，而不只是安东尼奥，于是他决定开口。

“恕我问一句：孩子们知道基金会的存在吗？”

“他们当然知道！”伊莎贝尔愤愤地回答，几乎没让他问完。可罗伯特没被吓住。

“我表达得不对，抱歉。我想说的是：一群在亚马孙森林里过了一辈子、三个月前才走出来的年轻印第安人……我觉得奇怪，他们怎么会有这份对自己处境的自觉。森林里又没有《亚马孙小报》告诉他们森林砍伐的问题、告诉他们今日巴西原住民的处境。”

“所以呢？”伊莎贝尔问，语气里防御和进攻各占一半。

“所以让我吃惊的是，他们决定把挣到的第一笔钱，投给一个他们三个月前多半还不知道自己有的问题的解决方案。”

不等伊莎贝尔开口，罗伯特又接着说：“而且，说真的，现在我越想越吃惊的是，他们居然明白金钱的概念。特别是，他们居然对钱的数量有清晰的概念。就算他们会数数，他们居然能具体地，我强调，具体地，明白三千雷亚尔和三十万雷亚尔之间的差别。”

伊莎贝尔的脸色不妙。罗伯特举起双手，觉得有义务把想法再说明白些。

“听着，我不想含沙射影，我发誓。连我自己都不太清楚我想说什么。我确信你们这个、你这个倡议是对他们最好的安排。它是……可是我们刚刚读到了，不是吗？我们读到，马上就会有一大笔钱落到他们头上。之后如果他们在世界杯上继续走下去——而他们刚刚证明了有这个本事——还会有更多钱。而且我百分之百肯定，此刻全世界各大广告公司都在搓手。要是后天他们真赢了克罗地亚，半个世界的经纪人都会扑过来抢签他们，你信不信？这我还只说正经人。你知道外头有多少鲨鱼正在磨牙，想着这二十三个连金钱概念都没有、却突然暴富的孩子吗？”

伊莎贝尔站起身，拢了拢头发，走向罗伯特办公室的窗前。他主要是在为她担心，她明白。她想起了《哈姆雷特》里的诗句：“不要借钱给人，也不要向人借钱，因为借出去的钱常常连本带友一起丢掉，而背债会让人丢掉节俭的本分。”

可罗伯特没有的，或者有却无视的，是她的直觉。她知道，她感觉到，仿佛有个声音在对她那颗女人的、巴西人的心说话：那是该做的正确的事。她感觉到，保护那座村子、守护那一小片未受侵染的森林，正是保护那些孩子、他们的世界、他们的环境、他们的家人不受罗伯特说的那些鲨鱼侵害的最好办法。可她没法跟他讲这些：直觉不是对付罗伯特的论据。

“相信我，”长久的沉默之后，她只说了这么一句，“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罗伯特把这句话当作一个信号：是时候把话题转到别处了。但在这之前，他还有一个概念没能表达完整，而把想法讲清楚是压倒一切的需要。

“你看，这正是让我困惑的地方：保护他们的森林是该做的正确的事。可保护一个人、使他免于一个他自己并不完全意识到的危险，这是父母对孩子做的事。而这些是男人。来自特殊处境的男人，但终究是男人。我们，你们，确定他们不想像其他国家队的同行那样，把全部家当挥霍在女人和跑车上吗？那固然可惜，可如果那是他们的意愿，他们完全有权利这么做。我想请你、请你们去做的，正是这件事：确认他们的意愿。他们的，不是你们的，不管你们多么出于好意。”

“你说得对。我肯定安东尼奥会问他们，或者已经问过了，为了保险起见我自己也会问。不过你说他们是男人不是孩子，这话也对。我百分之百肯定，他们自己已经很明白了：从今往后，没什么可闹着玩的了。”

5.3 保罗罗西

“什么叫保罗罗西？这白痴是在耍我吗？”

官僚手续的办理，多亏圣保罗户籍局局长塞萨尔·阿泽维多出手，办得顺风顺水。顺得反常。显然，给走出森林的印第安人办身份证件和巴西公民身份，本来就有一套标准流程。安东尼奥私下里注意到，他这辈子办官僚手续从没这么省力过，而谁也没法从他脑子里拔掉这个念头：这一切完全归功于他们巴西国家队球员的新身份。有一瞬间他甚至觉得阿泽维多和贡萨尔维斯的助手是认识的，但不管这套流程毫无磕绊的缘由是什么，白捡的便宜，就别去挑三拣四了。

可是接下来就轮到足球官僚手续了：分配球衣号码，登记接下来一个月里每人背上要印的名字。就在那儿，安东尼奥发现当翻译可以累死人。没错，他把葡萄牙语译成族语、再把族语译回葡萄牙语，已经干了三个多月，可现在大不相同。且不说刚签了一份合同改变了全部气场，且不说翻译对象从七个变成了二十三个，最让他为难的，是在翻译时得淡化、甚至干脆删掉贡萨尔维斯和孩子们背着对方互喷的那些辱骂。

“他说他想知道你是认真的还是在拿他开涮。”

“我当然是认真的，我又不是他那种小丑。”

“他说他是认真的。”

几个回合下来，事情清楚了：亚曼德寸步不让。多亏安东尼奥，他对巴西人用绰号代替本名的传统了如指掌；也多亏安东尼奥，他还知道保罗·罗西的故事，知道他在长期缺阵之后、一九八二年世界杯开幕前几天才归队，随后带着意大利一路夺冠：亚曼德希望借这个名字讨个吉利。

“这小子自命不凡，已经当自己是世界冠军了，嗯？想重走保罗·罗西的路，嗯？那咱们就把整条路都走完：头三场球保罗·罗西踢得臭不可闻，所以既然我们聪明、凡事都能未卜先知，那么后天，我亲爱的年轻人，你坐板凳。”

安东尼奥刚把贡萨尔维斯的决定翻译完，更衣室里顿时一片冰冷。无数道挑衅的目光射向贡萨尔维斯，可他顶住了所有人的注视。当他问还有谁对印在球衣上的名字有什么好主意时，好几秒钟没人搭腔，许多双眼睛垂向了更衣室的地板。

这时雅西站了起来，说：“我想在球衣上写马科斯。我肯定他会高兴的。”

安东尼奥在自己那份体育大冠军的记忆档案里翻找这位马科斯是谁，随后想起了贫民区里和雅西一起踢球的孩子们，想起那个点球罚得很好的小男孩。他把缘由解释给贡萨尔维斯听，贡萨尔维斯没有异议，更衣室里的气氛也就回暖了些。

“还有谁？”

“还有谁？”

考埃察觉到气氛重归和谐，便举起手臂，要把水重新搅浑：“我想写雅娅。我们能到这儿多亏了她。再说她漂亮极了。”

安东尼奥哭丧着脸转向贡萨尔维斯：“他想叫雅娅。”

“为什么？”

“我没搞懂。”

“……他在开玩笑吧？”

“但愿。”

“我的上帝。求你帮帮我们。”

“考埃，你是认真的吗？”

考埃用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回答：“你当我真想在背上印个女人的名字？”

5.4 人墙

莫阿西尔
马科斯
皮亚塔

乌比亚雅拉
伊塔乌纳
塔伊尼

乌比拉坦
雅瓜里乌纳
伊西卡里巴

考埃
皮拉伊

“我没弄明白原来我们得跟长老们踢。”

“他们不是长老，全都比安东尼奥年轻得多。”

“就是长老。有几个下巴上还长了那种毛，跟安东尼奥一样。再说这有什么相干，他们是比安东尼奥年轻，可安东尼奥老得很：你们想想，他等于活了两辈子，头一辈子他就已经老了。”

“反正安东尼奥说过要尊重他们，因为这些……”

“长老？”

“……球员个个都非常强，而且全都在欧洲踢球，那是个很古老、很遥远的地方。”

安东尼奥闭着眼，坐在午后的太阳里。孩子们坐在几米开外的替补席上，碎嘴得像一群长舌妇，他们的闲聊让他愉快地分了心，暂时忘了某种焦虑：因为直到离开更衣室前五秒还在持续的争吵，他心里并不太踏实。

“不知道这个欧洲是什么样子，嗯？还有不知道这个地方，克罗地亚，是什么样……”

“这么多人，他们全是从同一个村子来的吗？”

“不是。”

“是。”

“要说‘城’。”

“说不定那些白红两色的全是从同一座城来的。他们人少得很。”

“不算少，比我们多得多，我是说比我们村子里的人。”

“说不定克罗地亚是个很大的村子。”

“要说‘城’。”

“安静，安静，开始奏一段音乐了！”

“这是什么音乐？”

“是克罗地亚过节的赞歌，葡萄牙语里怎么说我忘了……”

“带‘国家’的词，比如‘国家之声’、‘国家之歌’……”

“国歌，”亚曼德低声说，“国歌。”

“啊，对。”

“对。”

“就是。”

“现在该巴西的了，你们还记得吗？”

“安东尼奥以前时不时唱过。”

“我不记得了。”

“别出声，要开始了。”

“别出声！”

安东尼奥站着，有点磕磕绊绊地唱国歌。磕绊，是因为他记不清全部歌词，因为满场的人和他一起唱世界杯揭幕的国歌，这盛况令他心潮澎湃，还因为他意识到，他的孩子们是唯一不会唱国歌歌词的人，除了皮拉伊和考埃不知怎么也记得几句；这一幕上了电视，对他们可不是什么好广告。

“所有人都在唱，真好听。”

“我激动得腿发抖，我觉得是因为我们没给身体绘彩。”

“我没绘彩也觉得空落落的，没力气。”

“嗯。”

“我也是。”

“莫阿西尔绘彩了。”

“绘了？真的？”

“嗯，没画在脸上，画在身上和胳膊上。用安东尼奥的那种记号笔。他得穿那件把他全盖住的衣服，他说谁也发现不了。”

他准是趁更衣室里那场乱子下的手，安东尼奥想，我都没注意到他画了。

孩子们被贡萨尔维斯教练摆成了一个经典的 4-4-2，可尽管安东尼奥卖力地把指示翻译得尽量明白，球员们还是发出了不止一声嘟囔和抱怨。

“球不是这么玩的，”他们抗议，“这不是球戏！”

要对史上夺冠最多的国家队的主教练如实转达这类意见，安东尼奥实在做不到，他只能对自己的孩子们说：即便排成这个阵型，也要拼尽全力。

“你们不觉得这种带牙齿的鞋硌脚吗？”

“鞋钉。”亚曼德纠正。

“很硌。”

“我不太硌，不过我进场前被他们拦住的时候摔了一跤，真丢人。”

“地滑。”

“很滑。”

“我也差点摔了。”

“有个克罗地亚人笑了。”

“我没看见！”

“都是因为我们没绘彩。”

“你说得对。”

“是没错。”

他们看上去滑稽极了：运动服裹得严严实实，兜帽拉到眼睛上。这是他们平生第一次体验低于二十五度的气温，只得接受安东尼奥的解释：不，你们没有生病，这个叫作“凉快”，或者随你们叫，“冷”。也是平生第一次，他们明白了衣服居然还能有一种合理的用处。可当替补席上的孩子们叽叽喳喳评论时，场上的球员显得全神贯注于执行指令、数到四，而不是专心对付克罗地亚人，克罗地亚人一开场就发动了真正的猛攻。尤其是雅西，习惯了大范围游走，如今要当纯边后卫、要永远盯死同一个人、要把自己局限在他眼里那么窄的一条场区，浑身不自在到了极点。也许这也怪安东尼奥：他告诉雅西，必须确保后卫永远是四个、永远排成一条线：结果他花在呼喊、点数、对齐、重新点数上的时间比踢球还多。

上半场第五分钟，贡萨尔维斯已经铁青着脸站起来嘶吼辱骂，安东尼奥坐在替补席上——他不被允许起身（严格说也不被允许和球员说话，翻译的需要除外）——只能尽量转达。从那一刻起，“白痴白痴白痴！”这个口头禅每隔几分钟就会为上半场伴奏一次。

“这些人在揍我们的人。”

“裁判就是不吹哨。”

“你看，又来，塔伊尼又挨了一脚。”

“这一下很重。”

“塔伊尼一做那个表情，就说明他非常疼。”

“可你看他跑得多快！”

“好样的塔伊尼！”

“加油！”

“一肘子！”

“乌比拉坦！”

“他流血了！”

“裁判做手势让他下场。”

“对，”安东尼奥插话，“得让他止住血，不然不能继续踢。”

“真的？”

“为什么？”

“对啊，为什么？”

“安东尼奥……”乌比拉坦一边接受鼻子包扎一边困惑地问，“我们怎么办？他们揍我们，裁判却不吹！”

“你们不够专心，巡回赛的时候也有人下脚很黑，可你们从没抱怨过。”

“今天不一样。”

“嗯，这个我看得出来。”

上半场第十分钟，克罗地亚的一次进攻沿左边线展开。皮亚塔在中线附近滑倒（他还没完全适应必须穿鞋这件事），漏出的一记传球到了科瓦德里奇脚下，后者几乎贴着底线送出一记又快又平的传中。雅西正朝中路收拢，想盯住两名已经机敏地拉开位置的对方前锋。球钻进人腿堆里，被队友和对手接连碰过、变向，正好蹦到他脚前，而他根本刹不住奔跑的惯性，一脚碰上去，球滚进了自家网底。

“不！”

“他怎么踢的！”

“他没看见球过来！”

“一比零！”

“他们一比零！”

“不！”

一阵异样的寂静笼罩了圣保罗的球场和整个国家。看台上那几千名克罗地亚人爆发出不敢奢望、无法遏制的狂喜。贡萨尔维斯面露凶相瘫在替补席上，雅西用自己的语言比划着、吼着，不知在喊什么。安东尼奥看着场上和板凳上不知所措的球员们：正在发生的事情不对劲，他的孩子们能踢得好得多。他所处的境地几乎没给他任何腾挪空间，可他必须做点什么。

比赛重新开始，克罗地亚踢得更谨慎了，这让巴西得以喘息，也让贡萨尔维斯平静下来。

“一群白痴，”他压着嗓子对安东尼奥吼道，“我们带着一群白痴来踢世界杯。”

“教练说什么？”

“他翻来覆去就重复同一个词。”

“什么意思？”

就在那一刻，安东尼奥明白了自己该做什么。这主意疯了，但也许管用，他想。我只要等到对的时机。

“你看见了吧，他们是长老？我早说过！”

“他们不踢了，在中场等着揍我们。”

“他们跑得不像刚才那么猛了。”

“他们累了。”

“对，因为他们是长老。”

事实上，尽管开局混乱，比赛还是平平安安地拖到了第二十五分钟：雅西似乎已经决定不理睬会下达给他的布置，开始踢得更靠前，而且时间越久他胆子越大，已经能稳定地送出传中，同时还回防到位。

第一个效仿他的是考埃：在前场孤零零地待腻了，他开始回撤抢球。而安东尼奥的两名球员聚在左路，已经足够射出一记“毒箭”了。

第二十九分钟，雅西又一次插上，克罗地亚教练担心他那明摆着的充沛体力，于是把全队的重心向他那边倾斜。这一来，考埃得到的空间比他需要的还多：一脚精准的传球，一次突然的启动，毒箭离弦，直奔那位人高马大却动作迟缓的克罗地亚门将的左下角，无从扑救。

狂欢爆发了。丢球后仿佛遭受雷击的巴西观众一口气缓了过来，一声解脱的巨吼撼动了球场的地基。替补席全体蹦了起来，孩子们开始按他们的方式庆祝，而全神贯注的安东尼奥没有放过这个机会。他把乌比拉坦和皮拉伊拉到一旁，在一分钟之内，假装翻译贡萨尔维斯的指示，把能布置的战术全布置了下去。比赛重新开始时，孩子们已经不再踢那个 4-4-2 了，尽管贡萨尔维斯似乎毫无察觉。

“这样好多了。”

“嗯。”

“可以打安静的美洲豹了。”

“再来一记毒箭。”

“那边还有地方摆一张拉得太满的弓。”

“好样的乌比拉坦！他也看出来了！”

“对！”

第四十分钟，克罗地亚中场莫多利奇在中圈拿球，一记出其不意的冲刺直杀到前场腹地，被雅瓜里乌纳拦截，摔倒在地。

“他是假摔。”

“不是犯规。”

“裁判吹了？”

“可那不是犯规！”

“他们是长老，容易倒。”

“可他根本没倒，是假摔！”

巴西球员们难以置信地面面相觑，不知该如何是好。火上浇油的是，莫阿西尔还在大喊：不要排人墙，把视线留出来看球。克罗地亚球员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门口那个白痴在喊什么？”贡萨尔维斯问，他早知道答案。

安东尼奥故意不理他，可替补席上的孩子们已经在徒劳地嘶喊了：“人墙！人墙！莫阿西尔！排人墙！告诉你，这些人射门几乎跟我们一样狠！”

任意球在门前空无一人的情况下又快又准地飞向上角死角。莫阿西尔凭着近乎超人的反应奋力伸展，指尖堪堪蹭到皮球，刚好让它惊心动魄地砸在横梁上。胜负只在那一厘米之间。

贡萨尔维斯此时已经没了半点往日的样子。他侧着身子坐在替补席上，一个人念念叨叨，难得朝球场看上一眼。

中场休息时，安东尼奥把他的想法完善了。他没有老实地翻译贡萨尔维斯那些喷火的话，而是编了一套教练改主意的说辞，按孩子们熟悉得多的方式布置了场上阵型；他还借机用布雷奥瓦换下了开场挨撞后还在疼的塔伊尼。

下半场以皮拉伊在右路的一次突袭开场：连过两人杀入禁区，就在他起脚前百分之一秒，洛夫鲁卡一记亡命铲球把球从他脚下捅走。动作干净利落，尽管皮拉伊被惯性带得颇为壮观地摔了出去。可裁判毫不犹豫：吹罚巴西队点球。

整个上半场，安东尼奥的孩子们无论对对手还是对裁判的判罚都姿态恭顺，有些判罚他们吃了亏还弄不懂是什么意思。可下半场，有什么东西变了。他们成群扑向裁判，激烈抗议，尽管语言不通，在场观众和全球直播前的观众很快就明白了抗议的性质：他们主张那不是点球，裁判搞错了，因为皮拉伊是自己摔倒的。他们高喊：“不是点球！不，不！”

考埃还喊：“不公正！不公正！”

欢庆中的观众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哨响时一跃而起的贡萨尔维斯也不明白。

而裁判被这个足球场上大概从未发生过的场面打了个措手不及，凭本能做出反应：向皮亚塔出示黄牌，把抗议得尤其激烈的伊西卡里巴红牌罚下，然后与边裁和第四官员商议：点球无论如何要罚。

考埃站出来主罚，整个球场和整个星球都在揣测他的意图。贡萨尔维斯站着，已经只会吼一些不再成词的元音；考埃两眼喷火，连助跑都没用，把球慢悠悠地推给门将，门将一脚挡下，随即把球踢出了边线。

观众久久屏住呼吸，考埃一动不动：克罗地亚人、巴西人，没人敢出声，连贡萨尔维斯也僵住了。直到看台最高一环的某个角落，一个小男孩鼓起掌来，打破了魔咒，引发连锁反应，酿成圣保罗球场记忆里最长的一次掌声。连贡萨尔维斯都惊讶地发现自己的鼓掌。一分钟后，全世界的通讯社将把这一幕变成整个足球史上最广为流传的事件。

安东尼奥的孩子们最终三比一拿下的胜利、踢了最后十分钟还一脚打出双门柱的亚曼德的幸福（贡萨尔维斯敢发誓他是故意的），以及随后的庆祝，几乎都退居其次了。

这场比赛、也许整届世界杯的象征，已经变成了考埃那双喷火的眼睛。

5.5 奥皮斯波

奥皮斯波不是记仇的人。记仇浪费时间，还蒙蔽心智；他信奉的是腿上和脑子里的速度。要是他肯回头看，可他不是回头看的人，那么发现阿尔梅达那帮孩子的功劳在媒体上被算到北方电视网头上、而不是他的《阿马帕体育公报》头上，本来是可以让他恼火的。可奥皮斯波是个坚信成功着顾向前看的人。只有向前看，一家像他这样家底有限的报纸才能抢到头筹，尤其现在，印第安人真的出名了，新闻界的大块头们纷纷下场。向前看，他早就看见了：要是他们能打进世界杯，在媒体价值上会变成什么，而且和以往许多次一样，他又看对了，他自满地对自己说。

不过有时候，为了向前看，你得先往很远很远的后头看：正是为了这个，他去了蒙特杜拉多，去搜集关于阿苏卡阿足球队来历的情报。未接触部落本身就是有意思的素材，而这批人还罩着一层神秘的光晕，这种光晕对一个好故事总有好处：能头一个揭开他们的确切出处，将是大师级的一手。

最初的打算是偷偷尾随他们一直跟到村子——调查报道，向来是他的看家本领——但他很快改了主意：太危险，可能有美洲豹、有毒的畜生、食人部落，天知道还有什么。于是他决定把调查才能施展在更舒适的地盘上，留在蒙特杜拉多和拉兰雅尔之间转悠，寻找线索。可那儿竞争已经太激烈了。要想找到真正独家的故事，就得看得更远，更靠后，更深，更往右，更往旁边。得请人喝啤酒，得聊天、让人开口、倾听，尤其是倾听：这是每一个真正冲锋陷阵的记者的头号诫命。

也许真正把他和别人区分开的正是这个，他想：不是腿上的速度，虽然那也不容小觑，而是相反，是耐心。别人带着预先写好的故事来，只找能佐证它的消息。他不，他有耐心等待那个对的线人、尤其是那个对的点子自己出现。而聊着聊着、再聊着，点子此刻出现了。他也许会成为全国最招恨的人：偏偏在巴西似乎找到了一支梦之队的此刻，去打碎整个国家的梦，可能是有风险的。可一个真正的记者，是不会放弃一个好点子的。

正因如此，他此刻身在圣塔伦，希望能和那个能帮他在正确的位置向后看的人谈上一谈。与此同时，为什么不向前看，欣赏一下这位小姐的风姿呢？她穿着一身勉强算数的水蟒装，正在几步之外扭得这般灵巧。欣赏完毕，他招手让她走近，问道：“亲爱的，你太棒了！想过拍电影吗？我们路多得很，能替你美言几句。不过趁咱们聊上了，宝贝儿，你认不认识一个叫佩佩的？听说是个卖女士内衣的推销员……”

什么是天才？是直觉，是韧劲，再加一撮运气。是有一个必胜的点子，并且有能力抵达没人抵达过的地方。那个阿尔梅达的印第安村子在哪儿？在森林里，没错，可有没有人问过，它到底在哪儿？因为，咱们说句实话，森林里的边界可没那么精确。前一刻你还在巴西，下一刻，不知不觉，你就在苏里南了。森林深处可没有边防军。

“女士内衣？这些事归我继父管，您知道吗，我身上穿的这些都是他买的，他品味好着呢，您说是不是？您要是愿意等到店里打烊，他会来接我，您不妨问他。顺便把电影那事儿也跟他提了。”

韧劲和运气。而如果那个阿尔梅达的村子在苏里南呢？除了一个真正的、如今已然绝种的记者，还有谁能挖出这么烫手的真相？

在又出汗又喝劣质啤酒的两个小时里，奥皮斯波在纸上记下了大量笔记，搭出了那篇将成为他一生最伟大报道的草稿。他不需要证实，尽管他确信会拿到的，哦，是的。这个佩佩会证实一切，他敢肯定：记者的鼻子不会骗人。

“佩佩？佩佩？那个老酒鬼，当然认识。可那人与其说是惦记内衣的蕾丝，不如说是从早到晚挂在酒瓶子上，听我的没错。”

姑娘的继父是个矮墩墩的胖家伙，浑身文身和伤疤，不是那种天黑以后你乐意碰见的人。

“他在森林里的历险？那疯子牛皮吹得可多了！他当然跟我讲过他在森林里的历险，您想听哪一段？赤手空拳掐死凯门鳄那段？被女儿国部落绑走一星期那段？还是那座两米高的纯金雕像、后来再也找不着的那段？”

“不，这些真不用，改天吧，”奥皮斯波思忖了片刻，“我想听他在苏里南边界上跟丢了的那个马卡帕游客那段。”

那人发出一声干笑，和黑兀鹫的叫声分不清：“这段我没听过，不过我敢肯定，只要雷亚尔的剂量到位，您想要一份他签字的自白都没问题，要是您需要的话。”

“哈哈，我早料到了，亲爱的，这种人我见得多了！”

他友好地用胳膊肘碰了碰那人，他喜欢营造亲切的气氛：“那我在哪儿能找到他？”

“谁知道呢，说不定他正在河上游卖内裤，说不定正开着车在帕拉州某条偏僻小道上拉着哪个冤大头兜风。他每编十趟行程，才真跑一趟。不过您放心，他早晚会回这儿来的。”

那人——说到底也没那么亲切——上了车发动引擎，车窗升起，把姑娘的抗议关在了外面，她坚称还有电影的事要谈。奥皮斯波看着他们在两股烟尘之间驶进一片漆黑的夜。

他在心里把稿子又过了一遍。他仿佛已经看见它印成了铅字：一篇石破天惊的稿子，一篇扭转职业生涯的稿子，没错。可惜读者这东西，不管多能囫囵吞枣，都需要一味助消化的佐餐：一段视频，一张照片，一样能让他们拿来说“肯定是真的，照片我都见了！”的东西。天哪，一帮蠢货。你进电影院，看见一条飞龙变成开着飞船的霸王龙，你信了；出来看见报纸上一张照片，你就把它当摩西十诫，脑子里连一丝“他们在涮我”的怀疑都不起。可公众就是公众，公众得伺候好，朋友们：一张佩佩坐在他那辆吉普车上的漂亮照片就完美了。

当然，麻烦在于不知道这个佩佩这会儿到底在哪儿、什么时候回来。不过再想想，要是这记猛料在赛事临近尾声时爆出来，反响还会更大：“巴西冠军其实全是苏里南人！”够挑起一场战争的料。

要紧的是赶在巴西被淘汰之前放出去，可对克罗地亚那场他们赢得漂亮：出线似乎不成问题。奥皮斯波想起一晚上在台上轮番登场的姑娘们：个个前途无量，没有一个不是在电影界大有可为的。我等得起，他拿定了主意。

5.6 潮线

这就是他们叫作海的东西，热鲁热鲁，那片大洋。

热鲁热鲁是个了不起而勇敢的猎人，也许是村子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猎人，他一直以为自己不知道什么是恐惧。可是他错了。

双脚浸在温暖的水里，小小的浪头抚摸着他的脚踝，他感到的是一种深沉的恐惧，几乎把他钉在原地。那么多水，那么多的水。

两个女孩手牵手从沙滩上走过，年轻，微笑，带着成熟水果的颜色。她们用狡黠的眼神看了他一眼：他穿着巴西国家队的休闲球衣，可那些日子里，谁身上没件巴西国家队的东西呢？就算认出了他，她们也没表示出来，但多半没认出：他们当中新近才出森林的那些人还没那么有名。雅西、考埃、长得酷似那位受伤冠军的亚曼德，已经上了所有报纸的封面，可他，热鲁热鲁，没有：球队的官方合影里能看见他茫然的目光，仅此而已。

安东尼奥会帮你战胜这份恐惧的，等着瞧；可现在其他人正在走远，你得跟上，自由活动的一天快结束了，很快你们就要回到大家一起训练的那个沙波诺去了。

太阳正在福塔莱萨的海滩上落下，全城的男孩正夹着足球从四面八方汇拢，开始例行的足球之夜。少数幸运儿会在围网的球场里踢，其余绝大多数人会用两个背包凑成球门，最有条理的那些人，则用集市上买来的小球门。他们会踢上一整晚，新的友谊会结下，新的爱情会萌芽。

热鲁热鲁那拨同伴在一个飘出烤肉香的小摊前停下了。一小群人正围着一台小电视看喀麦隆对克罗地亚的比赛，那场比赛教练肯定录下来了。回头他会放给他们看十几遍，就像墨西哥对喀麦隆那场一样，白费力气。

录影像就像记忆，热鲁热鲁，只不过发生在屏幕上。它比记忆更精确——才离开几天的森林，那些感觉已经在消散了——但更残缺：缺了气味，缺了热度，缺了灵魂。

一群男孩女孩正在组织一场小比赛：不像村子里，沙滩上踢球（而且踢得好！）的女孩成百，也许上千，加入她们的诱惑太大了，大到让他离开同伴，朝他感到魔力般吸引的潮线走去。

“你想踢吗？”他们问他，可热鲁热鲁听不懂。他拿起一个球，用头和膝盖颠了起来，这就绰绰有余了。前一天晚上对墨西哥，他只在最后时刻才上场，踢了很短很短的时间，当时乌比拉坦挨了重重一下，开始一瘸一拐。他曾直视那个恶魔般的墨西哥门将的眼睛，并且感到了害怕，他所有的同伴也都一样。他原以为自己不会受恐惧之苦，在走出森林之前，他从不知道恐惧是什么。

在沙地上踢球很奇怪，跑起来难，跳起来难，好好踢中球也难。不过重新光着脚踢真舒服，不用穿那双害他（又一次！）在进场时摔倒的可怕的鞋。墨西哥人没有笑，他们眼神里、皮肤的颜色里，有种熟悉的东西，他喜欢他们，当然，除了那个恶魔门将。

不过，以零比零结束一场比赛是一种恶心的感觉，他们谁都没经历过。许多队友想继续踢，不肯相信比赛能就这么结束。教练又摆出了病人的做派，尽管比第一场时收敛了些。热鲁热

鲁知道，对教练要看他的眼睛，无视他身体其余部分的所作所为：教练是头领，头领必须有智慧，哪怕他让自己的身体表现得像个病人。

海风给酷热的一天带来凉意，沙滩上的比赛在“穿衣队”和“光膀队”之间展开。幸好热鲁热鲁分在光膀队，脱掉球衣真是解脱。和他们一起踢的女孩里有一个，完全可以是从森林来的，她的面部轮廓泄露了她的印第安血统：热鲁热鲁久久看着她，想问她为什么不像他们一样光着上身，可他不知道用什么话来说。

前一天晚上，安东尼奥叫他上场时，他脊背上掠过一阵长长的战栗。亚曼德——他亲耳听见的——已经反复说了好几遍：

“我太弱，我太弱，”每当对方门将扑出他那些换了别人必进无疑的射门，他就这么说，“不是门将强，是我自己还太弱。”

不过，最受那个墨西哥门神折磨的球员是莫阿西尔。轻盈的莫阿西尔，敏捷的莫阿西尔，仿佛一夜之间变回了孩子。那恶魔超凡的速度和反应抽干了他的力气，不止一次，全靠一位善良的神灵才挡住了墨西哥的进球。

和女孩们踢球很开心。她们思路不同，慢一些却更刁钻，有时也并不慢多少。她们传出的球路难以预料，防守时对球场的视野非同寻常，让热鲁热鲁有点想起亚曼德。他常常看她们看得出神，正如他看船、看金属鸟和许多别的东西看得出神。可球一到他脚下，他就重新变回森林里的猎人，冷酷而勇敢。小球门很难射中，可他从场上任何位置都能打进。热鲁热鲁一记角度刁钻至极的吊射破门，让所有人都吃了一惊，球员们吃惊，观众也吃惊，观众越聚越多，都是来看这个连葡萄牙语都不会讲、足球却踢得这么好的外国人表演的，这时那个轮廓像他们的女孩抱住了他。所有人都在鼓掌，都开心得不得了。

前一天晚上他也被人拥抱过。比赛结束后，墨西哥球员们欣喜若狂，互相拥抱，有人甚至流着泪。当队友们去找他们行那个奇怪的交换球衣的礼俗时，有三四个对手拥抱了他，拥抱得用力、真实，像拥抱一个打猎归来的兄弟，一个你刚在她旁边挂好吊床的姑娘。

他们跟我们一样，热鲁热鲁想。当然，他们全都跟我们一样：球场里的人，住在城里的人。可他们比其他人更像我们。他回抱了他们，希望能吸收一点那些人的力量，而且他觉得真的吸收到了：他立刻感到更强壮、更坚定了。不过被抱得最多的是那位恶魔门将。他多次挽救了比分，是真正的英雄，连巴西观众都在不停地为他鼓掌。热鲁热鲁决定去拥抱他，他想吸收一点恶魔的力量，想变得像他一样不可战胜。可当他追上他、把他搂进怀里时，他明白了：恶魔已经走了，门将重新变回了一个软弱颤抖的人。热鲁热鲁四下张望，想看看恶魔飞去了哪里，可他的眼睛只看见刺眼的灯光。他想问亚曼德，亚曼德总能看见一切，可他正躲在一边和安东尼奥说些什么，也许还在重复那句“我太弱，我太弱”。

十比零的那个进球到来时，拥抱来自全体队友，男的女的。在沙滩上踢球真好，世界杯为什么不放在沙滩上办呢？世界真是个奇怪的地方。

“安东尼奥，告诉那个白痴，他要是敢在沙地上踢球崴了脚脖子，我就趁他还躺在地上过去结果了他！”这句话打断了比赛，当时贡萨尔维斯正带着安东尼奥、教练组和孩子们走来，人群突然变得敬畏而安静，分列两旁。所有人像被施了魔法一样认出了热鲁热鲁，连那个印第安面孔的姑娘也张着嘴呆望着他，一条胳膊僵在半空，定格在打招呼的姿势上。

那是热鲁热鲁，拯救了巴西的无名之辈。前一天晚上，终场前两分钟，可怕的佩拉尔德斯在禁区线上轰出一记角度刁钻的射门。平时的莫阿西尔轻轻松松就能拿到，可那晚莫阿西尔中

了邪，所有人都看出来了，连对手都看出来了。热鲁热鲁正全速回防，许多人敢发誓起脚那一刻他还在禁区外，太远了。可他的双腿化作了闪电，他的脚像最结实的树根，就在球门线上把那记必进之球挡了出去。从那一刻起，两队再没接近过破门，几分钟后比赛以零比零收场。

热鲁热鲁归队了，就在这时他想起了交换球衣的奇怪习俗。他们给他讲过，球衣要和对手交换，可他偏偏想和那个长着一张漂亮脸蛋的女孩换。于是她困惑地接过他的球衣，回赠给他一件几天前在集市上买的黄色背心，而热鲁热鲁恍然大悟，明白发生过什么了。是那个恶魔。他上场时曾死死盯住对方的门将：恶魔抛弃了墨西哥人，穿过他的身体离开了球场。是恶魔拽着他完成了那次门线救险，没有别的解释。

他得跟亚曼德谈谈，他们得更小心：最后那两分钟里，对方门将已经变回了普通人，他们本可以趁机取胜，却没有做到：这种事绝不能再发生。

5.7 翻译

“亚曼德——还是说我们该叫你保罗罗西——表现太出色了，恭喜。愿意给我们讲讲那个进球吗？”

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能跟地球上最红的那群人说话，这让他的处境独一无二，而安东尼奥开始尝到其中的乐趣了。

前一天晚上，他躺在床上思绪翻腾难以入睡，忽然惊讶地意识到，自己琢磨的不是第二天对喀麦隆的比赛，那场事关小组出线的生死战，而是翻译这个角色为他打开的一系列可能性。可惜没早点想到，要不然我大可以捏造出二十三个完全虚构的人物，让他们说尽我脑子里闪过的任何话，而且谁也拿我没办法。

不斩来使，这是众所周知的道理；可他直到那一刻才想明白的是：来使其实还可以爱说什么说什么，而且很难（在他这儿，是不可能）有人核查他说得对不对。

当然，要是孩子们的名气继续涨，这完全有可能，迟早会有个人类学家对他们产生兴趣，学会他们的语言，他的把戏就会被戳穿。但到那时他早就回森林里去了。再说他也不是想借这机会干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他只有两个目标，其中最容易——也最难以抗拒——的一个，是出一出憋了很久的几口闷气。

“他夸你踢得好，问你愿不愿意讲讲那个进球。”

亚曼德惊讶地看着安东尼奥：“我看见一个空当，就朝那儿射了，想着门将够不着。这有什么好讲的？”

“他说很遗憾你们没看到那个进球，也许你们当时在工作？不过他知道有录像的惯例，他说别担心，今晚你们就能看到了。”

记者若无其事地继续。

“总体来说，到目前为止你觉得这届世界杯怎么样？和你期待的一样吗？有什么特别打动你的吗？”

这是个正经问题，安东尼奥选择如实翻译亚曼德的回答，反正这回亚曼德自己就把讽刺放进去了。

“他说他玩得很开心。让他印象深刻的一点是，只要轻轻一碰这些大块头，就能让他们痛苦倒地。他当初摔断股骨的时候，受的罪都没他们看上去那么惨。不过他们的恢复能力也让他佩服：一转眼就重新站起来了，而他足足养了三个月才好。”

他们说话的时候，记者不停地东张西望，也许根本没在听回答，于是安东尼奥做了个小小的实验。下一个问题问的大概是四比一大胜喀麦隆之后球队在剩余赛程中的前景，他先把问题译给亚曼德，然后假装搞错，把亚曼德用族语做出的、令人费解的回答原样报了上去。

记者眼皮都没眨：“非常感谢。把线路交回演播室！”

另一个目标要难实现得多：利用这个局面，绕开贡萨尔维斯的干预来掌舵球队。

把“别再搞那套不设位置的胡闹了”翻译成“像你们会的那样、像你们一直以来那样自由地踢”很容易。可贡萨尔维斯不是蠢货，尽管明面上还什么都没说，他显然已经嗅出了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且，也正因为他不是蠢货，对克罗地亚下半场看到的出色表现已经说服他顺水推舟，装出乐见其成的样子：随后贡萨尔维斯的那场新闻发布会，通篇都在赞美孩子们踢的全攻全守足球，还穿插着他假惺惺的谦逊，说他和教练组只是帮孩子们适应了世界足球（这在某种程度上倒是真的，这一点安东尼奥得承认）。

如果说在翻译环节拦截、篡改战术布置相对容易，那么干预首发名单就难得多了。

安东尼奥考虑过一种可能：捏造几句顶嘴的话，在贡萨尔维斯和那些他认为最好摠在板凳上的球员之间制造紧张，但他放弃了，这主意太损。实际上他更该做的是相反的事：把亚曼德、尤其是考埃的话翻得客气些，这两人看教练不顺眼，骂声不断（不过另一方面，考埃也开始暗暗生出几分佩服：挨了这么多骂，贡萨尔维斯居然照样让他上场）。

对墨西哥那场平局之后，贡萨尔维斯本打算换几个人，尤其是亚曼德，完全没让他满意。可安东尼奥知道，这孩子只是时间问题：他需要继续踢，才能尽快变回这届世界杯的潜在巨星。想来想去，为了让他留在场上，安东尼奥最后给其他所有可能的前锋都编了一套轻微肌肉酸痛：基塞、皮拉伊和萨尼亚苏莫名其妙地被送去体检，加做按摩和理疗，而亚曼德得以在对喀麦隆时登场。后来的场上表现证明他是真的。

考埃首开纪录之后，喀麦隆侥幸扳平。但几分钟后，考埃用一棵倾斜的棕榈让巴西再度领先，这是多年来和安东尼奥研究过的众多战术之一，那招式让观众和对手一样猝不及防。

第三球来自雅西的一记任意球，正好钻进了门角。众人欢呼之际，雅西不慌不忙走向球门，用手指在球进网的那个位置的空气里写下 M A R C O S。这本是献给他在马卡帕街区的球伴们的礼物，可喀麦隆球员把它理解成了羞辱的手势；多亏他们发现贡萨尔维斯同样黑了脸、看上去比他们还暴跳如雷，一场群殴才没有爆发。

终场四比一的那球正是亚曼德打进的，为一张拉得太满的弓收了尾：马内·加林查球场的观众仿佛就在等这一刻，七万名观众在暮色最后的光亮里齐刷刷射出一支想象中的箭。那一幕，安东尼奥此后多年想起，没有一次不泛起一层一米厚的鸡皮疙瘩。

5.8 汗水

雅娅坐在莱蒂西亚家客厅那张棕色沙发上，沙发软得过了头，反而坐着不舒服，她心里琢磨，自从脸书主页那档子事之后，请别人来她家已经变成了一件难事：朋友们宁可带她出去逛，或者把她请到自己家，好把她当战利品展示给亲戚和朋友们。雅娅倒也不反感，这样总比像爱德华达那样被人喝倒彩强。而且这样能认识很多人，个别还挺有意思，尽管显然谁也比不上……天哪！雅娅伸手到身旁去摸手机，却没在它该在的地方找到，手一下撞上了坐在旁边的法比奥的大腿。她腾地起身去翻包：可我明明记得把它拿出来了……包里果然没有。她飞快地扫了一圈客厅：谁可能拿走了？我的朋友们到现在总该明白，谁敢动我手机我就敢杀人。

“雅娅，有什么不对吗？”法比奥关切地问，一边从沙发上站起来，顺势挪开了一点靠垫。在那儿！呼，原来只是滑进靠垫缝里了。

“没事，没事，一切都好，谢谢。”

她冲他甜甜一笑，完全没理会这笑容让他多心动，输入手机密码，侧过身子不让任何人偷看，打开了相册应用。

“来了，来了！”达妮说，“节目开始了。”

《Bom Dia Copa do Mundo》（早安世界杯）的主持人向家里和演播室的观众问好，介绍完嘉宾，便播出第一段报道：乔治对雅娅和考埃的专访，前一天晚上录的，照例由安东尼奥翻译。

乔治和安东尼奥之间的特殊交情，让北方电视网占了大便宜：它从一家半默默无闻的巴西北部电视台，变成了全国电视界举足轻重的一家。尤其是，它的总监和环球电视网签的一份协议，让乔治频频获邀担任晚间体育节目的评论员，还不断接到量身定做的片子约稿，就像此刻正在播的这段。当然，总监认为，这些额外的名气正好可以完美顶替一次加薪，而乔治总的来说也表示同意。

“这个乔治挺帅的嘛，嗯？”莱蒂西亚转向雅娅，朝她眨眨眼。

“你说什么呢？他起码三十岁！”帕特里夏反驳。

“那又怎么样，三十来岁的帅哥偶尔也是有的。”朋友不依不饶。

“考埃也不赖。”达妮评论。

“我觉得他有点小，”莱蒂西亚一锤定音，“可惜采访的是他，不是亚曼德或莫阿西尔那俩帅疯了的。”

“可他昨天进了两个球，”法比奥专为此场合请来的朋友马特乌斯插嘴说，“第二个还是借门柱做墙弹进去的，神仙球。而且总的来说，到目前为止他是杀进十六强的头号功臣。采访他是应该的。”

马特乌斯此前一直没吭声，从晚上开始就一直在找机会说点什么、刷刷存在感。姑娘们的眼神让他明白，他还是继续闭嘴的好。

“我本来盼着，他们请你到贵宾看台看完球之后，还会请你参加赛后的晚宴，然后我们也能混进去，全都穿得漂漂亮亮的！”莱蒂西亚叹了口气。

“才不是呢，得了吧！”雅娅从手机上抬起头来片刻，“他们又不是出席盛典的明星，是封闭集训的球员。等着瞧吧，我敢肯定世界杯结束的时候他们会想起我的。”

“我再说一遍，这个考埃看上去就是那种在床上很会让你开心的男人。”达妮坚持。

“嘘！傻瓜！小点声！我爸在隔壁呢！”莱蒂西亚训她。

你都不知道你说得有多对，亲爱的达妮，雅娅想，又端详了一遍那张自拍，是她前一天晚上、比赛和采访过后几个小时拍的。照片里只有她汗湿的脸、一截锁骨，和考埃同样汗湿、紧贴着她脸的脸。从她脸颊的红晕和眼里的光亮就看得出，他们流汗，可不是因为刚一起去跑了个步。

5.9 香烟

特蕾莎把果汁和小饼干摆上一张铺着黄色塑料桌布的小桌，把桌子端到正对着电视的三张扶手椅前。她这辈子从没看过一场足球赛，可这届世界杯上有安东尼奥的孩子们——而且他本人也一身球衣坐在场边的替补席上，那样子真精神——当然不能错过。

从第一场起就说好了，她和萨韦里奥一起在新友谊电台看球，随后若昂也加入了进来，他觉得跟一个和他一样认识主角本人的人一起评球，才更尽兴。八分之一决赛本来路易莎也该在，可她犯了牙疼，于是若昂替她去主持《八卦旋转木马》，节目几分钟后结束，正赶得上开场哨。

特蕾莎打开电扇，从书桌抽屉里取出巴西国旗——他们能买到的最大的一面，是凑份子买的，连秘书丽贝卡都出了钱——小心地把它披挂在敞开的窗台上，朝她估摸是贝洛奥里藏特的方向，往正午滚烫的空气里抛了个飞吻：“加油安东尼奥，加油孩子们！”

一切就绪。

看第一场的时候有点混乱，因为特蕾莎把音量开得老大，想听电视解说，可萨韦里奥不停地问她解说员不讲细节：

“观众什么样，什么表情，高兴吗？裁判帅吗？胖还是瘦？安东尼奥这会儿什么脸色？他们的鞋是什么颜色的？”

她为了回答他，漏看了一段段的比赛，回头完全摸不着头脑。

所以从第二次起，他们找到了舒服得多的办法：把音量调低到喃喃细语的级别——刚好够在需要时听一句解释——然后由特蕾莎把比赛给萨韦里奥讲个明明白白，正是他喜欢的方式。

“来了来了，他们进场了！穿着黄球衣，跟往常一样：我觉得这颜色特别衬他们，而且这颜色喜庆，大家都知道。安东尼奥把胡子剪短了，真精神。不过我觉得他瘦了点儿，他压力肯定大：这么紧张，这么多人，也不知道他吃饱没有。天哪裁判真丑，你没看见。满脸就剩个鼻子，又矮又缩，像被人挤过似的。但愿他别太凶，那双小眼睛我不喜欢。智利队的红球衣倒是漂亮。他们的脸都挺讨人喜欢，挺开朗，但愿踢完能愁一点。哎等等，我把音量调大，咱们听听国歌，可好听了……”

所有人都安静下来：若昂下巴抬得高高的，骄傲得仿佛自己也在场上；萨韦里奥跟着节奏点头，全神贯注；特蕾莎的嘴唇跟着歌词翕动。国歌总是让她动容，所有的国歌都让她动容；再看那些好孩子，那么年轻，个个严肃又笔挺，多招人疼，他们该多激动啊。她飞快地抹去眼角的一滴泪。好了，多愁善感到此为止，加油，要开球了。

“他们跑得真凶，萨韦里奥，踢得真好。他们跑动起来的样子好看极了，你不知道，镜头扫到观众席上的姑娘们，她们的眼神能把咱们的孩子生吞了……啊！皮亚塔小心！那个七号小个子像只蜉蝣一样盯着他，我看镜头不拍的时候他准是又踢又掐，一脸的坏相。哎，现在雅西冲起来了，你看他跑的，像长了六条腿，他把球捅给考埃，考埃，哦！他肯定踢着球了，可快得根本没看清，球像是自己弹出去的！乌比拉坦拿到球，立刻塞给塔伊尼，他已经跑到前面去了，那儿叫什么来着，线后面。”

“天哪，越位！”萨韦里奥急了。

“嗯？”

“不不，”若昂插话，“没越位，就差一根头发丝！”

“你们刚说的这个我没太听懂，回头再给我讲。不过现在注意，皮拉伊已经冲到右边了，亚曼德把球传给他，他用头，哦！哦！进了！进了，萨韦里奥，进了！！！”

其实根本不用她说：敞开的窗户外涌进来一阵闷雷，接着是一声巨吼，此刻正在一栋栋房子之间回荡，震得路边的棕榈树簌簌发抖：“进了！进了！进进进进进了！”

他们重新坐下，特蕾莎趁机给大家续上菠萝汁和椰子汁，萨韦里奥和若昂点起一支烟。来吧，咱们形势不错。

烟刚掐灭，特蕾莎就紧张地嚷起来：“天哪我没看清发生了什么，现在球在一个智利人脚下，一个没礼貌的傻大个，让人真想扇他几巴掌，好，他把球传给另一个，十号，头发剃得极短的那个，我的天，咱们的教练在喊什么，安东尼奥也在喊什么，可我看两个人一起喊孩子们听不明白，你看，他们好像乱了，十号射门了，好狠，莫阿西尔像只美洲豹一样扑出去，可是不，不，不，就差一根头发丝……不！他们进了。莫阿西尔绝望了，可怜的孩子，他被那一通喊叫弄懵了，可我实在不懂，不懂，怎么能这样……”

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是一场走钢丝般的煎熬。果汁喝光了，饼干吃完了，若昂抽掉整整一包烟，连一贯极有节制的萨韦里奥都问特蕾莎，家里有没有一瓶朗姆酒、一口卡莎萨酒什么的、随便什么烈的，好扛过这场没完没了的没有结果的折磨。特蕾莎为没有提前备好而深感惭愧，把钱包塞给若昂，打发他去买朗姆酒、平加酒和大盒的木瓜冰淇淋。

“快结束了，萨韦里奥，教练只会挥着胳膊嘶吼，安东尼奥坐着，双手托着下巴。要踢点球大战了，你知道，点球大战可吓死我了。”

“他们多半也怕，”萨韦里奥指出，“据我所知，他们根本不习惯这玩意儿。”

“是啊，可不是，”若昂附和，“我也觉得这对他们几乎是全新的东西……可那人现在干什么，我的上帝……！”

“圣母啊萨韦里奥，那个九号像火箭一样蹿出去了，太近了，没人拦住他，他射门了，天哪不，进了，完了！不！不！那是，是房梁，打在房梁上了，没进萨韦里奥，没进！守护天使低头看了一眼，没进！！！”

“横梁，横梁！”若昂难以置信地喊，“不可思议，是横梁，不可思议！”

“哨响了，时间到了，圣母啊，就差那么一点点，我们最后一分钟就输了，我的耶稣，我这心脏像挨了一拳，浑身是汗。幸亏你没看见，萨韦里奥，真的，我发誓！”

特蕾莎为了迎接点球大战，去抽屉里翻找，把一尊玫瑰圣母的小圣像和一尊火与战斗之神奥贡的小雕像摆到了电视机顶上：“能请的帮手都请上，最好让莫阿西尔得到所有能得到的保佑。可怜的孩子，多大的责任，换了我早死了。”

她心乱如麻，点起了一支香烟：上一支还是几十年前和女同学们一起抽的。她用两根手指夹着，不往里吸，只神经质地吹出一口口小小的烟。上帝啊，真揪心。

5.10 建议

“阿尔梅达！安东尼奥！你当我瞎吗？你以为我是个白痴？”

“嗯？”安东尼奥正在酒店的电视小厅里，第无数遍回看哥伦比亚对乌拉圭的精彩片段。

“我说真的，你见我拄着盲杖满处走吗？牵着导盲犬吗？戴着墨镜吗？”

“抱歉，贡萨尔维斯，可我不……”

贡萨尔维斯用一个手势截住他，用目光掂量着他：“打住。否认，永远否认，哪怕证据摆在眼前。好样的。我敬重你。所以你也不用再绞尽脑汁找借口了。你在玩什么把戏，我知道。”

安东尼奥努力摆出最不动声色的表情，只是看着他。对方继续。

“我再说一遍：我性格上毛病一堆，但足球我多少懂一点。你干的事没让我发火，换了是我，多半也会这么干。让我有点上火的是，你居然以为我察觉不到，这个倒是真的。不过只要结果站在你这边，我就决定不插手，毕竟这些孩子你比我了解得多。”

安东尼奥继续沉默。

“可今天我们离淘汰就差这么一丁点，所以你给我听好了：你放给他们的那种自由踢法，行。居然管用，这很不可思议，可我向事实低头。管用。但你总得给他们几个支点，事情不顺的时候能抓住点什么。不然就会从自由滑向无政府，再滑向溃散，那就糟糕透顶了。”

安东尼奥拿不准贡萨尔维斯是真心实意还是在给他下套。不过，既然对方刚刚说了敬重那种永远否认的人，安东尼奥断定最稳妥的路就是继续装傻：“贡萨尔维斯，我向您保证，我听不懂……”

贡萨尔维斯一摆手把他打发了，挨着他坐下。

“把遥控器给我。”他命令道。

他调出他们下午那场比赛的录像，那场球最后靠点球大战才惊险赢下，他倒回到他关心的位置。他按了播放，画面里巴西防线全靠对手一次幸运的失误才化险为夷。然后他往前快进，停在巴西队一次进攻莫名其妙地毫无章法的时刻。随后他关掉这段，重新放出哥伦比亚的比赛，哥伦比亚就是他们下一个对手。

“看见了吧？从这儿往后，我们啃的骨头越来越硬。每一场都比前一场难出一个数量级。你们的战术头几场够用，以后也许还能用，但你必须给孩子们一根防守的顶梁柱，再加一根进攻的。”

贡萨尔维斯转头看安东尼奥，确认他跟得上，然后继续。

“防守上，毫无疑问是皮亚塔。我盯了他很久，他让我刮目相看：他对整条防线有一种近乎父亲般的态度。往前插的时候，他看上去几乎是不情不愿。他射门漂亮，可射门漂亮的别人也有，我要把他留在后头，给大家安全感。进攻上我更拿不定主意：保罗罗西那个蠢货，说

出来我都心疼，可他是真有两下子。不过他这样的人，也许最好放他自由，他给我的感觉是哪儿都踢得好，守门都行。更好的是他那位拜把兄弟：那小子也让我恨得牙痒痒，那个该死的圆脸小子，晚上翻酒店围栏出去还当我不知道。可他在进攻里的杀伤力大得惊人，这一点我必须认。”

“您是说考埃？”

“对。我不是说把他钉死在进攻线的某个固定点上，当然不是。可防线长传发动的人必须知道：前场等着的是他。不是随便谁，是他。这会改变进攻的整个套路，而且我向你保证，是往好里改。”

贡萨尔维斯站起身，关掉电视，以此宣告谈话结束。

安东尼奥把扑克脸保持到了最后一刻：“我会把您的指示转告孩子们，教练。”

5.11 瓦莱里奥

瓦莱里奥在病房的床上惊醒，浑身大汗，嘴里喊着：“哥伦比亚！哥伦比亚！”

在圣保罗那家昂贵的私人诊所“理疗与和谐”里，他和队友们一起接受治疗。瓦莱里奥·阿尔穆尼奥斯，巴西后防折断的顶梁柱，已经拄着拐杖走了一个星期，轮椅他不肯再坐了，那东西让他觉得自己是个废人，让他焦虑得要命。可显然，焦虑没那么容易赶走。

“瓦莱里奥？”

“嗯……”

“啊，你醒着。我还以为你在做梦呢。”

“又做了一个那种噩梦。这次还有那个踢中锋的家伙……”

“谁？保罗罗西？”

“对，就是他，就是他。我得送他去个什么地方，还有一些我不记得的人同行，可我们最后总是到了哥伦比亚。”

“唉，今天有比赛，肯定是因为这个。”

“那是个特别忙乱的梦，你知道那种梦里总觉得要迟到的吧？我得先送保罗罗西，然后赶去球场比赛，眼看就要迟到了。我好像认得路，什么都认得，可每次都拐错一个弯，结果就到了哥伦比亚。”

“真是个噩梦啊？”奥尔比斯吃吃地笑着说。

“可不是嘛，”瓦莱里奥也略带笑意地回答，“一个特别真实的噩梦。”

每逢巴西队比赛前的那些日子，他的负罪感就会被放大，变成一个个躁动不安的梦，甚至是不折不扣的噩梦：梦里多多少少总是所有人都在等着他去做某件他做不到的事。这一次，他梦到自己受命把一群难民带到安全的地方，可每次越过边境，不管走海路、走空路还是走陆路，他们总会无一例外地到了哥伦比亚。他不知道目的地到底是哪里，但肯定不是哥伦比亚。

他摸过拐杖。反正再也睡不着了，他知道，不如起来走两步。唉，说是走两步……瓦莱里奥怎么也想不通，拄着拐杖走路怎么会这么累。我是世界级运动员，他不停地对自己说，怎么可能每走五分钟就得停下来喘气？还有，为什么不让我出院，我也不明白，他们说要观察这只脚踝，可我觉得自己并不比那些已经回家的人严重。

魔鬼就没得选了：在那场让巴西国家队名单全军覆没的可怕事故的所有伤员里，他本来是最有希望踢上主力的人之一。他的伤势也是最重之一：颅脑创伤，下颌骨骨折，暂时完全丧失语言能力。在颅脑创伤的后遗症——包括那持续不断、敲钉子一样的头痛——彻底消除之前，在他能够正常进食之前，他只能留在医院里。

“就连那个蒙面超级英雄魔鬼，一开始也头疼得厉害呢。”法布里对他说。法布里是个美国漫画的狂热行家，这句话总算让魔鬼笑了，就算那张挂了彩的嘴笑不出来，至少眼睛笑了。

开赛前半小时，所有人已经聚在电视机前，七嘴八舌地争论开了。第一场比赛的时候，大家还是各看各的：一半是因为当时所有人的伤势普遍更重，一半是因为谁都没有心情去分享一段所有人都打赌会是灾难的经历。可到了最后，连亲戚带朋友一共二十个人，全挤在瓦莱里奥和奥尔比斯的房间里，为国家队的胜利欢呼拥抱。从那以后，他们就心照不宣地决定：比赛都到公共活动室一起看。他们悄没声地溜进来，先把一切和所有人骂个狗血淋头：教练、足协、球员、政客，可接着助威就占了上风，看起球来比全国其他所有人都揪心。

巴西对哥伦比亚之前，争论的焦点是福盖特那个大张旗鼓的举动：把自己的球衣送给那位印第安前锋保罗罗西。两个人长得太像了，保罗罗西稍矮一点（这得靠猜，因为福盖特脊柱受了伤，坐在轮椅上），面对镜头则明显拘谨得多：他总是垂着眼睛，动作说不出的特别，微微鞠躬或者做个手势，都像是刚起头就被掐断了。福盖特呢，那副做派倒像几分钟后要上场的是他：纹身亮得明晃晃，美国棒球帽歪戴着，脖子上挂着万年不离身的耳机，抬手打着招呼，眼神是那种早已把成功攥在手里的人的眼神。

“我早就说过，福盖特是个混蛋！”罗米尼奥用他招牌式的尖嗓子说。

“他不是混蛋，他就是喜欢站在聚光灯中间。”法布里回答。

“是站在一切的中间吧。”罗米尼奥补了一句。

“得了吧。两分钟后大家就把他忘了，这儿可是有一场四分之一决赛要赢。”卡洛斯·杜加尔提醒道。

“不过那俩人是真像啊，是吧？”瓦莱里奥说。

“可不是，跟兄弟俩似的。”法布里说。

“那另一个也是混蛋，”罗米尼奥又插进来，“再说了，一个叫保罗罗西的人，能不混蛋吗？你们看他那副样子，装得笨手笨脚的，可那天晚上进了球之后，跟中了邪似的。”

“呃，那球进得是真漂亮。”奥尔比斯指出。

“他是不是混蛋我不知道，强是真强，”法布里承认，“我不知道他比福盖特强不强，但强是真强。”

“因为福盖特现在强了呗。”罗米尼奥嘟囔道。

“再说我挺喜欢他那个拉弓的动作，跟你们说实话。”瓦莱里奥回了一句，假装没听见罗米尼奥的最后那句评论。

跟一个几乎完全失语的魔鬼一起看球，实在是其乐无穷，只要你能暂时忘掉他正在经历的那场灾难。每当球哪怕只是沾到巴西队进攻区域的边，他就会站起身来，呜噜呜噜地发出不成调的“呜哇啊啊！嘎巴啊啊！”还拼命比划来补偿说不出的话，结果不出五分钟，他周围就会空出一圈：所有人，包括他女朋友，都往后挪了几米，躲开那些误伤的巴掌。

魔鬼一吼，总有人煞有介事地接话，就好像听懂了似的。于是巴西对哥伦比亚这场机会不断的比赛，在声音上是这样展开的：“嘎巴啊啊！！啊啊啊！”

“你说得对，刚才那次进攻确实漂亮。”

“呜哇啊啊！吧呃呃呃！”

“那当然。”

“我也这么觉得。”

“呜扑扑扑？”

“不。”

“瞧你说的，做梦去吧。”

“呜哇啊啊！嘎巴啊啊！”

如此这般。

上半场第三十五分钟，亚曼德在哥伦比亚防线右侧开出角球。定位球总能引来魔鬼一套祈福仪式：他站着，双臂大张，咕噜咕噜地念叨着天知道什么。球一离脚，他就拉开特别洪亮的调门：“啊啊啊哇！啊啊啊嗯嘎！”

可这一次，亚曼德踢出的弧线球带着不可思议的旋转，绕过了整条防线。这回谁也没来得及评论。球精准地落在皮亚塔脚下，他毫不费力地把球送进了大门。“理疗与和谐”的公共活动室里爆发出前所未有的轰鸣。魔鬼泪流满面地瘫在椅子上，队友和家属们则在各自身体允许的限度里，不停地跳着、拥抱着。

贡萨尔维斯的孩子们仿佛真的听见了魔鬼那些谁也听不懂、却发自肺腑的助威，看上去势不可挡：上半场没能扩大比分，全怪运气，外加哥伦比亚门将两记真正神乎其神的扑救。

中场休息带来了一场新的争论。

“你们看见贡萨尔维斯了吗？跟傻了似的。”马塞利尼奥说。他脸上的挫伤让两只肿眼睛几乎睁不开，只能看见些模糊的影子，顶多再多一点。

“他没傻，球队踢顺的时候他就那样。”瓦莱里奥回答。

“可这不像一支贡萨尔维斯的球队，倒像是全攻全守的荷兰队。”卡洛斯·杜加尔说。

“没错，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法布里说，“就好像场上是孩子们在指挥，可能吗？他们哪来那么多经验？”

“我倒觉得他们今天比前几场踢得更有章法。”科鲁让反驳道。他向来透过战术的眼镜看一切。

“贡萨尔维斯是个白痴。”罗米尼奥自言自语。在场的人照例没理他。

下半场进行到一半，裁判判给巴西队一个至少三十米开外的任意球。和队友简短商议之后，雅西把球放在地上，等裁判用喷雾罐画出人墙的距离线。印第安孩子们对喷雾罐见怪不怪，那不过是他们每天见识的上千种怪事之一：对这项新鲜玩意最惊讶、最觉得好玩的，反倒是安东尼奥。

魔鬼已经站了起来，长臂张开，含混地念着那套谁也听不懂的咒语。雅西和亚曼德相距不远，都死死盯着球，全神贯注。

“肯定是保罗罗西那个混蛋来罚。”罗米尼奥说。

“不，”马塞利尼奥回答，“谁摆的球谁罚，是雅西。想想对喀麦隆那个任意球。”

结果助跑起脚的是亚曼德。球被一股难以置信的力量抽中，在聚光灯下又白又平地直飞，不带一丝旋转，朝哥伦比亚门将身后的看台飞去。飞了十来米，轨迹莫名其妙地断了，球开始坠向球门。门将已经慢了半拍，朝自己的左侧扑去。球还没进门，魔鬼的“啊啊啊哇！啊啊啊诶！”就已经喊起来了。亚曼德踢完就背过身，双臂朝天，朝自家球门往回走，连任意球的结果都不看一眼。

安东尼奥看到亚曼德这副做派，又太熟悉那一脚，球还没进就开始庆祝了。连贡萨尔维斯都本能地提前把双臂举向了天空。等球网鼓起的时候，“理疗与和谐”诊所里的小伙子们早已经喊得嗓子都哑了。

“那小子是个天才！”罗米尼奥一遍遍地说，“我早就说过：保罗罗西是个天才！”

魔鬼又坐了回去，攥着自己的球衣抽噎，就这样一直待到了终场，每一次进攻都让他揪心。哥伦比亚孤注一掷地全线压上，终场前十分钟，还靠一粒点球扳回一分：年轻的胡里奥罚进了一比二的那个球，一脚完美的点球洞穿了莫阿西尔的十指关。可全世界都看见的是：一只硕大的蚂蚱落在胡里奥的右袖子上，他浑然不觉，而巴西队的两名球员，乌比亚雅拉和伊塔乌纳，眼疾手快地抓住它，当着所有人的面吃了下去。

诊所公共活动室里发出的阵阵恶心惊呼，直到终场前一分钟才平息，这时魔鬼嘴里冒出了一个更新、更怪的喊声：“呜吧啊啊诶维伊瓦！”所有人都转过头，用询问的眼神看着他，而他已经在说了，声音嘶哑，却听得清楚：“万……岁……！万……岁……！瓦……莱里奥！我能……说……话了！”

他还说不利索，但那暂时的瘫痪似乎消失了。

“当然喽，这运气，”罗米尼奥总结道，“人家好不容易又能说话了，头一个招呼的居然是瓦莱里奥。”

5.12 发布会

奥皮斯波盯着那封确认邮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竟然办成了：“7月8日星期二16:00；米内罗球场，安东尼奥·阿布拉昂·卡拉姆大道1001号，潘普利亚，贝洛奥里藏特，米纳斯吉拉斯州。”闯进十六强之后，他就断定自己等佩佩已经等得太久了。他七拼八凑地想办法，总算挤进了围绕巴西国家队的媒体大篷车。他能动用的经费不多（其中一部分还被他不怎么规矩地挪用了），可是在一个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记者的地方开一场新闻发布会，这样的机会他绝不能放过。

“若泽，你是个蠢货。”

电话那头，他的主编若瓦尼·巴雷托试图让他恢复理智：“在巴西历史上也许最重要的半决赛开球前一小时，你的发布会连一个人都不会有。”

“若瓦尼，我的朋友，相信我，你知道奥皮斯波是绝对靠得住的，对吧？求你照我们说好的办。发布会四点十分开始，要是迟到的，也许四点一刻。你呢，四点二十把我发给你的那几个节选挂到网站上。”

“若泽，你是个蠢货。不会有迟到的，因为根本不会有任何人。”

“照我说的做，四点二十发节选，行吗？”

若瓦尼已经挂了电话。用上这些现代手机以后，要说他怀念什么，那就是把听筒狠狠摔回座机的那个动作。他想念得几乎连身体都感觉得到。

奥皮斯波开始预先品味他职业生涯中最伟大的一场胜利，这段职业生涯到那时为止一直干巴巴的，从没给过他那些他确信自己配得上的满足。他有过一个石破天惊的主意，他锲而不舍地追了下去，他写出了一篇配得上这个国家最出色笔杆子的报道，一条大独家，一条足以把全国炸翻的新闻，而现在，他凯旋的时刻终于要到了。

当然，他也非常擅长把“这条独家是假的”这件事塞进大脑的某个角落。那个时不时冒出来对他说“假的！假的！”的小声音，一天比一天微弱，最终被埋在他脑子里那几十条有趣得多的声音底下了。

剩下的一切都是无可辩驳的（几乎无可辩驳）：那支杀进世界杯半决赛的印第安部落来自的那片森林，不在巴西，而在圭亚那。几乎无可辩驳：奥皮斯波心里清楚得很，这不是真的——其实他压根不知道那个部落究竟来自哪个确切的地点——但他赌的是：亚马孙雨林太大，太大了，谁也不会动念头去精确计算各个部落的位置，至少没有巴西人会。有些事情根本不可能精确测定，他常常这样对自己说，就是不可能。

通常来说，没人会在比赛开始前一小时召开新闻发布会，更别说是这么重要的比赛，可他软磨硬泡地缠着国家队新闻办公室的那位女负责人——顺便说一句，是个漂亮姑娘，他还仔细记下了她的电话号码——缠到她筋疲力尽，把时间定在了四点。

“四点不会有人来的，奥皮斯波先生。”她对他说。

“您放心，您放心，小姐.....罗克萨娜，您是这么说的吧？多美的名字啊，美人儿，几乎和您一样美。您放心，您等着瞧吧，这场发布会会引起多大的轰动，哦呵呵呵呵，多大的轰动。”

投身这场媒体的大杂烩，也意味着要踏上一段段漫长得没有尽头的奔波；一等就是好几个钟头，等代表团里随便哪个人出来说点什么，更磨人的是，球员们没有一个会说葡萄牙语，所以除非通过那个安东尼奥，实际上谁也采访不了；还得硬着头皮听完各种天差地别的主题的新闻发布会，发布者全都是些拼了命想捞一丁点曝光度的人。这类发布会他向来一丝不苟地敬而远之，可那天他无所谓：第二天下午四点就是他的时刻，那天他大可以坐在最后一排，看着那些可怜虫在自己面前走马灯似的过场。

7月7日下午的第一场发布会，人确实坐得满满当当，奥皮斯波不无尖酸地注意到（或者那是嫉妒？）：一个叫伊莎贝尔·巴尔博萨的女人——顺便说，也绝不是个难看的女人——宣布成立一个基金会，用于保护一部分亚马孙雨林。吸引了众多记者到场的那点奇特之处，是基金会的资金直接来自球员们的奖金。奥皮斯波不得不承认，这本是一条能引起轩然大波的新闻——印第安人给自己买下一大片森林，好家伙——如果不是他确信自己第二天要宣布的消息会让这一切黯然失色的话。

那天上午，伊莎贝尔久久地望着酒店房间的窗外。酒店在贝洛奥里藏特市中心的一栋高楼里。空气又闷又潮，她洗完澡出来没擦头发，过了半个多小时，头发还是湿的。罗伯特没完没了的淋浴哗哗作响，成了她看着汽车在车流里堵成一团的背景音。他们工作到深夜，打磨演示的最后细节，聊了足球，睡在了一张床上，而此刻，她的眼睛离不开这座城市。

“这个基金会真是让你上头啊，嗯？”他从浴室出来，裹在一团蒸汽里问。

“让我上头的是巴西，是我的人民，是这些城市，这些孩子，那片我们始终视而不见的浩瀚森林，是那支把我们带进世界杯半决赛的不可思议的球队.....”

“那我呢？”

“你什么？”

“我不让你有点上头吗？”

伊莎贝尔转过身，笑了：“不，你不！”她回答，还吐了下舌头，接着便是一番打情骂俏，把他们又弄回了床上。

直到吃早餐，两人才重新说起正事。

“我希望这场新闻发布会早点开，因为我觉得我帮不了你太久了。”罗伯特一本正经地说。

“你说什么？为什么帮不了我了？”

“因为随着比赛临近，我们越来越是敌人了，我是德国人，你是巴西人，我们是天生的死对头。我还能再撑一阵子，可我已经感觉到我的抵抗快垮了。”

“要是你的抵抗垮了，会怎么样？”

“也没什么特别的，你就成了我的敌人，我就开始恨你。”

伊莎贝尔打量了罗伯特片刻。他的德国口音让她没法立刻听出他是不是在开玩笑：他还是一本正经的样子，可她犹豫了一下之后，断定他是在开玩笑。

“我以前不知道你对足球这么上心，直到前几天你都几乎不提。”

“我当然上心足球，我是德国人。”

“我当然上心足球……”她学着他的腔调，跟着学了一句。

“看见没？我们已经比刚才更是敌人了！”他笑着回答。

“让我给安东尼奥打个电话，他来参加这场发布会不容易。”

“安东尼奥，嗯？”

“我知道你嫉妒他嫉妒得要死，而且你有的是道理：安东尼奥是巴西人，所以比你们这些做我们敌人的德国人好看得多；他在森林里与最原始的大自然共生过，那股野性在他眼睛里闪光，闪得我在马卡帕认识他那儿他还挺丑，如今竟然变得好看了。”

“好看，嗯？”

“不止，是帅极了。而且他是足球史上这件最不可思议的大事的主角，要我接着说吗？”

“看见没，我们越来越是敌人了？”

贝洛奥里藏特球场的新闻发布厅挤满了记者。国家队大本营里流出的消息少得可怜，把他们饿得嗷嗷待哺，而一场有安东尼奥出席的发布会——哪怕主题只是森林保护这种边角料——也可能是个捞到点消息的机会：什么消息都行，只要有东西可写。

奥皮斯波坐在大厅后排，正琢磨着大屏幕上出现的第一张图片。图片分成两部分：左边是一张照片，一群印第安人在一大片形状勉强算长方形的空地上踢球，空地寸草不生，四周被树木团团围住。发布厅里的窃窃私语让他明白，照片里那个正要罚任意球的少年，是皮亚塔。右边是一幅巴西北部地图，看得见马卡帕，亚马孙河的最后一段河道，一个硕大的蓝点，显然大致标出了左边那张照片的拍摄区域，还有最上方，很高很高的地方，那条代表与法属圭亚那和苏里南边界的红色虚线。

他花了一会儿才明白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先是记者们给伊莎贝尔、安东尼奥和第三个家伙拍照，那人是北方电视网的总监。接着麦克风出了点小故障，一个特别麻利的小伙子立刻修好了。然后是安东尼奥的简短致辞，他向在场的记者保证，最后五分钟将留给关于球队的提问。直到伊莎贝尔清了清嗓子开始发言的那一刻，奥皮斯波才如梦初醒，一下子全明白了。

这场发布会之后，再也不会有人相信他报道里的一个字。要定位他生活过的那个村子，还有谁能比安东尼奥更有权威？再说了，他对自己说，以今天的技术，精确测算这些东西易如反掌。易如反掌。

“若瓦尼？”

“若泽！喂，怎么了？”

“若瓦尼，喂，我那个报道节选的事，你知道吧？”

“我当然知道，我们半小时前刚通过电话，怎么了？”

“是这样，若瓦尼。你知道，出了一些事，大事，天大的事，电话里我就不跟你细说了……总之，我受到了来自很高层的压力……”

“压力？什么压力？”

“唉，若瓦尼，你了解我，你知道这类敏感的事我宁愿当面谈。总之呢，对，就是，那篇稿子最好先等等，别急着发。”

“怎么会！那可是爆炸性的，千年一遇的独家！”

“对，对，是爆炸性的，对，不过呢，你知道，这儿有些大人物……”

“若泽，你能不能告诉我到底出什么事了？”

“若瓦尼，别发了，好吗？”

奥皮斯波挂断电话的时候，已经走到了球场出口的楼梯底下。他回酒店订了返程的机票，从此再没想过那篇文章。他连第二天的发布会都忘了取消，而那场发布会，到头来只来了一个人。

十六点二十分，蒂亚戈已经花了二十分钟琢磨命运的讽刺，短短一个月里，命运把他从想方设法阻挠印第安人入选的人变成了他们的守护天使（他常听见安东尼奥念叨“一切都看情况”，这话一点不假），这时他断定，发布会显然泡汤了：连发言人都没露面，这事大可以归为虚惊一场。他快步朝更衣室走去，掏出手机：“罗克萨娜？我是蒂亚戈。谢谢你提醒我那个怪人的事。我就是想告诉你，后来发布会一个人都没来。不，连他自己都没来。谁知道呢。这样更好。当然。再次感谢。”

5.13 等待

贡萨尔维斯的建议非常管用，安东尼奥痛快地承认：对阵哥伦比亚，球队踢出了开赛以来最好的一场球，尽管对手是迄今为止遇到的最硬的一块骨头。然而安东尼奥非但没有高兴，反而凝望着天边越积越厚的乌云。

在比赛的混乱尾声，皮亚塔吃到了他在本届赛事的第二张黄牌，因此下一场要停赛。考埃也悬了，他在最后几分钟背上挨了狠狠的一下，被担架抬了下去。少了这两个刚刚被确认为防守和进攻顶梁柱的人，搁在哪场比赛都是个大麻烦，而明天等着他们的绝不是一场寻常的比赛：德国队是这届世界杯迄今最令人信服的球队。

可是最黑的那片乌云，是这场比赛偏偏是半决赛，和它一比，其他的云都成了轻飘飘、胖乎乎的小白云。那是安东尼奥最害怕的一种比赛，是他那场受了诅咒的比赛。仗着球队的出色表现，安东尼奥竭力把不断上涨的焦虑藏起来，不让它传染给别人，可这不容易。一点也不容易。

一群孩子坐在电视小厅里等着吃晚饭，正沉迷于他们最喜欢的消遣之一：以闪电般的速度换台，专找在讲他们、或者泛泛在讲世界杯的节目。

“倒回去。我好像看见个东西。”

塔伊尼倒回上一个频道，正在播一段黑白的老资料片。

“真奇怪，这个频道没准坏了，没有颜色。”

“那个球也怪，不是我们用的那种。接着换，快点。”

“等等。我好像听见他们说了莫阿西尔。”

“怎么会，什么莫阿西尔。准是他们那种话里哪个词听着像我们的，其实完全是别的意思。”

大家都不出声了。有几秒钟，他们的耳朵只捕捉到那早已熟悉却依旧听不懂的葡萄牙语声响，可接着，一个词清清楚楚地传了过来：“莫阿西尔。”片刻之后，屏幕上出现了一个蓄着小胡子的英俊男人。孩子们当中还记得安东尼奥写字课内容的人，念出了屏幕上的字：“M O A C——上面写着莫阿西尔！可那人根本不是莫阿西尔！”

热鲁热鲁跑去叫安东尼奥和莫阿西尔，渐渐地，被这边的动静吸引，其他人也几乎全来了。安东尼奥瞥了一眼电视，立刻就明白了。那是一个关于马拉卡纳惨案的专题：1950年世界杯的决赛，整个巴西都提前认定了胜利，结果却撞上了巴西体育史上最大的惨败。

“可怎么能这样，”安东尼奥自言自语，却说得很大声，“半决赛前一天，这帮蠢货居然播这种东西？”

“是什么事？”莫阿西尔问。

“没什么，没事，”安东尼奥迟疑了一下，“其实是个很美的故事，美就美在它是个悲剧。也许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足球故事，你们的除外。”

“那你为什么从来没给我们讲过？”亚曼德追问。

“没给你们讲过，是因为主角有很多，过错也有很多，可巴西后来选择把全部重量压在一个人的肩膀上，那个门将。你们知道他叫什么吗？他也叫莫阿西尔。他就是你们刚才看见的那个人。很多年前在森林里，有一次我正要给你们讲，可我想到了我们的莫阿西尔，就决定不讲了。”

安东尼奥沉默了。孩子们眼巴巴地盯着他，等着他往下说。有那么一瞬间，他的记忆回到了从前那些年：他刚能把族语说得像样的时候，他体会到的那种解脱感，以及能讲出最初几个故事对他是何等重要。几乎不知不觉地，他又讲了起来：“这个故事，是我爷爷讲给我的。那天爷爷就在马拉卡纳球场，是负责演奏国歌的乐队成员……”

半小时后，安东尼奥几乎是违心地讲完了他的故事。他猛地回过神来，心想：我都在说些什么呀？我到底是中了什么邪，要给他们讲这个故事？孩子们的脸上浮现出一连串让人不安的表情，安东尼奥觉得还是设法补救一下为好。

“好了好了，别摆出那种脸。你们比当年的巴西队强得多，也比今天的德国队强得多。你们准能轻轻松松地赢。”

天哪，我是疯了吗？换个话题，安东尼奥，换个话题。

“你们没什么好担心的。半决赛的诅咒只跟我一个人有关系。”

算了，也许我还是闭嘴的好，安东尼奥又想。他站起身，撇下一屋子目瞪口呆的孩子，走了。

四分之一决赛战胜哥伦比亚之后的日子，过得慢极了。安东尼奥快要耗光所有分心的把戏了：不让焦虑升起来，也不让它升到自己人头上。给父母打电话没帮上忙，那头太乱了，叮嘱得语无伦次，祝福得结结巴巴。给特蕾莎打电话倒让他振作了些：她逗他笑的本事，哪怕是无心的，没人比得上。还有那连串的消灾法术、那列摆出来为他们助阵的护身符清单，更让他笑开了。

和伊莎贝尔通电话也让他高兴，基金会那边的消息非常好，可她说的一句话，在他心里种下了一个恼人的疑问。安东尼奥，平心而论，他能说自己对孩子们是公道正直的吗？嗯，总的来说，能。他的所作所为，就像一个体贴的父亲对待年幼的孩子：他照看了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拥有的利益，他不让他们知道那些陷阱的存在，从而保护了他们。

可他并不是他们真正的父亲，而这些世界级的运动员更不是什么小孩子。他们是强壮而勇敢的男人。他们有权知道，有权自己决定，安东尼奥想，心里不免有一丝认命，那是越来越重的半决赛焦虑闹的。

晚饭后，他向贡萨尔维斯请示（安东尼奥一直很注意保全表面文章），要带孩子们去散步，去做一个印第安仪式，那仪式是他几天前现编的，想单独和孩子们待在一起时就拿它当借口。

“你们还记得我讲过吗，足球不只有国家队？还有村庄的球队和部落的球队。这些队里可以有来自全世界的球员，哪怕他们生在别的村子，哪怕在世界的另一头。”

一阵表示附和的嘀咕声迎着他的话响起。

“最强、最有钱的球队，会给全世界最强的球员很多很多钱，说服他们加入自己的球队。”

安东尼奥沉默了几秒钟，他不知道这话该怎么拐过去，然后决定直说。

“前些天我得知，世界上最强的几支球队，希望你们去为他们踢球。”

片刻的沉默，然后皮拉伊问：“我们当中的谁？”

“所有人。”

“所有人？”阿佩雷拉吃了一惊，“可我一场都还没踢过呢，他们怎么知道我是个好球员？”

“踢过球的人确实更抢手。可他们觉得，既然你们和亚曼德、考埃、雅西在同一支队里，那你们肯定也很棒。”

“他们想得没错！”布雷奥瓦笑着补了一句。

“可惜世界杯一完我们就得马上回村子，”塔伊尼若有所思地说，“我还真想多逛几个地方。再说，大家一起在一支大球队里踢球，多好，是吧？”

“你们不会在一起踢的，”安东尼奥解释，“这些队每家都已经有了很强的球员，他们只找一两个，最多三个，来补齐球队，看各自的需要。比方说，西班牙有一支很强的球队正在找门将，因为原来那个退役了，他们对莫阿西尔很感兴趣。”

“可西班牙就是那支菜得要命、已经被淘汰的队啊，西班牙不可能有强队！”莫阿西尔愤愤地反驳。

“可奇怪的是事情就是这样，有几支最……”

“那我呢？谁想要我？”雅西打断了他。

“你嘛，有两支英格兰的球队感兴趣……”

“可我们也看过那支叫英格兰的踢球，他们也很菜！安东尼奥，你是在拿我们开涮吧？”

“让我说完。英格兰的两支，意大利的一支……”

“他是在拿我们开涮。”雅西断定，其他人发出一片讥笑。

“德国的一支，巴西的两支。”

“哦。很好。”雅西总结道，一下子骄傲起来。

静了几秒钟，然后听见皮拉伊清了清嗓子。

“我不想回村子。要是有支球队想给我钱让我踢球，我该怎么告诉他们我同意？”

皮亚塔是反应最快的：“你说什么？什么叫你不想回村子？村子需要我们所有人。我们要回去，要用我们的壮举让村子骄傲。”

“要回你自己回。你在那儿过得好，回去也对，我在这儿过得更好，我就留在这儿。”

皮亚塔又惊又怒，正在找合适的词，没想到伊塔乌纳突然插了进来：“我也想在这儿留一阵子。哪怕不去太远的地方，能在马卡帕踢球，或者在我们去踢过球的那座漂亮城市，马瑙斯，就挺好。”

“你？可你从头到尾都在说这儿烂透了，你连世界杯都不想来踢呢。”

“我改主意了。改主意是聪明。”

不到十分钟，许多人都用越来越高的嗓门说出了自己的倾向，火气越来越旺，皮亚塔和伊塔乌纳差点动了手，球队一下子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派。

是少数几个置身事外的人当中的莫阿西尔和亚曼德，让大家就算没平静下来，至少安静了下来。安东尼奥心乱如麻，一声不吭地走掉了，心里只想着一句近乎宽慰的话：再怎么样，也不会比这更糟了。

5.14 谰语

伊比拉唐，别！别爬那棵树，别！别！那是棵被诅咒的树，别！凯门鳄不吃猴子，凯门鳄不吃孩子，别！

是明天，是明天，我们得出发，得跑，不管有多危险，是明天。告诉伊纳西奥先生等我，这一次我也去教堂，伊纳西奥，伊纳西奥，等等我，伊纳西奥，我得穿过森林才能去望弥撒，可我办得到，我一早就出发，我扎一只木筏，可是伊比拉唐，你要答应我，那棵树不行，你不会爬上去，记住，凯门鳄不吃猴子。

我得教你们数数，为什么我从没教过你们数数？我得教你们至少数到一百，也许数到一千。要是我教过你们数到一千，你们知道会有多大的差别吗？你们知道我们能多做多少事吗？一千天，一千年，一千公里。为什么我从没教过你们数数？

这样吧，明天我们全逃走，回我们的森林去，回伊比拉唐那儿去，半决赛不要紧，不要紧。我们等太阳升起来，然后找一条独木舟，一辆吉普，随便什么，大家一起回到我们的沙波诺，回到我们的生活里去，半决赛不要紧。

胡里奥，胡里奥！

贝拉斯科的灵魂必须降临到我们身上，这是唯一的办法。胡里奥，胡里奥，来教堂，你也来受祝福，可是别吃牡蛎！什么也别吃，牡蛎，螃蟹，都别吃，别吃，因为它们有毒，是有人故意下的毒。胡里奥，你来帮帮我，胡里奥。明天我的血必须从我的血管里流出去，流进来的必须是冰，冰和毒。胡里奥，你来帮帮我，血必须全部流出去。

教练，我把球队交给您，我要走了，回我妻子那儿去，回我儿子那儿去，球队交给您了。别打拉得太满的弓，别打缠藤戏，他们研究过我们，他们了解我们，这段时间他们一直躲在树后头，我们竟然没察觉。怪不得美洲豹不来了，不然还能为什么？是他们把它赶走的，好观察我们，研究我们。现在他们太了解我们了，我们得逃走，丢下村子，搬到别的地方去。

可是太晚了，半决赛是明天。

加油孩子们，给我点勇气，我自己办不到。我一只脚踝疼，一只脚疼，我跑不了，不能和你们一起踢，给我点勇气。没有我你们不行，右路会彻底空掉，给我点勇气，带着这只脚我办不到。谁踢右路？谁来踢？到头来还是我的错，对吧？

你们感觉到马拉卡纳惨案的幽灵在我们头顶盘旋吗？我们无能为力，我们逃不掉，那幽灵强大无比，没有什么挡得住它。孩子们快逃，这是你们唯一活命的办法，逃吧，我来挡它，我来站到镜头前面，你们趁机回森林去，散开，逃走。

救救我。

你们不该把大黑蛇留在这么近的地方，你们不该被它表面的安静骗了，等它饿了，它会毫不犹豫地袭击你们当中的某个人，你们得赶走它，把它关起来。别看它的眼睛，它虹膜的那层黄已经带了毒，就像它血红的毒牙一样毒。我爱你们所有人，你们不明白，你们得赶走它，别待在这么近的地方，瞧它动了，瞧它要扑过来了，瞧，它扑向的是我！

咚！咚！咚！“阿尔梅达！阿尔梅达先生！”

起初，安东尼奥以为是自己的心跳得这么响。

咚！咚！咚！“阿尔梅达，您在吗？球队已经要离开酒店去训练基地了……”咚！咚！咚！可是还有那些话。

咚！咚！咚！“阿尔梅达先生，我知道您还在房间里，求您应我一声。”

不是他的心，虽然他的心也正跳得发狂。是有人在敲门。

“哎……”安东尼奥用一丝声音回答。他在哪儿？今天是几号？

“哦，阿尔梅达，谢天谢地！谢天谢地！您感觉好吗？我能帮您做些什么吗？”

“嗯，我没事，我没事。”声音艰难地挤出来。他在一家酒店里。可是在哪儿？什么时候？

“哦，真让人松口气，阿尔梅达，球队已经上了大巴，正出发去训练基地，就差您一个了：您知道，今天有半决赛什么的，也许您该尽快赶上他们……”

“半决赛？半决赛！”

5.15 哨声

他从这个羽毛和亮片的怀抱里挣脱出来：“好啦，乖一点，阿尔梅丽迪娅，你的佩佩要看球赛。别，别这样，你的头发都糊在我眼睛上了，好啦，从我身上下去，我的小蝴蝶，这可是场要紧的比赛，你乖乖听话，回头佩佩就给你看那条答应过你的紫色蕾丝小内裤，可现在让我看球，那个人我认识，我救过那人的命。”

姑娘把描得浓浓的大眼睛睁得溜圆，满脸敬佩：“可不，要不是有我，他早就死透了，真的。我在森林里救过他的命，就是我从白色大美洲豹嘴边九死一生逃出来的那回，我跟你讲过吧？后来我碰见这家伙迷了路，又饿又渴快要死了，还被一群凶猛的食蚁兽围攻，要不是有我……不过这事儿回头再讲，小糖豆，要不就去你房间里，咱们再把上回那个游戏玩一遍，现在你乖乖别出声，就要开场了。”

“都别说话，就要开场了！”特蕾莎戴上了那对浅蓝色的贝壳耳环，那耳环一向给她带来好运；她还在电视机上摆开了一整排圣徒和奥里沙的画像和小雕像。她甚至点了一炉“招财熏香”，是专为这个场合买的，虽说它隐隐散着一股脚丫子味儿，可人家跟她打包票，说它是市面上最灵的法宝。她冰了整整一箱啤酒，小桌上备好了两瓶没开过的朗姆酒和平加酒，旁边是一条香烟和一碟小饼干。路易莎穿着黄绿条纹的人造丝衣裳，优雅至极，坐在若昂和萨韦里奥中间；俩人把一整批从街角中国人那儿买来的烟花藏在抽屉里，随时准备拿出来。

“我看不见它们，可我爱听那动静，你再买点带哨音的，听见没有，”萨韦里奥说过，“不过别告诉特蕾莎，她有她那一整套忌讳，万一她觉得烟花招灾呢，咱们给她个惊喜。”

大旗已经挂出了窗外，开场哨还没吹，特蕾莎就已经把小拇指的紫红指甲啃秃了。

“他们到底什么时候吹开场哨啊？我的天，我激动得浑身是汗……伊塔洛，也许我们不该来的，也许该待在家里，这场球也在电视上看……我不知道我受不受得了在现场看他们，我太激动了……”

“好了，玛塞拉，我们怎么能不来呢，我能忍到今天已经算不错了：在电视上看球我都要难受死……再说，等安东尼奥知道我们来了，你看他多高兴，不管怎么样，他身边有爸爸妈妈了！”

“哦，可我看他已经知道我们在这儿了。”

“他怎么可能知道？你不会告诉他了吧，啊？得是个惊喜！”

“没有，没有，瞧你说的，我怎么会告诉他！可我看他感觉得到，他感觉得到妈妈的心就在身边，贴得好近好近……你看他——这望远镜怎么用啊，我怎么老是——行了，行了，你看他，哎哟我的天，他那两个黑眼圈，可怜的孩子，准是一整夜没睡……可他们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啊，这样一个半小时我可撑不住！”

“醒醒，快点！”

“嗯……唔……怎么，你想再来一回？咱们可不是小年轻了，你哪儿来这么大的劲头，伊莎贝尔，你这只大母豹？”

“啊哈哈，行了罗伯特，把胳膊拿开，快点，球赛要开始了，我们得看！再说什么母豹……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更像一只小猫咪，浪漫，温柔，快活，还有一点点疯疯癫癫……”

“那就让偶来当大公豹好了，大大的德意志大公豹，一口吃掉多汁的小巴西猫，还有她所有的小伙伴……”

“啊哈哈，不要，别闹，别闹！我要看！”

“没什么可看的，你们拿大日耳曼一点办法也没有，你们只配给它挠痒痒，这样，这样，还有这样……啊哈哈，反正赢的是偶们！”

“赢的是我们，对吧，爸爸？这支德国队很强，我得承认，有点吓人。”

“那当然，曼努埃利托，巴西赢，安东尼奥赢。”

卡洛斯翻了个白眼：“爸……！又来了，还说在你看来这支球队真正的教练是安东尼奥？”

“这不是说着玩的。我再说一遍，我很了解他，他们用的很多战术，跟我们当年执教马卡帕时发明的一模一样，那时候所有人都在笑话我们。”

卡洛斯和曼努埃利托交换了一个眼神，然后吃吃地笑了起来。

“爸，别逗了！断裂的铁轨，哈哈哈，人家当然笑话你们了，这谁绷得住啊！”

曼努埃利托笑得直不起腰，可乐都呛进了鼻子，不得不往裤子上吐了一点。爱德华多把在怀里睡着的小外孙女埃维塔安顿好，儿子们听他讲故事时总是一副迁就他的神气，他只挥了挥手，不去理会。不知道安东尼奥有没有孩子，他看着不像那种人。不知道他有没有找到乐意听他讲故事的人。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战胜半决赛恐惧症，镜头离得太远，看不清，可我记得他，我记得那张脸：他还信呢，信那个诅咒。加油安东尼奥，贝泽罗斯全家都和你在一起。

“怎么样？球赛开始了吗？国歌奏过了吗？”他妻子罗莎插进来，往电视机正前方一站，电视机立刻隐没在她丰满的臀线后头。

“妈！”“罗莎！”贝泽罗斯家三个男人齐声喊，“嘘！挪开，让我们听！”

“嘘嘘嘘嘘！你们能不能别闹了？能让你们在客厅里看球就不错了……雷蒙多，把脚从茶几上拿下去，穿着那双脏靴子。还有你，伊万诺，那瓶酒你要是在开场前就喝完，等下你连电视机都认不出来……”

“伊纳西奥先生，有您的电话，阿尔蒙德斯先生打来的，为了那一场……”

“可那一场就要开始了！他到底想干什么？”

“不，不是球赛那一场，是可卡因那一场买卖，货就要到了，还有……”

“什么，什么！告诉他我在忙，让他回头再打！这帮人，满脑子只有生意！没有爱国心，没有诗意！听听这国歌，自从我远离我的巴西，它让我更感动了……还有那个小伙子，那个教练，是我发掘的。”

“真的吗，伊纳西奥先生？”

“那当然。是我把他拉扯大的，他是我一手造就的，他还是个毛孩子的时候，是我把球塞进他手里的。我一眼就看出他有前途，这种事上我从不出错，伊纳西奥有圣母保佑，从不出错，对吧，伙计们？”

“我老板说得对，伊纳西奥先生说得太对了：他看人从不出错，”古斯塔沃自鸣得意，在场的人压根没理他，那是四十二个获准在电视房看球的囚犯，房间铺着灰扑扑的油毡，亮着日光灯，“从来不出错。看看我。等这点小挫折一摆平，我就回到我应得的位置上，也就三年的事儿，不会再多。再看看他，安东尼奥。老板一直说那小子有天赋，说他就跟他儿子一样。我跟他，都跟儿子似的。我和安东尼奥简直就是奶兄弟。这么说吧，我差不多就是国家足球队奶兄弟，你瞧瞧。”

他旁边的罗穆阿尔多，身背好几条人命、正在狱中攻读植物学学位，响亮地打了个哈欠：“闭嘴，开场了。”

“伙计们，快来，就要开场了！”马科斯、塞巴斯蒂昂、鲁伊和另外十来个男孩挤在马德拉街电器店的橱窗，至少五台开着的电视机，用各种尺寸展示着米内罗球场的草坪。

“看，那是莫阿西尔！”“废话，当然是他，他穿着门将的衣服呢！”“是他，是他，他还是最高的！那个是雅西！”“哎哟，别推呀！”“我得站前头！我个子最小，我得站前头！再说雅西球衣上写的是我的名字，又不是你们的。”“得了吧，想得美，你的名字！谁知道那个马科斯是哪路神仙，说不定是他爸呢。”“可他爸是印第安人！肯定叫什么伊凯图尔尤尔沙努特基，就是他们那种名字，我告诉你，他在球衣上写马科斯就是为了我！他是我朋友！”“去去去，长虱子的小癞蛤蟆，你以为你是谁！”

“你瞧瞧那帮德国佬那副神气活现的德行，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呃，罗米尼奥，强是真强，这一点得认。至于他们惹你烦，那不是新闻。”

“要是有人能入你的眼，那才叫新闻，瓦莱里奥。”

“谁管他顺不顺眼，问题是考埃坐在替补席上，你们看！”

“我靠。这下糟了！”

“可不是糟了。还有那个塔伊尼顶替皮亚塔，也是，搞不懂。天哪，我多想去那儿。”法布里两条打着石膏的腿抖个不停。瓦莱里奥的手指在膝盖上敲着鼓点，魔鬼不知不觉做起了他从前上场前惯做的呼吸练习，卡洛斯的脚怎么都放不安稳。诊所洁白的房间里，肾上腺素的气味浓得让护士都差点头晕。

“不知道你们怎么样，伙计们，反正我觉得我就像在那儿，连青草味儿都闻得见……”

“那是魔鬼的除臭剂。不过我也觉得自己就要上场似的，浑身都在颤。”

“都专心点，没准我们的能量也能传到他们那儿，缠着绷带、夹着夹板，可能量总归是能量。加油巴西，冲。”

苏普利齐奥全神贯注。这是他有生以来头一回获准走进旅馆的厅堂，他拼命想表现得规规矩矩。甘博内以防万一，一只手按在他头上，另一只手拿着船长帽给自己扇风。

“天真热，热西塔。我早该给船上买台电视。平板的那种，漂亮极了，明天就去买一台。至少我能凉凉快快地看球。”

“唉，说不定明年咱们装上空调，走着瞧。可我这是激动得出汗，就是这么回事。想想吧，我是头一个认识他们的，如今全世界都在看他们。是我给他们重新穿戴整齐的，是我。”

她擦了擦眼睛：“咱们来杯小啤酒吧，来吧，不然我要掉泪了。阿曼迪尼奥，您也来一杯吗？”

阿曼多点了点头，眼睛没离开屏幕。他也热，可压根不打算摘掉那条专为这个场合系上的黑领带，上面还有一小块油渍，是五十年前他结婚那天留下的。

裁判走向中圈。佩佩闭了嘴，下巴乱糟糟的胡子里还卡着一片紫红的亮片。特蕾莎啃起了无名指的指甲，路易莎画了十字，萨韦里奥交叉起手指。伊塔洛屏住了呼吸，玛塞拉咬着嘴唇，发疯似的摇她那把假日本扇子。伊莎贝尔把被单拉到下巴，越过罗伯特的肩膀盯着屏幕，罗伯特正唱着《德意志高于一切》；爱德华多一动不动，女婴的一缕口水顺着他的脖子往下淌。伊纳西奥擦了把汗，重新点起那根本来就点着的雪茄；古斯塔沃打了个嗝；孩子们安静下来，马科斯把食指伸进了鼻孔。拥挤的白色房间里一片寂静，甘博内往地上啐了一口，苏普利齐奥低吼了一声。裁判吹响了开场哨。

5.16 鼓声

暮色清亮澄澈，一轮巨大的月亮刚刚探上最高的树梢，这时基里马开讲了。许多事情他可能弄错，但他知道部落什么时候需要听一个故事。孩子们，几乎全族的年轻男子，在那么远、那么遥不可及的地方，在一个村里谁都无法想象的地方，正面临着天知道什么样的凶险：没有哪个大人不为自己的儿子或孙子悬着心，没有哪个姑娘不惦念着一个恋人或一个兄弟，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少年里，也没有谁不时在想，那些一起长大的朋友此刻在哪里、在做什么。什么消息都没有，这比他们不在身边还要沉重，压在每个人的心上。是的，村子需要听一个故事。

基里马望望天空，望望树林，努力想象那个遥远的地方，心想，从那边看到的月亮，不知是不是同一轮。然后他开讲了。

“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大河变宽、变得更宽的地方，有一座坐落在棕榈丛中的大村庄，那座村庄里有一大片空地，大得很，真的很大，你们还记得安东尼奥故事里讲的空地吗？”

一阵附和的低语传遍部落，安东尼奥的故事，他们当然记得。

“听我说，这一片还要大，抵得上我们十片空地。我们的孩子，此刻就在那片空地的边上：他们涂着挑战的颜色，听着擂得震天响的鼓，鼓声催他们奔跑，催他们取胜。各个村子的部落都赶来看他们比赛，从全世界的村子赶来，那儿有二十乘二十乘二十那么多的人，全在等着比赛开场。他们点起了数不清的篝火，围了整整一圈，空地亮得跟白天一样。所有人又唱又跳，敲着石头和木棒：这是个盛大的夜晚，马上就要开场的，是所有比赛里最重要的一场，对手涂着血红血红的油彩，他们人很多，非常凶。”

小孩子们往父母身边缩了缩：那么多涂着红彩、又那么凶的对手，让他们有点发怵。他们根本不信基里马的描述，哪会有那么大的空地，还亮得跟白天似的；哪会有那么多的人，他说的多少来着，二十乘二十乘……世上不可能有那么多人。不过，这是个好听的故事，他们心想，于是和所有人一样，坐得更舒服了些，好仔细听。

基里马一个一个地描述孩子们，描述每个人脸上和身上的图案，数说那些饰物，讲述他们专注的神情，那神情属于伟大的战士。他用两根小木棍在一截空心的木头上敲着节奏，讲起了安东尼奥的羽毛头饰，气派仅次于主持开赛的大萨满的头饰。他让他们听见河里青蛙和空地四周树上猴子的叫声，说那叫声像是应和着鼓点在唱歌；他指着天空，比划出十乘十只发光大鸟的航线，就是安东尼奥讲过那么多次的那种鸟。他说，发光的大鸟在那个村庄里多如鸚鵡，它们从月亮飞出去又飞回来，月亮上有它们亮闪闪的巢。

他环视四周：火光摇曳的一张张脸全都朝着他；他看见张着嘴的孩子，含着手指的孩子；他看见所有大人的眼睛里跳动着火苗的反光，他们屏住呼吸，死死盯着他：他从来没有、从来没有受到过这么多的关注。这会是所有故事里最美的一个，他打定了主意，我要讲我讲过的最美的故事。

“所有人都在唱挑战之歌，二十乘二十乘二十个声音升起来，震得大地发颤，摇得树上的叶子直抖，无数篝火的火星飞上天空，像一群群发疯的萤火虫。这时，黄人的萨满发出开赛的呐喊，把球抛进空地中央。第一个触球的是亚曼德，他那一脚力大无穷，划出一道彩虹一样完美的弧线：对手们明白了我们的孩子有多强大，他们吓坏了。”

孩子们高兴地用胳膊肘互相捅了捅。

“可是红人很强，而且非常残忍，他们不让我们的孩子跑动，从四面八方把他们围死。他们又快又毒，像蜘蛛一样阴险，刚一贴近，就用胳膊肘和脚踢我们的孩子。”

听众中腾起一阵愤慨的嗡鸣，一个小姑娘嘟囔着“玛啊啊啊呀啊啊啊！”，把脸埋进了妈妈的膝盖里。

“一个又高又壮的男人，耳朵后头插着一根乌鸦羽毛，一脚踢在雅西腿上，雅西倒在了地上。”

部落为这侮辱喧哗起来，可基里马已经接着讲了：“雅西非常勇敢，马上就爬了起来，可对手趁我们的人阵脚大乱，像毒蛇一样窜来窜去，其中一个从背后撞了伊塔乌纳，撞得他差点摔倒，然后起脚，把球踢到了神树上，太高了，莫阿西尔拼了命地跃起也够不着。”

“不……不……”一个声音，所有人的绝望。

“我们的人面面相觑，他们想反击，可一个看不见的巫师朝他们施了法力无边的魔法，他们的腿软了，好像再也看不见自己的脚落在哪儿，他们犹犹豫豫，被咒语弄昏了头。这时又一个红人跑了起来，过掉了眼神仿佛落进虚空的乌比亚雅拉和皮拉伊，起脚踢球，球带着魔法的翅膀越过莫阿西尔，再次撞上了神树。”

“不！！！”

“雅西一瘸一拐，不知该怎么办，其他人好像不知道该往哪儿去，好像他们的眼睛再也看不见球，亚曼德和莫阿西尔想挣脱出来，可是办不到，他们全都中了邪法。”

基里马的小木棍越敲越快，所有的眼睛都瞪得滚圆。伊塔塔库阿拉坐在木头上，急得直跺脚：我真蠢，他们出发前，我连一个咒语都没教过他们，怎么能这样，怎么能让人去闯这么凶险的难关，却连一个法术都不会，怎么能这样。

“两个戴着美洲狮牙项链的男人围住乌比拉坦，狠狠踢他的膝盖，瞧，他倒下了，爬不起来了。他们把他抬出了空地，今晚他再也不能上场了。顶替他进场的是热鲁热鲁，可邪法也罩住了他，他绊在仿佛不属于自己的腿上，放过去一个又矮又丑又坏的红人，那人眨眼间已经到了神树跟前，死死盯住莫阿西尔的眼睛，骗他扑向错误的一边，自己起脚，又得了一分！”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部落的吼声滚过夜空，响得把树上睡梦中的巨嘴鸟都惊得扑棱棱飞走了。女人们咬着嘴唇，许多孩子在哭。乌比拉坦的母亲紧紧挨着身旁的女人，儿子受伤让她害怕，可他再也不用上场、不用再去跟那些不讲信义的野兽周旋，又让她几乎松了口气。

“我们的孩子像丢了魂，不知道反抗，时间一点点过去：等水蟒眼睛的那颗星星走到月亮那儿，比赛就结束了，剩不下多少工夫。红人又进了球，要数清所有的球，得用整整一只手，再加上另一只手的两根指头。他们浑身上下已经感觉到了胜利，他们笑话我们，笑话我们的无能，他们的眼睛又圆又凶。”

男人们紧张极了，摩挲着腰间的刀，伊塔塔库阿拉啃着指关节，谁也不敢出一声。基里马紧张得满头大汗，又把木棍的节奏加快了一档，此刻听上去就像一颗发了狂的心在跳。

“好像全完了，对手们呐喊着扑向球，他们知道自己还能再得很多分。就在这个时候，突然……”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亚曼德抢到球前，大喊一声：“YANIAHÌ TELÈÈÈH HOICÌIII!!!”

那是一声雄浑的呐喊，竟穿透了米内罗球场八万观众的嘈杂，观众为了听得更清，全都安静了下来。接着，亚曼德望着队友们，又说了一遍，好确认他们都听懂了：“Yaniahì telèèèh hoicìiii!”

就在不久前，更衣室里一片寂静。孩子们沉默着。教练不想说话，这出滑稽戏让他受够了，他连表面文章都懒得再撑。他惊觉自己竟在盼着这一切结束，不管怎么收场。而安东尼奥看上去——也确实——被恐惧钉住了。他不停地念叨：半决赛，我那么多东西可以传给他们，偏偏传给他们的是我对半决赛的恐惧。于是教练开口了，哪怕只是为了让他闭嘴。

“局面很糟。可我们是零比三落后，不是零比七、零比十。三个球追得回来。我知道安东尼奥给你们讲过很多足球故事，不知道他讲没讲过那些零比三翻盘的。不多，但有过。世界杯半决赛上甚至有过一场，恰恰是德国队三比四输了球。东一个西一个地进四个球，和一口气连进四个，没那么大分别。现在你们害怕。可等你们进了第一个，再进第二个……给我听清楚，不是‘要是’：是‘等’。等你们进了第一个和第二个，比分还是落后，可恐惧就跑到他们的眼睛里去了，不再是你们的。怎么办？这得你们自己知道。世界杯越往后踢，你们越学别人踢球。也有我的错。可你们不是别人。你们是你们。别再学别人了，照你们会的方式踢。重新变回一支球队，他娘的！就在前几天，你们还是我见过的最齐心的球队，今天你们好像连彼此的眼睛都不敢看。给我振作起来，老天爷。还有，别再烦替补席了！听明白没有？”

片刻间，屋里鸦雀无声。许多道目光从一张脸移到另一张脸。然后贡萨尔维斯把嘴角撇得更低了，他转向安东尼奥，摇着头说，半是对他说，更多是对自己说：“哪能呢。他们当然没听明白。这他妈叫什么事儿。”

贡萨尔维斯坐下的时候，蒂亚戈宽慰他：“讲得好，教练。”

“讲好个屁！”那一位回答。安东尼奥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然后自己也开口了。

“你跟他们说什么了？”教练问他。

“我把您说的翻译给他们了。”

“不是，说真的。”

“真的。刚才那番话很好。”

教练用询问的眼神看着安东尼奥，摇了摇头，然后看着考埃：“小子！你能上吗？”

然后他走出更衣室，朝替补席去了，安东尼奥跟在后面。

考埃做着准备的时候，球员们在更衣室里又凑在一起嘀咕了几秒钟，然后回到了场上。

“YANIAHÌ TELÈÈÈH HOICÌIII!!!”

“他说什么？”教练好奇地问。

“咱们来个猯的妙着。”

“那是什么？”

“从没听说过。”安东尼奥笑着回答。

下半场刚开始没多久，德国队刚刚进攻犯规。趁亚曼德还没主罚任意球，巴西队的九名球员齐刷刷地压到前场，沿中线一字排开。新战术！观众们兴奋地窃窃私语。这才对嘛！我就知道他们不可能就这么蔫掉！连最多疑的人也这么说，就是那些一分钟前还在琢磨要不要提前退场、已经开始怀念传统巴西队的人。德国人料到会有变化，可这一手让他们措手不及。防线就这么空着，简直是发疯，也许是什么战术，可看上去更像是孤注一掷。红黑球衣的球员拿不准怎么办，只好各自贴身盯死对手，静观其变。

“您知道猯是怎么猎的吗？”安东尼奥问教练。

“你拿我寻开心？”

亚曼德起脚了。一脚又长又平的传球，直奔雅西。雅西跳起来，像要顶球，却故意一漏，球落到考埃脚下，正在中线。

“有一种藤，里面装的不是水，而是一种黏糊糊、臭烘烘的东西，那气味有点像椰子，但更哈喇。”

考埃不停球直接出脚，抢在阿尔赫尔曼前一瞬，挨了他狠狠一撞。他倒在了地上，可球被准确地送到了乌比拉坦那儿；乌比拉坦也不停球，顺势拨给热鲁热鲁，后者已经朝球门冲了出去。

“得把这种东西弄到手，仔仔细细抹在屁股上，正面抹在胯部，任何窟窿和缝都不能漏掉。”

可这脚传球短了一线，昆茨全看穿了，把球断了下来。球到了德国队脚下，巴西的身后空得不能再空。

“因为猯这东西麻烦就麻烦在：它不难猎，可它浑身是蜚虫，那种蜚虫干脆就叫猯蜚。”

这反击的机会肥得流油，谁不咬一口？球在红球衣球员们的脚下来回飞，他们飞快地扑向巴西队的球门。四个打一个亚曼德：整个巴西队都在以最快的速度回追救他，德国人的优势不大，可也许已经够了。

“这种蜚虫可怕得很，它们已经学会了顺着爪子或者腿往上爬，钻进胯里去，因为猯会蹭着树皮挠痒，可显然，它偏偏挠不着那个地方。”

亚曼德位置站得很稳，拖延得恰到好处，让伊塔乌纳的回追有了威胁，给对手施加了压力：鲍尔选择抢先起脚，在禁区外几步轰出一记势大力沉的左脚。电光石火之间，莫阿西尔飞身扑出。方向对，敏捷也是这几周人人叹服的那种。也许够得着。

这是个视角问题，安东尼奥想，一边在脑海里把这一瞬定格成了一张照片。一切都看情况。然后到了某一刻，球要么偏出去，要么打中门柱，要么钻进网窝，要么碰到门将的指尖，也就不必再看情况了。

莫阿西尔右手一钩，把球抓了下来。落地。刚一爬起，看都不看就把球重新抛了出去，稳稳送到亚曼德脚下。

“这就是獬的道理：你看着它，像个毫无还手之力、还没开打就输了的动物。你以为收拾它易如反掌，可要是你连最小的细节都不当心，收拾你的就是它。”

亚曼德长传。那个点上只有考埃，一秒钟前他还躺在地上，此刻却以美洲豹的敏捷一跃而起，一脚完美的停球把球摘了下来。刚才是诈伤？是黄金机会让他原地复活？没人知道，那一刻也没人在乎。考埃闪电般冲向德国队的球门，他孤身一人，面前只剩门将。米内罗球场重新沸腾起来，像有五十万名观众，吼声已经震天，让人不禁去想：要是真进了，又会怎样。

几秒钟后就见分晓了：克鲁根施泰因孤注一掷地弃门出击，考埃一个假动作把他晃坐在地，推射空门得手。

安东尼奥很快活。比赛又有了悬念，半决赛的诅咒破了，而最重要的，他身为教练的宿命走到了圆满：獬的妙着奏效了，他变得没用了，正如他一直宣讲的那样。

基里马擦了擦额头。那一分记下了，还会有别的分跟着来：整个村子此刻笑着，哭着，唱着。一个好故事会有好结局，这一点他知道。

安东尼奥也知道，终场哨响时，他正在全场欢呼的轰鸣里笑着。

这本书是怎么翻译的

《La mossa del tapiro》2014年以意大利语自费出版。我们从没想过它会成为出版界的现象，但我们一直相信这个文本的美，也一直希望能把这则寓言讲给尽可能多的人听。我们没从中赚到任何钱，反而赔了钱，但这是一本我们深爱的书，它带给我们的满足，是任何数字都衡量不了的。

中文版是用人工智能翻译的，始终对照意大利语原文：初稿由 DeepSeek（深度求索）完成，之后由 Claude（Anthropic）逐节对照原文全面修订。没有任何以中文为母语的译者审校过。如果你发现错误，请写信告诉我们，虽然我们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们知道人工智能引发分歧，我们也不假装不知道。我们反对用它来批量生产内容、粗制滥造，也差不多反对使用它本身。我们尤其反对推动它的那股势力，包括 Anthropic 在内：一种带着浓厚法西斯色彩的法团主义，而它对地球的影响可能对我们所有人都是致命的。

不过这个工具我们还是用了，这一点应该说清楚。

我们是不是自相矛盾？安东尼奥大概会觉得是。贡萨尔维斯会叫我们别跟自己较劲。乌比拉坦会叫我们再多耗点水，这样说不定那该死的大瀑布就更容易越过去了。甘博内会对电子版免费这件事有意见。特蕾莎.....

联系方式

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书中各处提到的一些事实和习俗，请访问
lamossadeltapiro.wordpress.com/

<http://>

您还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找到我们：

Facebook： www.facebook.com/lamossadeltapiro

Twitter： twitter.com/MossaDelTapiro

给作者写信： lamossadeltapiro@gmail.com

同一作者的作品

Ingegneri, però simpatici, Leonardo Poggi, Sonda Editore

Da bambino ero sovietico, Leonardo Poggi

Doppler, Miki Fossati, Blonk Editore

Finalmente è troppo tardi, Miki Fossati, Zona42